



「百人小品」

钱之趣

Bai ren xiao pin: qian zhi qu

彭国梁◎主编 / 珠海出版社

- 有钱能使鬼推磨。
- 什么都有别有病，
- 什么都没别没钱。

目 录

- 钱歌川 说 穷 / 1
- 徐 讷 谈金钱 / 5
- 施蛰存 谈奖券 / 9
- 仓 圣 新年谈发财 / 13
- 公 刘 暴利和畸形消费 / 18
- 望 水 戒赌与修道 / 21
- 茧 予 金钱这东西 / 24
- 蒋子龙 男人的“私房钱” / 25
- 贾平凹 说花钱 / 27
- 陈燕妮 金钱之于美国人 / 30
- 张继高 贫穷的心态 / 35
- 流沙河 还是邱永汉赚钱 / 38
- 黄集伟 让我们挣点儿干净钱 / 40
- 叶延滨 钱 包 / 43
- 子 川 “嫁富婆”与“傍大款” / 45
- 王平陵 揩油篇 / 48
- 邓 刚 钱啊钱 / 50
- 毕淑敏 钱的极点 / 53
- 王跃文 替有钱人着急 / 55
- 曹明华 金钱与性 / 57
- 李一安 爱钱不爱钱 / 60
- 袁 毅 钱这个东西 / 63

睽人小品：钱之趣演

- 马 田 两块钱的敲门砖 / 66
 金国政 世间惟有钱难说 / 68
 高 伟 关于生命,什么是重要的 / 70
 张 晨 要嫁“金龟”婿 / 74
 周毓英 钱之可贵 / 76
 喻丽清 钱与艺术 / 78
 吴玲瑶 分期付款 / 80
 罗 兰 钱的代沟 / 81
 余光中 借钱的境界 / 84
 王鼎钧 非卖品 / 87
 颜元叔 钱多不好 / 88
 张 健 金钱的用途 / 93
 柏 杨 呆 账 / 96
 农 妇 钱和苦恼 / 100
 黄 霭 钱 / 102
 许达然 钱 / 104
 林清玄 炫耀性消费泛滥 / 107
 林中英 梦里钱 / 115
 睽国灏治·吉辛 钱与快乐 / 117
 睽国灏素 爱情与金钱 / 118
 睽国灏洛克 论贫穷 / 120
 祝 勇 没钱的日子 / 124

 周瘦鹃 文字与黄金 / 127
 何若愚 赌的滋味与经验 / 129
 李 敖 发财的真价值 / 134
 梁羽生 石崇斗富皇帝贪财 / 136
 夏元瑜 印伪钞——为银行白效劳 / 138
 李元洛 诗咏金钱 / 141
 陈明远 一块钱的价值 / 148

- 李福眠 钱声丁当 / 155
 曾敏之 谈“润笔” / 157
- 萧 红 当 铺 / 159
 吴祖光 偷 钱 / 161
 高晓声 钱往哪儿跑 / 164
 张曼菱 父亲的钱 / 167
 叶兆言 想发财 / 173
 刘 齐 沈阳最低价 / 175
 冉云飞 我看钱耍人 / 179
 邢世嘉 欧洲的小费真不小 / 182
 蒋光宇 金钱二则 / 185
 玄 武 消 费 / 189
 曹泽扬 花 钱 / 191
 王周生 母亲的“保险箱” / 193
 赵 凝 懒得管钱 / 196
 申力雯 朋友借钱 / 198
 杨二车娜姆 女人，决不让自己缺钱 / 200
 刘若英 三十元的秘密 / 203
 林行止 做个快乐的有钱人 / 205
 周腓力 一分钱一分货 / 208
 琦 君 压岁钱 / 211
 何 索 从零用钱谈起 / 216
 王伯庆 女儿赚钱记 / 219
- 丰子恺 伍元的话 / 222
 夏巧尊 灶君与财神 / 228
 老 舍 取 钱 / 232
 刘心武 彩票飞 / 236
 贺星寒 古典消费 / 238

盲人小品：钱之趣演

- 四毛 一张百元钞的一生 / 240
 魏得胜 假如我中了大奖 / 243
 彭再生 水龙头里淌钱 / 246
 于晓明 到墓地提款去 / 250
 彭国梁 门面 / 252
 可 叵 喂！找我压岁钱！ / 254
 脚拿大凼科克 我的金融生涯 / 256
 眼本凼新一 强盗的苦恼 / 260
 眼俄罗斯凼霍甫 中彩票 / 263
 眼国凼密尔·卡波瑞奥 减租 / 268
 眼国凼斯特冯·利库克 一块钱 / 274
 眼国凼姆 穷亲戚 / 277

 马国亮 赌城风光 / 279
 韩石山 也谈鲁迅的买书 / 285
 安世 一次津贴大洋五元 / 287
 垄上行 世界棋王们的金钱观 / 288
 眼加拉瓜凼文·达里奥 黄金之歌 / 291
 曾维浩 诅咒黄金 / 295
 廖钧 黄金枷锁 / 297
 眼及凼M·L·曼法卢特 富人与穷人 / 299
 眼国凼利斯特利 谈男人的挥霍 / 302
 眼国凼伯特·林德 钱匣 / 306
 眼国凼德华·马丁 物欲的专制 / 312
 眼国凼梭 如果我是富豪 / 318
 眼大利亚凼莱丽·威尔森 零花钱 / 320
 眼地利凼威格 拜谒亿万财富 / 326

 编后记 / 338

说 穷

钱歌川

没有钱不是一件可夸的事，同时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不过在穷人之间觉得可夸，走到富人丛里，又觉得可耻，这也是难免的。自然，我们并不是倾慕富人，否，不仅不倾慕，而且有点恨他，我们恨他的为人，但不能不羡慕他的艳福，我们轻易地抛了自己的自尊心的，也就在这个时候。

没有钱的本身并不可耻，可耻的，就是没有钱的环境。譬如，他们那种艳福，你就得不到。女人绝大的本领，就是用钱，结婚惟一的目的，就是敲钱，钱就是爱，爱就是钱，当她的爱断之日，正是你金尽之时。有钱你可以买到爱，买到美，爱的多少，美的高低，都与你花钱的程度成正比例。你没有钱，当美貌的女人拍卖她的爱时，你简直不能与别人竞争，眼看着你的爱人，被别人高价夺去，这时你自然免不了要恨你的穷困，而觉得没有钱的可耻了。

世界上差不多都是穷人，其中只有几个是富的。要没有这几个富人，我们都不会穷了。富人照例是贪吝的，只有穷人才可以分让，穷人有两个钱的时候，可以分一个钱给别人，富人有一个，十个，百个，千万个，以至无数个，他也不肯分一个给你，所以穷人永久是穷，富人天天地富，于是乎贫富的阶级便形成了。

富人的阔法多半是一样，穷人的苦境却各有不同。他们生活的方式无非与醇酒妇人并提，不仅富人自己，就是我们穷人，也很容易地想得到。至于穷人的穷法，便有各种各样，非但富人想不到，即便身居穷人之一分子，也不能洞悉这无处藏的悲惨。

至多，他只能晓得他自身的经历。所以这里，我只能把我的过去说一点出来。

英国的文人詹洛孟（~~詹洛孟~~），他一条领带结过四天，就觉得穷得不得了。其实，这从我看来，真是太阔了。我的领带结一个礼拜是常事，一年进一次理发店，都是不必要的。这不是假话，若是你问既不必要，又为什么一年要进去一次呢？这个不瞒你说，人人都爱听点恭维，我也难免，我一年三百六十日，没有人赞美过我，只有从这一年一度相见、比我穿得阔几倍的理发师口里，才听到一句赞美之辞！他的赞美常是随着惋惜一同出来，因为他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开始来剪去我那蓬勃而长垂的头发的時候，总得说一声，“可惜呢！大约你蓄了一年吧！”

以上两点在有些不懂艺术的人看来——我自从听了那理发师的赞美之后，我自己也觉得确有几分艺术气质了——也许要说，这并不是穷，不过是脏罢了。说饿肚皮是穷，大约人人都首肯的吧？

我从前住在某都会上的时候，家里常常三四天没有火。这并不是说不吃饭，也不是说在外面吃饭。饭还是吃，而且是在家里吃。这时，我充饥惟一的妙法，便是将房里的窗帘和门，关得漆黑，自己再蜷卧——不是伸直睡的，两腿必得并屈起来而抵在肚皮上，越睡得久，便越抵得深——其中，醒了又睡，睡而复醒，到了万无可耐的时候，才起来将热水瓶里隔夜由一个铜板煮成的粥，用酒杯倒出来吃。吃了几杯这样人间最美的饭之后，便精神焕发，这时窗帘开了，薄暮的日光，和美人的面色一般地照在我的书上。

人到了最穷的时候，自然朋友也少了。你家里他们决不要来。你去的时候，他们托故不见，纵然巧遇着了，也不待你说话，他一见你便诉苦，（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是他代你诉苦，其实是他对你诉自己的苦，）诉苦是他的一种战术，他怕你向他借钱，便先来封住你的口。只要你不说借钱，别的都好讲话。你写信给朋友，也总是没有回信的。你若第一次去信是问他借钱，第

二次的信，他多半不拆开便塞进字纸篓里去了。你若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他一定说信未收到，马上他说他有要事去，不能和你多谈。

朋友既是这样，许多穷人的生活，只好仰仗于那些冷酷无情的当铺了。当铺专吃穷人，而使穷人感激。若是没有当铺，我几次都死成了。人谁不爱生命呢？所以到了绝粮的时候，我便要到当铺里求他赐以侮辱，他要看那有最近三日内的邮戳的，朋友写给你的信，他要调查你的姓氏和警察盘问犯人一般，最后他还要派人同到你家里去，看你是否真住在那里，一切都调查清楚，他才接受你的抵押品，对于那东西他又要仔细地审查。看将来卖出去可以得到多少钱，除了利息，七折八扣，才把钱给你。有些东西，他认为不能赚钱的东西，简直回你的硬信，说他不当。你若问他的理由，他又不说。他的营垒特别地高，你无法与他交涉。只好快快回来，站在房中间四围环视，一直到你重新发现一点可以押钱的东西，才欣然地抱着跳出去了。

穷困常常能够将你面孔弄厚，你平常绝对不愿意说的话，这时你可以说得出来。你以前鄙视的行为，这时你自己也来做了。人家当面骂你，你也得忍受。有时你还得装聋，分明听见别人在说你的坏话，你却只当没有听见。

如何对付别人来讨账呢？这便是要大用心机的一回事，譬如，我从前在外国，却总是对他们说，国内打仗邮汇不通，所以迟误。这是顶好的口实，他们若不信，我还要骂他们没有常识，连报纸都不看。习俗上借钱是要还的，你要不还，便得有充分的理由。不过理由有时而穷，到理由穷了的时候，事情更难办了。最后的解决，多半是一个逃字。逃走也实在不容易，因为你那些小债主（如同小菜店，酒店，肉店，煤店之类）时时都在监视你，你逃走时如遇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你便糟了。事情闹穿，面目扫地，你典余的财物被瓜分，你本人甚至还要进拘留所。所以逃走只能在半夜里执行，不过那时又有一种更大的危险，最怕遇到巡行的警察，把你当盗贼抓住。这时顶好有朋友协力进行，做

成一个二重的逃走法。那么你或许可以堂堂地脱出这险境。办法是在你预备逃的一月或至少半月以前，慢慢地将行李互相移动，最后与你的朋友交换一个住所。有人来问，只答应不晓得。若是他们纠缠不止的时候，你可以使他们断念，说，“听说那人因为政治关系被捕入狱，现政府正在派人在捉拿他的关系者，平日与他有来往的人。”你只要这样一说，包管那人不会再来问逃者的消息了。

我绝不是这种与政治有嫌疑的人，你们“阔人大老”，还是可以大胆地借钱给我，并且我是有借有还的，至少我可以用劳力还我所借的债务。

谈金钱

徐 汀

自从历史上有了货币以来，无论多么不爱钱的人，甚至是连叫都不愿叫它的，故意叱它为阿堵物者，也不能离它而生存。

要离开金钱而生存也不难，只要你有好的父母或者太太，他们会把金钱用得不给你看见，而给你一个现成茶饭现成衣。这种事情是曾经有过的，但我们终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事情，毫无理由可以说他是离金钱而独立的。

金钱效用的范围，在最初不过是在交换货物时当作一种媒介品，慢慢可以把它积蓄了，于是有买田地买奴隶的用处起来。而到现在，随着文化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它的效用的范围一天天扩大了。

金钱的效用扩大到现在，已使什么都没有稀奇；你的健康，你的博学，你的名誉，你的被人人崇视，似乎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一有钱就可以办到的。

法律是神圣的，但一遇到金钱，法律就化为乌有；爱情是神圣的，但一遇到金钱，爱情就化为乌有；天下有近真的真理，有近善的道德，有近美的时髦，但现在都隶属于金钱之下，因金钱之有而有，因金钱之无而无了。

以前是的：大家都觉得金钱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来区别身份的贵贱，现在这种骗人的哲学已经崩溃，谁也不相信那一套了！“你有什么稀奇，还不是有几个臭钱！”

可是金钱就可以化为各种各样的美到一个女子身上与脸上，也可以化为各种各样的身份到一个男子身上的，也可以化作各种

各样的道德到一个人身上。什么慈善、慷慨、爱国、热心教育...等好名词，不都是一些金钱的声音？

金钱可以购买舒服，购买光线，购买温度，购买地理上的便利、天时的优势，以及购买时间上的永生，它可以使一个人成一万能的博士，在历史上享受无数子孙的崇拜，它可以培养一株树成奇木，培养一只狗成警犬，它也可以培养一个人成科学家、考古家.....随你的便，或者是诗人。用它，一个低能的人可以占据别人的一切，别人的田园，别人的房产，别人的妻子甚至是别人的科学的发明，文艺的作品。

可是，就因为这样，人类的文化就限制在它的槛前了，千余年来它压占了人类的咽喉走它所布置的道路，一日深一日地，强奸了人类的意志，束缚了人类的理智，抹杀了人类的感情。为它，我们同胞们互相残杀，父子间互相冲突，兄弟姊妹们互相谋害，人与人间张大了嫉妒的凶眼，紧张了神经与血管每日仇视；为它，我们会发疯般地拿着刀拿着枪杀我们所不愿杀的人，我们会努着筋鼓着舌骂我们所不愿骂的人；为它，我们会握着笔，奏着琴，捧着画具或者器械写不愿读的诗文，谱不愿听的曲调，构不愿看的图案，以及策划不愿有的建筑。

举目看最近的世界，没有钱的不用说，他们已经被它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们生活着，劳作着，他们甚至愿意把生命去换金钱，因为他们已经明白所以他们之被人轻视、被人讪笑以及种种实际的压迫，惟一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金钱罢了；至于有钱的人，他们正运用所有金钱去求更多的金钱。世界是无穷的，物质是无穷的，所以他们要求无穷的金钱以享受无穷的物质。这样，大家都为金钱疲倦了。大家奔波、劳苦、投机、钻营，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什么都肯牺牲，健康与美丽，道德与人格，名誉与天才以及一去不返的青春！大家焦头烂额，长吁短叹，神经衰弱，行动痴狂，于是路人相见如仇，咧嘴相向；熟识之客，则亦笑里带刀，毒去毒来。世界到如今，全人类都在金钱之下喘气了。

许多专门的学者与艺术家们，都提出过超金钱的东西。我们听说过医学家的普遍效用的药与器械发明，可是只在有钱人身上见过效；我们也听见法治，但一到实际又被金钱卖掉；我们还听见自由平等与公理的名词，但是都做了金钱的妾媵！

固然也可以这样说，那些反衬金钱伟大的，也正面指出了人性之消沉，金钱从狭小的范围，因文化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它已如水银落地般无孔不入了，可是它所侵略的范围愈广，人类的意志、理智与情感也磨灭得愈深，于是人性离他也远了。这人性就是金钱力量以外的东西，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少男少女热衷于凭空的爱，青年们不顾利害在践踏那自己所信仰的道德不是不少么？

同时那些久经世故的男女，他们都要在金钱上盘算的时候，热情早已在他们心中消沉，他们再享受不到这恋爱一刹那的美与光明以及幸福了。

世间还有许多极其纯洁的友谊，但当某个人有了金钱的时候，这个友谊是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而新起的别处友谊，已经不是友谊而是你金钱买来的东西了。金钱可以买千万人为你去死，但没有一个是真为你死的。我们都看见过甚至是经历过，两个贫穷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坦白真实，怎么样的毫不虚伪地掏出自己心底最秘的事情来相处呢，可是当其中一个人一有了金钱，固然他常常会用金钱以买朋友的欢心，但是他再不会告诉他朋友一丝一毫的秘事。而那位朋友的心也早已离他很远了。

但是金钱的力量是足以打破这些空灵的概念的，以金钱买他人之秘密，以及为金钱而卖友，这不是耶稣时候就有的事情吗？其实、所有的爱情或者是义，原也是从金钱而实现的，如《水浒传》的英雄，要用一种最便当的方法来取金钱；金钱从便当上面取来，自然也就可以轻视了。可是这大半还是文学家的空想，或者是以前的社会还允许存在一点仗义疏财的条件吧？这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外国以前也有许多情死一类的事情的，不过现在也已减少，而处理这种恋爱至上的方法，作家与电影编剧者也只得以

富有为大前提了。——或者是出身就是富贵，或者是中途发了迹，或者是接吻时得到了遗产或横财。

不但这样。一个家庭愈穷，他们的孩子自然要早去负担一家的生计；一个国家愈穷，国内的青年也自然要早负起生计的责任。于是儿童身上的天然的敏慧与独立的空想自然也要被金钱的欲望打消了。无论家庭或者是国家，孩子们即使不需要早负起生计的责任，而他们的心灵也早接触了金钱的需要。于是少年老成，十来岁的儿童要在社会上拍马与吹牛，十来岁的女孩要抹粉涂脂来引万人的注目。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儿童们这种现象自然更明显了。于是儿童们在金钱下早熟，民族就在金钱下衰老，大家汗流浹背，血肉模糊地在过日子。这，你只要一到交易所市场里，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社会的缩影的，这世界，还有谁不在金钱的重压中喘气？多数的人已经是被压得不像人了。

“有钱可使鬼推磨”，这句话现在似乎应当反转来，说是有一个大鬼在运用钱，使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他手下听他指使似的了。

有一天，人类能对金钱反转身来，使役人的金钱乖乖地被役于人，则世界怕是有希望了吧！

谈奖券

施蛰存

近两年来，发行奖券似乎也是国际间最时髦的一种事业。而法国的国家奖券与中国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尤其是此中翘楚。去年曾经在一种法文报纸上看到两帧关于国家奖券的幽默画，一帧是画着一个爬墙头私出营门的兵士，他对那赶上来叱问的副官说道：“副官，我去买一张奖券就来。”一帧是画着一个绅士在吩咐奖券店里的小伙计：“你在十三日星期五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给我送一张奖券来。”这两帧画分明表示出了法国人民如何与我们同样热心地在为国家效劳了。

昨天看到了一份小报，载着一节对于奖券的感慨，大部分的意思是说这奖券乃是变形的赌博，政府发行奖券，无异于提倡赌博。这种老生常谈的意见，初看似乎很有理由，但实在却并不如此。英国的散文家弥尔纳（~~粤译云尔~~）曾经写了一篇谈奖券的小品，就是很有力量的一篇为奖券之赌博性辩解的文章。字典上说：“赌博乃是一种凭着手法或机会得钱的竞技（~~粤译云~~）。”然而奖券这个东西虽然也充满了机会性，却完全没有手法的竞技性。在赌博的时候，譬如打勃立琪（~~月译云~~）我们所心神贯注的并不是钱，而是这种竞技本身。因为从这种手法的竞技中，我们能获得快乐。此外如打裁（~~粤译云~~）掷骰子，也都是使你从这竞技本身中先获得了快乐——不论你的钱是赢的或输的，甚至在跑马厅里买赛马票，虽然你自己并没骑在马背上参加这比赛，然而你凭着你的眼光去从众马中挑选决胜者，当其竞赛的时候，你心中也就紧张起来，感觉到自己在赌博的趣味。至于奖

券，却一点没有这种长处，所以它并不是一种赌博，爱赌博的人虽然也卖奖券，但是他却并不当作这是赌博的。

弥尔纳的奖券非赌博论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错，这是一个很有理的见解，我完全同意。不过弥尔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声明他是反对奖券的，就因为它太没有赌博性了。关于这一点，我想也许是这位弥尔纳先生自己原是一个老资格的赌徒的缘故。至于我呢，却完全相反，我是正因为奖券没有赌博的竞技性而有赌博的机会性，所以很赞成它了。

我想，这也许不是我个人有这种感觉，说不定事情还得牵涉到国民性上去。我们至少有一半人都是神经衰弱到经受不起赌场上那种紧张的空气的，这些人没有亲自下注决胜负的雄心，没有在人丛中挤来挤去的精力，更没有亲自造成败局的勇气，也许根本是懒得没有进赌场去的工夫，然而这些人，也像赌徒们一样，渴愿拿自己的一些积贮作孤注之一掷。输了就完了，但万一能赢了呢！满足这种人的希望的办法，规模小的则有上海的花会，广州的山铺票，（也许别处还有许多名色，但我却不知道了。）规模大的则是风靡全国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除了帮助我们这些神经衰弱的人们从非竞技性的方法中获得赌博的效果以外，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因为它的扣足六十天开奖一次这整齐的办法，又能够使我们的希望心在一定的时期中兴奋着，兴奋着，以持续下去。没有希望心的人是最没出息的人。可是这希望，虽然很容易人人都有，却很不容易人人都不消失，更不容易人人都能永远强烈地持续下去。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原定是每两个月开奖一次的，然而说两个月，这里就有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月和二月共计五十九天，三月和四月则有六十一天了，七月和八月则更多一天了。对于平常的生活，两个月一共几天，是没有人会生问题的，然而对于奖券的希望心，则少一天固然很便宜，多两天却不可耐了。所以我说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办事处所制定的扣足六十天开奖一次，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办法。他们固然不免剥夺了你缩短一天希望的权利，然而他们已给你解除了延长

两天的苦刑了。支持过五十九天的希望心，也许会在支持六十二天的时候完全消失了的，这不是很危险的吗？现在是，在六十天的一定的时期中，使你希望心兴奋着，在第六十天上，你如果中了奖，固是从你的希望心中开出了梦幻般的实现的花，即使不中奖，则过一夜就接着下一次的奖券开始了，你的希望心在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得到了一剂兴奋药，于是得以继续保存下去。这不是你的幸福吗？

此外，我还有一个称赞奖券的理由，那就是她在国民心理建设这方面的成功。共产主义是要打倒富翁的，而奖券却鼓励每一个人都有做富翁的希望心。剥掠人家的剩余价值以造成自己的富翁，固然是不好的，但中了奖券的富翁所得到的却是每一个人情愿拿出来报效国家为物质建设之用的钱的一小部分。买了奖券，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富翁，但确是每一个人都有了做富翁的希望，在这种无阶级的希望心的保障之下，共产主义思想是再也不会侵袭到每个人的心里了。所以我说，在政府的剿共政策中间，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实际上也收到很大的国民心理建设的效果，可不是？

由于这几方面的见解，我对于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诚然是无闲言了。不过，所引以为美中不足者，就是听说中奖的红票必须要在开奖后一星期才能兑付。倘若我幸而中了头奖或是特奖，我想这一个星期必然是很难挨的。十八世纪的名满欧洲的花花公子迦桑诺伐在他的《回忆记》里曾经记载着一个故事：当时他曾以发行奖券的办法贡献给法国皇室，以为避免苛征暴赋这名义的敛钱方策。法国皇室就以巴黎六家官立奖券店及每月四千法郎作为他的酬报。他把五家奖券店以每家每年二千法郎的租金租给别人去经营，而自己经营了在圣·但尼思街上的一家。为了要使自己的奖券店生意兴隆起见，他在巴黎各处张贴了广告，说是凡从他的店里买去的有他本人签字的奖券，倘若中了奖，可由本店于二十四小时内十足兑现。于是买奖券的人都蜂拥到圣·但尼思街上去

瞎人小品：钱之趣演

我愿意将迦桑诺伐这个办法介绍给我们的奖券经售商，这是在卖主买主两方面都有利益的事，不知有谁肯先垫五十万元吗？

新年谈发财

仓 圣

小引：《著名文人评传》谈到马克·吐温有这样的一段：

“受苦最深的人是训练得最会嬉笑的人。许多幽默家、讽刺家——这辈文学上的顽童都是人生上的失败叛徒，他们对于命运，用拇指扭着鼻尖而加以嘲笑，因为他们认定在无能为力之中，再没有别的姿势可取。马克·吐温就是这样一个失败叛徒。他相信一切人类的奋斗是一种毫无目标的滑稽。他说，——一个呆子所讲的一个故事，虽很响亮充满了愤怒，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想奔夺空中的彩虹，结果淹死沟壑。我们想抓到天上的月亮，结果跌断骨头。我们可以尽量解放自己，而去享受我们自己受苦的美景。正像他们所说的——训练成像一个在人生戏剧中演员一般的受苦，同时训练成一个看客一般对着你自己的苦痛而微笑。”

这是一位做着发财的奋斗梦者的自白。如果他的自白表示他的懊丧而又愤怒于所遭遇的不平和欺侮，恐怕还没有训练成一个在人生戏剧中演员的资格。正因如此，读者会像一个看客那样对之微笑。

适值《论语》新年特大号征文，所以照抄原文，用“新年谈发财”为题，寄以塞责。原作者已同意代为发表，但坚嘱姓名守密，恕不宣布，附此声明。

生平最羡慕发财人的舒适享受，因此我常想发财，可是发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在我的心头常认为不义之财就不应该拿的，拿了以后，至少良心

上总有不安。然而有一位熟识天机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某君从前在一个军需厂里做了几个月的庶务员，回到上海就买了地产建起了洋房，又用钱财结交了许多朋友，居然又做了大官，满口高唱着廉洁，果然博得了清官的美名。这样富而且贵，名利双收，才是取之有道。所以不拿不义之财，便是无道，而道也者，取财之路也，道路不对，永不发财。

但是做官非我所擅长，而又无人提拔，更没有亲友在做官而可在幕后捞油水，那此路决计不通。故虽想发财，仍以做官为绝路。不得已而求其次，那惟有从商业入手了。可是做买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有资本，所谓将本求利，第二须有经验，所谓内行不欺，因此只得将微数的积蓄，投资于合伙事业，由他人经营，等到将来分润盈余，应该是最稳妥而省力的发财大道。

正逢我打动了以经商发财这念头的时候，适巧有一位朋友在发起组织一个贸易公司。大约这是民国二十六年，当时的进出口生意非常发达。朋友答应我在资本总额法币二万元之中，附入一千元股本。他们做了些什么买卖，我当然没有过问之权，但是听说生意很好。直到法币改换伪中储券的时候，那位朋友就退还了我中储券一千元，叫我拆股，并且说明照理法币二元换中储券一元，现在退还中储券一千元，已经是对本对利。我除了感激之外，当然没有别话。直到最近听说这一家公司还开设着，内容相当殷实，我虽不再是股东之一，但至少曾经做过最初的发起人之一，而又得到过一百分之百的利益，至今仍引以为荣焉！同时也在二十六年沪战以后，虹口百老汇路的五金店都经过战事而受到严重损失，有几家比较著名的迁到了苏州河的南首来复业，其中有一片过去很有信誉的五金店的老板，对我谈起他店内正拟添加一些新资本，如果我有意思，不妨在他的认股权利之中让给我附股国币五千元。在我又是一个发财机会来了，就很感激地照数缴纳。记得当年曾经到店里吃过一顿年酒、一次财神酒，我以股东老板的身份列席，极尽酒醉饭饱之乐。此外在三年后因股东中发生裂痕而改组了一次。改组的时候，又招进了几位新股东，并

且把原有的资本升到六倍，还有再认六倍的权利。我当时因为五千元本钱升到三万元，已很满意，正无余钱再认新股，就此弃权。在敌伪时期，敌军征用五金，这店并未受损，预料成绩非常美满。但到胜利以后，这位老板却前来打躬作揖，赔罪他没有交代，取出了国币五千元原本的，归还给我，说是总算尚能保本，因为这店是亏蚀殆尽了。我自知命运不该发财，只能苦笑而收了这五千元回家，很聪明地买了一担厚粳，合家享用了一个多月。如今这家五金店依旧由这位老板独资开设着，店里货品山积，据说都是十年前的存货呢。

有几个布店老板和我结识了很久，他们认为在战争时期将布匹内运是民国卅一年内最有赚钱把握的交易，正在组织一个字号来达到这个目标。多承他们的不弃，暗暗地要我参加为股东，我很高兴地凑集了一万五千元。我只听说购办布匹的进价是相当便宜，装出上海已经赚了两倍利益；又听说已运过封锁线而到达金华，店基也已租好，只等销货后的进款汇到上海，再从上海办货运去，几次周转，保证发财。但是噩耗传来，货物运到金华不久，适值布置巷战，撤退居民。那位经理先生只得带货逃难去了。一连几年，音讯全无。同去的店员也从没有信息到沪，害得那店员的家属，时常啼哭到几位布店老板的家里，吵着要探问下落，又要接济家用，闹得乌烟瘴气。直到胜利以后，那经理才带了店员安然回到上海，诉说当年从金华撤退，战事已迫眉睫，千辛万苦，只得带了笨重的货物，抢运逃到山中。几年以来，吃尽卖光，负债累累。此番回申，留得生命已属万幸，因账册已全部遗失，再叫股东拿出钱来还债，也有些说不过去；至于以前的资本，只是大家倒霉，完全亏损了。我当时听到了这段报告，也只得和几位布店老板一般地面面相觑而已。

南京路、浙江路相近是上海最繁盛的地段，开设一家烟纸店是最适宜的。有一位朋友顶进了一个店面，集合几个知友预备开一片这样的店。我亦忝属知友之一，因此也投资了一万元。开幕时候，顾客人山人海，拉了铁门曾经把铁条都挤得弯曲。我听

到了衷心深以此必发财机会无疑。当年结账，果然一钱变了三钱，但因现款周转不灵，不发红利，并且要求股东添加资本。各股东都争先加股，我也很情愿地再加三万元。又到年终结账，果然又是一变三的成绩，又以现款缺乏，未发红利，移充增资资本，我在一个冬天曾经路过该号，便到柜台上买一包普通香烟，正当该店职员中膳时候，足足坐满了两圆桌的职员正围着桌子，上面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尤其触目的是那两只圆桌中间的两只热气腾腾的暖锅，他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还有几位举杯喝着黄酒，一种愉快的神情，看来就是生意兴隆的证明。我虽然是股东之一，从没有尝过一顿这样的便饭，然而心中窃窃私喜，这种排场确是发财店号的派头，那这年年底的红利当然非常可观。不料这年结账后，又没有现款派发，股东中纷起责难，然而经理先生便恳切解释，与其需要现款而给付重利向行庄宕借，还不如请各股东把眼光放远，勿贪目前微细的红利，使店内现款短少，反而每月支付行庄巨额的欠息；并且又告诉各股东，这店是非常有希望，只要一算店面房屋，如果出顶，就可以稳得几十根金条。更补充一句，说现在非常时期，一切都靠不住，我们大家把这店培养元气度过战争时期，等到天亮岂不成了永久的基业？各股东就没有一个反对。但是不到半年，从夜报上读到南京路大火，某烟号全部焚毁的新闻，我只记得一等到天色将明便坐着人力车到这家店门相近去巡视了一次，果然证实报道不虚。至此发财的希望又成了泡影，的确，后来在收到保险公司的赔款内，除去了料理欠人，发给职员遣散费、律师清理公费，又是半年以后摊派到我做股东的余钱，只有几千元，仅仅足够我买二条高乐牌香烟之用了。

在“八一三”以后，有一位朋友发起组织一个西药颜料工业原料的公司，我记得曾经加入国币一万元的股本。最初因为资本的短绌，确系难图发展。到了民国卅一年改组了一次，把我的股本由二作一折合了中储券，由我再添加了中储券五千元，仍凑足中储券一万元的股本。此后业务确有蓬勃的景象，不特设立了在

大楼内的写字间，布置得秩序井然，而且存货也相当地充足。这位朋友年少英俊，担任经理，处置得宜，前途真是不可限量。此后业务情形，因无红账报告，不得而知，但在抗战期内，西药颜料以及工业原料的价钱涨得最快，我不敢说一定发财，至少结果应该很好。胜利以后，向外洋的订货陆续进口，市价又万里奔腾，有涨无跌，单就硫化元一种颜料而论，比战前涨了一百五十多倍。许多穷小子，都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我哪敢痴心梦想，但自知号称小康，确具把握。去年年底，听到经理先生自鸣得意的亲口报告，这个公司已准备结束，大约一本四千倍毫无问题。我曾经盘算当时的金价，如果一万元可得四千万的话，可有大条十根左右，对于经理的努力当然非常感激。可是命该不发财的我，这公司因几批订货未到而不能结束，等到最近收买自备外汇、无证进口货的措置宣布以后，经理就主张预先结束。多承经理先生的好意，把那许多要被政府收买的货品归他一人承受，将来是祸是福，由他去冒这危险。而我呢，总算派到了一些存货。虽其价值只抵赤金三两，但在我的从商记录中，已是最好的一笔交易，因此我将终身不忘这位先生的大德。

我自己想想，在这十年之中，除了做过上述的商业以外，还加入过其他许多行业的股份，如百货商行、汽油机油行、卷烟厂、鞋钉厂、人力发电厂、茶叶字号、木材公司、土产公司，结果都使我失望，至今仍不能发财，当然谈不到舒适享受。但是我也许早应该发财，只是不得其道耳。凭我身受的经验，千万以后不把有限的资金放手而去加入他人的股份，不管自己没有资金，更不怕自己没有经验，尽量去招他人的股本，由我亲自经营，吊桶落在我的井里，随心所欲处置，才是发财的正路。这样说来，发财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买卖更是一件容易的事。

暴利和畸形消费

公 刘

四月一日，上海市开始实施《关于反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尽管“阿拉”并非上海人，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与此同时，又从报上读到了杭州市的新天方夜谭：该市服装大厦，一件俄罗斯紫貂皮大衣，让利三十七万；原价四十六万八千元，现价九万八千。这则简讯，不仅具备五个宰，而且记录了看客的评语：“现在的商店真是大老板，一笔就勾去三十七万元，我一辈子不吃不喝都攒不到这个数！”“谁要是前两天来买这件大衣就做‘冤大头’了，一刀就被‘斩’去三十七万！”最后是女营业员的介绍辞：这才是成本价。呜呼！一个“攒”字，又一个“斩”字，再一个“才”字，何其精当！何其奥妙！实实在在也完完全全地勾勒出来牟取暴利者的嘴脸。

众目睽睽之下，竟能利用价格的大开放，立法的欠完善，竞争的无秩序，管理的不得力，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子，一至于斯！“自由”标价，“跳楼”脱手，这岂不成了打混仗，活坑人么？还讲不讲商业道德？还要不要企业形象？我想，发生在杭州的这件破纪录的事，倒真有资格进入《世界吉尼斯大全》哩。

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暴露了我们许多体制性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固有的民族素质问题。这些问题，肯定都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在接近理想境界之前，像上海市目前采取的措施，倒也不失为治标应急的办法。我想，一部上海市的地方法规出台，何以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原因恐怕正在这里。

体制方面的话头，太敏感，赶紧避开；还是就历史悠久的、打屁股人人有份的民族素质问题，发点议论，比较保险。

我认为，杭州的耸人听闻的削价消息，相当典型地说明了一种“中国特色”：原来，有些中国人是既输不起，也赢不起，混穷日子固然可怜，过富光景也同样可怜的一群。单说这市场上的畸形消费吧，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诸如攀比消费，赶浪潮消费，突击性消费，“发烧”消费，以及迷信消费，等等，无一不带有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并且打上了社会转型期的烙印；同时，无疑也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色彩——吃“社会主义的草”吃怕了，便索性连“资本主义的苗”也通通吃掉。去年才听说，从此间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发生过两个青年乘客彼此夸富，十元十元一张，比赛着往车窗外边扔钞票的怪事。列车正在行进，飞出去了自然捡不回来，但总算保留了钞票的使用价值，能叫幸运的过路人惊喜一场。做类似表演的后来者，就更加离谱了：有两家暴发户，为了炫耀自己并压倒对方，竟成箱成箱地斗烧人民币；有一个财大气粗的阔佬，挖空心思，定做用大钞卷的“二踢脚”，放个不歇气，以示不含糊。如果说，这种荒唐行径，还有什么非负面效应的话，惟一的，想必就是享有印钞权的银行会表示欢迎吧，因为将任何一堆钞票变作一堆灰，客观上都能部分地起到降低通胀率的作用。又如，传染病般的宠物热，席卷神州；成都某富豪，三十八万元买了一头狗，取名“西施”。仅凭狗名，便知倾国倾城，谁说我们的“大款”缺乏想象力？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希望工程”正是可怜巴巴地进行着所谓聚沙成塔的挣扎。从前，人们面对反差强烈的对比时，好援引爱伦堡的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如今却再也提不起兴致了。所有关于一席万金的“巨石”，已激不起半点“涟漪”；多数人麻木了，少数人也吃了秤砣，决心“下海”去，混个人五人六，解馋解恨。

西晋大将军王恺与老官僚石崇争富，王以丝布作步障四十里，石以锦缎作步障五十里；石以香椒泥墙，王以赤石脂泥壁；

一个用蜡烛代薪，一个用人乳喂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告诉人们，司马氏王朝的迅速败亡，除了为其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外，社会风气的奢靡堕落，实在首推第一。而无论中国和外国，类似的教训还有许许多多。

在我的朋友中，既没有大官，也没有“款爷”。因此，我不曾体验过种种超豪华畸形消费是什么滋味。我切实明白的只有一点，即：从前，呼啸着的是一批流氓无产者，其典型在“文革”十年，如今，吆喝着的是—批流氓资产者。这批流氓资产者和那批流氓无产者之间，彼此有何渊源，是否原本一家？我不清楚。证之目前，一方面，攫取暴利助长了畸形消费，另一方面，畸形消费推动了攫取暴利，当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这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乃衍生了数量日见庞大的新种群：以流氓资产者的形象“包装”起来的流氓无产者，从而可能导致社会某些方面的进一步流氓化。凡属有脑子的人，难道会发现不了这类随处可见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吗？话说到这儿，显然已经逸出本题的范围了，急刹车。

戒赌与修道

望 水

世间有修道之人，而不闻有谁得道。同样的，世间只闻人说戒赌，却不见有人真能戒了。戒赌之难，实不下于修道也。

为什么要修道呢？因为尘世变幻，人生若梦，一朝看破了，或是受了世上的刺激，于是想把肉身修炼，以期超脱到无忧无虑的仙境。戒赌也是同样，因为输了钱，或是看看赌徒们都无好结果，憬然若悟，于是想超脱这赌场的苦境。

然而赌场在赌徒们眼中并非一绝对苦境，有时却视为无上乐园。正如有人把人世歌颂得天花乱坠，什么花好月圆、人间天上，而有人却大大地诅咒这人间苦海。前者是得意的人，后者是失意的人。得意的人决想不到修道，正如赢钱的赌客不想戒赌一样。

盖赌博之所以诱人，含有极深的道理。赌客挟资入赌场，实无异于婴儿投胎出世，一晚上的赌博也相仿于一世人生。人生所追求的理想永远只是一个空虚，略有聪明的人都能感到，然而遇到烦恼刺激仍然免不了悲哀苦痛，遇到可以妄想的机会依然要妄想，五十万元航空奖券明知不中也必买。赌徒从经验与理智中极清楚与自身的必然结果，却仍无从抑制把预备付米店、油店的家用送进跑马场或回力球场。人生的空虚造成了悲苦烦恼，于是想得道超脱，而稍过一阵，妄想的机会又在脑中活跃跳动，于是乎又复念及修道（心里仍明白所追求妄想者不过空虚而已），此段祺瑞之所以学佛而又为执政，执政而又重去学佛也。至于赌徒，则今日戒赌，明日开戒，后日又戒，如此循环不已，终戒不成。

就说买马票吧，你买的是三号冷门，发马以后，三号先是落后，头马无望，于是心中怏怏，以为希望已绝。此犹之生于贫苦家庭，自幼失意也。及绕场半圈，三号马忽然一跃当先，众马落后，看去已有十分把握，冷门买到，岂不开心？此犹中年得意，心花怒放，不可一世。及至将临终点，三号马忽为他马追出，竟然输去。此犹之老年事业，功亏一篑，终于郁郁而死（以之比一生固可，以之比一年亦无不可）。及第二次赛、第三次赛……或胜或负，变幻莫测。有时五元钱资本赢了一千或数百，方得意洋洋，打算着如何支配这一千或数百元的用度，如何为阿毛娘剪一身夹旗袍料，如何为阿毛买一部小脚踏车，如何到新亚饭店冷气餐厅吃点东西，但又贪心不足，心想“再赢五十元就好了”，于是再赌下去，哪知手风已转，一败精光，只落得两手空空而返。于是阿毛娘、阿毛、新亚……全部落空，心中悔恨不置。此犹之一生努力，小本经记，赚了数万家产，终于想用大资本开小公司，不料公司蚀本，以致不可收拾。

做人往往懊悔把许多立身扬名、升官发财的好机会错过。虽潦倒不堪，与友人谈天，必曰：某次事情我若勇敢做去，我此时必已发财得意。某次某公约我去革命，我若早到广东，此刻少说亦有中委希望。然而问他为什么不去？他必说当时糊涂，所以错过机会。其实全是鬼话。犹之赌客打宝，见连开两下青龙，必曰：“我知道是复门！我早猜到是青龙无疑！”其实他打的是白虎，钱已输去。第三次他又打白虎，开出来却仍是青龙，于是连声叹息曰：“错过错过，我明明猜到是连复青龙，却一时糊涂打了白虎！”此等人只会事后说大话，装装门面，亦所以欺骗自己而已。

人世修道固非易事，然尚有不少和尚、道士、院长、国师之类，从事实习。且佛家有《楞严》，道家有《南华》，均有书本可考查、可依据。惟戒赌一道则人各自戒，毫无典册，天下赌徒，纵有戒赌之心，难收戒赌之效，诚属恨事。

说句实话，我自七岁学赌，九岁通麻雀，十三岁已无所不

精。十八岁遍游天下，与赌客交。今年将三十矣，举凡中外古今，各种赌博名目，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曾经戒赌不下百次，有时是写了条子交给朋友，以请客为犯戒的惩罚；有时是画了一只猛虎，上书“戒赌”二字，贴在床头，以冀晨昏警惕自己；有时与赌友相约戒赌，互为监督，方法甚多，但都不曾有效。近年读书较多，阅历较深，乃知戒赌之举，骤然行之是绝对无效的。戒赌之难既不下于修道，修道分许多步骤，则戒赌自然也不能不分若干步骤，今约略述之。

嗜赌的人都是没有经济上的预算的，有之亦必终归于无效。有二十元的人输完了还得借，直到借不到才肯歇手，此乃不易之理。所以戒赌第一步是“尽输所有”，有多少输完就歇，不旁观，不留恋，不言借。第二步是“输而不尽”，有百元者输剩十元或是五元，可是这十元或五元必下决心保留，带回家去，这已经比第一步难能许多。第三步是“有利而止”，即使带去时有百元或千元，但既赢了少许，即当及时停手。行第三步时须将“贪多必失”四个字牢记心头。第四步则更属不易，谓为“悬崖勒马”。若一举手便不顺利，风色不佳，即当“认输”罢手。能上手输去四分之一而留得四分之三，不想“翻本”，心气和平而去，则其难乎得道不远矣。此四步看似容易，实行颇难。平常人能“有利而止”者已极少见，若功夫已到“悬崖勒马”，即须培养心气，使万无一失，以至于炉火纯青之境。最后第五步，即是得道之时。得道者可以“从心所欲”，要赌就赌，不赌就不赌，视此道为喝汽水、观日出、登高山等兴会之举，置身赌场而心不为动。胜固无所喜，败亦不关心。从赌场回家，着枕即可入梦，决无心跳兴奋以致失眠之事。至此则不必言戒赌而赌自戒，且亦无需乎复戒也！天下赌徒，盍一试之。

晒注戒赌步骤：一、尽输所有；二、输而不尽；三、有利而止；四、悬崖勒马；五、从心所欲。

金钱这东西

董 予

我以为“金钱”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东西了。说它贵重吧，它不过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一张印上了花纹的纸头。说它是废物吧，人类却不可一日无此君。对于这个疑问，我曾查看过几种经济学书籍，却得不到一个能使我满意的答案。

至于它和人类的关系则更妙了：如果你爱它，你便是一个财迷；如果你厌弃它，你便是一个没有志气的废物；如果你保守它，你便是一个守财奴；如果你把它花掉了，你便是一个不知稼穡艰难的浪子；如果你容易地获得它，你便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如果你不能获得它，你便是一个没有用的寄生虫；如果你……请你在这上面拣一个头衔吧，朋友们！

男人的“私房钱”

蒋子龙

一个小偷光顾某机关，撬锁翻桌，收获颇丰，在大部分男人的办公桌里都翻出了钱——上至机关的头头、下至一般职工，有的数目还相当可观。于是引起轰动：

男人们为什么把钱藏在办公桌里，当然是“小金库”，是“私房钱”！

这个小偷偷得好，来了一次男人存“私房钱”的大曝光！

女人们感到紧张，追问自己的男人：

“男人私自存钱就是不安好心，或许已经有了外心，不然要‘私房钱’干什么？”

“一个正派的好男人就应该及时地把钱物如数交柜（公家的钱物交给会计，私人钱物交给内掌柜）。存钱存心，分钱就是分家！”

她们真的相信把住钱袋就能管住男人吗？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慰，抑或是自卫。真正变了心的男人（女人也一样）用钢丝绳也捆不住。

首先变心的是社会。所以男人存“私房钱”的就多起来了。却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男人都是“存心不良”。不能排除有些人存“私房钱”是为了搞“婚外恋”方便，或是为离异做准备。但“私房钱”不能算是当代家庭解体的主要罪魁祸首。人们往往是先有离异的念头，然后才开始各自存钱的。

更多的是公认和自认为和睦的家庭，男人把女人知道的收入如数交柜，把女人不知道的“外快”放进自己的小钱袋，用于交

际应酬，用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获得一种洒脱，一种自由。绝无“外心”，但仍然需要有点独立性，保护一点自己的隐私，不必事事时时处处都向老婆请示汇报。这似乎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只是还不够——

一个开放发达的社会，男人们（女人也一样）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钱是正常的，公开的。

早在好几年前，相声演员就开始嘲讽“妻管严”现象。当代人也喜欢议论“阴盛阳衰”之类的话题。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是说明了妇女的强大，还是妇女的一种悲哀？

每个男人怕老婆都有其具体的原因。马上就可以举出几种：有短处被老婆抓在手里；做了亏心事心中有鬼；怕家庭解体儿女业障；妻子地位高、漂亮、有钱、能出国或者有过硬的海外关系；夫妻性格上阳衰阴盛；对老婆爱之过甚转而为怕；大丈夫心宽体胖，不愿多操心多管事，任凭老婆去折腾，并非真怕，乐于怕老婆，有人管着，有人惦记着，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所谓男人的“私房钱”，其实是对“妻管严”现象的一种挑战。可惜，男人们偷偷摸摸地存“私房钱”仍然是一种“怕”的表现。

小哈罗德·莱昂说：“男人解放是妇女解放的一种手段。没有男人的解放，妇女解放的过程可能是漫无边际的苦海。”在心理上、生理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如此。社会的某根神经过于脆弱，才会被“私房钱”掀起一场风波，人们才会津津乐道男女之间到底谁强谁弱。忽视男人的社会首先是女人的不幸。倒过来也一样。

说花钱

贾平凹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中医大夫，如气功师，街头摆摊卜卦的，酒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了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扞出一颗虱来，也是珍养的，有双眼皮的俊。依我们的经验，凡是太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上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先前的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吊着白系儿，口罩却掖在衣服里，就为着露出那白系儿。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儿挂在胸前衣扣上。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带的，带大哥大，越是人多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这些都是要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轻薄和贫相。金口玉言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补了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服饰的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领兵打仗了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装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作派越更像艺术家；越没钱的人，越是要作出是有钱的主儿。说句好话，钱是不能说就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豪华宾馆的门口总竖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不得入内”，所谓不整者，其实是不华丽的衣着，虽然世上有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流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

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由冷清到生动。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蹭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出个洞。她们得赶快谈恋爱，谈恋爱了，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日瞄准了那位，藤缠树，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了，在男人的船上。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沉浮。若将每一张钞票当一部小说来读，都有一段传奇的吧。

如果平静地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的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真实、本质，做小市民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问过了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与摊主争吵，要揭发呀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星秤锤，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捏去几颗豆芽。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说小，如小日本偏自称大日本帝国，一个长江口上的滩城偏要叫做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花钱的权力，如今的“气管炎”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的独立。事实是，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身上只装十元钱。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烦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交她去完成了。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上，那更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人被他人救过命又救过另外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的。不管如何地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所以，有了自己钱的，做了强人的女人，实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

钱的属性既然是流通的，钱就如人身上的垢甲，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李白说，千金散去还复来。守财奴全是没钱的。人没钱不行，而有人挣得钱多，有人挣得钱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的大小，实则是人的品种所致。蚂蚁中有配种的蚁王，有工蚁，也有兵蚁；狗不下蛋，鸡却下蛋，不让鸡下蛋鸡就憋死。百行百业，人生来各归其位，生命是不分贵贱和轻微的。钱对于我们来说，来者不拒，去者不惜，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况每个人不会穷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是死了的人），每个人更不会聚积所有的钱。钱过多了，钱就不属于自己，钱如空气如水，人只长着两个鼻孔一张嘴的。如果这样了，我们就可以笑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笑那些没钱而猴急的人，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完成各自生存的意义了。古人讲“安贫乐道”并不是一种无奈后的放达和贫穷的幽默，“安贫”实在是钱产生出的浮躁之所戒，“乐道”则更是对圆满生命的伟大呼唤。

金钱之于美国人

陈燕妮

在美国才明白美国人严重的拜金情绪坦白而直露，在这一点上连最不能俗的大学校园这一类地方也深受池鱼之殃。

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评定一个教授的好坏大致上需依据两点，一是是否有著作出版，所以，在美国的大学教授中流传着这样的名言：“不出版即毁灭”；但另外的一个评定标准就不那么好意思捅破了，这个评定标准是看一个教授是否在争取研究经费中有好的记录。而且，这后一种标准越来越显示出其强烈的重要性，不少学校在这方面的评定真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其实，学校把着眼点放在“教授钱”上的原因无他，因为一般的学校是从教授们争取来的经费中抽取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费用的。因此，在美国，一个“好教授”通常是手上握有大笔经费、能够养活一大批研究生的人，这种能招财的教授也因此不可能不讨一向经济窘困的美国大学的欢心。

把“教授”和“搞钱”如此风马牛的东西那么紧密地相提并论，可以想见美国社会拜金气盛程度的一斑。

回到中国国内时常被旧日的朋友问起，你到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每到这时我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我只能说我和美国已经是一样的拜金了。”

一九八八年底我出国前，中国的一切都还是十分按部就班，人们对钱的概念也还至少停留在无可比较之上。而在美国，关于“你的钱不够多”、“你的日子不如别人好”的刺激却是每分每秒都存在的。你开车在路上，永远有比你的车好上几倍的车子与

你并驾齐驱；你走在街上，看进眼中的房屋形色各异，在价值上永无止境。每到这种时候，稍不具沉着素质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内心翻腾。

刚到美国时，看到曼哈顿无数美轮美奂的整整一幢大楼都被告知是属于私人的，常常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讲，来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是大钱。

美国人对金钱的崇拜相当直露，在这种造就大起大落的国家中，钱的标准几乎就是衡量人社会地位的惟一标准。与统计境内究竟有多少流浪家庭相类似，美国另具着眼点的机构也会定期进行另一种情调的统计。比如，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对美国前四百名最富有的有钱人进行排名，而后公布出来的富翁家财数字往往炫目得让一般人干脆毫无知觉。比如在一九九三年，美国的首富华伦·巴菲特的资产净值高达八十三亿元。

所以，美国有钱人的生活状况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拿美国最著名的暴发户唐纳·川普的金钱生活来讲，就足以令人吃惊不已。

川普的发迹是在他还年轻时的八十年代，他是由搞房地产业而告暴发的。由于他对自己的形象擅长鼓吹，而且在富豪之中他的确也属于英俊潇洒一类，因此，他很快为全球瞩目，成为当代美国暴发富人的代表人物。多少年来，无数美国人一提到有关钱的问题，对比之中无论是自我解嘲也好、讥讽他人也好，提说富的一方，一定是这个川普。

可惜川普光彩了大半辈子到了九十年代却开始吃瘪。由于美国经济九十年代大走颓势，使得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川普受此带累在一九九二、一九九三两年度过了一生中最艰困的日子。当时，川普付不出他举债修建的赌场及其他建筑的贷款利息，他的债权银行在答应再借给他一些钱款以应急需的时候，对他个人进行了“经济萧条期间”的私人花费限制。

被限制花费的川普，每月的个人花销和家用钱款据悉不能超过四十五万美元，下一年减低为三十七万五千元，再下一年减为

二十五万元。

这种数字乍听之下有点做作，因为如果说每月四十五万美元的个人开销还算是“限制”的话，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真的要叹说自己的日子当真牛马不如了。但为该大亨细算起账来却不离谱。川普在全美国境内著名的私住华夏就有三大栋，每栋房屋都分别有四十五到一百一十八间房屋不等，对有这样排场的人来讲，每月请来维护房屋、洒扫、清洁、修花锄草的人就在百余人之谱，每月四十五万的数字这么折算下来就不太稀奇了。更何况，川普的家居生活还包括了私人喷气式飞机、私人直升飞机、私人豪华游艇等附件，每月维修费、管理人员的工资的开销也都在数十万元之谱。其他如川普自己吃、穿、用等方面的开销更是无疑奢华，也难怪川普的下堂妻伊凡娜·川普在听说了四十五万一个月这个数目之后，勉强地概括说：“我想他还是活得下去的。”

在美国，对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往往是和中国人的有关定义相反的。在中国人的评判眼光中，一个人如果给人的印象是“白胖”，猜想中该人的生活品质，一定不会和穷困联系起来。但在美国，“白胖”已经基本上是“穷人”的代名词了。因为白胖的人意味着这人没有时间去旅游、晒太阳、进健身房健身。在美国，有闲、有钱的人参加一个健身俱乐部已是中等收入者再普遍不过的事了，不同的是俱乐部的档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准进行选择，确实有钱的人还多半会聘请一位家庭教练到自己的家里来进行特别的一对一辅导。因此，正规地说来，美国富人的外形概念是“身材健美（至少是适中）、皮肤黝黑”。有一部美国小说的卷首一开言就是“这里充满了贫穷、浅肤色的胖子”。推而广之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美国哪个地区皮白体胖者多时，这个地区必定贫穷无疑。

更加有钱到一个地步之后，美国的有闲阶级会向慈善机构捐款赠物，多年来，捐赠行为也已成为美国富人的另外一个标记，并且蔚为风尚。美国的法律规定，适当程度内的捐赠是可以冲减税赋的，虽说美国不少富人的捐赠行为是以避税为出发点的，但

在美国这种人与人关系日趋恶形恶状的社会，尤其是从经济萧条时人人自危的角度来看，这种捐助给人的感觉已是十分体贴，也让人印象深远。

也正如此，“发了财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好人”这个理念在美国整个社会中屡试不爽。这也就是说，一个生性善良的人如果一辈子穷愁潦倒，既不能拿出钱来捐献又无法每天不去挣饭钱而花大把的时间去做慈善义工，那么他则注定今生空有爱心了。以著名歌手麦克·杰克逊而言，多少年来当他大红之后，每年都会有一些大手笔的捐献行动出台或者是招一些素昧平生的儿童到自己的私人游乐园中免费玩耍。他积极地从自己用不掉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捐给他看着有意义的慈善、病痛机构，一来可以为自己抵税，二来可把自己在超级饱暖以后鸟瞰众生滋生的怜悯之心变成行动，真成了慈善代言人了。

当然这种举动本身绝对是崇高的，如果麦克·杰克逊不把钱捐出，而是去用来用电话招妓，那也是旁人无可奈何的事。

为富者比较容易“成仁”。否则只有空想。

近几年，美国捐献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数前美国烟草大王的独生女为富成仁的事了。

二十年代继承了“美利坚烟草公司”东主杜克一亿美元家产一半的十三岁女孩道瑞丝·杜克（阅读链接），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身后遗下多达十二亿美元的遗产。她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签署的遗嘱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在法庭启封。按遗嘱所嘱，财产中除部分财产分赠亲友外，十亿美元将用来成立“道瑞丝·杜克慈善基金会”，一百万元捐给纽约动物学会，两千万美元由杜克大学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均分。

道瑞丝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纽约市。她幼年丧母，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丧父。道瑞丝十三岁时即成为父亲的遗产继承人。由于遗产款额惊人，她一度被称为“美国最富有的女孩”，随着她的长大成人，她又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女人。

由道瑞丝身后财产建立的基金会虽然与基金在六十亿美元以

盲人小品：钱之趣演

上、早年间成立的福特、吉拉克等基金会比仍是小巫见大巫，但其规模也位居前十二名之内。

贫穷的心态

张继高

从历史的经验上来看，像台湾这样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由贫穷转变成富裕的时间似乎是快了一点。方三十年间，由于教育普及、交通建设和社会上对勤奋、创业的鼓励，使我们加速摆脱了贫穷的“外在”。然若仔细观察，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一一种“贫穷心态”或“敌视富裕”的行为。当然，这也实在不能苛求，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文化的形成都非常之慢——也无法排出一张可行的进度表。因此，有时候官方、民间很多决策层的措施或作为，依然隐隐中受着“贫穷心态”的支配。因而造成许多浪费、蜕化，或是低级趣味。这也是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

典型的“贫穷心态”如：

（一）只重视金钱，不注意效率——所谓效率，就是时间、金钱、人力和报酬的比率。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例，在只求贪小便宜，只计较省钱（其实只是一时的省，眼前的省，在长远计算起来其实是浪费）的哲学中，使我们一直以浪费来延缓致富。我每次看到早年军事机关的交通车就有此感。为了省钱，于是把十轮大卡车用来改装交通车，须知十轮卡车乃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车辆，本来的设计用途是拖炮用的，也可说是一种副武器，其造价比普通交通车至少贵三倍，其维持费和耗油量尤其高过普通车辆，若用之于交通车，可说效率极低（慢，不舒服）。然而就是因为不需另请预算，反正军中有的是这类车辆，拨出几辆来改装，真是一种极不讲求效率的做法。

（二）孤立的心态——一个心态行为孤立的个人或环境，往

往也是难以致富之源（小富裕或可有之，绝无大格）。《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当然，今天若是有人有好的李子树，怕别人拿去种了卖钱，也犯不上把每一颗李子的核都钻了洞。但是，有这种心态，或是由这种心态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孤立式的行为，今天可说比比皆是。比较明显的如企业的家族化、建设的乡土化、研究工作的小圈子主义，“宁为鸡首”也不愿合作而把事业搞大的心态，都是一种孤立心态的内在运作。虽然有好李树，可能一辈子仍维持着王戎那种格局。此外，孤立还有着副作用，因为孤立者所付出的努力是个别的，虽然有时加倍辛勤，可是往往回收有限，于是乃衍生了愤世、嫉俗、妒富、薄贫，像写匿名信、用小刀划破别人新的汽车等等，可能就是因孤立心态而贫穷，再经过挫折后所做的反应。

（三）轻学心态——看不起知识，不重视有学问的人。一开口就是：“老子没念过大学，今天也坐奔驰！”这也是一种格局不大或终将致贫的心态。在一个进步、上轨道的社会之中，想白手起家，靠特权投机发财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反之，看看过去三四年中，台北赫赫有名的大亨有多少倒下来了，潜逃了，或正在狱中？这些人的失败原因固多，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一个人的经营法则是在知识可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轻视学理，不问新知，在这个尚未充分正常的社会中捞得几把好手气，就自命不凡，靡费无度，到头来只有凄惨地倒下。因为这类人士一向轻学，故而他们察觉不到我们这个社会也正在进化之中，进步的动力就是知识；他们也不能体认：一个富裕的社会，将是一个有理性并尊重道德的社会，因此，这些人显然不会再有机会翻身，重新拥有财富。因为，今后的富人不可能再是那种样子的。

在本世纪初，剑桥的经济学家亚弗立德·马歇尔说过：“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就是对于大部分人堕落原因的研究。”一个人堕落的原因很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观念和心态。社会亦然，

无论个人与团体，如果能做到有效率的勤奋，冲破孤立，重视知识，并不时以新知来修正自己的航向，其能不穷或致富，只不过是事业成功的一种副产品而已。

还是邱永汉赚钱

流沙河

所谓千秋，挂在嘴上说说而已。人生短暂，百岁已难。除了缥缈的仙人，谁能身历目睹十个百年并且慢，这回我也许说错了。现场脚下所履，长长一带深坑，坑底刚掘出的一条唐代的下水道，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千秋”。如果是初唐的遗址，这就该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旧物，如果是五代十国后蜀的，也上千年了。这里是成都市科甲巷建筑工地。我来时，天已晚，掘土工人都下班了。先是台湾有大老板邱永汉集团，投资物业，拆掉大片街坊，要建高层商厦。地基挖到深处，挖出下水道来。一番考古发掘之后，了不得，竟是上千年的古迹。古迹理当保护，不敢乱动，建筑施工也就不得不搁浅了。眼前的问题是：高层商厦还修不修芽《邱永汉赚钱丛书》的作者，那位大老板，到头来会赚呢还是会赔芽

俯身佝背，细看这千年前的城市下水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青砖，堰砌严密，古今无异。陌生的是人事，那些不可复生的泥匠，那些无法再现的街景。下水道暗示着当时城内水多，这里淙淙，那里汨汨，润人目，沁人心，多美，多好。成都街道名字与水沾边的有三桥、青石桥、玉带桥、桂王桥、平安桥、天仙桥、落虹桥、一心桥、半边桥等等，以及白家塘、王家塘、方池、莲池、塘坎等等，如今都成“虚名误”了，哪见半滴水呢芽沿着下水道走，又细看了一口砖砌水井，瓮工精致，令我赞叹。水井所在，想必是临街的院宅一角。当时该有婢女在此浣衣，炊妇在此洗菜，平凡琐屑，亦似今日。她们的絮絮叨叨，肯

定不会涉及千年后科甲巷的高档服装和邱永汉的宏图伟业。我思古人，古人不可能想到我。从她们当时的浣洗到我此时的徘徊，“事去千年犹恨短”，令人惆怅在黄昏里。

下水道毕竟是下水道，比不得威风的兵马俑。水井毕竟是水井，比不得伪凿的薛涛井。泥匠毕竟是泥匠，比不得跑堂的司马相如。婢女炊妇毕竟是婢女炊妇，比不得卖酒的卓文君。虽是古迹上了千年，但是缺乏观赏价值，所以现场冷冷清清，除了我辈老迂，无人跑来围看。一般情况而言，古迹不论真伪，总要能引人想入非非，才有卖相。设若现场明日挖出一只金马桶，经考证是前蜀皇帝王建的，那该多好。又设若再挖出一通碑，写明摩诃池，后蜀皇帝孟昶携花蕊夫人在此纳凉，那就更好。赶快规划设计，重掘池塘，新修宫苑，开发为观赏园卖门票，金马桶卖二次门票，这是古迹，高层商厦不准修了。白挖基脚，邱永汉集团合该赔本了。奈何这是幼稚幻想，一触即破。一段下水道，一口井，毫无卖相，怎留得住？我看邱永汉终归要赚钱。

千年前曾有泥匠以及婢女炊妇在此留迹。千年后谁晓得邱永汉何物哉！我最后这样想，聊抒不快以自慰吧。

让我们挣点儿干净钱

黄集伟

由“广告语文”缔造而成的广告最终要的就是那种“催眠效果”——那种亢奋中的昏迷，那种激情中的无助……

如此“催眠”直接导致无数类似行为艺术般的“购买事件”：从田野到森林，从房子到车子，一应俱全……当然，也有买位子或妻子的。依“行为”次序，催眠效果由“心动”而“手动”，由“手动”而“行动”……站在专卖店或售楼处柜台前，合上空空如也的钱包，商家的窃喜也便抵达巅峰——作为广告，这是最硬指标。

可作为广告语文，却不尽然。在制造无数消费事件之余，狡黠的广告语文还可能从商业阴谋中剥离而出，分居独立，留作别用……好比几十年前很多人吃完一粒糖果，却把糖纸洗净晾干，保留在书本中……这等于说，好的广告语文可以被刷新或重新注释。那些可以被挪作他用的广告语文或聪明异常，或情色迷迷，或民风荡漾……聪明或智慧开始染指广告语文，好啊。

广告语文少不了狡猾味精。某牛奶商广告语文说：“如果你连续一千二百个月每天都喝上一杯牛奶，你肯定能够活一百岁……”就是证明。如此狡猾广告语发动的，是语文作者与消费者之间必需的智力周旋。这才够刺激够戏剧够博弈……否则，两个傻瓜呆眼相望，何乐之有？

广告语文少不了情色包装。可所谓情色，并非一定以裸露为能事。那个著名的安全套电视广告即如此。最开始，画面只是一组陈旧照片。随照片依次更迭，旁白出现：“这是丘吉尔的父

母”，“这是希特勒的父母”，“这是撒切尔的父母”……随后，画面底端顶出一个大拇指，拇指上套着一个安全套……广告语迭现：“如果有了它，我们的历史将重新改写。”

没想到，那个扁平轻薄可与口红唇膏一起塞进手袋的小玩意儿被一句聪明的广告语激发出一个向来被忽视的方向。它用一个异想天开的假设为一种商品广告凭空杜撰出历史的硬度……相比之下，那个卫浴陶具广告“每一个马桶都是刘德华的好朋友”则属轻盈一族……而那个丰乳软膏的广告则姿态更低，低至一个随便便家常话，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广告语文少不了民间滋养。与“没什么大不了的”相似，越是那种得益于民间的“语文”，越亲近民心，越容易让人记住。某日遭遇堵车，所坐出租车紧贴某保洁公司专用车，该车后窗一行字想是他们的广告，稀松平常也意味深长：“让我们挣点儿干净钱！”

“干净钱”其实就是在使你干净的过程中，他挣钱，用的是日常口语，平平常常。曾荣获首届台湾广告金奖的某涂料广告也选择相似造句法——他们不“称霸全球”，不“排行第一”，简简单单六个字：“确有两把刷子！”它把巧心与自尊掩蔽在寻常语词间，巧心更巧，自尊更尊。

当然，最终要说，广告语文越温柔诗意，其包藏的商业动机常常也越强悍。比如其中最常见的那种复数指代“我们”，其实就已“完全抽象”——这种貌似亲切莫名的“集体主语”，其内涵其实已被悄然置换——那其中的“我们”其实已不是“我们”。它以一种公众假定的普遍认同制造催眠迷雾，借以消除受众中“你”“我”“他”复杂万般的个性差异，其终极目的无非消弭需求个性，催眠理性，俘获钱包。

这就是当下广告语文的“幕后现实”。凭借大众传媒爆炸性传播着的广告语文，已渐次成为今天都市生活中的最强悍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主角。它以日益先进的技术支撑和庞大的商业驱动为背景，正温言款语地重新塑造着当今的都市文化，改变着都市

瞎人小品：钱之趣演

人、事、物之间的传统关系……

某知名“臭豆腐”广告语文最后被确认为“臭名远扬，香飘万里”。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广告语文——因为，它在深刻揭露臭豆腐产品本质而外，还意外将广告语文以梦幻实施霸悍、以诗意反抗诗意的“本质”袒露无疑……你尽可对天下广告口诛笔伐义愤填膺，至于是否奏效，只好“广告回来之后，再告诉你”！

钱 包

叶延滨

男人的哪两件东西最容易被人偷去？这个问题大概有不同的答案。当过妻子的选这两件：钱包和男人的心。男人的心当然不是医学上的那个拳头大的东西，是男人曾给过她的爱。同样的，让正在当妻子的，最烦恼的也是男人两个特区，小金库和外心，这也是与钱包和心有关。

钱包是男人的饰物。如果说，一个钱包越大就越牛皮，那是他自我感觉系统的误区。如果说女人一开口，就对男人说，我就喜欢你的钱包，除了妓女，这样的女人肯定也有病。但钱包毕竟是男人最重要的饰物之一，许多浪漫的问题最终都要从空中降落到它的上面。一个妙龄少女与一个白马男子谈恋爱，怎么都成。最后要进入成家立业阶段了，白马男子说，我是王子，于是结婚进行曲高奏；白马男子说我不是王子，是王子的打工仔，但信誓旦旦，要发愤成一番事业，进行曲奏不奏，就难说了。差别之一就是前者在浪漫爱情之后有现实主义的钱包作媒，而后者那钱包还是虚设的，信不信都为难。对目前女性的择偶条件进行分析，几乎百分之百的有这一条：只有钱包的男人还是不够条件的男人，没有钱包的男人就根本不算是男人。如果你没有钱包，你用不着去看征婚启事，上面没有一则是说要一个没有钱包的男人。

当然，男人好不好与钱包大小不直接挂钩，家庭恩爱与否也不是钱包当保单，所以钱包只是饰物。虽说这饰物重要，但也不能换过来，为了嫁给一只钱包，去找一个男人。这种事有人干，但再好的钱包也是顶不上个男人，钱包是牛皮是羊皮还是鳄鱼

皮，总还不是人皮。虽说拗口，但理直。

计划经济时代，管住男人容易，考察男人表现也容易，制住不服管教的男人也容易。这“三容易”叫：工资全交，剩饭全包，闹矛盾就把情书全抛。那时的钱包就是个工资袋，每月收进妻子的手里，男人一无所有于是就安分守己。剩饭全包是温饱型家庭生活方式，不一定真包剩饭。厉害的是“情书全抛”。那时候没有大哥大、手机，谈恋爱先要会写情书，不会写也要抄，于是一对夫妻总有一叠“恋爱案卷”存档。有一天阴阳失调，夫妻反目，抛出来就全是白纸黑字的呈堂供证。那时候好啊，人人都要写情书，一旦成了人物，情书升值就出一部《拿破仑情书》或《情圣求偶书》，准畅销。不仅情书畅销，连诗人也沾光，那时诗集比现在好卖，就因为全国人民都曾写、正写或将写情书。

现在的男人就不如以前好管了，情况不明是主要问题。就说这钱包吧，不装钱了，装卡。那卡上有多少钱？难说。有钱的主子，也许就一张卡。没钱的角儿，没准钱包里一排卡，每张卡上只剩几块钱！再说这谈恋爱吧，甜言蜜语都过电，从电路上走。一高兴，趁着酒劲，走出酒店，掏出手机就给小情人来一段单口情书。时髦点的上网，在电脑上玩。今天的电视上有一则电脑广告，就在介绍这种网络泡妞的新技术。总之，不再写情书了，也不抄情诗了，诗人掉价了，法官判离婚也少了许多“呈堂供证”的情书可读，只好主讲“赡养费”这个与钱包有关的问题了。

钱包是男人的饰物。现在，许多事都在赤裸裸地讲钱，而钱包里的现金却越来越少，这就是绅士风度：有却不说，含而不露。

只是男人们在互相打招呼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揣在口袋里的钱包也在互相打招呼：“还是原来那卡？”“还是，还是原来那电话？”“还是，还是原来那公寓？”“还是，还是上回那女人？”“……”

握手的两个男人分手走开了，钱包之间的寒暄也就没说完。

“嫁富婆”与“傍大款”

子 川

眼下虽没有了“新生事物”一说，新生的事物还真不少，若援用当年常用的语汇，应当是：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嫁富婆”与“傍大款”，都是新生出来的事物。

“嫁富婆”不是将富婆嫁了，而是嫁与富婆的意思，男娶女嫁在这里刚好掉了个，很有点移风易俗的味道，符合女权主义精神。富婆们扯起征婚旗帜，登报声明要赘郎君，是南国风穿山越岭传播到内地来的，这一点与“傍大款”不同。后者是“京油子”们率先侃出，通过影视覆盖而深入人心。南方有朋友过来，宣传说有某某，某某某，富婆也。其人腰缠某某万贯，拥有实业某某家，花园、泳池、洋房、别墅，应有尽有，拟在内地“聘用”一位知识分子最好是作家或教授任专职丈夫云云。粗粗一听，直以为那富婆必是俗不可耐，丑陋不堪，在商业氛围浓重的南方销不动，回过头来打内地市场的主意。谁知南方的朋友否否连声，且有去过南方的朋友出来作证。他们说，在南方的一些沙龙里，每每见到这样的富婆，一个个容颜姣好，风度翩然，大都是改革大潮起于毫端之际率先闯特区的女大学生、硕士生。正应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如今她们三十上下，饶是红颜难驻了，却一个个将花好月圆的年华变成大宗财富。其实，三十上下虽不再尖尖小荷不胜凉风的娇羞，却也大红大紫一朵朵开得富丽堂皇。为什么要到内地来找穷知识分子？答曰：生意场上没有真性情的人；没钱嫁钱，有钱嫁人，而知识是人的质量的标尺；生活中强者扮累了，找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过一过当贤妻良母

的瘾；等等。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钱的人要去嫁知识，很有那么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味道，与有知识的人下海去找钱一样，其中想必也有两手抓“两个文明”的大道理。也有人想走捷径，试图一手抓住“双文明”，所以每每听一二个穷而且酸的书呆子放风说：“搞不好明朝上南方嫁富婆去。”似乎南方是他的大后方，一个个有财有貌的富婆，正伸长脖子盼星星盼月亮似的在那里等他老人家去组阁。这自然是开玩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尚未看到有人真的嫁过去把“两个文明”一手抓起来。只不过，茶余饭后谈起来，一个个面有得色，似乎富婆的征婚标准，使得日益贬值的知识与穷措大似的知识分子，一下子身价陡增。

“傍大款”是少女们的口号，与“泡妞”的角度正相反。先前，国门关着，大款小款是什么？谁也听不懂。只知道一个人需干一份属于自己的事，吃一份自己的饭，半饥半饱，不淡不咸，站出来，板凳桌子一般高。恁是“多娇”，好好读你的书吃你的饭做你的事，嫁一个合适或不合适的人，寻常或不寻常地过它一辈子。如今，人们算是想通了，有道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与其让“多娇”之貌白白浪费掉，不如用它来生利息。生利息必得有主顾，于是，便有了“傍大款”这样的新事物。换一个主体，“傍大款”也就是“泡妞”。开先河的是一些破“门”而入的港澳台商人，他们享受着种种优惠政策，投资实业时顺带买一幢公寓养个把人，算是“副业”投资。后来，我们中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由“小款”“中款”而“大款”，从先前“光彩夺目万元户”，到今日的“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不算富”，一些“先进”人物便有了资产去实现苏童的“妻妾成群”。自然，也必须有一些甘愿当金丝鸟的妞配合着“傍”上去才行，才能最终实现郎“财”女貌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理想。其实，对 these 小女孩我以为应当持理解态度，要打扮，要时装，要花花哨哨的消费，却不是工薪阶层腰包能掏得出的，嫁个工薪阶层的老公罢，腰包里同样变不出大洋来花销。没奈何，只

得迎着那些有意“泡妞”的大款先生一“傍”了之，一“傍”而想彻底解决问题。

诚然，大凡想彻底解决问题的往往彻而不底。有好果子吃的见到的并不多。不过，如今的人们看问题比先前聪明得多，关注的是过程，很少去想什么终极价值。愿买愿卖愿打愿挨是他（她）们自己的事，别人不必操这个心，也操不了这个心。

揩油篇

王平陵

二十多年前，上海一家书店出过一本叫作《黑幕大观》的书，装订厚厚一巨册，备载七十二行职业，行行黑幕重重，弊窦丛生，无论关防如何严密、管制怎样稳妥，那些揩油的专家们，总有异想天开的妙法，可以从容揩油，无论什么性质的公款，如果落到那些专家们的手中，准能做到名副其实的“涓滴归公”——就是说，大票中饱了，归公的真是涓滴而已。这一部煌煌的《黑幕大观》，深中了当时一般卫道之士的妒忌，认为有伤风化，教人作恶，早就环请那时的当道，命令禁止在案。时代进步了，揩油的方法自然也会跟着进步，那一部二十多年前的《黑幕大观》，在今天看起来，怕已平淡无奇了吧！

自古以来，其为人也做官而能廉洁自守者鲜矣！不好揩油而好廉洁者，并不太多也。不过，既揩油矣，只需揩得冠冕，适可而止，决不越过一定的范围，似亦无伤大雅。譬如，有人急于要到平津去探望亲朋，为了节省庞大的交通费，机会凑巧，适逢因公出差，不是公私两便吗？又如，把自己控制的汽车，偶尔送少爷上学，于春秋佳日伴太太或情侣看桃花、赏红叶，游山玩水，又有什么要紧呢？有人说，圣如孔子，也有揩油的嫌疑的。理由是，老夫子为鲁司寇，为期甚短，不过三个月光景，公家给他的俸禄是看得见的，但他送学生的棺材，起码是一棺一椁，大小两口，送原宪的米，动辄是九百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是那么考究，“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穿衣何等奢侈。还有当老夫子率领一批令高徒周游列国时，并没有轮

船、火车及飞机缩短时间和行程，全赖原始的交通工具，成年累月地蹉跎道途，这一笔盘川是相当可观的，他没有接受任何国家的津贴，差不多都是自掏腰包。他既非余贱贩卖、囤积居奇的奸商，父亲叔梁纥也决不会留下什么遗产，更不至于掠夺老百姓的脂膏，购买外汇，寄存在外国的银行。那么，钱从何来？于是，就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说不定在他交卸司寇的职位时，放了一个起身炮，也同有些现代化的官吏似的揩了一票吧！”我举出这一个不算是例证的例证，非为揩油的专家们竭尽辩护的能事，倘误以为“彼圣人也，尚有揩油的嫌疑，吾何为而不揩之刮之，大揩特揩哉”？那就失去小区区的本意了。我的本意是宇宙间品类不齐，人心难测，要做到绝对的弊绝风清，不是渺茫的幻梦，至少也是抽象的理想；但求一般揩油的专家们揩得冠冕，揩之有道，不为己甚，恰到好处，千万不要揩油带吃肉，甚至连几根吃剩的骨头也一并生吞活剥地一扫而光，那就是为国为民，功德无量，胜造七级浮屠了！

若夫运用一部分富有弹性的公款，寄在靠得住的银行，登记在太太、小姐或爱人的芳名下，按照比例，乐得捞取一票相等或超过母金的子金；或装痴作聋，放任职掌总务、庶务乃至会计的心腹们，在采办公物、大兴土木时，争取一点合理的“慷蜜心”（~~愧心~~），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中，已属公开的秘密，法律既管不着，人情也讲得通。然而仅仅是揩这么一票油水，在我们一般穷措大的眼光里，实在已可心满意足，一生吃着不尽。但当今之世，像这样洁身自爱的廉吏，怕已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的了！

钱啊钱

邓 刚

如果有人问你——你喜欢钱吗？你一定会正色曰——谁喜欢资产阶级的臭钱！或是你会轻蔑地笑笑，对这样低俗的问题不屑一答。要是你两眼放光地回答你喜欢钱，大概要招来不妙的笑声和白眼，说你思想水平太低了。坦白地讲，我就是这种思想水平低下的人，我喜欢钱，更坦白地讲，甚至喜欢到有点眼红的地步。

商店里横眉竖目的售货员为什么会按你的吩咐，把一包糖果递给你？饭店里表情木然的服务员为什么会按你的要求，殷勤地给你端来一盘盘下酒菜？影剧院守门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所有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微笑着让你长驱直入上上下下？就是因为你付了钱。有一次我上了公共汽车后才发现口袋里忘带钱了。我惶恐而诚恳地向乘务员解释我无法买票的原因，她却嗤之以鼻——这么大个人！……我羞愧万分无地自容，真想当场跳车自杀给她看。这使我后来神经质地只要见到公共汽车就满脸赤红地摸口袋。后来还真有一次上车前又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只好一气走了十几站路。中途熟人见了，惊讶地问我怎么回事，我气喘吁吁地说是锻炼身体。

钱啊钱，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离开你寸步难行。

高雅的哲人和文人经常浪漫地说他们虽然没钱却是最富有的，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情感友谊理想等等。但是当今世界上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先进和富有，决不是看你有多少丰富的情感友谊什么的，而是看国民人均收入多少钱；一个工厂企业之所以受到

嘉奖，是创造多少多少钱的价值；一些地区受灾，最主要的表示是捐赠钱财物品，即使是纯洁的爱情，离了钱也纯洁不下去。寒冬时一件温暖的大衣，盛夏时一柄香扇，爱人有病时的一个橘子一个苹果哪怕是一杯清水，也得凭钱才能办到。任何一种情感最终得落实到一种表现形式。语言当然也是一种形式，然而，你美丽而热烈的语言使用几次还可以，要是成年累月地光张着嘴巴说我爱你，早晚要爱出麻烦来。

我佩服那些高尚的英雄，付出巨大的劳动却分文不取。但我认为，一个人付出正当的劳动却不收正当的报酬，那是一种精神和姿态，而不是科学。否则，我们为什么在今天的旗帜上写下“按劳分配”而不写“按需分配”呢？我们经常慨叹我们是穷国，却又经常嘲弄金钱。如果大家都富得腰缠万贯，还发疯地为钱拼命，那当然可怕。可在现阶段，我认为理直气壮地挣钱也不为过。我采访时，遇见为数不少的年轻人，他们不按时上班不遵守劳动纪律，却又振振有词——我不上班我也不要工资呀！我不积极我也不要奖金呀！干吗批评我……我突然觉得，一个人如果对钱要是没了感情，那绝对没救了！我还觉得，一个人要是在需要钱的贫困时刻说不喜欢钱，那是在装二百五！

我盼望我像歌星一样富有，但对一个字只值几分钱稿酬的作家来说，是痴心妄想。不过，有钱确实是令人快活的事。钱会使人大方潇洒并颇有风度。我稿酬略多时，很是豪爽，朋友熟人和读者来要书，便一挥手——拿去！可渐渐豪爽不起来了。后来细细一算，损失数百本书，好几千元没了，大大的不合算。于是，再不敢挥手，加上物价越来越坚挺，稿酬越来越疲软，我干脆就完蛋了，一些读者来信要求赠他一本书，而且说不就那么几块钱么，别那样小气！我只好装死。我不是小气鬼，豪爽个百十块钱还是不成问题的，可如此众多的索书者，全部满足我绝对得倾家荡产！细心的读者给我寄来十元书费，我立即感动得心跳加快，又是签名又是跑邮局寄书，妻子笑我——十元钱买得你满街跑，还是金钱万能呀！我大怒，说绝对不是，却又讲不出令她服气的

道理。然而，我厚厚的脸皮开始发热，人家不寄钱来，我能这么有劲儿地跑邮局吗？可我又想，一个作家奋斗多年，熬尽心血写一部长篇小说，得到的稿酬有时不如大款吃几顿饭的，难道他就是为这几个钱才涌动数十万字的情感和热血吗？大概不是。但反过来再问，要是一分钱稿酬不给，作家还能写下去吗？……我有些蒙头转向。然而，我还是固执地坚持，我决不是为了十元钱书费才急切地跑邮局寄书，这同我喜欢钱的理论不是一回事，你也许说我说得不对，但我觉得我说得很对。

钱的极点

毕淑敏

小时候猜一道智力题，问：从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出发，无论往哪里走，都是朝向南？

答案是：北极。

现在无论同谁聊天，无论从哪说起，都会很快谈到钱。钱成了当今社会的极点。

钱给人的好处是太多了，而且有许多人由于钱不多，而享受不到钱的好处。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就需要想象，想象的规律一般是将真实的事物美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位大眼睛戴口罩的女士，就会想她若摘了口罩，一定更是美丽动人。其实不然，罩里很可能是一对暴牙齿，人家原是为了遮丑的。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虽是无钱之人，却凭医疗常识，想象钱的功能是有限的，理由从人的生理结构而来。

钱能买来山珍海味，可再大的富豪也只有一个胃。一个胃的容积就那么大，至多装上两三斤的食物，外加一罐扎啤，也就物满为患了。你要是愣往里揣，轻则是慢性胃炎，重了就是急性胃扩张，后者有生命危险呢。更不消说，长期的膏粱厚味，引起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等。所以说那些因公而需长期大吃大喝的人，得了肥胖症，真是要算公伤的。

钱能买来绫罗绸缎，可再娇美的妇人也只有一副身段，一次只能向世人展现套在身体最外层的那套衣服。穿得太多了，就会捂出痱子。要是一天老换衣服，变成工作，就是时装模特，和有钱人的初衷不符了。

再说人类延续种族愉悦自身的那个器官吧，更是严格遵循造物的规律，无论科学怎样进步，都不可能增补一套设备。假如无所节制，连原装的这一份都进入“绝对不应期”，且不用说那种种的秽病了。电线杆子上的那些招贴纸，是救不了命的。

人和动物在结构上实在是大同小异，从翩飞的蝴蝶到一只最小的蚂蚁，都有腹腔和眼睛。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想，而恰恰在这一面钢铁盾牌面前，金钱折断了蜡做的矛头。

比如理想，比如爱情，比如自由……都是金钱的盲点。它们可以因了金钱而卖出，却不会因了金钱而被买进。金钱只是单向的低矮的闸门，永远无法积聚起情感的洪峰。

造物给予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作为补偿，造物还人以无垠的精神。人的躯体的每一个细微之部，都是很容易满足的。你主观上想不满足，造物也不允许你。造物以此来制约人的物质的欲望，鼓励思想的飞翔。于是人类在有了果腹的兽肉和蔽体的树叶之后，就开始创造语言绘画和音乐……积蓄了一代又一代的精华，于是我们有了文学，有了艺术，有了哲学的探讨和对宇宙的访问……那都是永无穷尽的奥妙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上天入地披肝沥胆地寻找与提炼。

我们现在是站在钱的极点上，但我们很快就会离开它。人们在新的一轮物质需要满足之后，回过头来仍然要皈依精神。

精神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在远没有金钱之前，人类就开始了精神的求索。人类最终也许将消灭金钱，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的精神永存。

替有钱人着急

王跃文

我写作觅生，身无长物。倒是有些手头阔绰的朋友，他们却为口袋里的钱烦躁着。这些人当然不是最有钱的一类，余银一两百万元左右吧。他们拿着这钱不好办，几乎成了心病。

想着去投资做生意，左右下不了决心。干什么好呢？往大街上转转，门面鳞次栉比，做什么买卖的都有了，实在想象不出还有别的赚钱门路。弄得不好就血本无归，那就悔之晚也。这些朋友中间有的原本是白手起家的，没想到赚了几个钱，倒不知怎么办了。进而一想，手头的钱毕竟有限，干什么都只是小本生意，却得同各路神仙打交道，作揖叩头，点头哈腰。想着就烦。生意是不想做了。

现成的思路就是炒股。可是四处一打听，没听谁说炒股赚了钱。有朋友自嘲说，炒股本是投资，如今却成消费了，而且是高消费。真正有狠的大炒家早已抽身走人，转到别的赚钱行当里去了。依然留在股市里出不来的都是些傻瓜。看来，炒股也不再是明智选择了。有人说，股市的赚钱法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拿着一两百万元钱去当猪，又何必呢？

家有黄金，外有斗量。做保险的上门了，说你钱捏在手里干什么？买保险吧。心想保险自然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没个不时之虞呢？可就受不了保险推销员那股热情劲儿。他们的笑容总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一打听，才听说保险推销员的回扣比例大得吓人。于是你的直觉就是：自己的保险费有多少白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再往深处想，保险费成本

这么高，能保险吗？有朋友说，他见识过某保险员培训班，那场面同电视里曝光的传销培训差不多。好了，保险也不想买了。

只好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可是银行也不是吃素的，利息低得可怜，还得征税。银行服务也不敢恭维。银行有些规定真令人费解。有位朋友是做广告策划的，每做完一单，就有笔可观的收入。可每次都为去银行取钱伤脑筋。这位朋友是自由广告人，没有开公司。银行工作人员说，公款不能汇给个人。我朋友解释说，这是人家公司付给我个人的劳务费，不给我个人，又给谁呢？那银行说，对不起，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朋友问，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那银行说，按规定，我们应该把钱打回去。但是可以变通，你找个公司账户吧。我朋友没法，只好找个熟人公司的账户。每次都得这么周折一番，钱才能到自己手里，心里总是不快。让自己的钱往别人账户上过，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想着就不舒服。更荒唐的是银行分明知道账户是临时找的，钱还是要转到个人腰包里去的，何必硬要多此一举呢？这位朋友说，想着银行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就烦，真想买个保险柜，把钱锁在家里算了。

有朋友想通了，说何必自寻烦恼？置套好房子，买辆好车子，过过平常日子，算了。于是，我便多了些成天穿着休闲服打哈欠的朋友。

金钱与性

曹明华

记得小时候，我曾听阿婆唠叨说：她这几十年看下来，一个人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右派”“左派”“战犯”“政治犯”……只有两个错误绝不可犯：一不可偷人钱，二不可乱搞男女关系——这是到了哪朝哪代都被认作最可耻的事情。

来到西方，我一直有好奇心观察普通人以及新闻人物的生活心态。一天晚上，电视台请来两位色情影片的制作者兼“明星”——一对夫妇，他们“献身”于性暴露的影视行业，每天分头要与他人演上几场。以至于在真实生活中，夫妇间没有性关系。在观众、节目主持人以及这对夫妇的讨论中，他们把这一色情业称作“~~色情业~~”——一项与其他各行各业可相提并论的“实业”。那位虽非高龄、却已头发雪白（大约因纵欲过度）的“实业家”兼明星宣称，他之所以选择创建与献身色情电影业，乃因为当代社会有两大创口：~~色情业~~（金钱与性）。

我想来有趣——为何从东方到西方，从古老的训诫到现代化的宣言，都偏巧击中同样的题目？

有一句名言：我们忘了是什么赋予金钱如此的价值——是人所交换的劳动赋予了它价值（~~劳动的交换~~）。

那么金钱即等同于人所消耗的一部分生命。而性，则是物种延续的根本，是创造生命的源泉。

这两样颇为神圣的东西，何以成了社会的两大“创口”，以及众多邪恶与不幸的根源？

“钱算什么？身外之物！”大多数有钱人没钱人都喜欢用这

样的口吻。“不，”我的一位女朋友坚持说，“在钱的问题上，其实是极能看出一个人的……”

在我们学生物学时，曾颇为有趣地发现，在初具社会化习性的灵长类动物中，就已出现——对于在群体中地位和竞争力的认可，直接意味着对物质资源和性伴侣不均等的权利和机会。

而人类历史漫长的演化，致使这人性中最具竞争性最易引起嫉妒的两大领域呈现出姿态各异的形式表现。

我有几个同学分别来自日本、韩国和菲律宾，我们每个月选一家餐厅聚会一次。餐厅的老板或服务生总误以为我们同来自东方的某一个国家，可我们惟一能交流的语言只是英语。当我们谈及各自的民族在受现代西方影响前的传统文化时，会发现众多的共同之处。

东方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阶层的欲望，而现代西方文明则是平民个人主义的欲望。后者体现了个体的自私性，前者体现了统治集团的自私性。

抑制平民百姓在金钱与性方面的欲望，对统治阶级来说却是特权。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便是拥有财富与性特权的登峰造极者。同时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却倡导在物欲和情欲面前的谦逊与贞洁。

现代西方文明则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膨胀了个体的物欲和性这两个方面——对每一个个人都是特权。

于是居住在东方，生存的压力来自上方；居住在西方呢，生存的压力来自四面八方。那么没有绝对理想的社会，只有相对理想的生活——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寻求一种暂态的平衡。

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个玩笑。我问我初恋的男友：“你喜欢哪一种恋爱关系：是东方式的保守，还是西方式的开放？”他答：“那要看情况而定，对我自己，是愈开放愈好，而我的对方，是愈保守愈好。”从他那儿，我学习到一些人性的课程。

在洛杉矶，常常有人怂恿你去教堂。在那儿，东方女孩子可受欢迎了。众多的西方男子还是怀有那幅古老的图案：东方人，

在性方面比较保守贞洁，在金钱上比较不贪婪……

但有一点，他们看不清楚的是，传统的东方男人对女人既有褊狭的占有感，也同时具有物质金钱上施予的责任感。我的一位表姐对与她的白人未婚夫在超级市场购物时各付其账大为光火：“你不舍得钱，”她说，“请先付账！我回家后再给你。”“一人一半，”她说，“比叫你全付还冷漠。叫你全付，还至少把互相看成一个整体。”而典型的美国文化中长大的男子，既对女人比较少地有占有感，也比较多地无责任感。

爱钱不爱钱

李一安

你爱钱吗？~~爱~~爱钱。爱钱就好，爱钱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因为我也爱钱。

钱这个尤物，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使人粗腰杆壮钱能使人出人头地，《增广贤文》说得好：“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一个人腰包里有三百元和腰包里有三百元还有“腰缠万贯”的各种银行卡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开夏利微型车和驾驶宝马奔驰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住福利房和住花园别墅别墅里有佣人花园里有德国牧羊犬是不一样的。何况钱能生钱，钱还能买到权。总之，有钱的感觉，真好。什么都有别有病，什么都没别没钱。你说钱能不招人爱吗？难怪一个钱字，使无数英雄竞折腰；难怪那些知识精英们在努力追求知本主义使自己成为知本家后最终还是要过渡到资本主义而成为资本家。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民族也是如此。没钱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血写的事实。有钱能发展高科技拥有核武登上太空，有钱能提高综合国力，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联合国享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国大國小不重要，钱多钱少是关键。

中国人信奉一条真理：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了余钱剩米，才能讲究礼义廉耻，才能繁荣文化艺术，才能发展人类文明。通体呈黑色的德国科隆

大教堂，以它奇峻的建筑美震慑了每一位游人，那可是当地人民积三百年的余钱剩米才建起来的。莱茵河两岸那一座座雄峙于山巅的古堡，让人叹为观止，那可是钱堆出来的。巴黎的王者气派令人震惊，站在塞纳河畔仿佛能遥看当年拿破仑征服欧洲横征暴敛，一车车金银珠宝运回巴黎铸就了它的辉煌。难怪有一位伟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剥削有功论提倡出现红色资本家；难怪另一位伟人在改革开放伊始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你说，我们这些煮字疗饥的人能不爱钱吗？何况煮字疗饥的人往往志大财疏，而且常常还是痔大财疏。因此，我们爱钱，我们必须向钱向钱，勇敢地奔向钱方。愿我们钱途无量。

你爱钱吗？不爱钱。不爱钱就好，不爱钱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因为我也不爱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可见钱不是什么好东西。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钱与坏写在一起，可见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古人常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国家就有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万恶淫为首，而饱暖思淫欲，温饱解决了，就会有闲钱找小姐包二奶，可见有钱也不是什么好事。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妈的，钱居然还敢干扰司法，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古今都一样，钱能是个好东西吗？钱钱钱，命相连。多少凶杀，是起于钱；多少小煤窑坍塌将矿工们活埋，是源于钱；多少豆腐渣工程，是为了钱；多少贪官前赴后继，还是为了钱。君不见，卖注水肉是赚昧心钱，在火腿、咸鱼里加滴滴畏是赚黑心钱；君不见，买凶夺命要靠钱，行贿送礼要用钱；还有黑金政治，权钱交易，卖官鬻爵……似乎一切邪念均源自钱，一切罪恶都因为钱。你说说，钱有什么可爱的？当人们如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了爱，失去了审美感受，缺乏心灵沟通、思想烛照和精神追求，当人们穷得只剩下钱时，钱还值得爱吗？难怪世人有“臭钱”一说，有“洗钱”一说；难怪人们能在某种场

眼石人小品：钱之趣演

合某种条件下闻到“铜臭”。于是我们洁身自好，远离钱这个惹是生非的家伙。

爱钱不爱钱，钱到底是什么，钱到底怎么啦，有两句话，似可共勉：

钱最初名泉，借指如泉水之周行流布，如泉水般润泽众生。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这个东西

袁 毅

时下社会流行收藏，有人苦心搜集普天之下邮票火花，有人精心调养各种阿猫阿狗，有人费尽心机积攒名家字画，有人家里四壁摆满了各朝各代各式各样的烟嘴或尿壶……种种集藏，都招惹各方舞文弄墨的人士为之写真存照，号称伊文化，惟独对古今中外拥有最多收藏人数、收集热情经久不衰且不断上扬的钱这个东西，几乎无人涉笔。这是什么缘故呢？想来总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吧！这种心理障碍或曰心态不自今日始，自古而今文人不言商不谈钱已成传统。且不说李白式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飘逸洒脱，就连江湖上也广为流传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侠肝义胆。据史书记载，最恨钱的人是晋朝士大夫王衍，为了表示与爱钱的妻子势不两立，他不但不碰钱，不闻铜臭味，连说钱字都怕脏了他的口。他妻子要为难他，晚上在他床头边堆满了钱。王衍早起不敢下床，叫佣人“举却阿堵物”。从此阿堵物成为钱的俗名。当然，钱还有一个尊称叫孔方兄。晋书卷九十四《鲁褒传》引《钱神论》中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想必这就是孔方兄最早亮相吧！朋友中有善悟者言，人应如钱，外圆内方，使人喜欢你，欢迎你甚至达到“一见你就笑”的境界。自然，这朋友是见钱眼开的。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泰门这个人物好像是“挥霍金钱”和“嫉恨人类”两种精神拟人化的化身。他有一段最著名的台词是咒骂黄金的：“它足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邪恶变成良善，衰老变成年少，怯懦变成英勇，卑贱变成崇高。”这段话是极言金钱的力量足以混淆是非颠倒贵贱。泰门对金钱最恶毒的诅咒是：“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妓！”这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钱“这个娼妇对所有人是一视同仁的，她没有阶级的歧视”。

那么，钱究竟是可喜可爱还是可厌可怕？还是用一根绳索告别滚滚红尘的女作家三毛说得大胆直率——“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经由王朔笔下的余德利在电视上说出来便成为广为流传且引用率极高的一句名言。不过，人们更喜欢这句话的后半段，想到它，便心安理得地纷纷去偷鸡摸狗，纷纷去坑蒙拐骗，恨不得早日捞到一网金虾子。朋友中有善捞者，现在是“穷”得只剩下钱了。为了捞取更多的金钱，有不少道貌岸然或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就无所不为了。有权的用权，没有权的就用暴力或欺诈，只要真能捞到大把大把银子，就算作胜利大逃亡！像这样活生生的例子，现如今是举不胜举。

“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难倒英雄汉。”这是金钱万能者的腔调，而民间也流行着一些与人唱反调的谚语，如“有钱难买老来瘦”“有钱难买青春少”……也常听得艺人嗟叹“有钱难买祖传艺”，恋人哀痛“有钱难买一颗心”。最有哲理的是朱光潜先生的话：“有钱难买少时贫。”害怕贫困是国人当今的普遍心理，可朱先生这里将少时贫视为一种无价之宝。大概他认为，惟有年少处于贫贱者才特别能上进、特别能吃苦。克勤克俭，不屈不挠，终成正果。这种奋斗精神则为使奴唤婢、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所缺乏，也不是他们有钱的父母能够为他们买得来的。时代变了，人们的想法也变了，再也不是将钱看成洪水猛兽或者认为有钱就是罪过、越穷越革命的不正常年代了。为了实现某种人生价值，当然离不开金钱，但它终归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一味追求白花花的银子，不顾职业道德和个人良心，像某些这星那星的大腕们十几万的出场费还嫌钱少了，不登台表演，让下面花钱买票的观众望穿秋水也不亮相，迫不得已上了台也只是动动嘴巴

扭扭屁股搞个假唱那又另当别论了！

看来，上帝是公平的，没钱人也可以穷开心，有钱人也不免有富烦恼。想到此，我似乎也不那么怕穷了。列位看官可能要说了，那么，你的稿费干脆不要算咯！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那嗷嗷待哺的“小皇帝”还等着我挣点小钱去买又涨价的奶粉呢。

两块钱的敲门砖

马 田

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到一家公司应聘财务会计工作，面试时遭到拒绝，因为她太年轻，公司需要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会计人员。女大学生却没有气馁，一再坚持。她对主考官说：“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参加完笔试。”主考官拗不过她，答应了她的请求。结果，她通过了笔试，由人事经理亲自复试。人事经理对这位女大学生颇有好感，因她的笔试成绩最好。不过，女孩的话让经理有些失望，她说自己没工作过，唯一的经验是在学校掌管过学生会财务。找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做财务会计不是他们的预期，经理决定收兵：“今天就到这里，如有消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女孩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经理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双手递给经理：“不管是否录取，请都给我打个电话。”经理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竟一下子呆住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问：“你怎么知道我不给没录用的人打电话？”“你刚才说有消息就打，那言下之意就是没录取就不打了。”

经理对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如果你没被录用，我打电话，你想知道些什么呢？”“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我在哪方面不够好，我好改进。”“那两块钱……”女孩微笑道：“给没有被录用的人打电话不属于公司的正常开支，所以由我支付电话费，请你一定打。”经理也微笑道：“请你把两块钱收回，我不会打电话了，我现在就通知你，你被录用了。”

就这样，女孩用两块钱敲开了机遇大门。细想起来，其实道

理很清楚：一开始便被拒绝，女孩仍要求参加笔试，说明她有坚毅的品格，财务是十分繁杂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做好的。她能坦言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显示了一种诚信，这对搞财务工作尤为重要。即使不被录用，也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评价，说明她有直面不足的勇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上进心。员工不可能把每项工作都做得十分完美，我们可以接受失误，却不能接受员工自满不前。女孩自掏电话费，反映出她公私分明的良好品德，这更是财务工作不可或缺的。

两块钱折射出良好的素质和高尚的人品。而人品和素质有时比资历和经验更为重要。

世间惟有钱难说

金国政

钱这玩意，当今掀起了一股崇拜，变成了一种宗教，犹如中国人之崇拜龙，西方人之信仰耶稣上帝。

放之四海皆认同的一条经典准则是：赚不到钱？无能！

先前听商人们如是说，不以为然，后听学问比我深、文凭比我高的同学也如是说，我就不能不以为然了。于是无论晨昏，无论闲忙，就总这么自问：赚不到钱（或者说拥有的钱不多）就一定是无能、低能吗？

想来想去，认为是不是可以分别这么几种情况：一种人是以赚钱为职业，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一种人干别的事，得到钱只是社会（他人）给他的报酬，报酬的多寡，于他本人基本是被动的。

你说教授们一篇论文就值一百二百？爱因斯坦相对论究竟可以卖多少钱？一部《红楼梦》，用现在的稿费标准给钱，充其量不过一万。

当今社会，还有当兵的没钱，农民拥有的钱也很有限。既然复杂劳动、简单劳动获得的报酬即钱都十分有限，就不能说从事这些劳动的人都是低能、无能的。

本来，钱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作为圆周方孔的形象，战国后期才出现。此前，钱作为交换手段，形象像把铁铲，是为“农器”，读音曰“泉”，取泉水流泛之周致也。也有的像刀，取其以锋利向人也，故曰“钱刀”。两个形象，两个象征意义：钱来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应该“周致”地让大家得到好处。渐

渐地，它专利于某些人了，于是提醒这些人：钱就是一把刀啊，有锋利的刃口啊，当心着吧！所以明智的古人感叹道：“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当然，钱毕竟是厉害得很的东西，连以清廉自守的人也能被吓唬住。古时有个清官，严令查办一桩冤案。第二天他发现自己桌上有钱三万。意思是请他就此止步。他十分气恼，命令手下人五天内查出结果。但下一天早上又发现桌上的钱增到五万。他更感羞辱，再令三天结案。结果桌上的钱增加到了十万。他不得不长叹一声：钱到十万可以通神！我可得罪不起神明啊。于是办案之事偃旗息鼓。

才能、贡献、正义、真理，都离钱太远了。

离远些，也许是好事？

关于生命，什么是重要的

高 伟

关于金钱，我欣赏的是周国平的一种观念：小康胜大富。

贫穷是不好的。一个人贫穷了，连温饱都成问题，上哪里去谈论尊严。罗素曾说：贫穷最可怕的后果是让贫穷扭曲了自己的思维。此言甚是。因为怕穷，人们又容易走上另一个极端：把一生的经历花费在挣钱上。这样做也不好。这样做就忽视了我们生命中一些真正的需求，还容易放纵欲望。其实，生活是一个多方面的组成，组成它的是健康、爱情、家庭、金钱、工作、友情、个人爱好。如果人生是由上述几门功课组成的，那么，平均分高是最合理的。富足的内涵即包括物质的富足，还有心灵的富足。物质的富足可以与金钱挂钩，心灵的富足却很复杂，它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层面。而营养人的精神层面的，是好的艺术与好的交流，是向大自然吸取精华。

物质的富足即对金钱的需求，比之我们的想象，其实是容易满足的。我第一次吃自助餐的时候是在十年前。我和朋友去了一家自助火锅店，每人收费五十元。那个时候刚刚有了自助餐这种形式。当我知道客人可以随便吃的时候，我真是替那火锅店的女老板担心，怕这么敞开吃而把她吃赔了。那天我拿了很多东西，海鲜肉食粉丝包子蔬菜点心，样样都想尝尝。吃了一会儿，就觉得饱了。饱了也吃，因为再吃也不花钱嘛。可是，我怎么也吃不下去了。那一年，火锅店的老板发了财，生意很红火。这就是说，随便一些人，任你再大的胃口，敞开吃，其实连自己的五十元酒菜钱也吃不回来的。后来，我每一次去自助餐店吃饭，都会

产生一番感慨。我知道，从理论上讲，我交了几十元钱，整个自助餐里的所有食物都是我的了。假如我有本事，我把它们都吃掉绝对是允许的。可是，我只能吃掉一盘子。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我的肠胃只需要一盘子食物。再多吃一些，它就难受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有限的，是有一个量的。但是，我们总会以为自己的需求是很多的，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需求扩张得像整个自助餐里的食物那么多。我很愿意用这样的想法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对于多余的物质欲望的警惕。因为在欲望的问题上，人，一不留神，就容易成为它的俘虏。

人是一种喜欢占有的东西。物质社会，一个人占有的物质的份额可用金钱来表达。所以，没有人不喜欢金钱。在金钱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不和那些比自己穷的人比较，却容易去和那些大款、歌星们比较。这么一比，原本吃有鱼住有房的人也把自己当穷人来看了。原本可以过得挺开心的人，也把过日子的心态弄得很焦灼，很不平衡。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特别容易纵容人的欲望的发展、扩张，每个人都会给欲望找一个听起来很顺当的理由。是的，钱是个好东西，钱能买回面包；钱能让孩子上好的学校；钱能买回大房子；钱能买车代步，进入贵族行列；钱能请到保姆，别人替你干活，你当高贵的太太；钱能伴你旅游，如果你的金钱足够，是可以周游地球的。即使把钱攒起来，银行存款中偌大的数字也足以温暖我们的心，足够给我们的明天以安全感。金钱的好处太多了，它仿佛和我们的幸福有关。

是的，现代社会的物质流程就是这样的，它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需求。我们越来越容易把需求也当成是一种生命必需品来对待了。需求的另一个名字叫欲望。欲望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永不满足，即使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远远地超出了我们实际上必须使用的东西，我们仍然感到贫穷，因为我们永远跟不上生产或是生产出来的众多商品的步伐。欲望使得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只是建

立在我们拥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之上。在欲望里，我们生命本性里面的贪婪被当成一种正当的需求对待了。

哲学家士雷尔玛卡曾说：嫉妒是一种激情，它急切地追求的是导致经受痛苦。其实，不仅嫉妒，其他任何具有被迫性质的激情——野心、贪婪、金钱的占有欲都是如此，都会导致我们经受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不缺什么，我们依旧感到不适的缘由。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天文数字的金钱持有者，他们依旧不能活得从容，甚至活得一塌糊涂的缘由。他们失去的，是安静的生活，是心灵真正的悠闲。而一个连“安静”都不知为何物的人，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他的生活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理上和生物学上的要求得到满足，但他仍不满足，他自己仍然不安宁，事实上，这样的人可能在心理上相当不健康。尽管他似乎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所缺少的是一种能够使他变得主动的蓬勃生机。

有一个作家曾说，一个不花钱就能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的富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停住了。我知道这或许是一句让不少人痴笑的话，但它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它只配合内心富足的使用者。我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一切不容易达到的境界都是好的境界。如果我还做不到它，至少我可以时常地想起它来，纠正我时而旁逸斜出的欲望。

我当然不要贫穷的生活。因此，我要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好好地工作，挣下养家糊口的钱，挣下旅游买书的钱，挣下抚养后代的钱。如果我的努力能换回更多的金钱，那自然是一件好事。如果我的努力不能使我变成富翁，我也很坦然。我还相信，上帝不会让我付出努力，而又让我无端地贫穷。然后，我要知足地生活，多看，多思，多想，多探究，多爱，让每一天对于生命的认识多增加一分，让每天多爱一点。让自己心神气定，让自己停止对于刺激的不断反应。

意识到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必要的。我只能生活在很短暂的时间之中，这是事实。我愿意在滚滚不息的物欲之流之中，让自

已歇息下来，定一下神，想一想真正好的生活是什么，想一想我所需要的生活是什么。想一想我要纠正一些什么，想一想什么是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

要嫁“金龟”婿

张 晨

闲翻报纸，凡属头版头条的要闻大事，我都只在数秒之内扫描标题。那些国际国内的新闻旧事，我懒得去管。倒是边边角角的地方常常有市井人情，让你看了，竟为之一动，不由得停下来，想一会儿，有时会气上半天，感同身受；有时就一笑了之了；还有的时候，看了，气了，笑了，就有些话不说不快了。

话说报纸上那一位因征婚而炒得火热的杨女士。本来，一位成熟女性发布征婚启事，天经地义又人道，实在不值得一千人大惊小怪的，可是惊就惊在那排在最前头的显赫的“一千万美金家产”。这启事从头看过去，要嫁“金龟”的意图明确又标准，可不是什么“有经济基础”、“生活条件优越”这么笼统含糊，一副想说又不明说，还掖着藏着，有点儿不好意思的小样儿。杨女士可是大模大样的直话直说，“一千万美金”，算算账吧，折合人民币也是奔亿元大关了。对未来夫婿作这样的“追求”，一个女人对婚姻的理想称得上远大吧。有人说婚姻是女人最永恒的“事业”。但是，这事业也因人而异，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独身的女人是没必要经营这份事业的；寻常的女人过一份小日子，这“事业”也就小点儿。可是豪门里的婚姻，事可要大得多，闹不好，一合就是一次强强联合，是亿万资产的重组，一离就是一笔巨大财富的重新分配，那扯一发而牵动的神经，也许是政治的，会有一颗政界新星的崛起；也许是经济的，会有一大产业巨头的衰败。经营这样的“事业”当然让很多怀抱雄心身藏绝技的女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大宅门》里头，姥姥对李天意的教育朴素而深刻，每天必吼问一句：“长大了是掏大粪还是开银行选？”李天意必大声喊道：“开银行！”当然开银行。力争上游嘛，这是人的天性。小天意要是觉得读书乏味，用功太累，敢回姥姥说：“掏大粪！”那屁股蛋一定被打得花似的。

同理说嫁人，若是你家姐妹，你总希望她嫁个条件更好的吧，比如学历更高些，年薪更多些，修养更好些……虽不指望高攀入豪门，至少也要门当户对、条件相当吧？要是你的姐妹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家境殷实，你会给她找个乡下的痞子，街头的流子吗？要是她年轻不经事，懵懵懂懂爱上了一个浪子，你不恨得牙痒痒地怒骂“犯贱！”才怪。

其实女人找夫婿，许下宏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她自认为品貌才干匹配得了那亿万家财。就当是一次出位的商业营销，成功地推销自己，收获一个理想中的婚姻，合人情亦合法度。说起来女人对于“婚姻”的梦想并不比男人对于“事业”的梦想更荒唐。你去看看吧，多少穷乡僻壤里的小子，大字不识的父母给予他们最有效的精神营养，就是：长大了赚大钱当大官。你觉得可笑吗？是天方夜谭吗？可无数政要财阀就是从他们那儿钻出来的。

对那些有“追求”的小子，你是不能轻轻笑过的。而对那些有“追求”的女子，比如杨女士，你不妨想笑就笑，边笑边看，还不定谁笑到最后呢。不知道，在第二次婚姻中成功嫁给美国传媒大亨的邓文迪女士看了，会作怎样的一笑？

钱之可贵

周毓英

智慧不灭迹，法不会无弊，坚固高伟的城垣它都会侵袭或毁坏。聪明人想出用钱代价一切货物，那是于人很有益的。我们以力换钱而换一切柴米油盐衣服纸墨笔砚……不要再捕了鱼换兽皮麻谷，捉了兽换谷麻鲜鱼。

可爱呀，钱！你能调和人类的需要！谁知现在反断绝人类需要了。流一天汗换三角钱，一升黄米一角八九十文，二束竹片一百二三十文，两颗咸菜四五十文，余下几十文买油盐茶叶火油火柴怕还不够呢。到月底房金没有，冬天棉衣没有，什么捐什么税也没有。没有吗？市房不要住，荒坟旁架一座土壁的草棚，朝出晚归，度野兽生活。再不然朝起进工场，晚上撕几张壁上的广告纸铺在水门汀上睡一觉，一日吃三次，每次三块大饼六根油条。坐电车，住楼房，吃白米饭，喝酒抽烟，你们想吗？哼哼！这就是牧师们所谓天国。坐汽车马车，住洋房，着绸衣皮衣，喝白兰地吃大菜，困柔软被褥，十几人侍奉一个，你们想吗？哼哼！这就是和尚们所说的天堂的第三十三天。你们在第十七层地狱里还过不全，一疏懒便落下第十八层！旅馆宁把房间空起来，食店宁把点心堆起来，富室宁把腐肉陈饭喂犬或倾在阴沟里，身上着一套宁把余的四五十套满衣箱。本来那些你们可以随意取，但是被智慧的圣人用钱来限制住了！这时他们造了许多罪恶，你们就受了许多冤苦。

在这个世界里我很爱钱，但把全世界的给了我一人，那么又不爱了。谁说人不淫？谁说人无欲？骗人的呢。不淫，人数何以

多起来？无欲，物质何以会精进？这是真心诚意的话：你们有情，私奔啊！你们有欲，找钱啊！

智慧又造出道义和礼法来，道义要你谄颂，礼要你鞠躬，法要你服从，这四道圈子以外还有枪刀，枪刀是专门割脑袋，所以谁想真自由，还得打出这枪刀的圈子，那时什么都不禁忌，自由淫自由欲，要钱有何用？

共产主义为防止智慧侵袭“钱的代价法”而出世，现在这世界尽是多钱者之势力，智慧者之势力，所以决不会实行或无人攻扑。据国家主义的说它不适于中国，我且说它不适于现在的智慧世界。本来也不必劳你们大笔，军阀们早已瞄准枪口向着射击，赤俄不过利用它侵略人。

资本家想想啊！兵和劳工谁于你们最紧要，谁是无益而有害？既离不开劳工，何以不互助反而寻仇！反供养军阀招练士卒造枪炮害人。认清敌人啊，军阀不是可靠的山。

话又说回了，你们狂呼救国，但扑灭共产主义不能救国，推翻国家主义也不能救国。步骤未一致，一方在筑一方便拆，那永不会成功，自己掬着主义不实行，攻击他人又何为？军阀，你们杀啊！文士，你们辩啊！步骤不可一致，行动不可协力，不然，将没有机会索要金镑和卢布。钱比国可爱；国哪会真亡，中华这样大国亡了怕历史不永远记载保存着，金镑和卢布怕子孙不永久宝藏在库房里。你们把国亡了，你们的子孙才有做复国臣功的机会，凡事是循环互对的，不有吴三桂哪有孙中山，不有秦桧哪有岳飞，不有金镑卢布着西装吃大菜哪有我提倡爱钱，见了钱忘去国家。明白说罢，无国，做亡国奴，无钱，如何活？你们放胆干啊！杀啊！辩啊！步骤不可一致，行动不可协力。共产会引起共管而亡国，抵制外货会减低物质文明，中东路是张作霖的私产，给俄国、日本都好，“二十一条”又不向我捐钱，五卅惨杀又不杀我！他们爱你才给你金镑卢布用，哪忍灭你的国？即使灭了，你亦创业有功，能不封你大官。不见才死的李完用么？放胆的杀啊辩啊！步骤不可一致！行动不可协力！

钱与艺术

喻丽清

这一期的《纽约客》上有这么一幅漫画。

这个人站在一张画前欣赏着，他背着的录音机——由艺术馆所供应——里传出详细的解说：“此画是某某人的作品之中价格最高的一张，值多少多少钱，比一九七〇年时的售价涨了百分之三百倍，在这以前它的买主在多少年时付的是多少钱，其后又付了多少钱转手给某某人……”

这漫画真是充分地反映了当代的“艺术潮流”。作品的年代与作者的心血已经不重要了，谁买得起和出得起多少价码却取而代之。我们姑且不去管“品质”与“价值”之间的合理关系，由这种“艺术潮流”等而下之，我们看见：

学校里的孩子都穿牛仔裤，可是有的孩子非得指定某一个设计家的名字绣在上头的那种不可，只因为那种价昂，可以表示身份。

有的医生非得开着凯迪拉克的汽车不行。开着破旧老车，人家会以为他是个没有病人的医生，因之病人也就会更少。

某一个集邮家，为了提高手中一枚邮票的价格，不惜把其他两张相同的烧掉。

除了收藏家出于痴爱的缘故，非要那画不可，美国人将艺术品的买卖称做是“高尚的投资”，我实在看不出有多高尚。

钱，本来是可爱的，一旦它嚣张起来却总是喧宾夺主，尤其是它以高尚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却正是它最势利的时候，这副德性又怎不叫人感到可气？我每每想到有人喜滋滋在拍卖场花一百万

买到一张刚饿死或者穷死的画家的作品时，心里就不免迷糊起来：钱跟艺术，这一笔账真不好算。

分期付款

吴玲瑶

中国人一向以勤俭节约自勉，从来不鼓励先花再赚的经济理论。来到美国以后，十分不习惯这儿的花钱方式，买什么东西都靠分期付款，人人背得一身的债。

不知道是不是文明的趋势，现在的经济结构总是鼓励未赚先花，让人有“买时容易付时难”的感叹。买一间房子得付三十年的贷款，如果想一次用现金付完，别人会说是傻瓜，因为付贷款的利息可以减税，这个利益如果不要，每年的人息税得多缴好多钱。

几乎已养成了习惯，美国人买什么东西都问有没有分期付款，甚至有些商人卖东西不一定赚钱，得靠买的人借款付利息后才有赚头。广告上写着：“只要付一元，就可以把东西搬回家。”后面的付款自己去伤脑筋，都变成贷款的现代奴隶。

也因为分期付款太容易，使许多奢侈变成必须，人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这么多的东西，大家都在付那些不一定需要的东西之贷款，花那些还没有赚到手的钱，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来着。常常是贷款还没有付完，东西先坏了，或是已经讨厌那东西了，还得付贷款。也听过一位太太对先生说，她的大衣太旧了，理由是因为贷款付完了，早就不流行那式样。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仍然是机会之都，可以把赚的钱都付利息。”许多人都说有钱人失去了一种乐趣：付最后一期贷款后轻松的快乐，也说车子可以开的时候不是你的，每个月要开去银行缴贷款，给真正的车主看一看，等到车子开坏了，你才拥有车子。

钱的代沟

罗 兰

如果你问，年轻一代和上一代的生活态度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我会回答你说：

“年轻一代相信开源，上一代的相信节流。”

相信开源的年轻一代，花钱很勇敢，因为他们知道，惟有花钱才可以赚钱。

年长的一代花钱很小心，因为他们总记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年轻一代把买东西的包装纸、塑胶袋立刻扔掉，免得给蟑螂老鼠做窝。

年长一代把每一个纸袋都折好存着，连绳子和橡皮筋都一条一条存放整齐，以备不时之需。

年轻一代打开冰箱，如有果汁就决不喝白开水。

年长一代把果汁存在冰箱，存到罐子都生锈了，还舍不得喝，说是“留着招待客人”。

年轻一代如果手上有三万块钱，他会再去东找西凑，凑成十万块，买部车子来开，因为他们相信车子可以帮他们缩短本钱与盈利之间的距离，把钱留在手上只会贬值。

年长一代如果手上一万块钱，他会把它存在银行去生息，或买些金条来保值。因为他们还是相信，现款和黄金比较真实。

年轻一代把买来的东西立刻用掉，因为他们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产品应市。

年长一代把买来的东西存在壁橱里，因为他们相信家里东西

存得越多，才越是“富裕”。

年轻一代喜欢买新产品，因为他们相信科技是一天比一天在进步，今年的一定比去年的多些优点。

年长一代喜欢老牌子，因为他们觉得老牌子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货真价实。

年轻一代把能用的赶快用掉，把不用的赶快扔掉，好使家里宽敞清爽。

年长一代把能用的省着用，把不用的存着，以为可以留给子孙用。

年轻一代不怕借钱，因为他们知道货币不断地在贬值，借钱无论做什么生意都合算，越有钱的人越懂得借债。

年长一代就怕负债，因为他们总觉得惟有穷人才去找人家借钱。

于是，常见一家中的年轻人，一有机会就往外扔东西，老人家一看见，就往回捡。

年轻人把老人家买回来的东西卖掉，因为“这东西已经增值。趁着它还没被新产品所取代，卖了以后，可以用这钱再去买更可增值的东西”。

老人家把十年前的电视机还当宝贝似的爱惜，眼看着年轻人把他从国外带回来而老舍不得用的彩色在录像卖掉，把录像机也卖掉，去买录影机。而这录影机买回来之后，也不会长久存留，不久还是会趁着有好价钱的时候卖掉，去买另外的什么新产品。

老人家珍藏东西是为了省钱。年轻人不珍藏东西是为了货畅其流，可以赚钱。

老人家不舍得买东西是为了省钱。

年轻人舍得买东西是为了可以赚钱。

东西在年轻人心中既没有保存价值，也没有感情价值，它只有钱的价值。

东西在老人家心中既有保存价值，也有感情价值，他们不大想把有感情的东西拿去换钱。

于是，老一代的生活过得形同一潭止水，一切杂物都聚在那里而缺少流通。

年轻一代的生活过得如同下山的急流，响亮奔腾，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有时候，我会发现，年轻人为了太会运用金钱，而需要更多的金钱去运用。总免不了要向上一代商量借贷。又因为他们太会借贷，而总是背着一大堆债务和利息，不断地要四下张罗轧头寸，好到处去偿还。

老一代，一万块钱可以过两个月。如有急需，银行总还有点存款，手上的金镯子也可以换钱。家里有的是日积月累存下来的肥皂、牙膏、洗洁剂、被套与床单，还有世代相传的丸散膏丹等等成药来为自己保健。使那些如同热锅蚂蚁般不断地用钱买东西，再不断地把东西变钱，不断地借钱，又不断地赚钱还债的子孙们觉得奇怪，怎么人的生活可以那样的简单？

借钱的境界

余光中

一提起借钱，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有限的几张钞票，好端端地隐居在自己口袋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它带走，真叫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借钱的威胁不下于核子战争：后者毕竟不常发生，而且同难者众，前者的命中率却是百分之百，天下之大，那只手却是朝你一个人伸过来的。

借钱，实在是一件紧张的事，富于戏剧性。借钱是一种神经战，紧张的程度，可比求婚，因为两者都是秘密进行，而面临的答复，至少有一半可能是“不肯”。不同的是，成功的求婚人留下，永远留下，失败的求婚人离去，永远离去，可是借钱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永远有去无回，除非他再来借钱。

除非有奇迹发生，借出去的钱，是不会自动回来的。所谓“借”，实在只是一种雅称。“借”的理论，完全建筑在“还”的假设上。有了这个大胆假设，借钱的人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贷钱的人才能心安理得，至少也不至于毫无希望。也许当初，借的人确有还的诚意，至少有一种决心要还的幻觉。等到借来的钱用光了，事过境迁，第二种幻觉便渐渐形成。他会觉得：那一笔钱本来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现在要他“重归于无”变回去，未免有点不甘心。“谁教他比我有钱呢？”朦朦胧胧之中，升起了这个念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当初就是因为不足，才需要向人借钱，现在要还钱给人，岂非损不足以奉有余，简直有背天道了。日子一久，还钱的念头渐渐由淡趋无。

久借不还，“借”就变了质，成为——成为什么呢？“偷”吗？明明是当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叫偷。“抢”吗？也不能算抢，因为对方明明同意。借钱和这两件事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往往施于陌生人，而前者往往行于亲朋之间。此外，偷和抢定义分明，只要出了手，罪行便告成立。久借不还——也许就叫“赖”吧？——对“受害人”的影响虽然相似，其“罪”本身却是渐渐形成的。只要借者心存还钱之念，那么，就算事过三年五载，“赖”的行为仍不能成立。“不是不还，而是还没有还。”这中间的道理，真是微妙极了。

借钱，实在是介于艺术和战术之间的事情。其实呢，贷方比借方更处于不利之境。借钱之难，难在启齿。等到开了口，不，开了价，那块“热山芋”就抛给对方了。借钱需要勇气，不借，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气吧。这时，“受害人”的贷方，惶恐赧赧，嗫嚅沉吟，一副搜索枯肠，藉词推托的样子。技巧就在这里了。资深的借钱人反而神色泰然，眈眈注视对方，大有法官逼供犯人之概。在这种情势下，无论那“犯人”提出什么理由，都显得像在说谎。招架乏力，没有几个人不终于乖乖拿出钱来的。所谓“终于”，其实过程很短，“不到一盏茶工夫”，客人早已得手。“月底一定奉还”，到了大门口，客人再三保证。“不忙不忙，慢慢来。”主人再三安慰，大有孟尝君的气派。

当然是慢慢来，也许就不再来了。问题是，孟尝君的太太未必都像孟尝君那么大度，而那笔钱，不大不小，本来也许足够把自己久想购买却迟疑不忍下手的一样东西买回家来，现在竟入了他人囊中，好不恼人。月底早过去了。等那客人来还吗？不可能。催他来还吗？那怎么可以！借钱不还，最多引起众人畏惧，说不定还能赢人同情。至于向人索债，那简直是卑鄙，守财奴的作风，将不见容于江湖。何况索债往往失败，失败于前，失友于后，花钱去买绝交，还有更愚蠢的事吗？

既然是这样，借钱出去，就不该等人来还。所谓“借钱”给人，事实上等于“送钱”给人，区别在于：“借钱”给人，并不

能赢得慷慨的美名，更不能赢得借者的感激，因为“借”是期待“还”的，动机本来就不算高贵。参透了这点道理，真正聪明的人，应该干脆送钱，而绝不借钱给人。钱，横竖是丢定了，何不磊磊落落，大大方方，丢得有声有色，“某某真够朋友！”听起来岂不过瘾。

当然，借钱的一方也不是毫无波折的。面露寒酸之色，口吐嗫嚅之言，所索又不过升斗之需，这是“低姿势”的借法，在战术上早落了下风。在借贷的世界里，似乎有一个公式，那就是，开价愈底，借成的机会愈小。照理区区之数，应该很容易借到，何至碰壁。问题在于，开价既低，来客的境遇穷蹙可知，身份也必然卑微。“兔子小开口”，充其量不过要一根胡萝卜吧。谁耐烦去敷衍一只兔子呢？

如果来者是一个资深的借钱人，他就懂得先要大开其口。

“已经在别处筹了七八万了，能不能再调二万五千，让我周转一下？”狮子搏兔，喧宾夺主，一时形势互易，主人忽然变成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就算捐躯成仁，恐怕也难塞大狮的牙缝。这样一来，自卑感就从客人转移到主人，借钱的人趾高气扬，出钱的人反而无地自容了。“真对不起，近来我也——（也怎么样呢？“捉襟见肘”吗？还是“三餐不继”呢？又不是你在借钱，何苦这么自贬？）我也——先拿三千去，怎么样？”一面舌结唇颤，等待狮子宣判。“好吧。就先给我——五千好了。”二万五千减成一个零头，显得既豪爽，又体贴，感激的反而是主人。潜意识里面，好像是客人免了他二万，而不是他拿给客人五千。这是“中姿势”的借法。

至于“高姿势”，那里面的学问就太大了，简直有一点天人之际的意味。善借者不是向私人，而是向国家借。借的藉口不再是一根胡萝卜，而是好几根烟囱。借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债主的人数等于人口的总数，反而不像欠任何人的钱了。至于怎么还法，甚至要不要还，岂是胡萝卜的境界所能了解的。此之谓“大借若还”。

非卖品

王鼎钧

“我有钱，你没有，你应该尊敬我。”

“你有钱是你的，我为什么要尊敬你？”

“我把我的钱分给你四分之一，你可以尊敬我吗？”

“你不过仅仅给我四分之一，我为什么要尊敬你？”

“要是我送给你二分之一呢？”

“要是那样，我的钱跟你的钱一样多，我又何必尊敬你？”

“我把所有的钱通通给你，你可以尊敬我了吧。”

“什么话！那时候我有钱，你没有钱，我怎么尊敬你！”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笑话，说明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例如尊敬，友谊，信任，真正的感动，它们都是非卖品。

请一次客，如果宾主尽欢，可以热闹一阵子，热度维持两星期。送礼如果送得恰当，可以看见微笑，时限是一个月。

捐款，你捐得愈多，愈要对接受捐款的人客气，疏远，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借钱给朋友，莎士比亚早已说过，结果可能使你反而丧失朋友。

要想得到尊敬、友谊或者信任，靠自己的人格对别人具有吸引力，加上奋斗不倦，露出无限发展的潜力。这样别人对你自然会推许倚重，恭而敬之，而且人情如同美酒，愈久愈醇。

钱多不好

颜元叔

下面全是阿 匝式的谈吐，你不听也罢，但我非说不可——因为说出来可以自我安慰。大凡我们这种人写文章，不是借题发挥，就是借题发泄。（上句智慧语，弗洛伊德早已道破，只是他不是用中文说的；在中文化洋式思想的大企业中，我还有独创性，也就是说——套一句行语——“版权所有，但是谁要翻印，我不追究”。翻印大盗请注意：我是说这一句话可以翻印，这篇文章还是不可翻印。）我的独创性的文字发泄，类似各式各样的日常发泄，是内里累积太多，迸发而出，细胞为之大快。点回到题目上来，就是说，我说钱多不好，理由说得天花乱坠，你信还是不信，那是“你家的事”，只要我自己看见雪花儿满天飞就好。每个人都是为自娱而存在——又一句智慧语。那么让我证明“钱少蛮好”，证明证明，对自己的情绪有宣泄作用。

四十七岁零六个月以前，我一直喜欢唱反调，专作反案文章，大家往东走，我往西走，名曰标新立异。先是身体力行，再楚之（请注意“楚之”当动词用，你别用传统文法修辞来规范我这个杂文天才）以理论，那就是说，那就是，那就——我的天，我真有理论吗？实在我没得啥子理论。没得理论，那就算了，反正我现在已经四十七岁零七个月，很成熟了，一个月之内就从青涩变得烂熟——这种超速的成熟过程，是用化学药剂薰出来的——总之，我发现作反案文章没得好处，标新立异只有坏处。所以，我从此不再写反案文章，免得把书桌掀翻，压上自己脚趾头。所以，我打算顺从大家的意思，异口同声之中，再插进我的

鸟嘴，大叫：“钱多是好！”

钱多是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挺美挺美的命题，就像泳装美人。不过，泳装美人，坐在野柳俗不可耐的岩石上，只给拍照，不给拥抱。泳装美人只可以干过瘾，过过瘾。这种躲在照相机后面淌口水，把盒内底片淌得都水肿起来的做法，实在不是跟钞票发生关系的办法。钞票这种东西，就像槛内槛外的老虎，在你口袋里是你的，在口袋外就不是你的，甚至你还没有把它掏出口袋，它已挣脱飞去——钞票如明星，最爱换老板。说了那么多话，我只想证明一点小道理，就是“钱多是好”只是理想，只是镜头外的美人。没有任何人，这可以包括工商巨子在内，会承认自己已经实践了这个理想，自以为钱多——“多乎哉？不多也。”若是，他已经实践了理想，他应该洗手不干，心满意足。而于钱，谁会心满意足？所以，钱多是好，对一切人都是一句理想话。而我，刚过四十七岁七个月，成熟了，发现理想这玩意儿，实在不大好玩——也许得这么说，玩是好玩，就是玩起来很辛苦。就以“钱多是好”为例，要追求上句的“是好”，便先得追求前半的“钱多”，要追求“钱多”，便得汗流浹背乃至冷气间悬梁刺股。所以，追求“钱多”，实在是一场辛苦游戏。事实上，多少人，多少人，都是隔着保险玻璃，看着玻璃后黄金千两，舌头像饿狼似的舔在玻璃上。（这个形象请摄影大师拍下来，挂在博物馆里，是一张永恒的人生形象。）

我个人原本也是这么一条保险玻璃外面的大舌头。后来，我想，舌头吐得太长，拖得太久，怕不给炎风吹焦了，给蚊子苍蝇叮咬破了。还是收回舌头，离开玻璃柜子，自己去找点安身立命的哲学，我乃找上了这句话，“钱多不好”。好阿 匝的，当然。不过，能够把舌头收了回来，衔在自己嘴里，就算不错，明哲保“舌”嘛——这又是一句智慧语。究竟为什么“钱多不好”，我想该——因为它既然是哲学，哲学讲道理，虽然哲学家不一定讲道理——讲出个三五点子道理出来，骗骗自己，骗骗人家。（道理都想骗人，只要骗得成，就是真理。）基于以上的认

识，我便试着说说看，为什么“钱多不好”。（于此篇幅过半，刚才破题，这种文章也未免太骗人了！）

钱多不好，钱少较好。此话怎讲？讲这话还是要一定的立场。我这个人脾气满大，还好钱包不大；用空钱包装着脾气，脾气不会外泄，免得惹是生非。假使说，脾气大，钱包也大；两大相乘，做人可真头大。譬如说吧，我常常有股冲动，就是想跟我的老板们吵架。（讲到这里，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会问我，谁是你的老板？而且还要加上个“们”，好像有一楼梯的老板，一人坐一格，像乌鸦一群栖在我的双肩。朋友们，路人们，不要问，谁是我的老板，也不要问谁是你们的老板；反正，抬望眼，向上瞧，所有的屁股全是老板。从这个视景去推度，只有上帝才没有老板。所以，又是一句智慧语出来了。准备接着：谁无父母，谁无老板？！）。

我的内心里有一点撒旦，撒旦敢于跟天下第一老板吵架。撒旦吵了，吵输了；我还好没有吵过，所以，我还立于不败之地——不给老板战胜我的机会。假使我有足够的钱，足够足够的钱，一言不合，随身抽出那纸聘书，往老板桌上一挥：“你他妈的（能说这句话，多痛快），他妈的（实际情况不敢说，想象中不妨多说几遍，穷过干瘾），你他妈的，老子不干了！”

有些人生来悲剧性格，钱包不大脾气大，真个把上面想象之辞，化成“讨武则天檄”脱口而出；祸从口出，吃不完兜着走，结果真正以悲剧结束其英雄生涯。但是，据某些悲剧理论家的理论，悲剧英雄实在是人格大有缺憾，缺憾就是脾气太大，肆无顾忌，为所欲为，惹下滔天大祸。这种理论，因为我不懂悲剧理论而摸不着底细，但是，我知道，你若在办公室里扮演悲剧英雄，你准会替守在家里的贤内助犯下滔天大祸——她下个月只有做巧妇了。无米下锅。悲剧是拿来教训人的，根据悲剧理论家的理论，它教我们要事事容忍，委曲求全，有苦尽量往里咽，而不可往外喷。能够这样，便是一种美德之实践。所谓忍辱负重，任重道远，一匹骆驼诞生了。

假使你有钱，有钱撑腰，有钱壮胆，照你我原有具体而微的撒旦性格行事，一定会大叫老子不干，不稀罕你这一月一万两万，老子有的是金山银山！这样一来，你就像悲剧英雄一样，暴露了人格缺憾，太骄纵，太暴躁，太缺乏忍耐的美德。这便是钱害了你，害得你暴露了缺憾，泄露了底牌。“原来，我们以为小李是头骆驼，没料到脾气那么大！”撒旦的火暴脾气，招致地狱之苦；你的火爆脾气，有金山银山做靠山，谁都伤害不了你。于是，你蹲在金山银山上韬光养晦，三两月闲下来，不甘寂寞，又出来闯天下；办公桌上，按捺了三两月，一件事拂逆你心意，你又是脾气一把火，拂袖而去。本来，你想苦干它三十年，从工友干到总经理，就是因为你家里有银山金山，害得你一辈子来来回回做工友。我是说，在办公室里做工友——在家里，你当然是楚霸王。

所以，我觉得没有钱，大有好处。没有钱，你有的是气，有的是声，因为你忍气吞声，把气声都压在肚里，这样肚皮越胀越大，要是没有给胀破，终有一日你便是总经理——因为你有了大肚皮。事实上，哪位总经理的攀缘历程，不是用忍气吞声铺路铺过来的芽！我们赞美总经理型的人物，是现代中国的中古骑士，那么他们的成功的美德，不是替天行道，而是千忍万忍。尤其是你目前是工友，办事员，科员，而又高山仰止，打算一杯苦酒啜它三十年，三十年后演一出“彼可而代之”，那么你最好是身处穷困，穷困会使你谦逊，谦逊会使你忍耐，忍耐使你变成一头骆驼，你便可以任重道远的了。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计程恶司机，我说：“你他妈的，我给你五十万块钱，二十万买你这部破车，三十万买你三个响头！下来，向大爷磕头！”他果然下车来，向我破，破，破，抢地磕了三个响头。我一按电钮，成扎千元大钞，直击得他头破血流。我撒旦式地呵呵狞笑起来。可是，醒后我问：笑谁呢？笑他，还是笑我自己？笑他的人格给埋葬在钞票里？笑我的人性被钞票所出卖？人性要一点温敦容顺，才能变得一只熟桃子。放纵

的人性如野狼，而钱是最厉害的放纵者。

谈到这里，有人一定说我阿 匝透顶。他们会说，哪有人家财上亿上兆上京（假使你没有梦到过“兆”“京”的家财，那我告诉你，兆者十亿也，京者百亿也，再往上我也不敢梦上去），那他的人格不是放纵得像一串大龙炮加冲天炮？人家还不是绅士淑女得好像上帝座前最懂礼貌的小天使？这种人我没有见过，实在很难想象，只能说人家量大福大，再多的钱他们也“坑”得下，不像你我稍微有几个烂钱，就要买罐油漆来重漆大门。还有人会说，你这是小市民哲学，教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有碍经济起飞。我早就料到这一招，在标题中已预作防卫态势。盖“钱多不好”之“多”，乃相对之辞。究竟到什么程度为“多”，要看每个人贪婪心之大小而定。以今日人人皆有洛克菲勒一世式的贪婪心度之，真可说是兵不厌诈，钱不厌多！那么这“多”字的积量直冲霄汉，气干北斗。所以，经济尽管振翅，我这里没有在她的大腿间挂个秤锤。我只是疑困着，像敝祖先颜回这样的个小家子气的人，若是上天落下他一 抔黄金，他还能不能在陋巷继续他的圣贤事业芽

金钱的用途

张 健

最近有一家文学杂志，公开与若干位作家谈论金钱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五红七紫，煞是热闹。

我看金钱的用处，大约不外十种，不过它算不了什么“十全老人”：

一是维持生活。“民以食为天”，人不吃饭，也得吃面，要不，吃肉吃鱼吃香蕉，也可以活下去。没得吃，除非是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否则只好坐以待毙，或躺下等死。要吃，就得有钱。总不能人人求乞吧！何况除了吃，还有穿，还有住、行、育、乐。据说台湾某处山地中还有一年四季赤身裸体过日子的人，不过这只是“变数”，不能以此论定“人亦可以不穿衣”。住嘛，起码总得一两坪之地容身吧！一家八口人挤五个榻榻米的“往事”，如今听来，也有点像上古史了。至于行，尽管每况愈下，“行不得也！”可是有车阶级却日益增多。真是矛盾加矛盾。然而这并不能迫使人们足不出户。这年头，育有三五项，乐有数十种，也让具备“文化水准”的家庭大喊吃不消！所以万事须钱，大概只除清风明月是例外。

二是傲人。这地球愈来愈像英国小说家萨克莱笔下的《浮华世界》（~~大禁书~~ ~~禁书~~ 一译《虚荣市》）了，因此，实际的享受之外，还要有外表的尊荣，还要示人以吃得开、有办法、有面子、罩得住、有两把刷子。什么叫“两把刷子”？我看至少其中一把是金钱。钱多气粗没关系，钱少气瘪可就惨了。

三是役人。“有钱能使鬼推磨”，“有理有钱，没钱没

理。”（我故意把“有理”提前说，这才有趣。）“衙门八字开，没钱别进来。”这些成语或俗语，从中古传下来，现在却只见其历久弥新，闪闪发光。所以有了金钱，即使不万能，也足以驱使跟你有关或无关的人畜为你做事了。连机器人也听有钱人的使唤哪！

四是自由运作。所谓自由运作，好听一点说，是投资货殖，说得不中听，乃是投机发财——包括炒股票、炒房地产，甚至囤积居奇。股票市场上的“大户”，几乎吃定了诸小户们，翻云覆雨，出奇制财，唉，金钱真是大可怕的利器。

五是过瘾。有些人有吃有穿，享受不穷，可是对钱财却抱定韩信原则——“多多益善”。满屋子金银财宝才算过瘾咧。晋人王衍的尊夫人，便是这么一位贪财的“古董”，弄得她那位贤智的丈夫头痛不已。

六是收藏赏玩。这一大用，略近前一项而稍雅。譬如世说新语雅量篇里记载祖约的事：“祖士少好财。……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晋史里也有类似的记述。他不时点数钱财，赏玩之如对书画珍品，俗中有雅，可发一粲。这种人大概愈来愈少了。不过有些古币收藏家，半为买卖，半为藏古惜古，仍可聊备一格。

七是博取官职：包括贿选（时有所闻）、买官（近日偶有所闻）等等，即使平日散财广结人缘，其靶心则设在官府或“民主殿堂”，亦属此类。

八是畅游天下：有了钱，才能遍历大地山川，观览列国风光，甚至登泰山而小天下，行万里路而扩心胸。九十年代的文明人，已拥有更强烈的休闲意识了。

九是济贫救孤：有了闲钱，才能帮助值得同情的人，如贫寒、残废、孤儿、寡老等；不为酬报，不求虚誉，乃是善用金钱之最。

十是张扬国力：国家有多少外汇存底，国民平均所得有多高，都是展示国力的捷径，说出来最具信服力。因此有钱可使国

扬眉，不论推展外交，巩固国防，建设万端，有钱就好办。这可不是天方夜谭！

呆 账

柏 杨

当铺和银行的主要分别，在于当铺必需用东西作抵押，而银行则不一定，有时候固然要东西作抵押，有时候没有东西，仅凭信用也是一样。世界上只有中国的银行，完全当铺作风，硬是非抵押品不可。一谈到信用，咦，信用是啥？多少钱一斤？你说你有信用，拿出你的信用瞧瞧？你不是开纱厂乎？你能把棉纱搬到我仓库里，我就借给你钱，你不是开纸厂乎？你能把成纸也搬到我仓库里，我就也借给你钱。假如你不能如法照搬，不要说借钱啦，连屁都借不到。

我们并不反对银行借款要抵押，而只是反对每一笔都要抵押。说到这里，一定有干银行的朋友曰：“我们也有信用贷款呀。”我承认也有信用贷款，但贷到该款的靠山似乎不是“信用”，而是“权势”，不过顶着“信用”的帽子而已。有人说凡是“信用贷款”的，百分之百有其凶恶的后台，甚至他本人就是该凶恶的后台。我想百分之百未免口满，一万人中可能有一个半个是纯靠信用的也。于是又有人说啦，现在银行呆账这么多，已经够受的，再不发扬当铺精神，大家风起云涌，纷纷来借，岂不全成了呆账，银行岂不关了大门乎哉？

关于呆账，研究它的文章多如牛毛，有的分析它的原因，有的提出救济防止之道。不过，我真想奉劝那些正人君子，有闲功夫不妨去看蚂蚁上树，不必再纠缠这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啦，越纠缠越不清，再纠缠一百年也没有用，旧的呆账谁也要不回来，而以后新的呆账势必一年比一年增多。你阁下如果爱国心重，硬

不肯相信，那么敢和我赌一块钱乎？盖呆账债主借钱，并不靠他的信用，而靠他的权势，权势一天不垮，此账就一天清不了也。这也并不是没有妙法，最简单的一法是：全岛最高元首赫然震怒，把呆账交给台湾警备司令部，一律逮而捕之，然后给他一个限期，超过限期不缴，立即执行枪决。你看他还账还得英勇吧。此法当然有点窒碍难行，于是柏杨先生又有一法，那就是，请一批地痞流氓，组织一个讨债公司，把名单开给他，讨到了对半分，由该公司派出干员，找到呆账大王，不问三七二十一，先痛揍一顿再说，你同样也可以看到他还账的英勇场面。否则的话，写再多的文章，开再多的会，把全国的油墨都用光，把开会朋友的舌头都磨掉，啥用都没有。欠账的人往往是可怜兮兮的弱者，只呆账大王是凶恶分子，好像西班牙斗牛的角，尖而且硬，锋利无比，谁都不敢碰，不要说银行不敢碰，连财政部都不敢碰，碰的人无不肚破肠流，一命归天。君不见台湾银行叫得最厉害乎，其实那不过叫大家瞧他们急啦而已，并没有真心去办，不要说签报全岛最高元首啦，甚至连名单都不敢公布。盖诸牛角异常可怖，准许你叫，已够民主矣，再进一步的话，别以为董事长焉、总经理焉，平常尾大不掉，到时候一纸命令下来，照样得卷铺盖。

真正有信用而无依无靠的小民，有谁呆了银行的账乎？一则他根本借不到钱，想呆也呆不起。二则即令吉星高照，借到了钱，他也呆不住，有些小子不明此中道理，竟然也想耍赖，结果法院不声不响，封了他的大门。

呆账的来源，除了权势，还有红包。拊掌录上有一则故事，从前有个县太爷到任，雄心勃勃，要大刮一番，县政府有个衙役，为了未雨绸缪，就心生一计。有一天，趁着四下无人，向县太爷跪禀（现在当然是鞠躬矣）曰：“大人请到厢房一走，家兄有话面告。”县长是聪明之人，知道必有文章，到了厢房一看，果然有一包银子放在椅子上，心中大喜。于是乎又有一天，该衙役不知道犯了啥法，应打四十大板，已经掀翻在地啦，他就号

曰：“大人请看家兄之面，高抬贵手吧。”县太爷曰：“你家兄是谁？”答曰：“就是厢房里坐的那一位呀。”县长一听，口干舌渴，只好叹曰：“我和家兄是生死弟兄，怎能不照顾于你。可是你既然犯了国法，不打几下，徒坏我的前程。这样吧，只打椅子腿，你爬在地下拼命喊冤枉就行啦。”

呆账之要不出，是“家兄”在厢房里坐的关系。他阁下之坐也，如泰山石敢当，谁也无法度。银行咆哮如雷，不过打打椅子腿而已，怎能讨得进来哉？嗟夫，前面我们说非抵押不行，还算只说了一半，实际上是，仅只靠抵押仍然不行，还得有够数量的“家兄”，才能把款贷到。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地开了一个小型的水泥厂（“小型”也者，是他客气，资产至少也有两千万元）。谈起初创业时向银行贷款情形，老泪都能流下一缸。上自总经理，下至守柜台的朋友，一个个当铺掌柜嘴脸，蛮横、轻蔑、优越感、舍施感，救济感，而且不由分说。每次前往接头，都好像刚强奸了他的女儿。

最苦恼的是，送红包是一种顶尖的学问。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又想起一事，若干年前，吾友臧启芳先生去某国讲学，怎么办都办不到签证，眼看时间已届，对方一个接一个电报，他阁下心急如捣，知我足智多谋，向我领教，我连大脑都不费，就告之曰：“你明天再去，把两百元美钞夹到护照里，然后向该家伙一哈啰，不要说第二句话就行啦。”他大惊曰：“这不是公开行贿乎？”我曰：“谁说不是。”他曰：“柏老柏老，你存心坑人，届时他一翻脸，把我往派出所一送，我就吃不了兜着走矣。”我曰：“你所以没有前途，就在于此，中国乃红包之国，收也好，送也好，需要高深的艺术。但洋大人立国尚浅，在这上不太讲究，所以干啥都利落得很。”经我这么一指点，他阁下如法炮制，果然，该洋大人把钞票往抽屉一塞，喊一声曰：“在我这里啦。”不到五分钟，签证到手。

呜呼，该国乃无传统文化之国，所以方便异常，如果换了中国官崽，便不能如此矣。很多华侨朋友，回国投资，就常有这种

无从下手的茫然之感，盖“一关一关又一关，关关不断；一山一山又一山，山山相连。”要行贿又不敢，不行贿又不行，真能急出来疯癫头。河南省乡下，有一出戏，嘲笑妓女撇清的，唱曰：“你乱摸只管乱摸吧，俺可不是那种人。”“你亲嘴只管亲嘴吧，俺可不是那种人。”“你脱我裤子只管脱我裤子吧，俺可不是那种人。”咦！

钱和苦恼

农 妇

有人问农妇：“你时常谈钱，是不是很想钱？”

这一问，问得离奇，此时此地，不想钱的人，脑子必然有毛病，农妇虽然愚蠢，倒还不致愚蠢到连钱的好处都不明白。

最近，不知在哪份报刊上，看到一篇谈钱的文章，十分精彩，这里，且作一次“文偷公”，（非“抄公”，因找不到原文，仅凭记忆写出。）再续上几段，用来强调农妇对钱的认识和心得。

钱可以买到“房屋”，
但买不到“家”；
钱可以买到“药物”，
但买不到“健康”；
钱可以买到“美食”，
但买不到“食欲”；
钱可以买到“床”，
但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到“珍贵首饰”，
但买不到“美”；
钱可以买到“娱乐”，
但买不到“愉快”；
钱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头脑”；
钱可以买到“谄媚”，

但买不到“尊敬”；
 钱可以买到“伙伴”，
 但买不到“朋友”；
 钱可以买到“奢侈品”，
 但买不到“文化”；
 钱可以买到“纸笔”，
 但买不到“文思”；
 钱可以买到“权势”，
 但买不到“智慧”；
 钱可以买到“服从”，
 但买不到“忠诚”；
 钱可以买到“小人的心”，
 但买不到“君子的志”；
 钱可以买到“躯壳”，
 但买不到“灵魂”；
 钱可以买到“虚名”，
 但买不到“实学”；
 钱可以买到“核武器”，
 但买不到“和平”；

钱可以买到……不错，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但是，无可否认，还有许多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最苦恼的是：农妇所祈求的，多是钱买不到的东西。

钱

黄 露

清高之士，认为金钱俗不可耐，必须远离，才能保持雅致。这种态度，不无错误。

错误出自对钱的认识不够。

钱是世界上极有力量的东西，运用得恰当，所能发挥的影响，可以十分深远。而且，不一定会俗。

说金钱万恶的，多数是没有钱的人。有了钱，对钱这一回事，逐渐加深了认识，就不会说出这种话。

常认为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风凉话，貌似清高，其实却有恃无恐。他先有归园田的资格，心倒是恋栈官职的。只是受不了气，才退而辞官。如果他不必折腰，或者五斗米忽然变成了五百斗五千斗，我看他这个官，未必不做下去。

家里有“荒地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资源，我们的渊明先生才可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否则为口奔波，不要说折腰，屈膝可能也在所难免。

所以要清高得起来，实在也要有点本钱。

而一要钱，所谓清高，就变成了程度上的差异，是五十步百步之分，而不是你清我俗，分得那么清脆了利。

钱是否俗物，其实取决于运用的人。

最清高的东西，运用得不好，也会俗不可耐。反之，钱倒可以帮助人清高起来。

清高，要不宥于物，不俯仰由人。

要这样，才可真正无求，才可以在俗流中保持清纯不染。

这需要有能力才成。

而能力，来自钱。

救贫拯弱，助困扶危，钱最管用。清高的人，要做上述事，往往只能略济燃眉，其实是不够的。效果倒不如有花之不尽的钱。

所以，看清事实的人，不会骂钱，也不会骂赚钱的人。

有钱而用得不好，才该骂。而这就与钱无关了。

钱

许达然

贱，和钱念起来声音不同，但分析起来意思却近似，不但偏旁完全一样而且字首都曾当做交易媒介，只是贝比金用得早，贱比钱的历史长罢了。据说古人造字鬼神哭，但祖先造完钱与贱后鬼神也许暗笑钱使人贱了。

人的历史一大半是钱的文明。人制造货币，货币不能造人却控制人。钱永远是首流行的情歌，不必唱，看就发疯。钱币只标示价值，本身并无什么价值。然而我们一提到价值，别人就问多少钱？据说现在世界钞票约有二十万三千万美元——这当然不等于地球的价值。钱、钱、钱叫得连凯因斯都烦了。他在那本一九四七年出版，影响很大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书里就认为道德问题是由爱钱而起，使得人的价值和物件一样贱。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讽刺：“没有一个讽刺作家写得尽金银珠宝下的丑恶！”因为连讽刺作家看见钱也乐昏了。钱不看人，人看钱，哑巴见后口开，和尚见了经也卖。人不藐钱，钱藐人，钱不吃人，人吃钱，人不害钱，钱害人。

有钱的藐人，他们欺人压人还要人捧他们有仁——仁足敲破皮肉而得的。富人对某些数字比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目的当然不只是藐人而已。有一次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他的一个医生朋友。一进客厅，医生就一一用钱解释他的房子值三十万美元，波斯地毯五千，钢琴四千，沙发三千五百，屏风两千，“你猜猜那只花瓶多少钱？”他自问自答：“一千多。想不到吧！我就喜欢这调调。”

人有钱可吃时也很得意。在原始社会里钱曾是食物，都好吃；因为无所谓钱就无所谓贱，都吃得很强壮。后来文明进步了，西班牙人在一五七四年包围荷兰莱登城时，发行皮革钱，但不久情况窘迫，钱失去交换价值，人民就煮皮革钱吃。现在纸钞很臭，官却仍不煮就生吃。然而不管钱软或硬，禽兽是都不吃的。那天我等公共汽车，看到一群鸽子吃垃圾。有个汉子把一分硬币掷向鸽子，它们吓了一跳后仍吃垃圾，不但没理会钱，有一只还走到上面撒尿。尿仿佛浇在那汉子头上：“吃啊！那是钱，你们都不晓得？”鸽子仍不肯吃，他上前要踢钱，吓飞了鸽子。“天上没有钱，飞去做什么？”他把一分硬币捡起后看看天上骂自己：“耶稣基督，谁吃我这一分钱？太少啦！”

钱不吃人——人并不好吃——钱害人。钱传染疾病，西德有家研究所检验一张一百马克的纸币，发现了三万多细菌！但钱再脏也有人争着要。一个男人在医院前抢走一个妇人的手提包时，妇人大叫：“手提包里面没有钱，只有大便！”强盗抢跑后，打开手提包一看，果然里面只有大便——是医生嘱那妇人带去医院检验的。

要钱不要命的，在台湾民间故事里，我们已听了好多年了！有个吝啬的人掉进水里后，儿子喊：“救人啊！谁把我老爸救起，有重赏。”水中老爸听后使力伸出头：“不要给别人太多钱，若要重赏，我宁愿淹死。”吝啬鬼就那样沉下去，笑话浮上来。可笑钱害死人的事实太多了。中国古代曾把钱铸成铲与刀形，这些铲与刀钱有无杀过人我不知道，但后来的铜板外圆内方，除了象征处世哲学与串通方便外，或许也和中国人怕被钱压死有关——因为万一被钱压时中间有孔呼吸就不一定窒息。现在纸钞虽轻，叠多了也会压死人的，有人曾预言资本主义社会终会被钞票、支票与信用卡的重量压垮。钞票既然还继续印，再怎么贬值逸飞，人也要追，只顾钱而不看路，以致撞到车子。死也要穷开车。有个家伙开车去加油，口袋却只有两块钱，其中一块还是破的，加油站老板拒收破钞后，他就要用轮胎暂作抵押而开车

回去拿钱，无论如何，老板却坚持他把车放在加油站而走回去拿钱，他拒绝了。老板宁要一块钱的钞票也不要值二十多元的轮胎，就拿出枪把他射死。

钱虽杀人，广告却仍到处要大家“救钱”而不是“救人”。美国纸钞与硬币上都印“我们信任神”，这神，大概就是钱了。这钱虽害人，人不但从来未处罚它，还虔诚崇拜并小心携带，把自己的温暖免费给它。把前途当钱图，以为向前看是向钱看。人就这样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发明而宁愿被自己的发明潜潜折磨着。

然而也有人并不那样看钱。例如你，认为钱多了而不拿出来做有益的事就是罪恶。例如妥斯托耶夫斯基小说《白痴》的女主角，把订婚的钱十万卢布丢给炉火，钱使火更红，火使看钱的人更火！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若分配平均些，大家就不会那么贱吧！

炫耀性消费泛滥

林清玄

前几年景气最好的时候，有一位台北有名的收藏家请我吃饭，他号称自己收藏了一千八百多张现代画，为了想看收藏家拥有的作品，吃过饭后我便急急地去参观他的收藏。

收藏家的塑胶衣橱

到了收藏家的家里，环顾四周并没有多少作品，我说：“你收藏的画呢？”

他说：“跟我来！”他带着我走进一间设备豪华的卧室，只见两个巨型的彩色塑胶衣橱，收藏家走到衣橱前面，拉开衣橱我才赫然看见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油画，像内衣裤一样折叠在一起，他得意地说：“你看，这里面就有上百张的画。”然后抽出折叠好的画摊开来给我看，每一幅都是花数万元购得。

我当时吃惊极了，因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收藏家会那样处理他的收藏，“为什么这样收藏呢？”他说：“因为画太多了，占位置，只好把框丢掉，将它折在衣橱里，这是最节省空间的方式。”

我看那里面大多是油画，市价在千万元以上，因为我素知他也收藏许多水彩，我说：“那水彩不能折叠，你怎么收藏呢？”他带我去他的厕所，发现所有的水彩画都堆置在厕所一角，其价也在百万以上。

这个发现使我痛苦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在艺术圈中普受

尊敬的收藏家，为什么竟是这样收藏艺术品呢？他既不喜爱艺术、珍惜艺术，为何花那么多的金钱购藏作品呢？

原因无他，只是为了“炫耀”。

当一个做生意成功或者突然暴发的商人，金钱不一定能满足自我，也不能因金钱而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时候，艺术的收藏可以满足他在文化的虚荣心，一方面在艺术家面前，他可以炫耀自己的金钱；另一方面在商人面前，他可以炫耀自己的艺术。

这是最典型的“炫耀性文化”的例子，炫耀就是“夸耀以惑人也”；“炫耀性文化”即是“夸耀以惑人的生活行为倾向”。

现代社会的“过渡人”

什么样的人会产生“炫耀性文化”呢？这种文化现象通常产生于转型期社会的人，社会学家冷纳（~~阅读艺术鉴赏~~）称之为“过渡人”，所谓过渡人，可以这样解释：“他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则踏上‘现代’，生活在双重的价值系统中，因此常遭到‘价值的困窘’，由于对价值失去信仰，他们成为无所遵循的人，所以在过渡社会中常出现伪君子——就是形式与内容脱节的人。”

我们如果真实的观察与理解台北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处在转型社会中，充满了各种过渡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品味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流于“形式主义”，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艺术品原来用于欣赏和充实休闲生活，却成为炫耀的工具，不发生欣赏的功能，这就是形式主义。

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找到“炫耀性文化”的例子，像有人使用纯金的水龙头、运金的马桶、价格三十万的一具吊灯、进口的六十万一只的意大利浴缸，几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或者说养一条其价六十万的狼犬、三十万的锦鲤，似乎也是有钱人的一部分游戏，不足为怪了。

衡诸社会的风气，一般人家常常花数百万而装潢出一个俗不

可耐的房子，一般餐厅、理发厅、咖啡厅的装潢则常价格在千元以上。我们并不是说不能花高价装潢房子，而是一般人对美感没有真实的认识，这才是最可悲的。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有钱的暴发户家的客厅，看到他在客厅中布置一座庸俗的假山假水，里面还养着乌龟，坐在他家客厅就像坐在动物园的乌龟池旁，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客厅养乌龟呢？”他说：“我找人设计房子，告诉他我要有一个特别的客厅，设计师问我要不要盖个乌龟池，我认为不错，因为我可能是第一个在客厅里养乌龟的人。”——乌龟没有必然的需要，只是一种炫耀的东西。

炫耀性的行为不仅止于暴发户型的商人，台北有些知识分子也有在家中客厅搞假山假水的，所以庸俗的炫耀性文化与教育程度无关，而普遍成为一种可虑的社会现象。

炫耀性文化的特征

几年前，有一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在阳明山盖了一座别墅，别墅里有一水池，为了使那水池有炫耀的功能，他从日本进口了二十条锦鲤，十条金色，十条银色，每条新台币十万元，并且用飞机空运来台，连鲤鱼池共费去数百万元，结果那些鲤鱼几天后就死亡了，因为他虽付得起买名贵鲤鱼来炫耀，却不知道怎么来养鲤鱼。

假如一个人生活只是为了炫耀，那么生活是一种很可悲的行为，例如不久前在基隆市庙口摆摊的摊贩买了一部奔驰汽车，大众传播普遍报道，认为是经济进步的典型例证，我却认为是可叹的行为，因为奔驰汽车对摊贩来说，他贵的不是汽车，而是车牌。

我认识一个有钱的企业家，他的座车是奔驰 缘因，有一次谈到汽车，他坦然地说：“坐奔驰汽车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有自卑感的人，包括我在内，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而已。因为真正

有身份的人，他不在乎坐什么汽车。”

我也见过一个生意人，他有一部八千悦悦加长型的凯迪拉克，却自己订制了一个劳斯莱斯的标识装在车上，仿制成劳斯莱斯的样子，车内则布置了彩色电视机、冰箱、酒柜等装饰，到处炫耀，可惜在明眼人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暴发的拥有半新不旧的凯迪拉克的人。

对于那些有炫耀性文化性格或倾向的人，他几乎没有选择或不会选择的把钱浪费在那最贵的地方，车子是一例，他们买车考虑的不是车子的性能，而是车子的牌子和价钱，对于真正炫耀的人，奔驰固固奔奔可以说只是火车里的普通车厢而已。

我也很怕去炫耀性的有钱人家，因为看到一个人不会消费是最令人同情的，他们家的必备设施像成套成套的精装书，美轮美奂的书房，而他们是从来不看书的；像家里显眼的地方会有一架昂贵的钢琴，可是往往家里没有人会弹钢琴；像他们也会有“艺术品”，那是运金打造的维纳斯半裸雕像，可是他以为维纳斯是美国女人，玛丽莲·梦露那一型的；像他们也会有几张“古画”，但是往往错认齐白石是唐朝的人；像他们都是有一套数十万以上的音响设备，而主人却是个音盲。……来自巴黎的沙发、来自波斯的地毯、仿古的太师椅、美国的壁纸——整个家就是个大型的调色盘。

我知道有一个人家里有三个客厅，一个是日式的，一个是美式的，一个是欧式的，一砖一瓦全是进口，进去绕了一圈，等于环游世界各地暴发户的客厅。最近听金门回来的朋友说，金门许多古老建筑整座被台湾的有钱人买走，拆下编号，整船运回台湾，原因是有人要在家里做一个中国式的房子，连建材都要从金门的古屋中拆来。

“迎头赶上”与“远远超前”

住的方面，只要我们留意那些专门提供给“豪门大户的气派

象征”的房子，发现它们的价格往往贵得可惊。在信义路和安和路交叉口有一栋大楼，要价一坪十八万，每户都在六十坪以上，许多豪门巨贾趋之若鹜，原因是只要住在里面，人人都知道他有“千万”以上的身价。可叹的是紧邻这大楼隔壁的大楼每坪只要八万，如果不是为了炫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炫耀性的文化现象，如果只限于有钱人，问题并不严重，可怕的是连一般升斗小民都要在衣食住行上一较长短，比房子、比车子如果比不起，也会在穿衣吃饭上比一比，一般老百姓吃一顿饭、买一件衣服一掷万金已经不是新闻了。

如果在世界都市里找一个餐馆、饭店最密集的地方，台北无疑是居于领先的地位，我们从横的民生路、南京路、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和纵的林森路、中山路、建国路、复兴路、敦化路、光复路画一个方形的空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空间中平均二十米就有一家餐厅，这是多么可怕的数目呀！而在台北，没有一万元已经吃不到像样的酒席了。

说到穿衣，就在这五年内台北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美国、巴黎、意大利的名牌相继入侵，不但各百货公司的一楼都作为名牌的专柜，还崛起了许多名牌的专卖店，名牌衣饰的消费似乎成了正常的现象，你看到那有钱的人穿名牌并不惊奇，看到月薪一两万元的人全身都是名牌，或者看到十五六岁的学生全身都是名牌，才让人目瞪口呆。

我认识一个小学二年级、九岁的孩子，他知道所有昂贵汽车的牌子，他穿的从上衣到鞋子都是名牌，对衣饰、手表的名牌也倒背如流，固然一方面是受到父母的调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同学课余的时候也互相比较这些。

可见得这种“炫耀性文化”已经深深地渗入我们的社会，从平民到巨贾，从小孩到大人，从女士到绅士，无不是人欲横流，充斥着炫耀的习气，因此，娼妓有什么可笑呢？没有行头才是可笑的吧！

一个久居美国的朋友返国定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谈到这个

食物的毒素与破坏有什么重要呢？

——这种文化使人因五色目盲、五音耳聋，失去品格与品味的判断，偏向外表与形式的追求，一般的道德感因而低微。

——这种文化使人只知今朝有酒，不顾未来的远景，于是理想的壮怀、社会的抱负与承担全部都没落了。

野蛮的伪装本领

可见“炫耀性文化”的抬头，问题是多么严重！轻者令一个社会成为庸俗无知的社会，重者可能使这个社会因文化的失调而没落，甚至解体。因此台湾这些年来因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浮夸的、庸俗的、表面的生活方式，是令我感到忧心如焚的。

我想，炫耀性文化的消费泛滥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和深思的，假如有人认为历史走着直线的进化之路，“超值”的消费正是进化的现象，那是犯了机械思考的错误。

余英时先生曾在《文明论衡》一书中谈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我们很容易看见，历史是常常有顿挫的；大进步中有小反动，全面发展中有部分的退化。西方文明在希腊时代已经到达相当高的境界了，中古的黑暗时代却反而使西方文明在数世纪中停滞不前。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明一度大为抬头，而它的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却不能不使史宾格勒发出‘西方的没落’之慨叹。就中国说，至少元、清两代的蛮族入侵曾使文明的进程受到严重的挫折。据文化学者如达尼列夫斯基、史宾格勒、汤因比诸氏的研究，文明并不都是发展不休的，有的会停滞、有的会毁灭、有的更会被其他文明所征服。

“文明愈进步，野蛮的伪装本领也愈大，它的真面目也因之愈不易为人所认识。”

炫耀性文化从侧面来看，不正是野蛮更大的伪装本领吗？面对这种愈来愈强的生活倾向，我们社会文化发展还有希望吗？我

盲人小品：钱之趣演

时常这样自问着，而浮现在我面前的答案正是艺术收藏家五彩的
塑胶衣橱，正盛开着庸俗的花朵。

梦里钱

林中英

友人要出版“钱之趣”的书，问我有没有写过以金钱为题材的文章，有的话，可交给他结集。回答竟是“没有”。回心一想也觉得奇怪，每天工作赚钱，每天花钱维生，一天里有多少回打开钱包，让花花的银纸从指掌中开销掉，这个无时或忘，纠缠一生的东西，竟然没有在笔下专门出现过。只因为钱太重要了，看人对金钱发的议论多了，那些句句打进心坎里的言论，也就成了自己的想法，没想过再要说些别的什么了。

如果一定要写一篇“钱之趣”，无论要说什么怎么说，都要展示你的金钱观，须表个真诚的态，那么得承认：我一直重视钱。

农历七月盂兰节，家家户户在住所门前摆放水果豆腐芽菜，焚香烛冥镪衣纸，路祭游魂野鬼。刚才经过烧街衣的火堆，想起了往日的火堆前不是如此寂寞的，总有一群野孩子在等候人家撒水果撒零钱角子，顽皮一点的还喊着自编的顺口溜：“烧衣唔撒钱，生崽无（人）可怜……”逼户主出手大方点儿。宽裕人家撒罢水果，把角子一扬，蓄势以待的野孩子们腾空扑取，复又低头借火光映照捡拾。抢烧衣我是不敢抢的，但整个七月里，我在上学路上，刻意留心地面石隙，看有没有藏着昨夜遗下的碎钱。抢烧衣现实场景的刺激，使我从前经常发着同一个梦：从沟渠边拾到一毫子，不远处又发现另外一个；旁边接连冒出几个，哗，到处都是角子！欢天喜地地拾呀拾呀，把衣袋坠得沉沉……

梦境中，从潜意识里流露了渴望金钱之心，可又是那种静静

的爱，含蓄之爱。因为在梦境里只有我一个人拾取，没有人看到我的狂喜和失态。从小我知道“发钱寒”是很不得体的德性，爱钱也不能爱出面来，丑态尽现。家境虽然清寒，却又未至过不下去的境遇，所以面对金钱也有顾点面子的观念。是教养也好，是作伪也罢。

梦里老是我一个人拾钱，无人跟我争夺，不会出现碰撞。这个完美的“设计”，反映了现实中我比较柔弱的一面：不喜欢跟他人争夺些什么，尤怕因财失义为财生气，至今我还没有为了钱财利益与他人起冲突，小小的冲突也没有。既然忌，自会懂得避。

梦里出现的全是他人遗下的一毫子，即使把个小衣袋撑满了，也没有太多钱。可见我虽爱钱，却不会全力出击，没有太大的心志，我没有气魄把这意外之财来个更大的想象。现实里被人扒了荷包曾有过，就是没有拾过遗，即是说人格未在金钱面前经受严峻考验，但自信损人利己的不义之财对我来说是毫无诱惑力。

童年生活印痕深深，拾钱之梦竟延续到青年时期，一场欢喜一场空，可是梦境难以自抑。到如今，在梦里已无拾钱的高兴，也未经验虚中六合彩的狂喜，可以解释为我满足于安稳的生活，幸不必为无钱而发愁，幸不会为钱滚钱利叠利而添恨。心眼比较澄明，心情比较安静。这种日子很好，生而为人只为了钱是悲哀的；富得只拥有钱乃是穷得可以。该把日子过得有趣、有意义。

钱与快乐

瞿国澐治·吉辛

能够毫无顾虑地花费不多的钱，满足自己某种要求享受的强烈欲望，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能力将钱赠给别人，则乐趣更大。我对自己舒适的新生活，感到极大欢悦。但这种欢悦还不及济人之急所得的欢悦。一个手边永远拮据的人，只能养活自己。口中谈论乐善好施固然很好，实际上，在物质条件艰难时，并没有能力与希望去做这类事。今天我寄给杂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它会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恩惠，已肯定会使施者与受者同样感到幸福。可怜的五十英镑。有钱人可以为了无聊与低级怪想轻掷百金，然而对于杂君，它却意味着生命与光明。我居然有此力量来干这种好事，真是一件新鲜事。签支票时我的手腕颤抖，我是多么高兴与骄傲啊！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有时也送钱给别人，但那时是另一种颤抖，因为我本人因此很可能不得不在黑暗有雾的清晨，为了自己的生活急需沿街求乞。这是贫穷的可悲灾祸之一，它使人无权慷慨为善。由于富裕——对我是富裕，虽然在平常兴旺者的眼光中，这是不足道的——我可以极为快乐地自由给予。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卑躬屈膝、准备随时承受环境鞭撻的奴隶。我知道，有些人不恰当地感谢神明，特别易于在财富问题上感恩戴德。但是，欲望甚小，而又略有盈余，岂不更好！

爱情与金钱

瞿国澍素

当浪漫主义运动还在初期的狂潮阶段，社会有个共同讨论的主题，即大家应该为爱情结婚或是为金钱结婚？年轻的当事人通常都赞成为爱情结婚，而他们的父母通常都赞成金钱。这个时代的小说都在最后一页，因为发现原来似乎身无一文的女主角其实是巨额遗产的继承人，而巧妙地解决了进退维谷的情况。可是在实际人生中期待这种收场的男人通常当然要失望的。谨慎的父母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女儿应该为爱情而结婚，一方而又关怀着她们所碰到的年轻人必须全部都是有钱的。这种方式有时候是极其有效的；我的外祖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一大堆浪漫的女儿全部嫁给有钱的男人。

心理学家流行的现代，情势已不像八十年前所呈现的那么单纯。目前我们都知道金钱可以是纯粹爱情的全部原因，至少是一部分原因；历史上确实也存在着这种著名的事例。后来成为毕康斯费尔德卿的狄斯累利，年轻的时候虽然贫困，但勤奋又充满野心。他跟一位比自己年纪大了不少的有钱寡妇结婚，而为一般人笑为傻瓜。他靠妻子的帮助实现了显赫的地位，冷笑他的人当然认为他爱钱甚于爱妻子，但这种判断错了；通过他们的婚姻生活，他始终从心底深深爱着他的妻子。狄斯累利最初碰到她的时候，如果她身无一文，恐怕他也不会爱她的，但是由于她给了他的亲身援助而让他产生的感激之情很容易发展成深厚的爱情。由对方帮助自己达成某种目的的恩情而萌生爱情的例子非常多。对于一个充满野心的男人而言，去爱一个帮助自己成功的女性是一

种自然的感情，若因而假定由于这种爱情是扎根于自私的本能所以并非真实的东西，这种假定是极为肤浅的心理学。

比狄斯累利更为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如大家所知，他是在赶骆驼的时候认识了有钱的寡妇，并爱上她，最后跟她结婚。作为预言者而不会赚钱的他，是她的资金维持了他早年的生活。穆罕默德并非专情于某一位女性的那种男人，但是在其一夫多妻主义的范围内，他真心爱着这位算是恩人的妻子却是不可置疑的。

我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男人贫穷女人有钱的情况，但是在男人处于统治地位的世界，与此相反的例子应该更多，而那几乎是基于同样的心理。有钱男人要求穷女孩和他结婚的时候，她很可能感觉到一种恩情和感谢（尤其假如她具有社会野心），结果只要对方不太讨厌，她甚至会对他产生爱情；至少这个男人并不需要像穷男人那样需要个人魅力。

拥有者必获赐予；富有往往不仅是爱情的外观，甚至能换得其实质。即使说它不当或不妥，但这仍然是一个事实。

梁祥美 译雪

论贫穷

美国 洛克

前两天我有机会向一群青年演讲贫穷的问题。我讲的题目叫做：《贫穷：致贫与守穷》。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我的题目，青年人一听就懂。

在作这个简短演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关于贫穷的新见解，这是不带讲稿的人常有的情形。关于贫穷的一般性的坦率意见，我们大家都知道，贫穷如何有益于心灵呀，是多么好的锻炼呀，如何受上苍神明的赏识呀，如此等等。我们还知道，所有那些被我们尊崇的人，最初都经受过贫穷，因此我希望，我们在心灵深处都树立起一个概念：贫穷是奠定美好德行和正直生活的基础。

但是这些见解不着边际，空空洞洞。演讲使我对贫穷的问题仔细思索了一番，通过回忆和思辨，悟出了贫穷的细小、具体和特殊的好处，以及安贫守穷的理论，即若干守穷的准则。

首先我得出了贫穷的定义：贫穷即陷入一种不断为自己和家属的未来而焦虑的境地，无力维持自幼过惯的生活标准，既不免低三下四，又愤愤然想表示反抗，最终无可挽救地变得绝望。

这就是我所得出的关于贫穷的定义，一旦有了这个定义，由那种境地产生出来的好处，便十分明白了。

贫穷的第一个直接好处，就是可以使人变得慷慨大方。你一定会注意到，少数富人贪婪无比，一毛不拔；所有的富人则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个个都小心翼翼；相反，窘困的穷人却大大方方，倾囊相助。诚然，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善良的动机，而仅仅只

是由于他心里明白，无论如何，到头来还是一个样；所以他对别人的友善，那是由于财力单薄，一切听其自然的复杂心理。不过，久而久之这会养成习惯；所以，在贫穷的境遇里养成了这种品性的人，倘若时来运转，得到一大笔钱，总是大肆挥霍，几下就用个精光。

贫穷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人去掉幻想。和富人遇到一块，尤其是置身太太小姐之间，给人最大刺激的事儿是对他们的生活环境产生幻想，对他们的生活乐趣想入非非。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是幻想，其中不乏一厢情愿，信以为真的成分。可是说到底，那是一个不现实的虚无深渊；朝思暮想，一味追求，终会令人蒙受难以忍耐的痛苦。而穷人呢，物质条件不允许他胡思乱想，因而免于费心伤神，堕入梦幻的渊藪。穷人绝不可能把警察当做英雄，视法官为超人，相信官吏会安什么好心。穷人对于忠厚的老实人也不抱什么幻想，也不把工业界领袖看成三头六臂的超人。常言道：穷人敢作敢为，无法无天。他憎恨警察的盛气凌人，徇私舞弊；他指责工业界领袖不近情理，愚不可及；他不满律师的诡谲狡诈，只图个人腾达；他反对一切寄生阶层的令人憎恶的伪善行径。对形形色色的这一切，穷人耳濡目染，感受至深。他不再把人间幻想为一座大花园，正像一个士兵不把战争描绘成一幅图画，一个水手不把大海当作一个游乐场。

我们这些受惠于贫穷的人，还要好好感谢贫穷，因为它使我们清心寡欲；而我们比较富有的兄弟却念念不忘生活中的特殊享受，不得安宁。我认识一个富人，他一天至少非换两次衣服不可，常常还得换三次；要定期外出，到约定好的地方，轮流不息地会见至少六十个人。他比一个小学生在学校里，或者一个下士在团队里，更不自由；他简直没有片刻闲暇，因为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太多。穷人对这些真是不能理解，哪有那么多非办不可的事。要是你去对一个穷人说，他必须去海边浴场赤身裸体地浸泡好几个礼拜，他可不懂得“必须”二字的含义；他会说，也许有人喜欢那种玩意儿，但要说任何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不带别扭

的劲儿，这就叫他无法理解。

令人焦躁不安和感到卑微的贫穷，还有一大好处。灵魂的大敌莫过于懒惰，可是一个人要老处于愤懑的痛苦境地，就像受到难忍的牙痛折磨一样，要不哼不哈绝不可能。灵魂的另一个仇敌是骄傲，然而即使是刁钻的穷人，也骄傲不起来；他也许想滋长起骄傲，也许期望将来能够骄傲，可是眼前他就是办不到。还有人的内心，旧的迷信称为“灵魂”，经不住豪华事物的诱惑，而贫穷却能抵挡得住，或者拒之门外。

我完全明白，你会给我举出无数的例子，说你认识的一帮穷秀才竟然大吃大喝，上戏院（还坐正厅呢），乘出租汽车，咖啡杯里兑美酒，大手大脚，挥金如土。说得很对。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这类人的生涯，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习性在逐渐收敛。四十五岁以后，坐出租汽车的次数慢慢少了，也不再大吃大喝，虽然咖啡里照样兑酒。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贫穷可以迫使奢侈的习气受到约束。就在去年四月，我在法国北部的利尔朋城遇见一个人（当时我在那儿考察罗马遗迹对开办旅馆的影响），他对我说，战前他总是到瑞士去度假（他是一位牧师），可是现在他只能到诺曼底，不能往更北边去。我当时拿出一张纸给他画了一个方位图形，按度假的费用分成等级（这位牧师也是这样按级考虑问题的）。我指着表，告诉他到东非去猎狮要破费多少，到法属摩洛哥一趟要花多少钱，往返西班牙一次得花多少钱，而花钱最少的度假要算徒步游览诺曼底了，从英伦三岛去那里，只消花一英镑就可以抵达。掇他把那张图表折起来带走了——殊不知还有一处更便宜的度假地方，那就是法国东北部的阿登。

由于采取讥讽的态度，我认为贫穷还有一种更高尚的好处；在我看来，讥讽才能是智力的精华。我当然知道，富人也自有讥讽才智，像一个人为了自娱而作的一幅图画，只挂在自家壁上独自欣赏。在伦敦的所有穷人都具有反讽才能，可以说全世界的穷人都一样，甚至那些穷秀才年过五十也会发现自己带上几分讥讽态度。但这于他们更好，就像一个人更能领略汤中的雪利酒

味。请注意，讥诮的反语可以抵御无聊的讽刺，而心中要有了这种反讽机制，便可以防止心灵的腐败了。

还有，贫穷可以使人正视现实。你也许会说，这算不上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是我相信，从长远来看，还是会受益的。因为你要是无视现实，迟早会碰在现实这堵壁上，正像一只船在雾中会触礁一样，而碰壁的滋味与沉船的悲哀是一致的。

如果你对富人说，他的某个同事具有天赋，也许他会承认，态度虽不积极，确是真诚的。穷人则不然，即便满口承认，他也不会那样愚蠢，完全信以为真。

最后，我还想到一点：贫穷使人心安理得地去进坟墓。我曾经听见一个乞丐激动地说：富人死时什么也没有带去。要照这话字面上的意思，他便错了，因为富人死时还带着谄媚，愚蠢，幻想，骄傲，以及其他许多深入皮肉的甚明显的累赘，到了最后审判需要剥掉时，他们必然会备受折磨，痛苦万分。可是我明白那个乞丐的真意——他是说富人不能把汽车，舒适，华服以及形形色色令人厌烦的玩意儿带进坟墓。富人死时得剥去一切身外之物，而穷人本来就是两手空空一身轻，因此到了黄泉渡口，轻舟直前，最先抵达彼岸。我想，这也该算是一种好处吧。

没钱的日子

祝 勇

没钱的日子清苦。读书的时候，校园里尚没有那么多的推销广告、维修信息，亦未有被“随身听”、手机、名牌时装、金首饰武装到牙齿的学友。书不敢放肆地买，朋友同游，还要为是否购买彩色胶卷踌躇，只好让欢乐的瞬间显影于心灵的底片，手拎饭盒检阅食堂菜谱，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从胃的贪婪中抢出一本心爱的书籍……没钱的日子，心算的本领大大长进。

花季少女们开始对痴迷于精神王国的莘莘学男敬而远之，于是营造过无数斑斓梦想的校园上演了更多的悲欢离合。一位少女对一位男孩说：“你穷，我料定你这辈子不会有出息！”说罢，断然离去。她转身的时候，美丽的发梢高高扬起。多少年后，那男孩挣了大笔的钱。相逢的时候，他把大把的钱往她头顶的天空猛地一掷，钞票纷纷扬扬落在她身上的时候，他已大踏步走远。这是一部台湾电影中的情节。许多男孩子流泪了。一位刚刚失恋的同窗说：这正好是他昨夜的梦。

没钱的日子，在人前便多少有几分气短。虽不愿放弃对理想的执著而惶戚戚去“捞世界”，然而入校园时眉宇间透出的自信和几许伟傲，多少也打了几分折扣。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因何缘故，配镜开始和自尊有了联系，以至于有人不是出于对经商的兴趣，亦非为了满足物欲，而完全为了自尊，为了给“书呆子”争回一口气而下海。有人说：配镜成了现代人的一块遮羞布，倘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失掉了，赤裸裸站立在人群中，自会显得可笑又可怜，又怎能昂起头来？然而，尽管“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训早已不如“红太阳歌曲”那般流行，尽管没钱的日子不潇洒，还是有那么多学子甘于寂寞，寸心如秋之安澜，弄趣“闲花落地”处，逗情“细雨湿衣”时，处世若清风徐徐，情界是青山绿水……

那天黄昏，那位自我少年时代就敬仰的老作家，在他堆满书籍的寓所里向我讲述了他的信条：“物为人所用，人不为物所累。”尽管他像我这个年岁时就被戴上“为三万元而奋斗”的莫须有罪名，尽管他如今在经济利益主宰的出版界出版著作有时不得不面对许多新的难题，然而他依然固守着他的心灵家园，辞官不就，默默耕耘，潜心构筑他的艺术世界。他的人格令我敬重不已。

没钱的日子里，心中可以想起一连串的名字——马克思、伦勃朗、曹雪芹、梵高……想起少年时代就学过的、由一位英雄撰写的一篇叫《清贫》的文章，想到他们在物质世界里的窘迫和在精神世界里的伟岸。

没钱的日子里，更多地在精神的瀚海里畅游，企盼与人类智慧的神灵相遇。一位同学这样写道：“四壁雪白的教室会萦绕一种意识的分子，像空气中的微量元素，源源不断吸入我等肺腑。于是拥挤的走廊便有男女同学用力扩胸，以使自己把那伟大精神像‘汁’一样化为血肉。”

没钱的日子里，便以朴素的方式对待朋友，悉心倾听彼此的心音，诉说彼此生存的艰辛与美丽。心灵相投契而彼此无所求，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没钱时结交的朋友是真朋友，那份友情比水还纯净。

我想，没钱是一种清福。穿不起高档服装，闲散时刻则可无所顾忌地席地而坐而不怕弄脏衣服，细细品味自然的芬芳；吃不上珍馐美味，则毋须因担心体态变形而忐忑不安；进不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则可更多地在林中散步，或面湖而坐，让整日蜗居的心灵得以充分的舒展……

以一颗波澜不兴的心去对待没钱的日子，真真是一种境界。

最佩服梁实秋，读其《雅舍小品》中关于雨天雅舍的一段描写，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梁先生的“雅舍”实为陋舍，遇雨时“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轰然一声而泥水下注……”由屋顶崩裂而联想到奇葩初绽，好一种中国士大夫“游心于物外，不为世欲所累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人生态度。环顾我的陋室，便也觉出几分自足。拥有一张桌、一盏灯、一捆书，一支笔，于我，已足矣。“文章千古秀，仕宦十年荣”，这正是部分学人淡泊浮华，横心进取的浩荡胸襟的真实写照。没钱的日子，对生活的体验更加本色，生命的追求更加执著。我们不甘于平凡却在追求不平凡中不断地品尝各种痛苦，我们因此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骄傲。

没钱的日子里，为了那个不清晰但一定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唱着歌，走。

文字与黄金

周瘦鹃

欧美诸邦，小说风行。每一书出，传诵万家，故小说家之所入亦特厚，往往一书之成，而能得社会欢迎者，则朝脱稿，夜富有矣。吾国小说家之生活，几同苦力，铁砚磨穿，曾不足以供温饱。臣朔饥欲死，爰述所知，用当屠门之大嚼。

英国司各特氏（宰援~~译~~），每成一书，可得八千金镑。故十数年间，遂能建阿卜咨福别业，巍奂如王者居。后营商折阅，负债累累，因于一八二六——一八二八年间，肆力于著述，凡得四万金镑（合墨银可四十万元），以偿债主。

美国华盛顿欧文氏（宰援~~译~~），以其杰作《笔记》（“栽~~译~~”）一书得三万金之酬资，有二兄及五侄女，均赖彼文字为活。

英国狄更斯氏（悦~~译~~），每年笔尖所入，可一万金镑。初成《白士之笔记》（“栽~~译~~”）一书，以一百五十金镑售其稿，后十一倍此资赎归己有。居未久，遂成富翁。

美国马克·吐温氏（配~~译~~），著述既富，所入亦丰，时人称之为文学界中之银行家。少年负债颇巨，与司各特埒，中年沥其心血，悉以卖文所获偿之。晚景滋裕，称小康焉。

英国山格来氏（宰援~~译~~），与狄更斯齐名，初亦困甚，见狄之年获万镑也，羨之。于是孜孜力作，历成诸书，竟亦一跃而为富翁。死后，诸子析其遗产，均成小康。其名作《亨利·哀士孟》（“匀~~译~~”）一书，书贾以一千金镑购去。

法国大仲马氏（粤~~译~~），初至巴黎时，潦倒无以为生，

后从事于小说，历年所入，殆及百万法郎。然生性豪放，不知居积，耽声色狗马，手散千金无吝色。晚年大困，往依其子小仲马，所剩仅一金币云。

英国柯南道尔氏（粤拼：柯南道尔），初业医，后治小说。有《血书》（“粤拼：血书”）之作，虚构一大侦探福尔摩斯，全书凡三万五千言，仅售十四镑，每千字亦仅合墨银二元许。出版后风行一时，发行者遂千倍此资酬之。美国书贾，亦辇重金购其他稿，每千言作六百金计，所得亦不资。综其所著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共获十余万金云。

英国吉百龄氏（粤拼：吉百龄），以著述所得，成大富豪。数年前，每字代价一先令，尝有人戏以一先令寄之，购其一字。氏即以“谢”（“粤拼：谢”）一字为报。闻者艳称之其《甘姆》（“粤拼：甘姆”）一稿，篇幅不多，亦得酬资二万五千金。今其人尚存在，然不常作小说矣。

去岁英国有不甚知名之小说家郝金生氏（粤拼：郝金生）者，草《冬至》（“粤拼：冬至”）一书，归某书肆出版，行销四五十万册，美国方面亦三十余万，欧洲各大邦旅舍之桌上，率有此书，复有人以重金为筹，请以此书演剧并摄影戏。综前后所获，殆十万金镑。人咸谓其成功之速。

赌的滋味与经验

何若愚

在谈各种各样的癖好里，提出个人的癖好“赌”，好像与吃、喝、嫖、鸦片烟，同为道学先生所不满，而将跻身于下流。可是不说出来，又太不坦白，还是尽情地说个痛快吧。

如果说赌是下流、颓废、堕落，劳神伤财影响国民的道德，那实在是冤枉它了，完全不了解赌德。赌是最规矩最有纪律的艺术，不经训练，不下工夫，是不会成名家，操必胜之权的。孔二先生于这一道很有研究，所以他看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叹一口气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可见博弈虽小道，其中大有道理，哪里容许妄加批评。

汉高祖，明太祖，不是两个呱呱叫的流氓皇帝吗？为什么吕太公肯把他的女儿嫁给刘邦做老婆？就是看到他会赌，而且豪于赌，尽管越赌越输，负累不堪，可是也越输越赌，始终不馁，便断定他的未来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朱元璋是个小和尚，在造反之后，有那么多文武人才来攀龙附凤？就是因为他豪迈不群，赌德高明，不欺不骗，所以大将徐达和他下棋，胜过他，他便毫不吝惜，奉赠莫愁湖，在湖上砌了一座胜棋楼，至今犹有遗风余韵，令人向往不置。

其他的赌博同志史不绝书，并不因此减轻他的身价，甚之且可看出他们的人品的高下。如魏文帝《典论》：“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惟弹棋略尽其妙。”《世说》：“弹棋始自魏宫内，文帝于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常。”《天中记》：“唐顺

宗在春官日甚好弹棋。时有吉达、高钺、崔同、杨同愿之徒悉为名手，后窦深、崔长孺、甄偶、独孤辽亦为亚焉。至于长庆之末，好事之家，见局犹多有解者。”韩昌黎《画记》：“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与余弹棋，幸胜之。”可见我国中古以后，赌弹棋是无论上下极普通的事。

又《汉书·陈遵传》：“祖父遂，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诰太原太中，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借官位还赌债，倒是一件奇闻，和狗肉将军赢了人家钱便立刻下委任状差不多。在《五代史·义儿传》里也有一段同样故事：

存贤本姓王。少为军卒，善角抵。庄宗亦好角抵，因顾存贤曰：“尔能胜我，与尔一镇。”存贤博而胜之，同光二年，幽州符存审病甚，庄宗因顾存贤曰：“角抵之胜，吾不食言。”即日以为卢龙军节度使。

大概以前聪明才智的帝王并不摆臭架子，有时公余之下，也欢喜与臣下同乐，玩玩这些赌博的小玩意儿。南齐明帝便是一个例，《南齐书·李安民传》载：

明帝大会新亭，劳接诸军主，樽蒲官赌，安民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状也！”安民少时贫窶，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后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安民寻此人，不知所在。

还有，杨贵妃的老兄杨国忠也是以赌博起家，他本来得到他的叔父的一笔巨额遗产，刚才在蜀州拿到，哪知不到一天工夫，便在成都掷骰子输了精打光。究竟他有这一技之能，后来穷得无赖，到了京城，他的族中很多权贵在皇帝面前大为称誉，说他会赌，于是唐玄宗便派他做起参军来，从此得志。

赌博是从来不曾禁止过的，不过赌品不可不讲。像《晋书》上说：“谢鲲婿殷叡好樽蒲，夺其妹装物以还戏债。刘湛谓谢宏微曰：‘谢氏累代财产充殷君一朝戏债，卿视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以好赌而把老婆的陪嫁东西当尽卖绝，实在是

太不应该。又《山堂肆考》载：“王荆公棋品殊下，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记纂渊海》有一则：“石晋陈保，性极鄙吝，每与人弈棋，败则手乱棋局，惧所赌金钱不欲偿也。”赌钱将败而捣乱，不使终局，这是大大的丑品，那种人如果做大事，可以断定说，他决不会成功。

我以为逢场作戏，赌则可耳，即三朋四友大谈赌经，无疑其平时的正常工作，亦是以逸与遑飞，增长智慧，亦无不可也。若是日以继夜从事于赌，虽倾家荡产有所不惜，东挪西借有所不耻，那么习惯既久，非特损名伤财，仰且足以丧身，影响事业。观于《癸辛杂识》说：

贾师宪丞相（似道）少荒于饮博，尝憩栖霞岭下，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不在韩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原，至于败面。他日复遇道者，惊叹曰：“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其后悉验。

这固属是江湖的术士之言，不足尽信，但也言之成理。我们因此想到，赌博原不是坏东西，赌而入于迷则坏矣。以我个人的赌博经验，可以套《论语》几句成语来说明赌博的滋味。那便是：

小子！何莫学夫赌？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呼卢喝雉之名！

依据朱注：“兴，感发志意；观，考见人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这把《诗经》的神味和盘托出，换句话说，倘是应用在赌博上来，也是贴切不浮，深得其中三昧。试分述其理由如下：

赌徒没有不好胜，好胜便须竞争，便是向上的心理，而专心一致，兴趣盎然，甚有久战不疲者，这不是“感发志意”吗？一个人的真面目往往平时看不出，只有一到赌场，在不知不觉间便原形毕露：或态度从容，沉着应战，虽败而不气馁，卒致翻身；或气量狭隘，稍稍失败，便张脉奋兴，若无所措手足；或者爱

小，或者贪大；或者庸懦无能，一副可怜相，或者鬼话骗人，神手通天，极尽刁猾之能事，这岂不是因为赌最可以“考见人品得失”吗？要谈交朋友，做买卖，或接洽事项，恐怕以赌场中无话不谈最为亲切，最为有效，而赌友的感情确也能保持长远，这又是“和而不流”了。因为赌运欠佳，输钱累累，有时烦闷，因为人色不对，因赌口角，有时气恼，但嗜于赌者过后即忘，真可以说是“怨而不怒”。家庭之间，消遣娱乐的方法固然很多，可是对于年老的尊人，一局围棋、八圈麻将，或者作弃子戏，摆龙门阵，意不在乎输赢，而在减少寂苦，博得亲欢，那就深合“迩之事父”的意义。现在没有“君”，可以一切长官领袖都可作“君”字解。凡是在官场混久了的人，大概总该明白做官的道理，对上不谄、对下不骄是不行的。张作霖打麻将，有一次独钓么筒，久久不得，忽对面人发一个八万，张便把牌倒下，说是和了，这叫做“王八打鼓”，难得之至，大家如哑巴吃黄连，无如之何。张宗昌推牌九，坐庄向不看牌，只把手中牌向后给侍候副官一看，说一声“通吃”，就风卷残云，把下面各注吃光，大家还不敢问他究竟手里是什么牌。某军长与某商会会长赌和了一次十三不靠，名曰“天下大乱”，及至某会长也照样地和一副下来，他可不答应，大声喊道：“你们太不懂道理！一乱之后岂容再乱！”所以从前张弧、潘复之流，侍候大人物或其眷属打牌是十足地赔小心，当和不和，当赢不赢，寓呵逢于孝敬之中，所以官运亨通，无往不利，那还不能“事君”吗？《水浒传》上说高俅之所以发迹者，也是具有这种技能。昔年伊伊伊多才多艺，奉派前往东北，结交张学良，使其易帜内向，只输不赢，豪情盛概，赌亦未尝无功。

现在赌的种类太多了，有跑马、跑狗、轮盘、大小、诗谜、摇摊、扑克、沙蟹、回力球等，而牌九、麻将尤为普遍的国民娱乐。在外国有麻将传习所，我国留学生每以为副业，夸耀世人，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王云五等游历伦敦时，前英首相丘吉尔头一句话就问他们中国人现在打麻将的兴趣何如，此老毕竟可

人，他于赌道极有素养，所以才能远交近攻，把希特勒打垮台。贝文要俄大鼻子摊牌，正以见其情虚胆怯，手中无牌耳，谁肯摊牌上他的穷当？足见其不会赌。

赌的技能千变万化，绝不是在那些坊间刻板的指南书籍里可以揣摩得到，一定要心领神会，随机应变。本来有赌癖者重在精神上的一种慰安，输赢犹在其次。如果一定要志在金钱而问到必胜的伎俩，那么我可以说，余致力各种赌博凡四十年，深知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忍、等、狠、滚。少进多看累不得者，忍、等之谓也；有机不可错过，务须拼命一掷以博大胜者，狠之谓也；大胜之后，急流勇退，虽为人所挽留或鄙弃而不稍回顾者，滚之谓也。若把把都进，牌牌都看，胜则收手，败反累重，其结果必胜仅小胜，负必大负，为善赌者所不取。质之同好，以为何如？

发财的真价值

李 敖

东方人说“一钱难倒英雄汉”，西方人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站不直”，这些观念，都概括说出金钱的重要。一般说来，金钱是财产的表征，是生活的基层保障，乃至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先决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清楚的见解，彻底道尽了生活基层保障的重要。在生活没有基层保障的时候，只有“大丈夫”才能“贫贱不能移”，一般小百姓，就非“移”不可，而“大丈夫”也至多只能退守于“贫贱”，若连“贫贱”而不可得，面临“饥饿”边缘的时候，即使“大丈夫”，也得向漂母讨饭吃，伯夷、叔齐固然超人一等，在“饥饿”边缘，饿死自甘，但这究竟非普通“大丈夫”之所能，至少我李敖，就“做没有到”。

伯夷、叔齐为了抗议周朝君臣的“以暴易暴”，决定不吃周朝的饭，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光吃薇，维他命当然不够，薇只是一种“瘦维他”，结果双双饿死。设想夷、齐若有生活的基层保障，他们兄弟二人，大可在文王武王革命到来之前，大大地抢购一阵，囤积它几年的柴米油盐，准备长期跟“殷商的叛徒”抗战，又何必饿死示众呢？故伯夷、叔齐跟周朝君臣斗法，第一着就先下了败棋。他们忘了周朝君臣都是先吃饱了肚子再来革命的，只要肚子先吃得饱，“不负此腹”，此腹早晚会帮助你完成革命大业。伯夷、叔齐的敌人姜太公就是一例。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终于帮文王抢到天下，设想姜太公若不整天吃鱼，他能活到八十岁吗？姜太公是最能了解生活基层保障的人，他为了生

活，不惜“吃软饭”，历史上记载他是“出夫”，翻成白话，就是“吃太太软饭而被太太赶出家门的丈夫”。姜太公虽然被赶出家门，可是照样吃四方不误，不然怎么会成为“伟人”呢？姜太公因为能一直吃饱饭，所以才能“太公在此”，一切都好办，而伯夷、叔齐却不讨饭吃而讨苦吃，结果只能“夷齐不在此”，一切都化为黄土一抔，全谈不上了。

中国传统上，一般人对生活的基层保障认识不够，所以他们的力量，很容易就被摧毁。陶朱公（范蠡）是最知道这种危机的人，所以他玩过了政治，便下海从商，不再靠当政者吃饭，当政者再也不能控制他或陷害他，陶朱公以后，太史公（司马迁）也是深知财富力量的人，他当时为了替李陵仗势执言，被当政者下令宫刑，这种刑本可以用金钱来赎罪，可是太史公没有钱，只好“大势去矣”！太史公“失势”以后，极力呼吁金钱的重要，就是因为他深切知道，金钱是抵抗腐败政治的一种武器。

石崇斗富皇帝贪财

梁羽生

石崇是西晋的一个大豪门，“石崇富贵甲天下”，古语相传，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了。他的豪华到什么程度呢？下面是关于他的两个故事。

石崇请客有两个“例规”，其一是客人如厕，例送新衣，他家的厕所，布置得像小姐的香闺一样，里面有美婢十余人，专门服侍客人入厕，事毕照例送一套锦袍。第二个例规就更不但“豪阔”而且是残忍了。他每次宴客，总是命令美女劝酒，有客人不肯饮的，就当场把劝酒的那个美女杀死。有一次一个恶客故意不饮，他就接连杀人，表示“豪气”。

西晋的豪门士族竞斗豪侈，成为风气。石崇和当时另一个豪门王恺斗富，恺用麦糖洗锅，他就用白蜡当柴，王恺斗不过他，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了，暗助王恺，将宫中一支三尺长的珊瑚树赐予王恺。王恺以为这一次准可赢了，就拿了这支珊瑚树在石崇面前炫耀，岂料石崇随手用铁如意便把它击碎，王恺大惊，说出这是大内宝物。石崇笑道：“你不用害怕，我赔你好。这样一支珊瑚树有什么稀罕？”说了就立即拿出六七支比那大内宝物更好更长的珊瑚树来，任王恺选择，作为赔偿，把王恺吓得目瞪口呆。

石崇何以这样有钱？原来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大贪官，别的贪官搜刮民财也还罢了，他还兼做强盗，当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公然叫属下劫夺客商，甚至连外国的贡使经过他的地头，他也敢抢掠。历史上贪官多如牛毛，但像石崇这样凶的，却倒还少

见。晋武帝非但不惩罚他，反而把他一路提升，直升到做“大司农”（等于财政大臣）。

你道皇帝何以不惩治石崇，原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晋武帝的贪财比石崇更甚，不过他不用做强盗，他公然定出“法律”，犯了死罪的可以用黄金赎罪，公价是黄金二斤赎命一条。因此，官吏贪污即使犯了罪也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是黄金二斤而已，吏治焉能不坏？除此之外，皇帝还可以卖官鬻爵，作为生财之道。《晋书》载，有一次晋武帝问臣下刘毅：“你看我像汉朝哪个皇帝？”刘毅答，像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晋武帝无言可对，只好一笑作罢。

一面是皇族、豪门的荒淫奢侈，一面则是农民的饥饿哀号，到了司马炎儿子司马衷（晋惠帝）做皇帝时，全国已经到处发生饥荒，有人告诉他，他却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千古传为“笑话”，但这笑话中却饱含了多少农民血泪啊！

“不义之财，理无久享”，石崇的下场比邓通更惨，邓通不过活活饿死，而石崇则在“八王之乱”中，被他的政敌孙秀所杀，连他的三族都灭了。而西晋的腐朽政权，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皇朝”之一，前后不过四传（一共四十三年），就被匈奴族的刘曜石勒灭了。

印伪钞——为银行白效劳

夏元瑜

钞票之由来久矣，比耶稣还早。中国汉初就有皮币——用白鹿皮做的，只限于给公主做嫁妆用，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以后历朝历代发行纸钞的多了，闹到后来全是兑不了现，混得没人要才算完事。反正最后落在谁手里，谁就倒霉。这只怨他们的眼光太浅。如果慎慎重重地代代相传，传到今天送到历史博物馆去，当然也有很高的价值，也许远超过原来的票面额呢！所以咱奉劝为人在世，千万不可以急性子。股票落了，不卖，锁在箱子里，反正有抬头的一天。对不？至不济千百年之后也有上博物馆的价值。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阁下一定要福寿绵长才行。

在古代钞票之中有没有伪钞？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我却没注意过——由于念书太少之故。不过铜钱却有私铸的，判罪极重，要砍头。这要搁在现在就不要紧了，做点假古钱骗骗人，没什么了不得的罪名。犯罪是有时代性的。

中国古人认为个人出资去修桥补路是莫大的功德，连城隍爷都叫判官记在某人的功劳簿上。某人做公益，有益世人，来生转世要享荣华受富贵。这是鼓励人帮助政府做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有些人也有一番热忱，想帮助台湾银行做点事，也不要他们的任何补助，完全自掏腰包，白白的义务劳动。费尽心机代他们印出钞票来，既给银行节省了印刷费，而且事成之后也不居功，连报告台银一声都没有，也算得“为善不欲人知”的了。正跟帮助国家的武器生产一般，在家里做手枪一样义行可嘉。所以最近的一桩伪钞大案，竟有银行的人员牵扯在内，真是指导有

方了。更可喜的是伪钞所用的纸张，竟是台产的，可见咱们的造纸工业已经不错。

这些善行虽不愿人知，可是纸包不住火，一旦被警方发觉之后，也少不得要报答他们一番，请他们到特设的“别墅”里去休息几年。天天免费招待，三餐不缺。四季衣服虽不太考究，可也还过得去。每天也有段活动时间。比古代铸私钱的待遇强多了。

我天资鲁钝，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了这等高明的制版和印刷的技术，不开家出品精良的印刷厂。我们现在的出版业正十分发达，一定有不少生意上门，为什么非得给台银白帮忙不可。印刷工厂出品换来的钞票虽然比较旧些，可是没有被警方强行招待的麻烦。

股票、邮票、礼券也全是能换钱、换货之物，怎么没人作假呢？大概是没地方卖之故。总不能站在街边上向路人兜售股票吧？连金光党也不敢采用这一招办法。只怨乡下老太太根本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无奈她不懂。

四十年前北平的婚丧事，也有人送礼券的，真倒是真的，一丝儿不假。喜寿事送的是席票，写明多少钱的鸭翅席一桌。再一看那家开票的饭庄，根本就是专办大喜庆宴会的堂号，平常的一两桌的酒席相应不接。最初确是收了某人的钱，开出这张证明也是真的。既不便去吃，只好留着转送他人。收礼的人当然要背面写个号数，好和送礼簿子的编号核对，结果转来转去，背面的编号都写满了。

丧事呢，有些等闲泛泛之交送份香烛店的官吊（一束香，一对蜡烛，银纸元宝，钱粮——一束黄纸，刻有钱纹）。这原不值几文，不过用张礼券也比提着这堆东西在街上走方便得多。丧家收到了也懒得去兑现，放在家里将来可以转送别家。这些古老的礼券如果仔细研究起来，竟有同治元年（一八六〇年）开的。连那家开票的店都关门久矣。要是谁从北平带了这东西来，大可捐给历史博物馆，何馆长少不得要谢谢你。有位穷作家孙家骥先生曾赠送了馆方一批版刻的民俗画，死后家境十分萧条，历史博物

馆竟从同人的福利金中提送了一万元的奠仪，也算很有个人情味儿吧！

最后还是劝印伪钞的先生不如改个出品项目。如印书要买大批的铅字，太麻烦，光给人印印封面也很不错，例如台北专印封面的沈氏艺术印刷公司生意十分不错。我四年出了八本书，除了一本台湾书局出的儿童读物之外，那七本全是它印的封面。光是拙著《万马奔腾》自今年初版以来，封面已印到第一万七千张了。接着第九本书叫《流星雨》，封面也是它印的。许多流星在空中飞舞，流星在空中一闪而过，正如副刊文章一上午就消失了一样的快。但是封面的每颗流星上都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小精灵领着，也正如每篇文章都有它内在含义一般。印书的纸最近涨了百分之三十四的价，书可没涨。出书的九歌老板倒也有苦说不出。有人劝他去为台银做行外服务，他又不干（我没听清楚，不知是“不干”还是“不敢”）！

诗咏金钱

李元洛

流通领域内做交易之用的货币，从最早出现的海贝币开始，来到世间已有四千多年悠悠岁月。其间历经夏商时期的石币、陶币、骨币与铜币，春秋战国的布币与刀币，秦汉时代的半两币、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以至于现当代的各种钱币，可谓“钱”极变化，历经沧桑。中国有“钱能通神”、“钱能使鬼”的警言，外国也有“钱能使马儿奔跑”的谚语。在当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钱”，取代了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日月中的“斗”，高踞君临一切的地位，以致天下芸芸众生不可一日无此君，并且使许多人意乱神迷，而以身试法，而饱尝铁窗之苦，甚至自取杀身之祸。欲浪拍天，钱潮动地，我今日以“诗咏金钱”为题在唐诗中巡游一番，也可以说是附庸风雅，不，附庸钱神了。

“钱”，本来是古代的一种农具，也即用以除草的铁铲，后来仿其形而成货币，名之曰“泉”，取其流行周遍之意。战国晚期始有圆形方孔之钱。时至秦代，“钱”才成为一切货币的通称。当代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泰德·克罗斯福德著有《金钱传》一书，追本溯源，他认为金钱的起源，应是人类谋生存的一种神圣之心，和对群体式的团结的向往，“它的本来含义是牺牲、贡献和分享”。这，可以说是还“钱”的本来面目与原始意义。然而，原本无知无觉甚至无辜的钱，一旦和具有各种权力与欲望的人结下不解之缘，除了交易流通促进生产的正面作用之外，它又往往成了权力的象征，豪门的标志，甚至或高升飞天而为通神之

宝，或沉沦入渊而为万恶之源。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黄金与宝剑》一诗中，曾经写道：“一切是我的，黄金说 轶宝剑说：一切属于我。轶我买一切，黄金自夸 轶宝剑说：一切由我拿。”在一百多年前，这位异国诗人就以他的诗句，形象地表现了“金钱”与“权力”的力量。然而，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唐代，已经就有好几位诗人有见及此发而为诗了，例如罗隐，他的一首诗就是以“钱”为题：“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能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他首先落笔于志士和小人对待金钱的不同态度，然后写钱的解愁提神的作用，最后痛斥豪门贵族对钱财的贪多务得，似虎如狼。而徐寅的《钱》诗，则更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多蓄多藏岂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能于祸处翻为福，能向仇家买得恩。
几怪邓通难免饿，须知夷甫不曾言。
相争暮竟何归处？尽入权门与悻门。

诗中用了两个典故：汉文帝宠臣邓通获赐蜀郡铜山而自铸钱，富甲天下，最后却被罢官抄家，穷饿而死。东晋大臣王夷甫是位伪善的清谈家，从不言钱而只说“阿赌物”（这个东西），实际上却家财万贯。全诗重在揭示金钱对于“祸”与“福”、“仇”与“恩”的转化作用，令人不禁想起在他之前的西晋人鲁褒，和在他之后的异国人莎士比亚。鲁褒先生有感于“风化颓败，为官从政莫不以钱为凭”的世风时弊，在《钱神论》中称钱为“孔方兄”，其秘效奇能是“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而莎士比亚呢？他在剧作《辛白林》中说，“有了钱才可以到处通行。钱可以让好人含冤而死，也可以让盗贼逍遥法外”，其《理查三世》又道“金子抵得上二十个雄辩家”，《冬天的故事》则重申“虽然权势是一

头固执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至于他在悲剧《雅典的泰门》中为黄金写的那段台词，更是精彩绝伦，可谓西方的《钱神论》，历来就为众人所称道和引用。而上述徐寅诗的结句，较之罗隐诗的结句更为概括有力，后来居上。“权门”指权贵之家，“悻门”指帝王君主宠爱的臣下之家，总之是有权有势的豪门贵族。以权谋钱，以钱贿权，权钱之交易自古已然，于今更使世人侧目，徐诗如此笔力千钧而锋芒毕现，今天读来，仍不免使人油然而生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联想。

无论对于个人或是众生，贫困都是一场灾难，而“钱”最初之所以名“泉”，不仅是指其如同泉水之周行流布，也是寄望它如泉水之润泽众生。然而，贫富的悬殊，两极之分化，这种古今皆然的现实却有背“泉”的初衷。杜甫在《曲江对酒》中就写过所谓“金钱会”，即开元元年九月一日，不是“穷”则思变而是“富”则思变的唐玄宗，在承天门大宴群臣，然后向下抛撒金钱，令百官捡拾为乐。顾况《宫词五首》之一也写道：“九重天乐降神仙，步舞分行踏锦筵。嘈嘖嘖一声钟鼓歇，万人楼下拾金钱。”近见报载，占美国百分之一的富人拥有全美百分之四十的财富，而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较也毫不逊色，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家庭，其收入超过国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个人存款在一百万元以上的约一百万人左右，仅占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或当今，贫与富都有如南极之与北极，有如寒风凛冽的冬日之与鲜花着锦的春天。

在唐代，许多诗人就为贫富的不公而愤愤不平。罗隐除上述《钱》诗之外，还有一首诗题为《金钱花》，可以说是同一主题的变奏或异奏：“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刷将。”而与他同时代的皮日休，其问题之作却将关爱的目光投向贫困的芸芸众生：“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有一种苔藓类植物，别号“苔钱”，只因它的形状和名称与“钱”关系暖

昧，也就为有的诗人借题发挥而蒙不白之冤，如郑谷的《苔钱》：

春红秋紫绕池台，个个圆如济世财。
雨后无端满穷巷，买花不得买愁来！

对诗人由此及彼振羽而翔的想象力，我只有羡慕；对他同情天下苍生的仁者襟怀，我只有敬佩。然而，设身处地为无辜的“苔钱”着想，郑谷的指责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

人际关系最可宝贵的是道义、理解与真情，这大约是许多人向往的理想境界。豪放豁达挥金如土的李白，就曾经在《答友人》中高唱“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他真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然而，且不说今日的社会越来越功利化和商业化，越来越多的人是以“利”相交，温情脉脉的面纱早已随风而去，即使在人心尚古的唐代，诗人们也早已慨乎言之了。中唐诗人孟郊，就直接以《伤时》为题，他说“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我亦不羨季伦富，我亦不笑原宪贫。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这位命运坎坷终身不达的诗人，他的诗句既是对世情的写照，也该包含了他的一把辛酸之泪？在他之前的张谓，其《题长安主人壁》更是言简意深，灿如照人眉睫的明珠，利若一击而中的匕首：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他的这首讽刺现实直抉人心的诗，该是作于他仕途未达之时，并题于寄居的主人家的墙壁之上吧？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世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日下，但张谓就已经有了如此深沉的感唱与犀利的批判，今天已是又一个新旧世纪之交，金钱拜物教盛行于中国大地，众生远诗神而亲财神，张谓如果复生，

不知会有多少新的感慨？僻处湖南永州的草书圣手怀素未达之时，就是经他介绍援引到文化中心长安而一举成名的，怀素不像现在一些得鱼忘筌过河拆桥之辈，他不忘此情此德，在《自叙帖》中特笔致谢，可见他们是君子之友而非金钱之交。“黄金不多交不深”，至少他们应该算一个例外吧？

在我国古代的钱币中，“五铢钱”是汉代铸造的一种钱币，通用了七百多年，其“钱寿”为我国钱币之冠。其次，就要算“开元钱”了。这种在唐初铸造的“开元通宝”，其形状、币文以及重量，为中国唐代以后的钱制开创了新的范式，而且书写币文的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其时年过花甲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此宝一出，人咸赞钱文双绝，不过，“开元通宝”的质地和书法虽好，但仍免不了“万恶之源”的恶谥。宋代无名氏有一首《咏破钱》，据宋人彭乘《墨客挥犀》记载，此诗系十六岁的李姓少女所作。她咏的是一枚残破的开元之钱：“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诗情深意，二美兼具，真是难为这位小女子的慧质灵心，即使是她本家的李商隐和李清照，如果同题作文，也未必写得出如此好诗。然而，以上种种都未免过于严峻和沉重，“钱”，其本身并没有错误和罪过，而且有的诗人咏钱，也能引发我们许多美好的联想。

俸钱或者说俸禄，以前指官吏的薪水，也即今日为官从政者的工资。古今的贪官污吏自不必说了，他们享用人民劳动所得所献的俸钱，不仅心安理得，而且还大肆搜刮以饱私囊，供自己及家人挥霍享受。惟有清廉正直的官员，才会反躬自问和自省，如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韦应物看到耕作的农夫，曾发出过“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的感叹，他由自己的居处高敞，而引起“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愧疚。这首诗，是诗人在苏州刺史或滁州刺史任上所作。感时伤逝，对景怀人，这是众生所普遍具有的情感，可贵的是诗人由己及人，由自己的“身多疾病思田里”，而想到广大人民的苦难而“邑有流亡愧俸钱”，难怪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读了这首诗，曾经慨叹为“仁者之言”。韦应物这种仁民爱物的襟抱，即使在当代也仍然有其示范意义，今日许多公仆在夜总会桑拿浴过“足”瘾，将民脂民膏化公为私之余，如果有幸读到这首诗而良知未泯，不知会有些什么感想？

钱，和爱情及婚姻联结起来，我们会想到许许多多没有爱情而只有金钱的悲剧，但是也不尽然。唐诗中有一些篇章写到钱与爱情，会使我们如燃点一炷清香，似品饮一勺清泉，灵魂沐浴古典的清芬与甘凉。元稹为妻子韦惠丛写了许多悼亡诗，而《遣悲怀三首》最为脍炙人口，前人甚至认为古今悼亡诗汗牛充栋，却不出这组诗的范围。第一首是：“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尽篋，泥地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韦氏美而且贤，稹未仕而卒，他们是所谓“贫贱夫妻”。后来元稹官运亨通，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衣服金紫，唐代官员俸禄甚厚，他的俸禄更可想而知。然而，不论元稹为人行事有多少缺失，他确实曾经深深怀念糟糠之妻，而且与“钱”有关：“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表现的虽是儿女私情，似乎不及韦应物之远大，但仍是人间可贵的至性至情，较之今天或贵或富或有名便要“换妻”者流，其“差距”自不可以道里计。

在命运难测音讯难通的古代，卜卦，是古人生活中一种具有神秘意义的活动。金钱卜，则是将钱掷落于地，视其向背以定吉凶、成败、远近、归期等等，这种活动盛行于民间，尤其是闺中。如于鹄的《江南曲》：

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随女伴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

诗的主旨，是少女或少妇对远行的情人或丈夫的怀念。前人之作对此已有许多高明的艺术表现，后来者如果没有新的创造，读者就会不终篇而掩卷，观众也当未终场而退席。此诗后两句却借“金钱”而寄隐私，翻空出奇，一个生动的细节胜过平庸的千言万语，使得旁观的我们对于似乎俗不可耐的“金钱”，也要刮目相看，并且要对千年前的女主人公寄去衷心的祝福。

前面说过，无论是个人或是众生，贫困都是灾难，而取之有道，储之无虞，用之在德，金钱则是颇为可爱的。过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金钱为“铜臭”，当然应该为之正名。不过，金钱也应像及时之雨普惠芸芸众生，使他们丰衣足食，利于行而安于居，不能为少数人所聚而私，如同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中所说：“金钱好似肥料，如不普及便无好处。”金钱如一柄双刃之剑，既可为人造福，也可为人带来烦恼与灾难，它应使众生的阮囊不致羞涩，但它绝非至高无上，更不能使天下众生都成为它趋之若鹜俯首帖耳的顺民。世界上还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如远大的理想，英雄的行为，崇高的情感，真正的爱情，纯挚的友谊，一去不返的青春等等，你即使富可敌国也无法买到。“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你信不信？在金钱之外，人生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形而上的美丽风景！

一块钱的价值

陈明远

在研讨“文化人与钱”的过程中，我曾有几次遇到“一块钱究竟有多大价值”这个非同小可的难题。

第一次我看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学生的“一块钱风潮”而提出辞职，可见事态之严重；第二次我看到，鲁迅先生为青年读者的“一块钱书款”而百感交集，可见情意之深沉。

蔡元培、鲁迅的时代，用的主币，是银元而不是后来的纸币。那么“一块钱”（或者说一块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呢？前文已经参照当时生活日用品的物价估计过。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间一块银元可买二十斤大米、或七斤猪肉，约合今人民币三十五——四十元。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三分，一块钱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优惠价五角，一块钱可以买两本书。

作出上述简要的形象说明以后，我就可以讲述“一块钱”的故事了。

第一个故事“一块钱风潮”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月的北京，轰动一时。如《晨报》十月十九日刊载专题新闻《昨日北京大学之风潮》等，舆论哗然；后来一些报刊又继续报道、评论，例如《时事新报》十月二十六日发表《各地来电》加以综述。……到如今七十多年来人们反复回味这次“一块钱风潮”。

当时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已经五年，北大成为“思想自由”的根据地、“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本营。全国各地莘莘学子云集红楼，以佩带北京大学的校徽为荣，旁听生更多达上

万。

按规定，北大学生每人每学期应缴纳学费十元。因为是国立大学，有公家教育经费拨款每月七点五万元，对学生尽量补贴，所以学费很优惠，比其他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学费五十五元）低得多。从北京大学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平民化，只要考试合格就录取，招收了很多穷学生。

蔡元培校长主张大学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健全教授会、评议会以主持大学日常校务。因此他自己平时不大亲理具体工作。据当时总务长蒋梦麟教授、教务长顾孟余教授等回忆，由于各科讲座大多增发讲义，故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再收讲义费每位学生一块钱。但是，这个决定一公布，难以预料的事件发生了。

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写道——

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

蔡校长为此“一元钱风潮”提出辞职。

一九一九届北大学生田炯锦则是这样说的：

民国十一春（陈注：应为秋）学校发生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

乃有少数当时所谓“过激派”学生，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先生闻悉，非常震怒，亲入重围，告诫学生不可无理取闹。学生们多数闻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嚣。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辞职。（引自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三年一月）

上引蒋梦麟（教务长）、田炯锦（北大学生）两人所述，应比照阅读。蒋的回忆录隐讳了自己“受包围”这一情节，实际上矛盾冲突本来发生于北大评议会教务长与一些大学生之间，而蔡校长则是挺身而出，个人承担责任，把矛盾的焦点引到自己身上。另一个细节的不同乃是：蒋先生回忆说讲义费每学期一块钱，而田同学回忆说是每门课程讲义费一块钱。但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根本事实毋庸置疑：蔡校长竟然为这“一块钱”的风潮，愤而提出辞职。据史料：

一般学生知悉后，乃决定于次日（十月十九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下午在原地重行集会，事前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

那么蔡元培先生的自述如何呢？我查到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一〇九一号，载有二十五日北京大学欢迎蔡校长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演说词：

现在我们是经过一回分离，又从新会晤了。大家都有痛定思痛的感觉，与假期后开学式不同，这是无疑的。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划，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

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观，所以决计辞职。

但是经过几日综合各方面的报告，觉得我那第三条感想，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一）因为这一次暴动，发得太骤，同学里面专心用功的人，事前实没有知道，临时又正在上课，对于少数人轨外的行动，实在猝不及防。（二）大多数不赞成暴动的学生，业已签名声明，可以证明那一日的暴动，不过几个人应该负责任了。我既然发现这个条件，而学生又屡来恳留，评议会亦催我复职，政府又不肯派人接替，退回辞呈，我再不回校，似乎有坐视本校破坏的决心，我实在不敢，所以不得不回校。

但是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精神方面的破坏，原因最大的就是感情隔阂。一个物体，若是内部的摄引力，受了障碍，他的各部分，受了外界较强的摄引，一定要分解，这是无可疑的。人群也是如此。若是一群里面，大家互相亲爱，就是有彼此不相了解的事，一定可以用很诚恳的态度，把两方为难的情形，比较研究，得到折中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的意见，不能完全牺牲，也一定可以无憾。若是感情有了隔阂了，遇着小小不方便的事，就可以看作有大作用在后面；听了旁人几句挑拨，信为千真万确；还要加上春秋诛意的方法，锻炼周纳上去，敌对的意思日增，良好的感情日消，那就无时无事不可起冲突了。我们若是为维持本校，要使求学的可以安心用功，教授与办事的人，都可以安心图求学者的利便，总要大家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不要多所猜疑，就别的都容易解决了。

……

可见蔡校长的道德魅力。我查阅历史档案时，禁不住想：是啊，当时北大学生平民化，确实很贫寒清苦。但如果我在，我宁

愿去打小工、去推平板车、去扫马路（这些活我都干过），哪怕天天啃窝头咬咸菜，我也要自己挣足这一块钱付讲义费，而决不能去伤蔡校长的心。他的负担已经够沉重的了。

第二个“一块钱”的故事跟鲁迅有关。

我在中学时从某本回忆录中读到鲁迅本人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他曾遇见热心读者买他著的书，从口袋里掏钱（银元）来放在他的手里，那一块钱还是热乎乎的，带着青年人身上的体温。鲁迅受了极大的感动，经常扪心自问，生怕自己对不起这样的读者。这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后来我通读《鲁迅全集》时，看到《写在〈呐喊〉后面》是这样回忆的：“……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

鲁迅写这篇后记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那么“三四年前”倒推上去就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罢，学生来买的书很可能就是《呐喊》。这是他自费印刷的。我查阅《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孙）伏园来，……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看来当时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是自己掏钱以二百银元印刷费“自费出版”的；又据史料查证，当时担任印行的是北大同人组织的文化团体“新潮社”，而孙伏园是这新潮社的编辑。

《鲁迅日记》到一九二三年才开始有领取图书版税和文章稿费的正式记录，这一年他的著述收入仅仅一百二十三元银洋；至于传世之作《呐喊》第一版的赢余二百六十元，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才结清的。

我还有个猜测，学生买鲁迅的书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鲁迅日记》载：“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载：“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

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交稿后两个月就印成了，可见当时出书效率之高。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说要由鲁迅自己销售二百册。鲁迅自印的讲义要收费，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要收一元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

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鲁迅日记》载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元二角八分（陈注：合每本二角四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那深沉的感慨，是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也说不定。

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市民、工人中间。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去办事、会友。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毁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本书？”“是的。”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给他：“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又问：“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有！”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名叫阿累，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里。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鼻子里突然一阵发酸。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

这两个故事有不同的说法，情节有详有略，大同小异。总该不是杜撰或伪造的罢。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

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某校买书的学生，跟几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却是共通的，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通的。

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接触钱，咒骂：“钱很肮

脏！”也许有些道理罢，世上很多不明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心读者买书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那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样扪着良心、反躬自问：一定要对得起读者。

钱声丁当

李福眠

一九六三年初春，少年的我，在上海淮海中路旧书店，购得本傅抱石先生《山水人物技法》。饶有兴味地读完后，按图索骥，兴致勃勃地跑到福州路古籍书店，购买傅先生在书中极赏的清代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不料，店里暂无此书，遂按规填写预定单。十月份，书店来了通知，说已收得是书，嘱我去购之。书价三元。

《画传》上下两册，木刻线装，乾隆原版。钤“丽生邹淦”“邹偃笙读书印”“晤对前人”“师竹庐主人珍藏”印。在一般职工月薪不过三四十元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红领巾的我，心怀不识字的母亲对我的慈爱，能慷慨三元大价购书，确实豪举，从此奠定了我爱不释怀的淘书读书之路。直到去年，我偶读周知堂《勤艺堂题跋抄》，方知这位晤对前人的师竹庐主人，是位晚清寓杭的藏书家。四十年前的三元豪举之趣，将晤对前人的人文精神，传承于书虫间。

我外祖父病逝于一九六七年。母亲赴老家天津奔丧后，带回几件外祖父的遗物。其中一件，是一串清代铜钱。

时为文革，我逍遥于家。冬天，男女老少都穿中式棉袄。屋外，檐水结冰，寒气袭人。我穿着铁灰色中式棉袄，手掂铜钱丁当响，于逼仄的陋屋中，偷读《老残游记》。丁当响的铜钱声，似走街穿巷行医的老残手中的串铃声。在那枯寂的年代，丁当声是朗心独识的一丝内心情趣。

几年后，我太太游览浙东时，将我的一张报名照，给一位老

姬香客看。老姬指着照片说“这个人无财相”，并授发财秘方。回沪后，太太一本正经令我从那串清代铜钱中，捡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盛世之币，用红绳串成五帝钱，像齐白石把钥匙挂在腰间那样，以启钱运。可惜，属鼠之我，满足于有口饭吃，有书可淘的鼠目寸光，无向钱看齐奔向钱方的鲲鹏宏志，一直没有将其资财重组，串成五帝钱挂在腰间。而昔日丁当响的铜钱声，至今依然回荡在我的心间，依然教我走街穿巷，淘书于冷摊与古旧书店。

谈“润笔”

曾敏之

自从龚自珍写诗提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来，常被人引用作为文人卖文为活的典故，既然“为稻粱谋”，怎么不是为生计呢？

不错，古来有“煮字疗饥”的成语，可以作为文人维持生计的理解。事实上，是有以文卖钱的，不过有一雅称，称之为“润笔”就是了。这种“润笔”的酬谢，自晋宋以来就已通行，到了唐代，形成风气。例如书法家李邕，他擅长于写碑颂，当代名人多求他撰文书写以立碑，天下寺观也求他撰文题匾，这样一来，他接受数百起的润笔之资，积财富达百万。有人认为李邕是自古以来卖文获利致富的第一人。杜甫有诗描写过李邕的阔气：“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可见李邕受馈的程度，杜甫说是“义取”，是赞他取之有道，并非白拿或强索的。此外，柳公权的书法也取得很高的“润笔”费。而欧阳询竟自称他所写的字一个“值五万”。

能与李邕媲美而以“润笔”致富的还有韩愈。他以文名播世，求他树碑立传以光宠先人或炫耀自己者多有其人。翻开韩愈的文集一看，他写的墓志铭特多，多是接受“润笔”而写的。刘禹锡把他写的这一类文章，概括为十六个字：“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真是为穷文人所羨煞了。韩愈的朋友刘义是眼红的一个，曾取了韩愈的黄金数斤为已有，还讽刺韩愈：“此谗墓中人得耳。”韩愈莫奈他何。

在唐代，因“润笔”成风，诗人皇甫湜为裴度写《福先寺碑》，裴度以车马缿嫖为酬，可是皇甫湜却嫌太薄了：“碑三千字，字三缿，何遇我薄耶？”皇甫湜是按字计酬的，所以责裴度给他的“润笔”资不合酬例，裴度只好“酬以绢九千匹”。

但是，“润笔”在唐代虽然成风，却也有人不屑牟取“润笔”的，其中一个白居易。他与元微之是知交，元微之临终之时以撰墓志文付于白居易，于是撰写《修香山寺记》时提到：“予舆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当纳……因施兹寺（即香山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这是说白居易把“润笔”捐作修建香山寺用了，算是元微之的捐献了。

从唐代诗文，也可考证到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人确是卖文为活的，例证见于杜甫写的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送斛斯六官诗》）看来，说“卖文为活”，也许是杜甫的首撰了。

到了宋代，“润笔”就成了合法的一种酬谢了，翰苑官制定“例事润笔物”，传了下来就成为泛指酬谢别人写作文字书画的财物了。欧阳修的《文忠集·归田录》写道：“王元之（禹偁）任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又在《归田录》提到：“蔡君谟（襄）既为余书《集古录》自序，……余以鼠须栗尾笔，铜录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蔡襄是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连欧阳修求蔡襄的书法都得馈赠一大批礼物作“润笔”的酬谢，就可想象古代的“润笔”的风气是多盛了。“润笔”之资是龚自珍写“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出典，也形成今之称为稿酬、稿费的滥觞。但是比较起来，古人“润笔”的丰厚则非今之稿费可比了。

当 铺

萧 红

“你去当吧！你去当吧，我不去！”

“好，我去，我就愿意进当铺，进当铺我一点也不怕，理直气壮。”

新做起来的，我的棉袍，一次还没有穿就跟着我进当铺去了！在当铺门口稍微徘徊了一下，想起出门时郎华要的价目——非两元不当。

包袱送到柜台上，我是仰着脸，伸着腰用脚尖站起来送上去的，真不晓得当铺为什么摆起这么高的柜台！

那戴帽头的人翻着衣裳看，还不等他问，我就说了：

“两块钱。”

他一定觉得我太不合理，不然怎么连看我一眼也没有看就把东西卷起来，他把包袱仿佛要丢在我的头上，他十分不耐烦的样子。

“两块钱不行，那么多少钱呢？”

“多少钱不要。”他摇摇如同长西瓜形的脑袋，小帽头顶尖的红帽球也跟着摇了摇。

我伸手去接包袱，我一点也不怕，我理直气壮，我明明知道他故意作难，正想把包袱接过来就走，猜得对对的，他并不把包袱真给我。

“五毛钱！这件衣服袖子太瘦，卖不出钱来……”

“不当。”我说。

“那么一块钱……再可不能多了，就是这个数目。”他把腰

微微向后弯一点，柜台太高，看不出他突出的肚囊……一只大手指就比在和他太阳穴一般高低的地方。

带着一元票子和一张当票，我快地走，走起路来感到很爽快，默认自己是很有钱的人。菜市，米店我都去过，臂上抱了很多东西，感到非常愿意抱这些东西，手冻得很痛，觉得这是应该，对于手一点也不感到可惜，本来手就应该给我服务，好像冻掉了也不可。走在一家包子铺门前，又买了十个包子，看一看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很骄傲，心血时时激动，至于手冻得怎样痛一点也不可惜。路旁遇见一个老叫花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又摸一摸当票也没有丢，这才重新走，手痛得什么心思也没有了，快到家吧！快到家吧！但是背上流了汗，腿觉得很软，眼睛有些刺痛，走到大门口才想起来，从搬家还没有出过一次街，走路腿也无功，太阳光也怕起来。

又摸一摸当票才走进院去。郎华仍躺在床上，和我出来的时候一样，他还不习惯于进当铺。他是在想什么，拿包子给他看，他跳起来了：

“我都饿啦，等你也不回来。”

十个包子吃去一大半他才细问：“当多少钱，当铺没欺负你？”

把当票给他，他瞧着那样少的数目：“才一元，太少。”

虽然说当得的钱少，可是又愿意吃包子，那么结果很满足。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来比包子还大，一个跟着一个，包子消失了。

偷 钱

吴祖光

多读了几年书之后，生活便变得比较复杂，所谓复杂，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和同学们出去玩玩，买些小玩意儿，看戏，看电影，吃零食而已。但在当时马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便是母亲平常给的那些零用钱，以前并不觉得少，而现在简直是够用了。

时常和母亲要钱，又说不出个正经的用处，理屈自然辞穷，是一桩很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清早，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人很早起了床时，看见书桌上放着一叠铜子儿，便不免见猎心喜，拿了一小部分放在口袋里上学去了。

当时曾经想到，这就是“偷东西”么？略微有些不安，但马上就想不到这些了。并且始终没有人发觉，于是这便成了我日常的习惯。在没有钱的时候，决不再向母亲索取，径自找到放着钱的地方，拿些便走，不劳而获，确是很轻松很理想的。

胃口越吃越大之时，这个惯贼落了网。曾经有过几次母亲说：“咦！怎么这儿的钱少了点……”没有人理会，我只略有激动，事情便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一狠之下把桌上的一大叠铜元全部装进了衣袋，偏偏马上母亲就来拿钱了，全部不翼而飞，马上注意到了我，结果从我的衣袋里破获了全部赃物。

母亲半晌无话，看了我许久，说：“你拿这些钱做什么？”我低下头，说：“我想买一副乒乓球，还有网子，拍子……”

母亲说：“这是偷钱，做贼，懂吗？”又过了一会说：“到学校里去，回来再跟你说。”

那一天我当然很不快活，更使我提心吊胆的是惟恐母亲告诉了父亲，那就糟了。

下学回来，我简直不敢进门，走到堂屋里，看见祖母正在分蛋糕给弟弟妹妹们吃，见了我便说：“今天既没你格份。”我心里可想着：“有我的份我也不吃。”

等弟弟妹妹们出去了，祖母手里拿了一管尺，用她的一口常州话说：“贼骨头……”她举起尺来，“过来，要敲……”

我见她脸上是在笑着的，祖母平常最喜欢我的，我便装作听不懂她的话，说：“什么？敲？”

她说：“敲都不懂？”

我说：“不懂。”

祖母便把尺放下了，我偷眼看站在旁边的母亲，母亲的眼睛是那么温柔的。

晚上我很早就睡了，主要的原因是怕父亲回来。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很久很久，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了，随后父亲同母亲走到我床边，我听见父亲说：“睡着了么？”

母亲说：“睡着了。”

父亲说：“把这个放在这儿吧，又不是不给他钱。一定要偷，多难为情。”

说完父亲就笑了。我面朝里装睡，感觉到母亲把一样东西轻轻摆在我枕头旁边。

我倦得很，听不清父亲和母亲唧唧啾啾说些什么便睡着了。我做了许多梦，很曲折复杂的梦，梦见花开，梦见天上的云和河里的水。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我一把抱住了枕头边的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两个球拍，一面网子，半打乒乓球。

父亲，母亲，祖母都没有再提过这桩事，而我也没有再偷钱了。

“偷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恶习，我至今这么认为，然而发展下去便是一种罪行了。贪官污吏，以至于窃国大盗，都是因

为缺人管教，一偷再偷：被偷的人起先没发现，后来发现了也不敢管，让这些盗贼结了党，造成了势力，弄得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贼国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造成了盗贼的统治，小时我们没有管贼，大了便反而被贼管了。然而是要管他们的，假如留面子，讽刺还不够的话便说出来吧！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贼，就是强盗，大家起来逼他们改过自新，逼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盗贼会使中国亡国的啊！

钱往哪儿跑

高晓声

家里少了东西，比如一支心爱的笔，一块晶莹的玉，一个极有纪念性的挂片，忽然找不到了。明明记得放在什么地方的，把那地方的空气都挤干了也找不到。于是一百个不相信，硬是说：“它能到哪儿去，它又不长脚！”这句话大错特错，世界上的东西无不在走，而且大都不长脚。长了脚的也都有一种不用脚的走法。从生到死，从新到旧……这些路谁是用脚走的？再说有脚的东西也未见得在走，你家的床、桌、凳……几时走过一步来？所以钱虽不长脚，你无法否认它不走。何况它不但长脚，而且还是一双飞毛腿。自从哪个聪明人把它铸成圆的（铜钱）以后，它的形象就充分把本质显示出来了，它能滚，飞快地滚。

我们可以从书本和传说里找到许多事例来证明它善走能滚。这里都从略，只讲一件我妹妹的亲身经历。我妹妹从小被大姨母领养。大姨母临终时，告诉她大门门槛里边从左墙往右数第六块条砖下有四只金戒指。后来却是在第八块底下找到的。绝不是大姨母记忆错误，它是跑过去了。而且还隐隐约约看得出它经过的线路。这使我想起纪晓岚讲过跃进河里的那个石狮子，它走动的原因是相类似的。

好，跑的问题解决了，不妨再看看它往哪儿跑。

按古老的说法，钱跑向有福气的人家。钱和福气的关系简直一而二、二而一。所谓“三两黄金四两福”是也。倘若无福，金山银山堆在你面前也休想拿到。明明挖出来的窖金窖银，也会变成一瓮清水。你是八合（十分之一升）的命，若有了一升，管叫

你生病买药吃。它成了量福的一杆秤。你穷呀，它把你称得贱贱！

《警世通言》上有篇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写施润泽积德有福，逢凶总化吉，经营定赚钱。富得比涨潮还快。有一次造屋，匠人竖好了柱去午餐，施润泽上工地查看，发现柱竖歪了。抱开柱一看，底下垫着一块三角黄石，放不平整。就把石头搬开，竟发现下面是一堆银子，其中八只元宝还束着鲜艳的红绒线。这也给施家增加了一笔财产。后来才晓得，这八只银元宝是一个名叫薄多寿老汉的蓄藏。那天五更，薄老汉梦中见枕边走出八个小厮来向他告别，并说：“我们自到你家后，与你只会得一面，你就把我们撒在脑后……我们是要往旺处去的，你这老馆儿消受不起……”

这里是钱在现身说法，比谁都说得真切。什么福不福，这都是封建阶级搞的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现在它赤裸裸告诉你：第一，它要往旺处跑；第二，不愿意被撒在脑后，而要占领你的脑袋！

许多人因此被挫败在它的手下。

我的叔婆就是一个。我叔公倒是施润泽一流人。可惜人总是要死的，临死之前，把财产分成三份，大儿一，小儿一，老妻一。大儿、小儿都是刘景升，一败涂地。便寻寻觅觅，在老娘周围搜索她那一份。眼看坚壁清野都没有用，叔婆便把白花花的银洋去换了储备票^①，包包扎扎，专门为它做了一个口袋装了挂在胸口。谁也没想到她藏得这么好。她一直活到解放初期才病歿，替她穿寿衣才发现秘密，已经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就像传说中的窖银变成了一汪清水。她也同薄多寿老汉一样，这些钞票只同她见过一面，就丢在脑后了。于是钞票一齐跑掉。不同的是，薄老汉还知道他的元宝是跑到施润泽家去的，我叔婆的钱到了谁家她却不知道。元宝多情，走的时候还能通个信息，钞票无义，一

① 储备票：汪伪时期的钞票。

步未动却已全盘输光。真是越来越刻薄了。它们朝旺处走，毫不留情。

叔婆吃的亏，早已过去，况且她吃了亏也不知道，也就等于没有吃。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亏竟轮到我来吃。文革结束以前，钞票冻结，人也冻结。后来解冻，钞票动了，人也动了。我应算是早期就动起来的一个，也该在先富起来的行列里。我靠辛勤写作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常州清凉寺东面造民房，一间（三十平方）三层只需六七千元，我的钱造二间三层绰绰有余。问题在于我也同薄老汉及叔婆一样，没有让它占据自己的脑袋瓜，把它丢在一边了。转眼过了几年，它竟跑掉十之八九，现在要用它买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却已踏破铁鞋无处觅。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血汗钱，又不曾有谁剥削我，我掉在哪口井里了？当我逐渐成为万元户的时候，钞票不是把我当作旺处跑过来的吗？什么时候我又败落了，让钞票弃我而走向另外的旺处呢？如果说我们要让钞票当成旺处不断跑得来，那我们的脑袋瓜就得沦陷。为此，则不如自认命穷为好。

社会真有说不出的难处、不便说的苦衷，比如钱这个东西吧，真不好处置。你不让它跑，它就不起作用。你若让它跑，它就绝对跑向旺处，而且轻车熟路，一贯就这样走。老百姓叹口气，说“钞票喜欢轧大淘”，到了经济学家嘴里，便称是积累资本也。不管怎么说，靠工资生活的人，家里总不会是旺处。他们省吃俭用，节约几个钱防意外用处。这些钱无论是存放在家里或者银行里，就不知不觉走上了薄多寿那条路。那钱就开始陆陆续续朝旺处跑了。比如一九八〇年有七百四十元，可以买一千斤猪肉，到一九九〇年，就只能买二百五十斤了。即使加一倍银行利息，也只值五百斤肉钱。另外五百斤，已是去了旺家的大淘。不但懊悔没有用，而且亡羊补牢的办法也想不出，只好仰望着那个明朗的天，看那月儿弯弯照九州。

面对现实，文人无用，只会拉开喉咙唱支蹩脚的歌。

父亲的钱

张曼菱

父亲的有些事情，将按他的遗愿，“缓告”于他的孙子们。

但有这样一幅关于“钱”的场景，我却以为，要让两个侄儿现在就知道：他们的爷爷是如何用钱的。钱，这个世间洗不清的东西，在爷爷手中，是如何使它变得洁白和崇高的。

父亲的床前有一张旧桌。那曾是一家人相聚吃饭的方桌，为父亲当年娶母亲时所购置。后来，又有了新饭桌，父母便将它蒙上了桌布，放到了他们的两张小床之间，各占据一半，成了二老的书桌。

那一天，就在这张桌上，父亲放上了他全部的钱：零钱和存折。父亲是做银行会计出身的，所余不多，却仍是一笔笔写好，交代给我们。见之令人心碎。

弟弟叹道：那点钱，做子女的小半年就可以挣到，却已经是父亲一生全部的积蓄。

我却言“不然”。父亲的积蓄，早就如引水浇田，倾注一生于我们一家人之身，甚至亲戚，亦受其惠。哪里只是那桌上留下的一点点呢？

父亲是老银行职员，深知“投资”之奥妙。他一生中，并不重在为自己积攒，却是重在为家人，为子女乃至为亲友“投资”。他的投资成功辉煌。

曾经，他一个人的薪水养活着奶奶、母亲、三个儿女和一个保姆。

我们出生之后，母亲又上了大学，虽是公费，却要自供衣物

等。

奶奶有子四人，惟我父亲将她老人家供养送终。一直至母亲毕业前，我父亲肩上担着七口人的生活。他是银行资深职员，当年薪水为丰厚者。

母亲毕业后，始分挑家庭之担。父亲则被派到边地，每月薪金，除节俭的生活费，分文不剩地寄交母亲，以养育我们成长。

而自从结婚，父亲又承当起帮助母亲娘家人的职责。

父亲的这份曾供养了全家人的工资，到他辞世时，已经成了全家最低的一份工资。半个世纪已经过去，这些由他养育出来的人们，个个比他收入高。

而他老人家却直到临终，看病用药都是花自己的钱。他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不会不管。但等把我自己的钱花完了，再用你们的不迟。”

作为他的子女，也曾在父亲病后，放了一笔钱在他处，可是最终，父亲并没有动用子女的一文钱。

甚至，父亲的墓地，亦包括母亲将来归宿的“阴宅”，也是用父亲自己所留下的钱所购。在“那边”的世界上，父亲又建了个家园。他自立到了最彻底，给子女留下了永久的榜样。而惟其自立之人格，又令子女不安。

即使他花了我们的钱，难道就不自立吗？而做子女的，用父亲的钱曾不计其数，又何以报呢？

父亲这样做，也曾令我久久地思考，久久地自谴。为什么？为什么？难道父亲不信任我们？

不！父亲始终以我们为荣。

站在父亲的角度上想：他以为一生为这个家的付出很值。家庭兴旺，后代出息，这目的他已经达到了，故无所求。所求亦不在乎“钱”。这整个家庭都是他所亲，他创建与为之维持负责。所以无怨无悔，甘之若饴。

当年，我考上北大时，不能“带薪”。于是父亲决定与母亲共同供我。其时，他已经退休了。

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父亲“不用再寄钱来了”。因为，我有了两笔不小的稿费，我准备直飞昆明。

不料，父亲接我信后，甚伤感。他说，他再也不能享受那个月的八号那天去邮局给我寄钱的快乐了。

那是风雨无阻的。每月那一天，是父亲领退休工资的日子。一领到，就直奔邮局。邮局的人都认识他，一见面就说：“又给您北京大学的女儿寄钱去啦？”排队寄钱的人们也投以羡慕之目光。

父亲说，“那是我退休后最有意义的事情。想不到我的这几文退休金，还能资助一个北大学生。即使不是北大，是读书都要供给，不管儿女有多大。不要说是上北大，别人家纵然有千金万金，想供，还供不到一个北大学生呢。”

当我的处女作发表时，父亲欣喜地写信问我，要不要花钱？我奇怪地回信道，很快有一笔不少的稿费，可以不再寄下个月的生活费了。

可是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稿费要取之于文学用之于文学，你应该多买一些书送给你的同学朋友，还应该感谢你的老师和编辑。不要把稿费当作生活费。生活费我照样寄给你。稿费应该用在事业上，使你事业的路走得更宽更好一些。”

父亲的教诲，我至今仍在遵循。故我至今，从来不指着哪篇文章哪本书的钱可以置购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花在成年的浪迹天涯，踏寻人间之路上了。我也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想积攒我的见识和作品，遵循父亲要求的，取之文学，用之于文学。

大恩无报，正是父亲。他没有将他为家庭的付出看作是付出，却将子女为他的回报，看作是不得已才能受之的事。

父亲辞世时，远在县上的表兄深感震惊。生性骄傲的表兄来到昆明，跪倒在我父亲灵前，三叩首砸地而响，垂泪而言道：“姑父对我们一家有解衣推食之恩，几十年来救济不断，使我们能有今日。”

表兄来信说，他自幼失父，将我父亲当作慈父。因我父亲不仅物质上帮助，每次见面，总是诚挚相教，关切着他一家人的生活和后代的教育，与他谈天说地间，使他得享天伦之乐。亦言，今后每当忌日，将在当地设祭。

母亲的娘家背负着我外公的不白之冤和“地主成分”的罪名。如果几十年来没有我父母的坚决接济，他们绝难活过劫数。当年，人家一直令我母亲和他们“划清界限”。母亲说：“我们不管他们，那就是给社会增添负担，或者他们只有饿死。”

这是柔弱的母亲一生中所做的最刚强的一件事。她坚持不断地给下面寄衣物，寄钱粮，包括在城里也是最困难的时期。

父亲对此是理所当然的，义不容辞的。

父亲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血汗奉献于亲人，没有一分私己。后来略有一点积蓄，那全是他退休后，又到外面受聘所得。所以，他全部积蓄还不抵我的一次稿费。可是，父亲却用它做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别人命运的大事。

到京城上学时，父亲叮嘱我，要常去之漠伯伯家。其后果然，我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就是之漠伯伯出的主意，教我寄给了韦君宜，得到认可，使我从此走上文学的成功之路的。

我的一生都在父亲的庇荫下。他让我去的地方和让我做的事，总是像指南针一样，体现着一种方向性的东西。在那里，我总是会有所获。

之漠伯伯的帮助，父亲暗念于心。他听我说起，因为之漠伯伯家中当时没有电视，所以，三个孩子晚上常常出门去看电视。父亲便做出了决定，自己出钱为之漠伯伯买一台电视。当时黑白电视是三百元。

父亲说：“这三百块钱，是用得其所了。感谢了他对你的关心，也体现了我们对他的关心。人到老来，最怕儿女不回家的寂寞。”

当我返乡，父亲问起，“现在之漠伯伯家里是否晚上欢聚一

堂了？”我说，“现在的矛盾是争节目和频道了。”父亲笑了，说：“钱不多，但用得其所了！”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要买一只琴，一本书，看场电影，是有钱的，可以从父亲处得到。当我们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就为我们订了《小朋友》杂志。我的许多故事知识都来自《小朋友》。

我上大学时，父亲曾许诺带我旅游，父女去看看历史上久仰了的长城、故宫、苏杭。回到学校，宿舍里的女生都来问：“你爸爸给你买了什么漂亮衣服啦？”因为我们途经上海。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进上海的购物区，连小铺子都没有进，更不要说什么南京路、淮海路了。我说，东西没有买。我爸爸答应下个假期给我旅游费，去看大海。她们都很纳闷，还以为我买了衣服不想让她们看。

钱要“用得其所”，这就是父亲的原则。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旅游能长见识，陶冶人。衣服将来自己挣钱了再买不迟。事实上后来我挣钱了，也大部分花在山水流连上，不喜欢穿太昂贵的衣服，不仅花钱也花费精力。

他从来不给孙子们零花钱，也许在他们心目中是这个家中最不出手的人。

可是就在他身染重病，医药日贵之日，当他听说，小孙子“中考”砸了题时，曾与母亲相商，准备拿出钱来，让孙子仍然可以上重点高中。

可喜的是，这小家伙其实高中，且遥遥领先。父亲亦目睹到，他的长孙考到了上海，进入全国重点大学。

父亲的积攒是一种人文与人道的积攒。父亲的投入亦属当代最进步的对智力与志向的投资。但愿，诗书传家风不改，九泉笑眸晴云开。

当我请父亲去看我的新宅，准备迎父母与我同住，父亲说：“病在身，身体难受，什么好房子都没有意义了。”父亲从不把身外物当作人生目的。在他，一切物质只为了有意义的人生。

但他深知，“阿堵物”对一个人的人格自立和尊严、责任的

作用。所以，他一生中从不乱花钱，亦常嘱我：不要受钱所累，也谨防受钱所困。

对于钱，我父亲本来有经天纬地之大才，又岂止是治家立身呢？他学的就是金融经济。他知道，钱不过是一种价值周转。可他在这一生中，被迫离开银行，不能去周转真正的大钱，只能把自己的也是我们这个家中最少的钱，用到最好，起到最大的作用。

在钱上面，当亲人们不如他时，全力投入，当亲人们超过他时，界限分明。磊落而来，磊落而去，没有任何私掖。独立特行的他，是真正看透了“钱”，也用透了“钱”的。

父亲所留下来的，在那张旧桌面上，那些零钱与存折，那一笔全家最少的积蓄，正是他风清月白的人格昭示。

风萧萧兮人独立，清风磊落袖月归。

特将此情此景此往事，交代于我的侄儿们，也让父亲的掌上明珠，了解他们的爷爷。愿他们也懂得，使钱真正地变成财富，变成理想与追求。

想发财

叶兆言

想发财是个大而无当的念头。这念头常让人明白，自己其实很不崇高。收了一大堆兑奖的明信片，报纸上登了中奖号码，明知自己手气不好，忍不住还要厚着脸皮，一张张去核对。大奖不指望，中奖也不想，小奖是二分之一的概率，总以为会有几张，结果竟然一张也没有。一张没有也真不容易，兑奖前曾想，如此厚厚的一叠，既然二分之一的中奖率，单数或双数必有一得，料它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从不指望在路上捡个钱包，小时候接受教育，是拾金不昧，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跌个跟头捡个钱包，对于我这样的，不叫发财，只是倒霉，因为跌跟头皮肉吃苦，捡了钱包却没用，起码名不正言不顺，是非法得到他人财物，弄不好要吃官司。我胆小，鬓角上已开始往外窜白头发，年轻的警察得喊我叔叔，捡了钱包，还是一定遵纪守法上交。

多年来，一直为房子苦恼。研究生毕业，仿佛掐了头的苍蝇，去新单位，条件就一项，谁给房子，便去谁那里打工。好在那时候的研究生还有些行情，如此不要脸面地要价，居然不算唐突，不像今天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好比条件不好的大龄青年找对象，光着急也没用。不过，有房子栖身是一件事，有没有好房子，又是一件事。我住的地方，一年有五个月不见太阳，自然是在最需要阳光的冬天，先也不觉得，后来意识到不妥，身上各种毛病就来了。南方潮湿，阳光是个非常重要的玩意，于是就想，自己既然不能凭官衔分一套房子，只能靠发财买点阳光。可惜永

远是心向往之，志大“财”疏，想炒股票，想炒国库券，买彩票，所有发财的念头，都是一闪而过，懒得往深里想。买阳光靠一个“想”字，离谱离得也太远了。

我常常被迫回答对作家下海的想法。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看法，记者紧追不放，就难免言不由衷瞎说一气。至今也弄不清自己怎么说的，反正每次情之所致信口开河，说的也不相同，说了跟没说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下海，按照我的傻念头，下海就是当老板，是当经商的官儿。下海是领导才能的又一种发挥。世界上可以简单分成两种人，管人的，被人管的，也就是说，分当官的和不当官的。当老板和打工，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就坚信自己永远属于后一种人。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教，是成功者的广告词。我倾向于认命，一个人首先得认识自己的命运，认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调子低一些好。不知道自己是谁，忘了自己的身份，这是许多悲剧上演的根本原因。

千万不要和自己过不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可以胡乱想，不想是蠢材，绝对不能胡乱做，乱做是呆子。天下除了圣人，谁都幻想发财，但是，如果都能发财，还成什么世界。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世界上许多人，都想发财，自己和别人想法差不多，说明不曾落伍，这很好。世界上许多人没发财，自己又和大家一样，尚未掉队，仍然很好。

沈阳最低价

刘 齐

我父母家的那个街口，冬日里空空荡荡，夏景天却堆满西瓜。瓜皮是深绿的道道儿浅绿的底儿，一点儿不出众；卖西瓜的人是深黑的眉毛浅黑的脸，一点儿不出奇。

但是，这家伙的生意却出人意料的好，买瓜者缕缕行行，乖乖儿把钞票送进他的钱匣儿，有时为了送钱的顺序还争执两句，好像送的不是钱，而是废纸片子。

有人瞧着眼热，就在对面打擂，也设了个瓜摊儿。一样的西瓜一样的色儿，效果却不一样。

一天下来钱匣儿飘轻飘轻。

两天下来腿脚死沉沉。

三天下来脸和西瓜一样绿，就杀猪不用吹——蔫退了。

这边儿的同行却不幸灾乐祸，也不免死狐悲，而是一如既往卖自己的瓜。瓜和人虽然不起眼，叫卖方式却挺狂，只见他手掐电喇叭，用非常自豪，自豪得都有点骄傲了的腔调高喊：

哎——看一看啦尝一尝，沈阳最低价啦沈阳最好的瓜！

于是人们呆子似的涌上前去挑瓜，没有一人跟他较真儿，质问他如此信誓旦旦，究竟有什么根据。

有时回父母家，我也就在这里买一个瓜孝敬老人。

还好，没碰上一回生瓜。

渐渐的，就习以为常了。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只要从这里经过，沈阳最低价的吆喝声总是盈耳不绝。

直到秋天里的某一曰，落叶在马路上招摇的时候，我才注意

到，卖西瓜的人已经杳无踪影了。

冬日漫长，没有雪也有冰。夏天在红砖厂脱坯的季节工这会儿到小区烧锅炉来了，戴个破手套，把炉钩子攥得紧紧的。夏天在街头卖八王寺汽水的也改卖烤地瓜了，系个粗布围裙，喝哧喝哧哈白气儿。

那个卖西瓜的呢？他冬天里搞点儿什么名堂？

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反正第二年夏天，他准能候鸟似的，又出现在老地方，又是沈阳最低价沈阳最好的瓜。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卖西瓜的人年年夏天风风火火，渐渐竟把整条街带热闹了，卖茄子芸豆的，卖烧鸡酱肉的，应有尽有，却没有第二家卖西瓜的。

有一次朋友打听我父母的住址。我怎么说他也不得要领，我一急眼，没头没脑来了句：沈阳最低价，再一拐弯儿！

朋友眼一亮，马上恍然大悟地喔了一声。

今年六月初的一个大太阳天，我在八一公园给岳父买了一个大西瓜，老头吃得挺乐。下午去看父母，我准备在沈阳最低价那儿买一个更大的瓜，一经比较却发现，他的瓜并不便宜。

沈阳最低价戴个棒球帽，穿个文化衫儿，文化衫儿上写着五个大字：

纤绳荡悠悠。

一个大卡车开来，一群人咳喽气喘给他卸瓜。

这小子已经不用嘣嘣嘣的手扶拖拉机了，也不用亲自动手，而是坐在太阳伞下，把小工指挥得捋脸淌汗。

沈阳最低价的宣言照喊不误，却淘汰了电喇叭，改成卡拉韵小话筒儿，再配上嚶嚶的流行曲儿做背景声。

一个买主说瓜不甜咋整？

他说，瓜不甜管换，家远的打的来换，收据揣好他给报销。

买主说不是最低价咋整？

他说，只要证据确凿，差一补十不惜血本，就是把这瓜摊毁了也不算你打砸抢。

这时我决定挺身而出，可事到临头又有点儿打怵，仗义执言并不像啃西瓜那么容易。都说做贼心虚，我不做贼也心虚。

磨磨蹭蹭，瞻前顾后，直到那个买主走了，我才硬起头皮发难：

“你这瓜真是，沈阳，最低价？”

声音微颤，底气不足，听起来像是朝谁借钱。

沈阳最低价反问我是什么意思，态度不算和蔼可亲，也不算凶神恶煞。

我镇定下来，把八一公园那边的情形大致说了一遍。

他瞅瞅我，没吱声，又瞅瞅我，乐了：

“我卖这么多年瓜，还没碰上你这样死心眼的。看上去你一不官二不款，也算是个良民，可大伙儿信你的话吗？”说着把话筒凑到嘴边：

“哎——看一看啦尝一尝，有人提意见啦，说这儿不是最低价，跟他走吧，他知道最低价，沈阳最低价啦沈阳最好的瓜。”

路人纷纷止步，向这边儿张望，完事接着走路，竟没有一人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阳最低价好像很高兴，把腰上的汉显机摘下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天气预报，今天有雨，它说有雨就有雨吗？我还说有雹子呢。”

我不理他，他却切开一个瓜，递过一大块。

“去去火，咱俩有缘，不要钱。”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决心挽回点儿面子：

“大家都不要钱我就吃，你敢喊吗？”

沈阳最低价说：“你先吃一口，你吃一口我就喊。”

我不得不吃了一口。

“甜不甜？”沈阳最低价问。

“不酸。”

“沙不沙？”

“不硌牙。”

瞎人小品：钱之趣演

沈阳最低价“嚟”把瓜刀砍在案板上，笑嘻嘻开喊了：“哎——看一看啦尝一尝，不硌牙的大沙瓢儿，不要钱啦，随便吃了，豁出去啦，沈阳独一份啦！”

一时间人们全愣了，愣半天只有一个小男孩想过来，却被他家人一把薅住。大家警惕地看着我们，像看着两头怪物，确切说，像看着两口陷阱。

我看钱耍人

冉云飞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算不得什么格调高尚的至理名言，但你千万别一意孤行地去批判它。它会像一匹奔腾的烈马尅你一蹶子，让你目瞪口呆，如同市面上流行的口服液广告语：心服口服，不服不行。

人耍钱犹如狗咬人，当然不是什么新闻，但钱耍人就有点像人咬狗了。有一次我路过一菜市场，见一装扮入时的美艳少妇在菜市场逡巡，她寡言少语，皮肤过分白皙，神态慵懒，大抵是久不出门，不知菜价几何（可猜度保姆刚请假回乡下），加之不参与社会活动（想必是某大款的包房），显然缺少了与外界的灵活应对，在询问菜价时，农妇极不耐烦，爱理不理，她气得无语。

“猫猫不见阳光，叫都不晓得哪个叫了嗦！”那农妇的声音不高不低，四周的人都笑起来了。美艳少妇欲言又止，面有难色，进退失据，不知说什么好，两只杏眼喷火，忽听得一声河东狮吼：“你们哪个替我搞她两耳巴子，我出一百元钱。”

此时，一壮年男子刚从少妇身边经过，本没十分关注这种场面，忽听得生意来了，愣了一下，“叭！叭！”两耳巴掌就飞将过去，那男子快速分了五十元甩给农妇，说了一句：“你我谁都不欠谁，就当唱出双簧戏，捡到了。”随即骑车飞驰而去。双方当事人正木然，人群中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这生意做得哦，一百元钱听了两个响声。”“撇脱，比你上午卖的菜钱还多。”“锤子，这哪是人耍钱哦，分明是钱耍人嘛。”

此种高妙的做法并不是美艳少妇的发明，专利权也不在她手

中，与那些经年累月替人出气，靠吃黑钱为营生的人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更比不得给钱就杀人如麻的江湖高手。

钱本是购物流通之用，也许它的诞生就意味着魔鬼对人类的控制，否则为了“钱”何必大动干戈，以至为了显派、斗富，而引发金钱的战争和较量。据说沿海有两富豪分别养了两个绝色美人，一日早晨在一大酒店相遇，双方都要求酒店老板将其值钱的美味佳肴悉数上桌，服务员劝他们吃不完，双方都以极其威武的气概说：“少他妈废话，你给老子上还是不上菜”服务员只好遵命，忙坏了厨师，喜煞了酒店老板，到后来居然在大厅里撕人民币、烧美元，其英雄气概令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以至交通堵塞，公安出动警力将二位富豪抓起来，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最终是钱把人玩到局子里面去了。

有关金钱的言论，都是心为物役的最好注脚，不能问天亦不能自省，只有求诸金钱以验证自己的高明。我要是说钱在耍人，你肯定说我是胡说八道，放屁不经思考。的确，只要是人，就多少有些自命不凡，断难承认自己的愚蠢，人是多么喜欢骄傲的动物啊！北京那帮侃爷们编的电视剧，把全国人民当作傻瓜试验品来调教，喋喋不休，恨不得把祖宗八代的人生经验都灌输给你，骗取钱财，其实还是应验了那句俗语：“钱是绳索，人是猪。”钱即便只是稻草绳，但它牵制人的能力，依然是四两拨千斤。

幽默大师黄永玉先生有两则见于《芥末居杂记》的图话故事，文画俱上乘，颇发人深思，兹全文照录，以便奇文共欣赏。

老吴畜一小犬，教其打滚，不慧，乃现身于地反复滚之，埃尘满身。而小犬木然于侧，客见，以为犬教习。

（《狗打滚》）

一醉汉跌入道旁泥坑，醒后拾得宝石项链一串。数日后，千百醉汉遍城中沟壑。（《拾宝》）

不言自明，老吴好为狗师，颇有点对牛弹琴，反被端庄稳得起的小狗，冷眼看他的满身尘土，而且客人看到了，还以为狗在教他，钱对人就近乎小狗看老吴打滚。珠宝项链当然值钱，但醉

汉们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千百醉汉步调一致，扑通一声，遍城中沟壑，坠入坑中而无悔，真是极其壮阔的场景，这场盛大的阅兵仪式的统帅就是金钱，有拿破仑检阅三军的气派，其实是被长袖善舞的金钱戏耍了一场。

只要人活着，就有可能耍钱，也可能被钱耍，必须正名的是，不食人间烟火者除外，否则玷污其清白，犯的罪就太大了。金钱这个人人都喜爱的情人，谁都想咬它一口，占它的便宜，到头来倒是它跟你开了无数的玩笑，使你有苦难言。

欧洲的小费真不小

邢世嘉

我们这个考察团一行八人，回国时大家的行李都增加了不少，惟有张县长就一个手提箱，来也如此，去也如此，毫无增减。问他为何不给家人买点礼物，他学着欧洲人的神态，耸耸肩，两手一摊：我的美元都付了小费，没钱了。

小费需这么大一笔钱吗？不算账自然不觉得，仔细算一算，还真是让人吃惊不小。

从踏上欧洲地面的那一刻起，小费就开始伴我们同行。下飞机取行李，机场服务人员满脸堆笑把行李手推车推到你面前，你不能只说声“~~栽蒜上贼~~”了事，最少得破费两美元，如果人家帮你把行李推出来再送上车，你可能还得多破费点；接待单位派车到机场接你，面对司机的辛劳，每人付五美元的小费，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不算多的；到了酒店，服务生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把你的行李提到房间，这也该给人家递过去五美元吧；到酒店住下后，服务员来给你做夜床，未了，你不给小费，她来句“先生，你满意吗”？话外之音就是提醒你掏钱。算算这一天从机场到酒店的短短一程，少说十五美元就出去了。

这以后的日子，小费更是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你。早晨起床，要把小费置于床头，等着服务员收拾房间；早餐、午餐、晚餐，对跑堂的、端盘的非打点不可；出门坐车，“的哥”的小费更是雷打不掉；观光旅游自然有导游相陪，这导游的小费，你想忘了，他会不失时机地给你一个暗示，你总不能装傻；晚上，想去酒吧坐坐，调酒师、服务生的小费一样免不了。

这小费，你不给不成，给少了也不成。在欧洲，小费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似乎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在餐厅，如果你是单枪匹马，结完账，付上二至五美元，也算体面了；如果是集体就餐，那得根据餐费的多少来支付，一般是百分之十。在酒店，早晨收拾房间和晚上做夜床的小姐最希望在床头看到的数目是二美元以上。至于汽车司机，那小费标准也分几种情况，短程的公车公派，他习惯拿的小费额是十美元以上；整天服务，每天六十美元，如果加时服务，延长一小时加十美元小费；临时坐出租车，一般是按计价器金额的十分之十五付给司机小费。导游的小费更为复杂，要分团大团小、线内线外。线内，大团按人头收，每人每天二美元，小团按天数计，每天六十美元；线外（即旅行社安排的线路以外），不论团大团小，每小时十美元。

小费标准最不好把握的是在酒吧，因为酒的档次不同，价格悬殊，按消费金额计显然不妥。有的消费额高，但耗时短；有的消费额低，却耗到深夜。所以酒吧的小费，既要参照消费额，又要考虑消费时间。总之，在欧洲任何场合付小费，你得按收小费的人所习惯的标准付给，只能多，不能少。当然，付少了，人家也不会扣留你，你可以照样走你的人，但就是免不了有些脸红。

在欧洲服务行业打工的人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抠门的老板，就怕吝啬的顾客。”在欧洲服务行业打工的人大多工资不高，直接面对顾客服务的人员，月薪很少有超过六百美元的。但他们的月均总收入却都在一千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二千美元。在罗马的“中国城”，我曾与一位在这里跑堂的上海姑娘聊起她们的薪水，她瞥一眼柜台后的老板，悄声对我们说：“可怜得很——三十万里拉。”那语气，对这三万里拉的月薪颇有几分不屑。我说，三十万里拉的确是低了些，折合成人民币也就一千五六百元，还没有在深圳打工的薪水高呢。这姑娘似乎是怕我们小看她，赶紧补充道：“我们从来都没有把工资当回事，靠那点工资恐怕早就饿死了。”

“那靠什么呢？”

盲人小品：钱之趣演

“小费呀。干我们这行的，全靠小费哩，如果运气好，一天挣的小费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拿小费还靠运气吗？”

“当然啦！这运气的好坏呀，主要决定于碰到什么样的客人，干我们这行的就怕碰到守财奴、吝啬鬼！”

我的心一紧。我们一行人在这里吃一餐便饭，共付了二十美元小费，不知算不算守财奴、吝啬鬼。

金钱二则

蒋光宇

金钱与快乐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为了聚敛财富，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充满了血腥，使多少企业破产倒闭，又使多少人倾家荡产！他以追逐金钱为人生最大的快乐，赚了很多的钱，同时也收获了无数人的仇恨。

退休后的洛克菲勒，生活在深深的悔恨和愧疚之中。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他终于明白了金钱并不等于快乐。为了确保他的子孙在社会上不像他那样臭名昭著，他决定将慈善事业作为自己晚年的追求。他先捐献给美国普通教育委员会一千万美元，一年后又追加了三千二百万美元，这笔资金共为南方兴建了一千六百多所中学。当南方深受钩虫病影响时，他拿出一百万美元，成立了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使钩虫病得到了控制。

为了开创一项永久性慈善事业，他组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曾资助医疗人员向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进攻，包括疟疾、黄热病等。后来，还在中国创立了协和医院。

晚年的洛克菲勒追求慈善事业，不再沉迷于聚敛财富，还喜欢与朋友打球、聊天，喜欢教育子孙，享受天伦之乐，并且经常向路人施舍金钱。他在这样的晚年生活中，终于找到了迷失已久的快乐。

后来有个著名的新闻记者采访了洛克菲勒，问他为什么这样

热衷于慈善事业？

洛克菲勒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微笑着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从前有个富翁，有着许多的财富，一直很幸运。然而，令富翁烦恼的是，遇到了一个没日没夜爱唱歌的邻居，结果得了失眠症。最后，富翁想了个办法让邻居安静下来。

一天，富翁把邻居请到家里，问道：“你一定很快乐，是吗？”

“是呀！我有一个非常善良能干的妻子，能不快乐么？”邻居说。

“你一定也有很多的钱了？”富翁问。

“很惭愧，一文多的也没有。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别无贪求。”“你希望有钱么？”“有钱当然会使生活过得好一些，比如您……”邻居说。

“那么，我送你五万美元吧。希望你谨慎使用它，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随便挥霍掉它。”富翁嘱咐道。

邻居谢过富翁，高兴地提着钱袋走了。

回去后，邻居把这钱埋在家中的地下。从此，他的快乐也随同金钱一块儿被埋掉了。白天，他提心吊胆，生怕有小偷进来挖走了钱袋，哪怕一只猫从屋中走过，也会吓得他一身冷汗。夜晚，他草木皆兵，忧愁，失眠，辗转反侧痛苦不堪。

而那富翁呢，倒是实实在在睡了一段时间的好觉。

终于有一天，邻居把这袋钱还给了富翁，说：“把这令我寝食不安的钱还给你吧，即使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想放弃我的歌声，放弃我的睡眠，放弃我的快乐……”

“其实，金钱可以买到欢乐，就像我现在一样。只是那位邻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而已。”洛克菲勒最后对记者说。

你值多少钱

那天，全国奇石巡回展览到了大连。我同单位的许多人都去

了，其中的一块奇石格外引人注目。这块鬼斧神工的石头是圆形、白色，简直像中秋皎洁的明月，更不可思议的是明月中间竟有一个行书“寿”字！其颜色同纯正的墨色一样，字迹清晰，笔力苍劲。这种神奇的造化之功，实在令人惊叹、称绝！

我问解说员：“这块奇石是怎么发现的？”

解说员说是一位禅师捐献的，起名为“月寿石”。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捐献“月寿石”的这位禅师很有学问，很有名气，经常有人向他求教。一天，有一位年轻人问这位禅师：“大师，同我一起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同学，彼此条件都差不多，可走向社会之后才短短几年，大家工作和待遇的差别却已经拉得很大了。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呢？”

禅师为了启发这个年轻人，便把这块“月寿石”交给他，让他去蔬菜市场，试着卖掉它，并特别叮嘱他：“不要真的卖掉它，注意观察，多问一些人，然后告诉我在蔬菜市场它能卖多少钱就行了。”

年轻人到蔬菜市场去了。许多人认为它只值几十块钱。年轻人回来后说：“它最多只能卖几十块钱。”

禅师说：“明天你去黄金市场，问问那里的人。但也不要真的卖掉它，只是问问价钱。”

年轻人从黄金市场回来后，高兴地说：“有人乐意出三千块钱。”

禅师说：“你再去珠宝商那里问问看……”

年轻人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珠宝商开口居然乐意出五万块钱。年轻人故意抬高价格，珠宝商们出到十万。年轻人坚持不卖，珠宝商们着急地说：“我们出二十万、三十万或者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要你卖！”

年轻人说：“我不卖，只是先问问价钱，待主人同意后再说。”

回来后，禅师拿着“月寿石”说：“我根本就不打算卖掉

它，只是想让你明白：同样的一块月寿石。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价值；你给自己定位在哪里，你的价值就在哪里。关键是善于经营自己的长处。”

年轻人听后，心领神会，豁然开朗，由衷地笑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这块神奇的“月寿石”，从对这块“月寿石”的欣赏中得到启示，禅师将这块“月寿石”捐献给了国家。

真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故事。在从奇石展览馆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以前在刊物上读过的一篇短文。

有一位青年向一位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赞我是天才，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也有人骂我是笨蛋，一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依您看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禅师反问。

这位青年摇摇头，一脸茫然。

“譬如同样一斤米，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它的价值也就截然不同。在炊事员眼中，它只不过能做三五碗米饭而已；在农民看来，它最多值一元多钱罢了；在味精厂家眼中，提炼出味精，说不定可卖八元钱；在制酒商看来，酿成酒，勾兑后，也许可卖四十元钱。不过，一斤米终归还是那一斤米。”

禅师顿了顿，接着说：“同样一个人，有人将你抬得很高，有人把你贬得很低，其实，你就是你。你究竟有多大出息，究竟有多少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你自己。”

这位青年茅塞顿开。

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外界怎么估价，而在于自己能否开发自己的价值，能否提高自己的价值，能否使自己的价值不断升值。

消 费

玄 武

消费，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当然不是说我有钱没法花。我不爱上街，想想逛呀逛的就头疼，认为纯粹找罪受。逛一晌或一晚上下来，起码要死若干脑细胞。一般而言，要买什么东西，我事先就想好，去了直奔主题，买了拿上就走，其他物事看都不看。这大概纯属男性式的购物方式，单调呆板缺乏情趣。

我总是希望，活得简单一些，有时甚至愿意像野兽那样生活，无拘无束，也不用穿衣服，仅仅皮毛每年脱两次而已。其实我也那样，前几年，不过夏冬两套行头，大头皮鞋一年四季如此，很多人替我难过，替我捂得慌，当中有想给我花钱的，还有气愤我不肯买鞋的皮鞋商。我依然昂昂然我行我素。现在因为怕长脚气，才开始换其他鞋穿。

除了家常用品外，我买得最多的，是书和悦阅 这一点很酸，但无法遏止。总觉得拿钱来换书，似乎是世间最便宜的勾当。书居然可以买！哈哈。抱着大摞的书步行回家的时候有的是。但现在书也买得少了，因为可买的越来越少，它们被制作得不成玩意，像淑女变成了妓女，干瘪无物不说，还越来越贵，去一趟书店要很多大毛毛。那书我就觉得不值了，还不如我自己写呢。

那我花钱买什么？让我想一想。对了，我爱买文具，像小孩子一样，碰到稀罕的文具就乐得像个西红柿。在买文具这一点上，我大概一直停留在儿时的水平上，再也没属于长大和改变。新的买下，照样用旧的，时常看看新文具，时常用手摸一摸，那

感觉仿佛老农民摸他新买的锄头。后来我知道喜欢文具的不止我一个。四川的钟鸣，钢笔水要进口的，否则他就写不出字，连夹纸的一个小夹子也要一百多块，这样的小夹子钟鸣有一大堆。相比起来，我嗜好文具的程度和档次，差远啦。

心情好的时候我买一些小玩意，小工艺品呀，小玩具呀，稀奇古怪的饰物、衣服呀什么的。我很好奇，喜欢与众不同的物事，见了总想买下来。因此有人说我是个很仔细的败家子儿，想想人家说得也对。另一种说法是我省钱办大事，像农民省钱给儿子娶媳妇一样。这话儿也有道理。我对这世界的要求不多，但欲望挺大。

总的来说，我的消费观极其简单，简单到原始的地步。居家也是如此，我家很简陋，而且比较乱，但我觉得舒服，我喜欢那样，秩序只有我自己知道。想想有人把家搞得像个旅馆，而且还不是三星五星级宾馆，我就为他们难过。那是干吗呀。放着白白的墙多好多利落，非要往上面挂一幅并不好看也没品味的廉价油画，毛病！

但后来出了洋相，有个家伙，我请他来我家走了一遭，他看我家很糟糕，之后逢人就说，玄武那小子活得不咋地，瞧他家那寒碜样。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很生气，让人给他递话，说玄武用大麻袋装钱砸死他，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花 钱

曹泽扬

一辈子没花过大钱。

第一次花钱是四岁多时，一个亲戚给了一张面值颇大的纸币给我作压岁钱，我跑到一家小店去买糖吃，老板娘大概没读过“童叟无欺”论，只包了十来颗糖给我，母亲得知后，带我到那家店子去论理。这算是我在年龄上的“超前消费”吧。事隔五十多年，儿时的天真无邪令我一笑，但想到母亲已过世四十八年，又令我心中酸酸楚楚的。

有些事在记忆上抹不去。我的二哥比我只大两岁，既然体力上相差无几，那么儿时两人之间必然经常要发生一点常规战争。那次，我是六岁，想出门买“笔杆糖”吃，天下雨，我和二哥都没有雨鞋，结果他穿着大人的木屐出门帮我去买。这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来说，当然属于高难度动作，所以待他回来时，他衣、裤、手、脸上全是泥水——他摔了一跤。两根笔杆糖虽经重点保护，也只剩一根可以吃了。当时，我觉得哥哥原来是爱护我的，我和他一人吃了半根“笔杆糖”，好甜好甜。

读高三时，我因失去经济来源，面临辍学之危。我的语文老师——张鹤梅老师有次坐在讲台后，把正在自习的我叫到跟前，问我为什么经常缺课。我吞吞吐吐地说：“……有时要去推板车，弄点钱买米。”她眼圈红了，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三元八角五分，全部给了我，并说：“以后再给你。”我拿了这些钱，不过，没有再受过她的资助，而是继续推板车，坚持读完高中，考上大学。那三元八角伍分钱，我是怎样花掉的，现在记不起

了。我只记得我有一位慈爱的、高尚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我到长沙县教书。当时的农村学生，可谓一个“穷”字了得，有的衣不蔽体，有的食不充腹，但都不懒。有几个男孩子，距校十余里，早上带土车子来上学，下午放学后到石灰窑带一车石灰回生产队挣两三分工分，合一角钱上下。我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偶有周济，也无所介意。只有一件事，现在还记得：我替一个学生代交了学费，不料这个学生毕业前夕见到我就绕路，等我意识到他可能是想偿还学费而又力不从心时，他又毕业走了。此事我后悔至今——当时我为什么不向他讲清楚，我也接受过老师的资助。

我教书已近三十年。我的学生大部分比我有钱。有时清夜长思，最后的结论是，一切都很正常，学生也并未在老师面前有所骄矜。我五十岁生日那天，虽经我一再婉谢，我的一些学生还是要帮我过生日，有的从百里外赶来，在一家酒店开了两桌。一开席，他们便每人向我敬一杯酒。我背对酒席，频频干杯，心甘情愿地醉了。后来问他们：“那天桌上点了些什么菜？”他们大笑；我又问：“花了千多元吧？”他们说：“没有。”

我想，他们的花钱，也算是得体了。现在，那些从没有阔过而一下子阔起来的人中的某些人，豪气冲天，排场盖地，斗富较狠，一掷万金，令观者瞠目结舌，或令闻者慕艳不已。有识者曾形容他们的花钱，就像未曾训练过的公牛，一头撞进了瓷器店。

我辈多数人，虽银子不多，但也天天在花钱，但也常常能够享受花钱的小快乐，因为花钱和赚钱一样，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是行船，而非彼岸——船可大可小，棹一叶小舟，虽无豪轮甲板上的喧腾、一等舱的排场，但更可以贴近湖光山色，同样可以到达彼岸；何况须自己操桨，有自己的汗水、个性的感受、独到的领悟，而后进入人生的真境界。

母亲的“保险箱”

王周生

小时候，住在乡下。有一年冬天，一个寒风呼号的夜晚，一阵“哐啷”声把我们睡梦中惊醒。妈妈一跃而起，开门一看，不远处火光冲天。一场无情的大火，正吞噬着村里一户人家的草屋。妈妈和乡亲们提着水桶向火光冲去，人们喊叫着，奔跑着，从河里提来一桶桶水，往房顶上泼去。我躲在被窝里，听女人和孩子凄厉的哭叫，听西北风刮过我家茅草房的呼啸，浑身发抖。后来，妈妈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了。我听见她沉重地叹息：“唉，烧光了，一点也没剩，全完了！”天亮了，我出门去，看见那家人家的三间草房已经化为灰烬！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总要去灶口转一圈，看看柴堆旁是否清理干净，瞧瞧灶膛的火星是否熄灭，并再三告诫我们：小心火烛！

有一天半夜醒来，看见母亲在昏暗的豆油灯下弯着腰，用一把小铲，在衣柜下的泥地里挖着什么。我顿时睁大了眼睛。不一会儿，她就从地下挖出一个铁罐子，把它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叠纸，原来是钞票。我奇怪地问：“妈妈，钞票干吗要埋在地下呀？”妈妈吓了一跳，连忙过来堵住我的嘴说：“你不好告诉别人的！这是妈妈辛辛苦苦种了几年地，卖棉花玉米得来的钱。”母亲还说，有了这点钱，她整天提心吊胆，不知放在哪里好。冬天，草房特别容易失火，老鼠也喜欢钻出来咬，想来想去，地下最安全。说着，母亲重新把那铁罐子盖好，埋入地下，把四周的泥土压紧，最后，撒上些石灰。这一切，都在一种神秘

的气氛中进行，我看着，既紧张又兴奋。那时的我，对钞票的重要性没有什么认识，镇上离我们家很远，我不知道钞票可以换到许多美好的东西。我只是对无意中发现妈妈的秘密感兴趣。后来，没人的时候，我会弯下腰，瞧一眼衣柜下的那块神圣的地方，我为自己能守着这样一个秘密而感到自豪。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一连下了十几天雨，河里的水一天天涨了上来，妈妈到田里去挖沟排水，我和姐姐整天坐在家门口，望着从屋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发呆。有一天早上醒来，我们惊奇地发现，床下的鞋子，屋里的板凳都飘浮起来，发大水了！妈妈出去排了一天的水回家，大水仍然没退下去多少。我突然想起衣柜下的那块地方，那个铁罐子，我悄悄地问妈妈，它挡得住火，能挡得住水吗？妈妈一听，大惊失色，连忙挖开土，取出来一看，水已经渗进铁罐，浸湿了钞票。我记得，妈妈是将这些钱捂在胸口，好不容易才捂干的。尽管那样，大水退尽，妈妈仍然把钱藏到了那个衣柜下的泥地里。无论如何，对于那些纸钞票，火是比水更可怕的东西。

后来，我们要搬到城里去了。草屋里的家具卖的卖，送的送，不再属于我们了。临走，妈妈把那笔钱取出来，缝在贴身的衣服上。衣柜被人搬走了，衣柜底下的泥地露出一个小坑，坑边上一堆湿润的土，夹杂着白色的石灰。铁罐空了，躺倒在小坑边上。我突然对那个铁罐有点留恋，虽然它锈迹斑斑，上面的图案模糊不清，可是它毕竟珍藏过我们家的秘密。我想走过去，把铁罐捡起来。这时，送行的乡亲们蜂拥而至。大家拉着我，抱着我，一遍遍地说着告别的话，忙乱中，我们上了路，那只铁罐、我妈妈的“保险箱”，终于留在草房的泥地上了。

进城以后，妈妈把钱存进了银行就没动过。再不用担心火灾水灾，再不用担心老鼠来咬。但是，我却因为失去了那个秘密，那份神秘，那种兴奋，而感到遗憾。

去年春天，我和父母亲一起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原先我们家的草屋早就在一场台风中倒塌。那里的地基上，房子已经翻

造过多次，如今是一排红顶白墙崭新的瓦房。我走进去，想寻找那块我母亲当年埋“保险箱”的泥土，我依稀能够辨别出那只衣柜的位置，如今上面放着一架大彩电。母亲用拐杖点着，对我说，就是这儿。我站在那里，过去的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闪现。我问妈妈，当年她到底在这“保险箱”里藏了多少钱？

“整整三百元。”她说。

三百元！多好笑啊，只有三百元，你还东藏西藏干什么呀？

母亲认真地说：“你可别小看这三百元，在当时能盖一大间瓦房，能买好多头牲畜，再说，那是我一个人起早摸黑好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呀！”

我突然笑不出来了，我说：“可是你至今不曾用过那笔钱，这有多亏啊！”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说：“亏是亏了，不过花掉它们，我心里会更难受的。”

我无法改变老一代人的想法。尽管我想对她说，如果把钱永远埋在地下，藏在保险箱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经济就会停滞不前。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毕竟，我母亲的“保险箱”已经成为历史；我母亲的想法，也正在成为历史。

懒得管钱

赵 凝

钱是一个好东西。钱的好处用不着多说，常见有人在文章里做这样的排比句：“如果我有钱……如果人有钱……”每当读到这样的句子，我都不免要笑出声来。什么东西都可以“如果”，惟有钱这东西不能“如果”。

很多人都说，金钱无法买到快乐，我觉得这话太绝对了。几百块钱就能让女人买到一夏天的快乐——那是一条她心仪已久的裙子。为了这条裙子，她从一开始入夏就开始盘算，买还是不买？同时也开始积攒零钱，削减开支，让丈夫戒烟，减少应酬等等。女人之所以对衣着的热情始终不减，那是因为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可这“人品”需要金钱去买，这时候你能说“金钱如粪土”吗？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的钱多到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步，那条“才几百元的裙子”在她眼里一定不那么可爱了。她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话下，没有企盼，没有希冀，同时也就慢慢丧失了做人的乐趣。这倒真是“金钱如粪土”了。想想看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听说好多夫妻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为钱发愁”，钱少了也愁，钱多了也愁，弄得家无宁日。钱少了，妻子怪丈夫没本事；钱多了，妻子又怪丈夫成天在外面忙，“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能呆在家里陪我。”男人横竖都很难做，难怪男人们一听到“其实男人更需要关怀”这句广告词就感动得直流鼻涕呢。“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社会对男人的要求一向

是很严格的，男人们都被逼成“硬汉”，打着肿脸充胖子，其实真没有必要。

就家庭来说，一般女人的开销往往比男人要大。但一个家里如果女人比男人挣得多，那么女人花起钱来反而缩手缩脚了。因为她怕丈夫误会自己是在逞能或者显示自己，不如趁早学乖，少花多挣总不会有人生气吧？

倒是那些把丈夫当成“钱包”的女人，花起钱来一定出手很大，对丈夫却是毫厘必较的，丈夫买包烟都得伸手问妻子要钱。我就亲眼见过单位里有位女士对她先生说：“伊伊伊，你别美，这是你一个月的饭钱，多一个子儿也不给！”那语气神态活像在打发一个要小钱的乞丐。

有不少女人以在家中“掌权”为荣，所谓“掌权”就是管钱理财。一般人家中并没有多少钱，但女人还是要牢牢攥住金钥匙，以便对男人吆五喝六，甩甩威风。在家庭中女人若想用“掌握经济大权”来控制男人，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成了“被管制对象”。“专政者”和“被专政者”之间还有什么诗意可言呢，丈夫变相乞讨般地接受了妻子给的零用钱，再高的汉子膝下也难有黄金。这样，“私房钱”就出现了。单位里发的零碎银两老婆是不知道的，不如把它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积少成多，偶尔请朋友吃一顿的钱也就有着落了。

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的游戏。既是夫妻，何不大大方方共有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两人的共同积蓄。钱多多花，钱少少花，过一份舒心，过一份明朗。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为钱这东西斤斤计较、熬白了头发，那才叫不值呢。我认识不少事业上卓有成就的女人，她们在家里往往都是“懒得管钱”的主儿。女人其实可以活得很大气，女人心里若是不装鸡毛蒜皮，女人的心便成了片浩瀚的海。那种女人，既是温柔如水的妻，又是笑傲江湖的侠。女人的天空和男人一样宽广而辽远。抬头看见天的颜色，也许比男人眼里的更美、更蓝。

朋友借钱

申力雯

我在金钱的观念上是不向别人借钱，也不借给别人钱。这确实是经验教训的结果。

我素来没有向朋友张口借钱的习惯，借钱不仅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而且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欠朋友的钱；二是欠朋友的情。钱与情的债务叠加在一起我实在难以承受之重。

我以为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钱上的事情，本来还算不错的关系常常会轻而易举被一个钱字颠覆了，这可见钱的重量不可小视。当然如果朋友有急用，钱数又不多，我会说明钱拿走，不一定要记住还，这样钱一出手，我就只当它丢了，不再牵肠挂肚地惦记了，以免受思念之苦。

生活中一些资深借钱人，向你伸手真是有办法，不仅情词恳切还颇有心理攻坚术，直把你逼得如不通融就是狼心狗肺之徒。可当钱一出手便遥遥无归期，从此自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之中。每当我一想到向债务人索取欠我的钱款时，爱面子的我马上心率就加快，血压就升高，耳朵就鸣响，见到债务人，自己的脸就发烫，原本准备好一肚子的气话，一向伶牙俐齿的我竟然变得笨嘴拙舌了。我直纳闷儿为什么钱一旦出手，债权人怎么就沦为债务人了！反过来债务人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债权人了！这种角色的互换是只在一瞬间完成。不仅是钱就是藏书一旦被别人索借，很少能指望璧还的，即使侥幸归还了也早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我心疼得泪水淋漓。

一来二去不傻不蔫的我对此进行了反思：朋友向自己借钱，

应有两个原则。一是量力而为，二是认真评估。量力就是实事求是，不打肿脸充胖子，绝不因借给朋友钱而使自己陷入拮据的境地。评估就是评估关系是否到位，还要看此人是否有偿还能力，是否有占便宜的恶习。如果评估不到级别，不能过关，就应理直气壮地说不。

另外应该明白：朋友是朋友，金钱是金钱；借就是借，还是还；朋友之间可以愿意但绝没有义务。这些概念都应论清。所以朋友借钱一定要“公事公办”，借条一定要打，并要说明还钱的时间，以强化自我安全感，又可以免去彼此尴尬之苦。由借钱想到朋友之间相处实在是一门学问，并有它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不清不楚含含糊糊，往往会发生龌龊，甚至险象环生。朋友是否是资源是温暖是友谊是欢乐这要靠我们认真去经营，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交空前活跃的时代，决不可忽视。

女人，决不让自己缺钱

杨二车娜姆

从走出女儿国进入上海这座大城市那天起，我就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在这座城市里活出尊严，活得精彩，那就是绝对不能让自己缺钱。

一个女人一旦缺钱，就会着急，那种满大街抓狂的样子，失去人格和尊严便是分分钟钟的事了，更谈何精彩？

一进学校安定下来，我就算了一笔账，学校一个月三十元的助学金，根本不能满足我这个正在发育中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而家里是肯定不可能给我寄钱的了。那么一个月，如果要心定定地过下来，我怎么也需要另外有二十元的额外收入进账。

八十年代的校园里，二十元人民币不算小钱，尤其对于我这个刚从生活底层上来，又不具备任何外出工作条件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

想了又想，终于有了办法。上海的校园里没有暖气，我们女生都住六楼，楼层里没有电梯，食堂离宿舍又远，打开水回宿舍喝茶取暖，洗脸烫脚，成了一贯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女同学们最感头痛的事。我便承担了给三四个女同学打水的工作，她们给我一个月二十元人民币。

我把十块钱用来补充饭票，饭袋充裕了，我在同学中才不会是一副馋相。

另外的十块钱，我把它换成新新的放在口袋里，用来跟同学外出、聚会、交往，这样我才不会显得穷穷巴巴的。

六层楼上上下下地跑并不觉得委屈自己，既可以锻炼身体，

又可以“袋袋”平安，一举几得的好事，我当然做得欢！——我现在这双大家公认的“亚洲第一美腿”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我做事很有分寸，也不想多贪，再有同学要请我打水，我也不干，任凭她们好言好语，我就是不做。我勤工俭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是为安心学业，又不是来给你们当保姆的。那时候的年龄，就可以心那么硬，定力那么好地抵住诱惑，今天想想，也蛮为自己的心态端正而骄傲的。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对大城市的生活和消费也慢慢习惯了，我这个爱臭美、爱交际的性格，一个月五十元人民币当然不够。我便去歌厅唱歌，一晚跑三场，一场七块，一天二十一块，一个月下来，我的工资超过了我的老师。

有了足够的钱，我便开始了我的社交活动。

冬天衣服贵，我便组织我们少数民族同学去羊毛衫厂演出。周末是同学们最能花钱的时候，邀请大家一同活动，不仅不用出去瞎花钱，又可以拿回来一二件高级毛衣，而且午饭、晚饭还都可以得到解决，又能顺便领略大城市工厂生活的一些风情。那一阵子，我在喜欢占小便宜的女同学中绝对就是一副“大姐大”的调调。

帮同学解决经济困难，为家里节省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我绝对不能穿得和她们一样，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很快认识了墨西哥大使的女儿安巴罗，从她母亲那里我得来不少充满拉丁异国情调的衣饰。我真的是心满意足。大学四年，我皮箱里光各种各样的皮带就有七十一条，在当时八十年代的校园里，依我皮箱的标准来看，怎么也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富婆”的调调。

那时候，我学习来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我而言，通过努力，从正常渠道获得的钱财，我花得舒服，花得快乐。

做女人永远要“手背朝上”，不能“手心朝上”。

经济独立了，才不会有怨气。学会不贪，懂得积累。有了足够的生存条件，不花钱就是有钱。学会掂量自己的经济能力去社

交、去购物、去享受。这样细水长流地消费，心里才会安定。经济出现危机满大街借账的经历，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要学会吸取教训，量力而行，保住人格，要会挣、会花、会省。这样才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才会有男人爱，有男人疼，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还有，即使和男人在一起了，也还是要努力手背朝上，才可以很平等地吵架，宣泄自己的思想，甚至离家出走一夜试试他的心。

没有钱，做得到吗？

三十元的秘密

刘若英

她从男人家出来已经是清晨了，忘了多少次，这样微亮的光，伴着她走出那小巷子。记得每次离开男人家的心情，都像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尽管心里明白，但她必须承认有时孤寂的感受是需要跟人分享的。

那天的清晨她像往常一样叫了一部全台湾都一样单调的黄色计程车。坐上车，司机开始用一种熟悉的司机腔滔滔不绝地说着：“台北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还可以忍受的，空气清新、交通顺畅……”

她望着窗外，脑子里全是刚刚两个人的画面，两个人说的话。司机的微言大义只是嘈杂的衬底。她根本不在乎台北怎么样，白天怎么样，半夜怎么样。她的心神都还在男人家。但她知道，她是一个懂事的女生。而适时的离开，也是一个懂事的女生必要的才能。

司机先生似乎发现自己的话题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这个时段有人可以讲话是神圣的权益，于是他改变话题，把焦点转到女生身上：

“小姐你是刚起床吗？——还是根本还没睡？”没反应。司机锲而不舍：

“你是学生还是已经上班了？”

“唉哟！干吗那么酷呀？不理人啊？”女生笑笑还是没说话。女生心里其实在想着，为什么一个陌生人有时比一个朋友还

关心自己？

司机看女生坚持不开口，搬出他的压箱激将法：

“你这么酷，男朋友一定很难搞定你喔！”

“你——应该有男朋友喔！”

女生看了看照后视镜终于决定点了点头。起码这个话题跟她的私密心情不谋而合。司机眼看战术成功，继续追问：

“那你一定很爱他喔芽。”

“他一定很帅吧？”

“你们会结婚吗？”这样问就太白目了。不理。

目的地终于到了。司机回头说：“小姐，七十！”

女生突然开口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很爱他。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嫁给他。”

然后她给了司机一百元：“不用找了。”司机狐疑地看着她下了车，关上了门。

她站在路边看着车缓缓地离去，脸上出现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她花了三十元说出了她一直不敢也没机会说出的话。一辆黄色的计程车，一个操着标准司机腔的司机，带走了她天大的秘密，她的秘密心事。

今天开始得很不一样，女生这样想着……

做个快乐的有钱人

林行止

微软创办人盖茨明天来港，届时将与香港电讯联合公布一系列合作计划，虽然直接把宽频网络资料传送接驳至个人电脑仍在内部测试阶段，两者合作发展的多功能无线电话，势必掀起新一轮竞争。在科技应用转型期，有关投资的回报与风险不成正比，因为“新科技”很快落伍，而“最新科技”则投资甚巨，在股市兴旺期，融资问题不大，反之，如果股市集资不易，经营者便很容易被淘汰。我们相信目前香港不少与科技有关的行业，正面对这个难题。

盖茨是当今世界首富，目前持有百分之十九点一二微软股权，微软的总发行量二十四亿九千万股，那就是四亿七千六百二十七万七千八百股，以上周五收市价一百五十四元九角三点七五仙（美元）计，盖茨所持微软市值接近七百四十亿，比汇丰银行市值五千二百余亿港元还要多。微软总市值三千八百六十亿美元，较香港股市总市值约二万六千亿港元还要大！个人之富可敌国，大概便是如此。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微软以每股二十一元上市，迄今拆细七次，调整后上市价为二角九点一六仙，以上市价购进新股者若一直持有到现在，经调整每股股值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五元五角（每年股价复利增幅百分之五十九）。微软使所有长线投资的股东发达，当然，最发达的是盖茨本人。微软上市时持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股权，多年来间断出售约百分之五，利用卖股所得，盖茨现在拥有一个约值五十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这意味他除了看好

一分钱一分货

周腓力

现代商品在式样、品质、性能、厂牌各方面是那么林林总总，使消费者在选购时真有难以“下手”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只得沿用古老的“一分钱，一分货”的观念——专拣贵的买，认为贵的东西一定好。

我老婆也有这种以“价昂为贵”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十三年前举家迁美时表露无遗。

那时听说美国的物价很高，所以决定把一切日后在美国可能用到的东西都预先在日本和台湾买齐，这样在到达美国以后就不必再买什么东西了。

当时我们住在日本，所以首先在日本开始采购。

第一件要买的东西是我的手表。我们走进一间大的钟表店，店里陈列着成千上万的手表，最便宜的八美元，最贵的是劳力士潜水金表八百美元。

不用说，我老婆就选中了八百美元的手表。

“这表这么贵，有什么好处没有？”我好奇地问。

“当然有啰，”店员回答，“假如你戴这只表去潜水，你会发觉即使你潜到三千英尺，这只表还是像在陆地上一样准确。”

“我不需要这么好的表，”我转身向老婆解释，“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潜到三千英尺。”

“世界上的事很难料哟！”老婆反驳道，“万一有一天你就潜到了三千英尺的深度，到时候你才发觉表走得不准，那岂不是太迟了吗？”

于是我们买下这只名贵表。正因为它名贵，我来美国以后一直不敢戴，生怕会在无意间遭到损毁，或者被美国无所不在的匪徒抢走。就这样，它一直深藏在我们家的保险柜里，一秒不差地兀自度过了十二年。

第二个采购项目是看球赛的望远镜，因为那时我们尚无法逆料，到了美国会弄到既没有闲暇，又没有闲钱去看球赛的地步。

在体育用品商店里买妥三架最贵的看球望远镜，~~月报精刊~~之后，店员又建议买一架观察天体的望远镜，~~精英精英~~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多了，”店员回答，“第一，可增进天文知识；第二，可调剂身心……”

“对，”老婆不等店员说完就表示赞同，“我听说美国的生活很紧张，当然是需要调剂。”

望远镜的价钱和它放大能力恰成正比，所以那天老婆就选定了一架能放大五千倍的望远镜，那是店里最贵的一架。

这架望远镜带来美国以后，十二年来还没有启用过，因为我们在美国住的是公寓，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架设望远镜。如果勉强架设，看见的也不是星辰，而是放大了五千倍的天花板。

第三个采购项目是音响设备。在一家音响公司的陈列室里，我们首先检视了二十种不同品质和不同价格的音响设备，其中最便宜的一套标价是一百美元，最贵的一套标价是一千五百美元。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看过一圈以后，又请服务员用每一套设备放音乐给我们听。听完之后，老婆问我哪一套最好听。

“当然是一百块钱那一套最好听。”我不假思索。

“我早就知道你会说最便宜的那一套最好听！唉，一个男人只知道买便宜东西，这是多么没有品位，多么没有出息啊！”

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决定请一位号称音响专家的同事帮我们作抉择。

这位同事和我老婆一样，在听完标价一千五百美元的那套设备之后，肯定地对我说：

“当然是这一套最好听。周兄，你仔细听一听，你会听出音乐中很明显的层次感，和每一种不同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

“我只听到一片嘈杂声。”我坦率地承认。

“那你的耳朵一定有毛病。”那位同事作出结论。

不用说，我们最后买下的是最贵的那一套。这一套设备带到美国之后，放了几年，最后总算是启用了。启用的第一天，它发出的声音果然把我们吓了一跳——嘈杂得难以入耳。这次甚至连老婆也不得不掩耳逃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请了一位音响专家来家里察看，他指出问题的症结。

“问题不在这套设备的本身，”他解释，“是你家的客厅条件太差了。如果要使它发挥最佳音响效果，最好是专门设计一间音响室，音响室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固然要和这套设备的音量配合，而且地板上要铺上厚厚的羊毛地毯，四壁和天花板要先嵌上回音效果良好的木条，再贴上绒布，这样才行。”

我们既然没有财力在家里布置一间专用的音响室，只好任由它继续在客厅里发出噪音。惟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一种名贵的噪音。

更令我忍俊不禁的是，最近我又在美国遇见了十三年前帮我们选购音响设备的日本同事。久别重逢，我不得不注意到他容貌上的某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耳朵装了助听器，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吉田君，”我好奇地问他，“你的耳朵怎么啦？”

“别提了，”他腼腆地回答，“最近体检时，医生发现我有先天性的听觉迟钝症。”

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教训，我才真正体会到，“一分钱，一分货”的观念仍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只不过在现代产品中，有些货品实在是好得太过分了——好到了我们一般凡夫俗子无力消费的程度。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压岁钱

琦 君

又要分压岁钱了。我把一张张崭新十元新台币装进红封套，生活水准愈来愈高，十元、五十元、一百元捏在手里都一样是轻飘飘的，哪里像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各给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大银元，外公给十二枚银角子——也就是一块银元。外公说十二枚银角子比一块银元分量重，所以他总是给我银角子。银元角子一起收在肚兜里，走一步，双脚跳一下，丁丁当当直响，好开心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才把它取出来，收在一只双仙和合的绣荷包里，绣荷包装不下了，就收在母亲的珠红雕花首饰盒里。收着收着，就不记得有多少了。到明年，打开首饰盒，一块银元也没有了。母亲说替我存入银行，供我长大上外路读书。那日子还远得很，我只要母亲给我肚兜里留几块银元与角子买鞭炮就够了。

我真懊恼，来台湾竟没有保留一块银元。我已记不得十块银元叠起来有多高，五十块有多高。只记得父亲说的，他从故乡赶旱路到杭州读书，草鞋夹在肋下，口袋里就只两块银元，是曾祖父卖了半亩田给他当盘川的。他已是同伴中最富有的一个了；可见银元对大人们来说，是多么有分量的一笔财产。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多么神通广大的一样玩意儿呢！

外公不但在大年初一给我银角子，整个正月里，他老给。比如我替他通旱烟管，通一次就是一枚银角子，装一次烟是一个铜板。外公常常讲一些陈年故事，讲了又讲，我都听厌了。我说：“外公，我听一遍，你得给我一个铜板。”外公连说好，于是我

就黏着他赚钱。我有个在城里念女子中学的四姑，她会用五彩毛线钩手提袋。她给我钩了个小钱包，分两层，一层放角子，一层放铜板。有一天，大门口叫卖桂花糕、烂脚糖（四四方方，当中圆圆一块黑豆沙像膏药，乡下人叫它烂脚糖）的来了。我正牵着小表弟在玩，为了表示做姐姐的慷慨，我掏出毛线钱包，取出一个铜板，给他买了一块桂花糕。他却嚷着要吃烂脚糖，烂脚糖得两个铜板，我有点舍不得。正犹疑着，我怕得像老虎似的二妈从大门口进来了。我赶紧把钱包收在口袋里，牵着小表弟就走。小表弟吃不成烂脚糖就大哭起来。二妈走过来，伸手在我口袋里拿出钱包说：“哪来的钱？”我说：“是外公给的压岁钱。”她说：“压岁钱怎么会是铜板？还有，你怎么可以自己买东西吃？你爸爸不是告诉你不许吗？”她把钱包塞在狐皮手笼里，转身走了。这回大哭的是我，因为小表弟已经吓呆了。我抽抽噎噎地把详情告诉外公和母亲。母亲抿紧了嘴唇一声不响，眼中噙着泪水。外公喷着烟，仍旧笑嘻嘻的。我既心疼角子铜板被没收，还有一股受辱的气愤，却不知母亲心里是什么滋味。半晌，外公敲着烟筒说：“小春，别懊恼。她拿去就拿去，你会赚。给我端碗红枣桂圆汤来，我再给你一大枚。”我委委屈屈地说：“她不该不相信我的钱是您和妈给的。”外公说：“她哪儿不相信？她相信的，只因她自己没有女儿，没有压岁钱好给，心里不快乐就是了。”从那以后，我总是老远躲着二妈，不让她看见我开心的样子。我却是纳闷，她没有女儿好给压岁钱，为什么不给我呢？这样疑问，直到十几年后我长大了才想通。到我不再盼望压岁钱的时候，二妈却每年笑吟吟地给我五块银元。我不得不接下来，接下来说声：“恭喜新年。”心里却是凄凄冷冷的，一点儿新年的欢乐感觉都没有。若是她在我小时候，不没收我的毛线钱包，或是高高兴兴地拿两个铜板买一块烂脚糖给小表弟，我将会多么快乐，多么喜欢她。

我有一个小叔叔，吊儿郎当，却是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好多岁，我把他佩服得不得了。外公也夸他聪明，只是不学好。比

如他喜欢吃鸭肫肝，母亲给他偏不要，背地里却去储藏室偷，一偷就是一大串，起码四五个。有时还加一只香喷喷的酱鸭。坐在后门外矮墙边，拿柴火边烤边吃。还叫我替他偷父亲的加利克香烟。叔婆疼我，大年初一，我给她磕头拜年，她从贴肉肚兜里掏出蓝布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拿起一块银元递给我，说：“努，给你买鞭炮。”母亲不准我拿叔婆的辛苦钱，可是小叔在她后面做鬼脸要我拿，我伸伸舌头收下了。叔婆一走开，小叔叔就说：“我教你一套新戏法，你把一块钱给我。”我马上就给他了，他教了我一套火柴梗折断了又还原的戏法。他拿了银元，去了半天回来又对我说：“再借我一块钱，我去捞赌本，赢了加倍还你。”我口袋里只放两块银元，借了他一块，只一块独自就不会丁丁当地响了。我打算不借他；他说不跟我滚铜子儿玩，不陪我看庙戏了，没奈何我又借了他。第二天他回来对我摊摊手说：“运气不来，以后再还你。”却从口袋里摸出个大橘子给我，说是庙里供菩萨偷来的，吃了长命百岁。我把橘子使劲扔进水沟里，又把剩下的一块银元和一些角子统统抓出来，捧到他鼻子尖前面，大声地说：“你拿去赌，把它统统输光好了，就赌这一次，永远别再赌了。”他吃惊地望着我说：“小春，你生我的气了。”我说：“我气你，叔婆也气你，我外公和妈都要不喜欢你了，你老做坏事情。”他坐在台阶上，从泥地上捡起一片烂叶子说：“我就像这片烂叶子，飘掉了，树上也看不出少了一片叶子。”我说：“你为什么不做长在树上的青叶子呢？”他望了我半晌说：“好，你就再借我一块钱，我去还了赌债，从此不赌了。”他拿了钱，十分有决心地走了。可是一去四五天不见，直等有一天长工把他背回来，他的脖子挂在长工肩膀上荡来荡去，像一只宰掉的鸭子，醉得一点知觉没有。叔婆见了哭，我也哭。我不是心痛压岁钱，而是心痛他说了话不算数。从那以后，他再对我自怨自艾、赌咒发誓，我都不信了。后来我去了杭州，寒假回家，看见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彼此都长大了，距离也远了，好像没什么话好谈。他给我提来一篓红红的橘

子。我问他都干些什么，他说给人打点零工，写写春联。他凄惨地笑了一笑说：“你出门读书以后，我就没处拐压岁钱了。”我听了心情黯然，却又找不出话安慰他。他又叹息地说：“我终归是一片烂叶子，谁也没法把它粘回到树上了。”

母亲的一个朋友，我喊他二干娘。她排行第二，三十岁还没结婚，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喊她三十头。母亲却非常敬重她，说她孝顺、俭省、勤恳。为了风瘫的父亲，宁可让姐妹们都一个个结婚了，自己终身不嫁，当护士挣钱侍候老人。她真是好俭省，热天里老是一件淡蓝竹布单衫，冷天里老是一件藏青哔叽旗袍，头上戴一顶黑丝绒帽子，把个鼓鼓的发髻包在里面，看去好老气。可是她长得细皮白肉的，眉毛好长好长，眼睛很亮，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我很喜欢她。她每年新年来拜年，总是给我一块银元压岁钱。可是有一年，她只给我一包用花纸包着的糖，没有马上摸出压岁钱来。我特地给她摇摇晃晃地端上一盏红枣莲子汤。她用小银匙挑了一粒莲子，放在嘴里，然后打开扁扁的黑皮包，取出手帕来抹了下嘴角，还是没有拿出压岁钱来。我靠在母亲身边，眼巴巴地望着她，对于一包糖，我是不够满足的。坐了一回，她起身告辞了。我忍不住跟母亲说：“妈，她还没给我压岁钱呢！”母亲使劲拧了我一把，她却仍是笑嘻嘻的，好像没听见。等她走出大门，我也不由得喊了她一声：“三十头，小气鬼。”

很多年后，有一个正月，她来我家，还是那件藏青哔叽旗袍，一顶灰扑扑的绒线帽子，压到长眉毛边，帽檐下露出几络稀疏的白发。三十头已老了好多好多，她不再细皮白肉，两颊瘦削，眼睛也不那么亮了。她见了我，紧紧捏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告诉我老父已经去世好几年，她仍没有结婚，却领了妹妹一个孩子来养，伴伴老境。可是最近病了一大场，把为孩子积蓄的学费全病光了。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半晌又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你母亲不在杭州。”她打开扁扁的皮包，取出手帕擦眼睛。我想起自己小时候骂她三十头小气鬼的事，不由坐到她身

边，亲切地说，“二干娘，你别心焦，我有点压岁钱，先给你，我再写信请妈寄钱给你。”她抬起婆娑的泪眼望着我说：“你太好了，可是我不能借你这孩子的钱，我还是另外去想办法吧！”我已三步两脚上了楼，捧出我的福建漆保险箱，把全部几十块银元都取出来，用手帕包好，下楼来递给了她。她犹疑了好一阵子，却只取了一半说：“这就差不多了。”她又凄然一笑说：“你小时候，我都没有年年给你压岁钱，现在反而借用你的压岁钱了。你真像你妈，有一颗好心。祝福你妈和你都有好福气。”听了她的话，不知怎的，心里一阵酸楚。想起母亲常常叹自己命苦。她现在远在故乡，过着孤寂的乡居生活，我又为学业不能去陪伴她，她能算是有福气吗？心里想念母亲，不由得紧紧捏着二干娘的手，牵着她走出大门，灰蒙蒙的天空已飘起雪来。她把帽檐压得更低，拉起旧围巾把身子裹得紧紧的，眼圈红红的望着我说：“给你妈写信时，说我好想念她。”她低下头，佝偻着身子走了。雪天的长街好宽阔好冷清。雪花大朵大朵地飘落在她的黑绒帽上、旧围巾上，她步履蹒跚。前面的路还有多长呢？这样冷的天，她连大衣都不穿，在寒风中挣扎。她侍奉完了长辈，再抚育小辈，一生都不曾为自己打算。她好像就没有少女时代，一开始就被喊作三十头。三十、四十只是转瞬之间，她已经老了。她老了，我母亲也老了。而我这个只知道讨压岁钱的傻丫头却长大了。我摸摸口袋里剩下的银元，丁丁当地发出柔和而凄清之音。童年的岁月，离我很远很远了。

现在，孩子向我讨压岁钱，我给他两张十元新台币，他满足地笑一笑，蹦蹦着去买鞭炮了。而我呢？我但愿有一位长辈，给我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银元或几枚银角子，让我再听听丁当的撞击之音。

从零用钱谈起

何 索

这故事的另一面是：人活着，并不只是为了混饱一个无聊的肚皮。我们接受感情的控制，但是不接受肚皮的控制。怎样才能把丈夫管得服帖，应该是太太们最关心的问题吧！

我现在以我的家庭向读者提供一个实例。

我每天本来有五十元零用的。有一天，艾梅突然对我提出一个问题：

“何索，喝一杯咖啡多少钱？”

“四十五元。”

“只要四十五元就够了吗？”她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一杯咖啡这么便宜。你大概偶尔也跑去喝一杯咖啡吧？”

我承认我偶尔会喝一杯咖啡的。

“你的零用钱也足够喝一杯咖啡了！”艾梅又笑着说，

“不过，你喝一杯咖啡，便只有五块钱的剩余了！五块钱又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

她说得对极了！

“艾梅，”我兴奋地说，“你准备给我再增加一点零用钱吗？你瞧，五块钱真的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艾梅在想……

“不，”她说，沉下脸来了，“我认为你的零用钱应该减为四十元才对。你要知道，咖啡喝多了对身体是不好的。五块钱对你派不上用场，我可以多买一斤白菜。”

我还想提议，她立刻把我制止了。

“何索，你大概不希望我给你减成三十元吧？”

我不敢讲话了。

然后，有一天她又突然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何索，一杯橘子汁多少钱？”

“二十元。”我绝望地说。

“那么，四十元的零用，也够你请一个女孩喝杯橘子汁了。

何索，你懂我的意思吗？”

于是，我的零用从此减为每天十元。

艾梅管丈夫是很有一手的。我每天上班，好像永远找不到一套干净的衣服。

“艾梅，这件上衣太脏了。你不能帮我找一件干净的上衣吗？”

“它脏了吗？”

“它当然脏了，你瞧，这胸前的一大块油渍。”

艾梅摇摇头。

“我倒不觉得怎样，何索，你穿了干净衣服想跟什么人约会呢？”

好家伙！

“我并不跟什么人约会，艾梅，我只不过想穿得干净一点而已。你看得过去吗？”

“我还是不觉得怎样。”艾梅绷着脸说，“何索，你穿这件衣服，也许脏了一点。不过，脏也有脏的好处。”

“脏有什么好处？”我奇怪地问。

“很性感。”

我上班之前，艾梅总会向我交代一些什么事情的。

“何索，你上班不要迟到，下班后立刻回家。人要规矩，别人才看得起。你不是很久以前就想吃烤鸭了吗？”

“对！”我说，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那就好了！亲爱的，你下了班立刻回家，我会把烤鸭替你做好的。你要听话哟！”

瞎人小品：钱之趣演

下了班，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了。

我坐在餐桌前，快乐地等待我的烤鸭。我记得上一次吃烤鸭，还是我和艾梅在新婚期间的事情。后来，那一股蜜月的热劲儿过了，鸭子也就全部飞啦！

我等着等着……

然而，没有烤鸭。

白菜倒是不少。

“艾梅，我的烤鸭呢？”我气愤地问。

艾梅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鸭子太贵，”她绷着脸说，“何索，白菜也在涨价了。”

女儿赚钱记

王伯庆

女儿是到美国后才开始上学，一口英语棒棒的，经常调戏老爸的错误发音。这小妞，她哪里知道老爸我是悬梁刺股，牙牙学语十几个寒暑才上了路。几年前，我毕业后要找工作，为了改进口语，让看牙口的资本家满意，雇了女儿当口语老师，议价是半小时一美元。后来我的工作到手，女儿趁机要求增加她的报酬，干到半小时两美元。我此时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狡兔死，走狗烹，找了个借口，月~~定~~与~~赚~~扣~~减~~（手头紧），把她给裁员了。

像美国小孩一样，女儿热情地投身于有偿家务劳动。几年前我跟她签了一个合同，乙方凯王（~~远~~与~~赚~~宰~~森~~昂，她的鬼子名）负责晚餐后洗碗，周末洗衣，烘干，折叠；甲方（我啦）付给乙方洗碗每次一美元，洗衣，烘干，折叠分别为每桶一美元；乙方不得无故不干，甲方单方面中止合同时得支付给乙方一个月的全时报酬，甲方当然得遵守有关儿童劳动的联邦与州法。

合同贴在冰箱门上。到现在，女儿还在洗碗洗衣哩。曾经因为报酬争执罢过几天工（~~杂~~与~~赚~~闹~~闹~~）。每次老板给老爸涨了钱，女儿都要求增加报酬，还主动告诉老爸，联邦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又升了。

今年暑假送她回中国接受文化再教育，她极不情愿，想再修一门课拿到保姆执照，还计划到处去贴广告条子呢。我使尽花言巧语，才把她乖乖地牵回国内。临回国前还接了第一笔保姆生意，挣了三十来美元，转眼就买了一个花木兰的木偶，这小妞手头松呀。还从国内打电话来问：在中国帮外公除草浇花，老爸能

不能按美国标准付酬？我说不。最近听外公讲，她也在园子里义务劳动哩。

挣了钱干什么呢？看电影，买礼物送人，买书，买些说不上用处的小玩意。你家里要是养有女儿，她再和你太太一联手，得了，你就等着退货哭账单吧。我家的两个女生，花钱就像打土豪一样。女儿没挣钱以前，她买东西是老爸出钱，她总抱怨买得太便宜。现在呢，女儿说：“爸爸，珍妮芙过生日，我要买个礼物送她。”

我说：“太好了。”

女儿说：“你出钱好吗？”

我说：“不干，珍妮芙不是我的朋友。”

女儿说：“园运，你出一半，小气鬼。”

女儿也会花钱。一次过生日，要请十一个女孩到外面开 ~~Party~~ Party 还给每个女孩子送礼物。老爸我给她一笔钱，有点紧。她精心做好预算，花了好几个晚上去买价钱公道的礼物，还打电话给城里的各个餐馆，看哪一家开 ~~Party~~ Party 最优惠。

女儿计划明年随学校参观团去访问华盛顿特区，为期一周。这是学校的一种教育方式，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美国政府。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加上吃住，要一千多块。我说，没问题，老爸包了；女儿说，不行，学校恳请参加者自己挣这笔钱。

我当然很支持女儿去，跟她一起拟订一个挣钱计划，取了个惊险片的名字，叫“阅兑行动”。“阅兑行动”就是给家里的后花园除野草，浇水，菜圃松土，每小时按五块半美金付酬。

女儿还善心大发，要我把她朋友劳拉也雇了，劳拉漂亮的妈妈才离了婚，又回到大学去读书，手头紧。她说劳拉可以替我剪草，为了保证劳拉能在短时间内挣到一千多块，我必须付她每小时二十块以上。我一听腿就软了。

到中国去过暑假也打乱了女儿的“阅兑行动”，作为弥补，我搞了一个“阅兑行动”的中国版本：我扔给她一本《自学代数》，带回国，做完一章习题给一百块。我还说，奶奶过去就是

这样让你爸练毛笔字的。有一点我没敢对她讲，她老爸转手就把“毛笔字工程”包给她三姑了，还赚了点批零差价。

为了挣够一千多块，女儿和同学们上街去卖糖果，给别人洗汽车。她同学杰奎琳的爸妈是很好的手术医生，每小时几百美元的收入，他们周末还跑去帮杰奎琳洗了五辆汽车，几个小时才挣了二十五块钱。可怜的杰奎琳为了招徕生意，在寒风中卖力地跳起了悦舞（一种滑稽舞）。

女儿不光在家挣钱，在学校也捞了一把。有个银行赞助她学校的读书活动，每读一本古典文学作品并通过测试就奖励钱。女儿从小是个读书迷，这种挣钱方法太便宜她了，她干了个全校第一，拿着收款单到赞助银行开了个户头。书中自有黄金屋呀。

有一次成都市儿童艺术团来西雅图表演，孩子们都是万里挑一，琴拉得那个好呀，女儿是五体投地，和别人一比，可怜的她只剩劳动好了。中间，女儿跟一个女孩子聊上了。

女儿问：“你能干活挣钱吗？”

人家小女生没听懂，说：“我要多少我爸妈就给多少，你爸妈不给吗？”

回家一路上，女儿念叨说：“太容易了，一伸手就可以拿钱。爸爸，中国的小孩跟你说的不一样嘛。”原来，为了增加女儿的幸福感，我老给女儿搞忆苦思甜，讲：若是她生在四川乡下，六岁起就得打猪草。

我告诉女儿，我会负责她的基本生活和教育，如果她对生活有更多的期待，得劳动挣钱。记得我还是个靠美方学校资助的穷学生时，常常不知惭愧地告诉女儿，老爸没钱。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帮助了她今天不只用钱去判断人，当年她曾看到了贫穷的老爸怎么样点石成金，把知识化为洋饭票。

我当不了小鬼子的老板，只能做她的一个顾问。我想管虚一点，多讲点人生的经历，少管点她做作业，给女儿一些生活的启示，期待她能够从中受益。

伍元的话

丰子恺

我姓伍，名元。我的故乡叫做“银行”。我出世后，就同许多弟兄们一齐被关在当地最高贵的一所房屋里。这房屋铜墙铁壁，金碧辉煌，比王宫还讲究。只是门禁森严，我不得出外游玩，很不开心。难得有人来开门，我从门缝里探望外界，看见青天白日，花花世界，心中何等艳羨！我恨不得插翅飞出屋外，恣意游览。可是那铁门立刻紧闭，而且上锁。这时候我往往哭了。旁边有个比我年长的人，姓拾，名字也叫元的，劝慰我说：“不要哭，你迟早总有一天出门的。你看，他们给你穿这样新的花衣服，原是叫你出外游玩的。耐心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放你出去了。”我听从这位拾大哥的话，收住眼泪，静候机会。

果然，第二天，一个胖胖的人开了铁门，把我们一大群弟兄一齐拉了出去。“拾大哥再会！”我拉住胖子的手，飞也似的出去了。外面果然好看：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景致，我看得头晕眼花了。不知不觉之间，胖子已把我们一群人交给一个穿制服的人。这人立刻把我关进一个黑皮包中，我大喊：“不要关进，让我玩耍一会！”但他绝不理睬，管自关上皮包，挟了就走。我在皮包内几乎闷死！幸而不久，皮包打开，那穿制服的人把我们拖出来，放在一个桌子上。我看见桌子的边上有一块木牌，上写“出纳处”三字。又看见一堆信壳，上面印着“中心小学缄”五个字。还有一只铃，闪亮地放在我的身旁。我知道，他是带我们来参观学校了。我想，他们的操场上一定有秋千，浪木和网球，篮球，倒是很好玩的！谁知他并不带我们去参观，却把

我们许多弟兄们一一检点，又把我们分作好几队：有的十个人一队，也有八个人一队，六个人一队……只有我孤零零地一个，被放在桌子的一旁。

“这是什么意思？”我一边看那人打算盘，一边心中猜想。忽见那人把我们的弟兄们，一队一队地装进信壳里，且在每个信壳上写字。只有我一人未被装进，还可躺在桌上看风景。我很高兴，同时又很疑惑。那人在每个信壳上写好了字，就伸手按铃。“丁丁丁丁……”声音非常好听！我想，他大约对我特别好，要和我一起玩耍了。岂知忽然走来一个麻子，身穿一件破旧的粗布大褂，向那人一鞠躬，站在桌旁了。那人对麻子说：“时局不好，学校要关门。这个月的工钱，今天先发了。”就把我交给他，又说：“这是你的。你拿了就回家去吧。校长先生已经对你说过了吗？”那麻子带了我，皱着眉对那穿制服的说：“张先生，学校关了门，教我们怎么办呢？”那人说：“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南京了，你知道么？我们都要逃难，大家顾不得了。你自己想法吧！”麻子哭丧着脸，带我出门。

麻子非常爱护我。他怕我受寒，从怀中拿出一块小小的毛巾来，把我包裹，嘴里说：“可恶的日本鬼，害得你老子饭碗打破。这最后的五块钱做什么呢？还是买了一担米，逃到山乡去避难吧。”我在他怀里的温暖的毛巾内睡觉了。等到醒来，不见麻子，只见一个近视眼，正在把我加进许多弟兄的队伍里去。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愁眉不展，近视眼一面整理我们的队伍，一面对那女人说：“听说松江已经沦陷，鬼子快打到这里来了。市上的店都已关门，我们只好抛弃了这米店，向后方逃难。但是总共只有这点钱（他指点我们），到后方去怎么生活呢？”这时候我才明白：人们已在打仗，而逃难的人必须有我们才能生活。我很自傲！我不必自己逃难，怕他们不带我走？怕他们不保护我？我又睡了。

我睡了一大觉醒来，觉得身在一个人的衣袋里，这衣袋紧贴着那人的身体，温暖得很。那人在说话，正是那近视眼的口音：

“听船老大说，昨天这路上有强盗抢劫，一船难民身上的钞票尽被搜去，外加剥了棉衣。这怎么办呢？”他说时用手把我们按一下。又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低声地讲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但觉一只手伸进袋来，把我和其他许多弟兄拉了出去。不久，我们就分散了。我和其他三个弟兄被塞进一个地方，暗暗的，潮湿的，而且有一股臭气的地方。忽然上面的一块东西压下来，把我们紧紧地压住。经我仔细观察，才知道这是脚的底下，毛线袜的底下！我苦极了！那种臭气和压力，我实在吃不消。我大喊“救命”，没有人理睬。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来，发现我和其他许多同伴躺在油盏火下的小桌上。那近视眼愁眉不展地对那女人说，“听说明天的路上，盗匪更多，怎么办呢？钞票藏在脚底下，也不是办法。听说强盗要搜脚底的。”女人想了一会，兴奋地说：“我有好办法了。我们逃难路上不是带粽子吗？我们把粽子挖空，把钞票塞进，依旧裹好，提着走路。强盗不会抢粽子的。”两人同意了。女的就挖空一只粽子，首先把我塞进，然后封闭了。这地方比脚底固然好些，糯米的香气也很好闻，可是弄得我浑身粘湿，怪难过的！我被香气围困，又昏沉地睡着了。

一种声音将我惊醒，原来他们又在打开我的粽子来了。但听那女人说：“放在这里到底不是久长之计。路上要操心这提粽子，反而使人起疑心，况且钞票被糯米粘住，风干了展不开来，撕破了怕用不得。你看，已经弄得这样了！据我的意思，不如把钞票缝在裤子里。强盗要剥棉衣，裤子总不会剥去的。还是这办法最稳妥。”两人又同意了。我就被折成条子，塞进一条夹裤的贴边里，缝好。近视眼就穿了这裤子。其他同伴被如何处置，我不得而知了。这里比粽子又好些，可是看不见一点风景，寂寞得很！我只是无昼无夜地睡。

这一觉睡得极长，恐怕有四五年！我醒来时，一个女人正在把我从夹裤的贴边里拉出来，但不是从前的女人，却是一个四川口音的胖妇人了。她一边笑着说，“旧货摊上买一条夹裤来，边

上硬硬的，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伍元钞票！”把我递给一个红面孔男人看。男人接了我，看了一会，说：“唉，想必是逃难来的下江人，路上为防匪劫，苦心地藏在这裤子里，后来忘记了。唉，这在二十六年（指一九三七年），可买一担多米呢！但是现在，只能买一只鸡蛋！可怜可怜！”他把我掷在桌上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的身价如此一落千丈，真是意外之事！但也有一点好处：从此没有人把我藏入暗处，只是让我躺在桌上，睡在灯下，甚或跌在地上。我随时可以看看世景，没有以前的苦闷了。

有一天，扫地的老太婆把我从地上捡起，抖一抖灰尘，说：“地上一张伍元票，拿去买开水吧！”就把我塞进衣袋中。我久已解放，一旦再进暗室，觉得气闷异常！我打着四川白说：“硬是要不得！”她不听见。幸而不久她就拉我出来，交给一个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男人。这男人把我掷在一只篮子里。里面已有许多我的同伴躺着，坐着，或站着。我向篮子外一望，真是好看！许多人围着许多桌子吃茶，有的说，有的笑，有的正在吵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光景，我乐极了！我知道这就是茶店。我正想看热闹，那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男人把我一手从篮中拉出，交给一个穿雨衣戴眼镜的人，说道：“找你伍元！”那人立刻接了我，把我塞入雨衣袋里。从此我又被禁闭在暗室里了！无聊之极，我只有昏睡。

这一觉又睡得极长，恐怕又有四五年！一只手伸进雨衣袋内，把我拉出，我一看这手的所有者，就是当年穿大衣戴眼镜的人。他笑着对一青年人说：“啊！雨衣袋里一张伍元钞票！还是在后方时放进的。我难得穿这雨衣，就一直遗忘了它，到今天才发现！”他把我仔细玩弄，继续说：“不知哪一年，在哪一地，把这伍元钞票放进雨衣袋内的。”我大声地喊：“在四五年之前，在四川的茶店内，那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人找你的！”但他不听见，管自继续说，“在抗战时的内地，这张票子有好些东西可买（我又喊：“一只鸡蛋！”他又不听见），但在胜利后的

上海，连给叫花子都不要了！可怜可怜！”坐在他对面的青年说：“我倒有一个用处，我这桌子写起字来摇动，要垫一垫脚。用砖瓦，嫌太厚，把这钞票折起来给我垫桌子脚，倒是正好。”他就把我折叠，塞入桌子脚下。我身受重压，苦痛得很！幸而我的眼睛露出在外面，可以看看世景，倒可聊以解忧。

我白天看见许多学生进进出出。晚上看见戴眼镜的人和青年睡在对面的两只床铺里。我知道这是一个学校的教师宿舍，而这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原来我又被从四川带回上海来了。从戴眼镜的人的话里，我又知道现在抗战已经“胜利”，而我的身价又跌，连给叫花子都不要，真是一落万丈了！想到这里，不胜感叹！

我的叹声，大约被扫地的工人听见了。他放下扫帚，来拉我的手。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就是很久以前拿我去买一担米的那个麻子。他的额上添了几条皱纹，但麻点还是照旧。

“旧友重逢”，我欢欣之极，连忙大叫：“麻子伯伯，你还认得我吗？从前你曾经爱我，用小毛巾包裹我，后来拿我去换一担米的！自从别后，我周游各地，到过四川，不料现在奏凯归来，身价一落万丈，连叫花子都不要我，只落得替人垫桌子脚！请你顾念旧情，依旧爱护我吧！”他似乎听见我的话的，把我从桌子脚下拉出来，口中喃喃地说：“罪过，罪过！钞票垫桌脚！在从前，这一张票子可换一担白米呢！我要它！”他就替我抖一抖灰尘，放在桌上，又用粗纸叠起来，叫它代替了我的职务，他扫好了地，带我出门。

麻伯伯住在大门口一个小房间内，门上有一块木牌，上写“门房”二字。里面有桌椅，床铺。床铺上面有一对木格子的纸窗。麻伯伯带我进门，把我放在桌上。他坐在床上抽旱烟。一边抽，一边看我。后来他仰起头来看看那纸窗上的一个破洞，放下旱烟袋，拿出一瓶糨糊来。他在窗的破洞周围涂了糨糊，连忙把我贴上，喃喃地说：“窗洞里的风怪冷，拿这补了窗洞，又坚固，又好看。”窗洞的格子是长方形的。我补进去，大小正合适。

麻伯伯真是好人！他始终爱护我，给我住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我朝里可以看见麻伯伯的一切行动，以及许多来客，朝外更可以看见操场上的升旗，降旗，体操和游戏。我长途跋涉，受尽辛苦，又是身价大跌，无人顾惜，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了！如今得到这样的一个养老所，也聊可自慰。但望我们宗族复兴起来，大家努力自爱，提高身份，那时我就可恢复一担白米的身价了。

灶君与财神

夏丐尊

“呀！你不是灶君吗？”

“对了。好面善！你是哪一位尊神？”

“我是财神哪！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呀！难得在半天云里相会。你一向是手执元宝的，现在怎么背起枪来了？那手里拿着的一大卷又是什么？”

“因为武财神近日忙于军事，所以由我暂时兼代。你知道我们工作上虽分文武，职务都是掌司钱财，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于是我就成了‘有枪阶级’了。手执元宝那是一直从前的事，近来我老是手执钞票和公债证券。你从下界来，难道还不知道废两改元实行已久，市上早无元宝，银行钞票的准备金大多数就是公债证券吗？”

“哦！原来如此。因为我终日终年在人家厨房里过活，不大明白财界的情形。如果你不说明，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你的样子也与前大不相同了哩！怎么这样瘦了？你日日在厨房里受人供养，难道还会营养不良吗？”

“我一向就不像你的大腹便便，近来真倒霉，自己也知道更瘦得可怜了。连年天灾人祸，农村破产已到极度。人民有了早饭没有夜饭，结果都向都市跑，去过那亭子间及阁楼的日子。这真叫‘倒灶’！灶是简直没有了，眠床便桶旁摆一个洋油炉或者煤球炉，就算是烹调的场所。有的连洋油炉煤球炉都不备，日日咬大饼油条过活。你想，这情形多难堪！回想从前乡村隆盛时的景象，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感。我的瘦是应该的。可是也幸而瘦，如

果胖得像你一样，怎么能局促地蹲在洋油炉煤球炉旁去行使职务啊！”

“你的境遇说来很足同情。也曾把下界的苦况向天堂去告诉过了吗？”

“怎么不告诉！每年的今日，我都有次定期的总报告。你看，我现在正背着一大包册子，这里面全是下界的实况。可是，天堂的情形近来也似乎有些异样了，什么都作不来主。我虽然每年忠实地把民间疾苦人心善恶报告上去，天堂总是马马虎虎，推三阻四地打官话。有时说，‘这是洋鬼子在作怪，须行文去和耶稣交涉。’有时说：‘交财神核办。’耶稣那里的回音如何，不知道。交你核办的案子结果怎么样？今天恰好碰着你，就乘便请问。”

“也曾有案子移下来过。因为我实在无法办，至今还是搁着不动。记得有一次交下一个‘善人是富’的指令，还附着一大批善人的名单——据说是以你的报告为根据的——要我负责使他们富起来。这实在令我束手，这种老口号和现在的实际情形根本已不相符合，天堂自身都穷，有什么钱可送给这许多善人？这许多善人们自己又不会谋官做，不会干公债投机买航空奖券，叫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呢？”

“去年今日，我还上过个提高谷价的提案。天堂没有发给你吗？”

“记得似乎有过这么一回事，详细记不清楚了。这也不关我事。我从前管领的是元宝，现在管领的是钞票和公债券券。目前是金融资本跋扈的时代，田地不值钱，货物不值钱，下界最享福的就是那些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是流动的，今天在甲的手里，明天就可流入乙的手里。这笔流水账已把我忙煞了，像谷物价目一类的事怎么还能兼顾呢？况且这事难得讨好，谷价贱了固然大家叫苦，从前米卖二十块钱一石的那几年，不是大家也曾叫过苦吗？”

“近来农村里差不多份份人家都快倒灶了。你没有救济的方

法吗？提高谷价的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借外债来恢复农村，如何？”

“我何尝不这么想！也曾和地狱里商量过，可是不行。”

“为什么要和地狱商量呢？地狱里拿得出钱吗？”

“耶稣曾说过，‘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富人照例是不能进天堂的，都住在地狱里，所以地狱成了天下最富的地方。我曾和地狱当局者作过好几次谈判，终于因为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了，事情没有成功。当此盛唱‘打倒不平等条约’的当儿，谁愿接受那种屈辱的条件啊！”

“复兴农村的口号近来不是唱得很响吗？你有机会也得常到农村里去看看实际的状况，看有什么具体的救济策没有？”

“近来，我在都市里执行职务的时候多，不大到农村里去。农村衰疲的消息虽曾听到，终于没有工夫去考察。其实，倒灶的何尝只是农村，都市里也大大不景气哩！你知道，我是管领钱财的，农村愈破坏，钱财愈集中到都市来，我在都市的事也就更多。公债涨停板或跌停板了，我要到。航空奖券开奖了，我要到。哪里还顾得到农村里去？你是每年板定今天上来的，我下去的日子，每年向来是正月初五，可是近来时常要作不定期的奔波。这次的下去，就因为有许多临时的事务的缘故。”

“正月初五仍须再下去吧？”

“也许事务多，一直要在下界住到那时候。如果事务完毕了就上来，初五下去不下去，只好再看。现在什么都是双包案似的弄不清楚，连正月初五也有两个了，多麻烦。下界人们真该死，他们还在一厢情愿，把肉咧，鱼咧，蚶子咧，橄榄咧，唤作元宝，要想用了这些假元宝来骗我手里的真元宝呢——其实我的手早巳没有元宝了，哈哈。”

“他们的待你，比待我不知要好几倍。我愈弄愈倒灶，你是现代的红角儿。这世界是你的。多威风啊！”

“哪里话，我目前已苦于无法应付，并且前途大可悲观哩。下界嫌我处置得不均，正盛唱着什么‘社会主义’。听说这

种主义，世间已有一处地方在实行了。如果这种主义一旦在我们的下界实现起来，我的地位就将根本摇动，你是管领民食的，前途倒比我安全得多。无论在什么世界，饭总是非吃不可的啰！”

“未来的事，何必过虑！伊哟！我到天堂还有一半路程，误了不好。再会吧。”

“我也有事呢！今日下午公债跌得停板了，明日又是航空奖券开奖之期啊。再会。”

取 钱

老 舍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

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行说吧，我亲眼得见，洋鬼子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够派儿。好比这么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儿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要按理说，二哥，十镑钱要这一套啰哩啰嗦，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鬼子笑得更加下贱了，好像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喝，登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刷刷的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子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个“先生”，下贱，不懂得买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愣住了，好像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

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的劳动人家；咱们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易。其实人家要愣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喝，大电扇忽忽地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太好了，活像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出去；人家看我像没事的，还不撵出来么？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入。我就过去了，极慢地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用左腿金鸡独立地站着，为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得高兴我的腿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我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弱，我更高兴了，嗨，索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家的派头——真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人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像断定我和支票像亲哥儿俩不像。我很想把脑门子上签个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天要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

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像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达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地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偷地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偷偷地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要手巾把，然后点上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天，取哪门子钱芽！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小水烟袋和同事的低声闲谈起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

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合不着。到了十二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签字，他没等我拨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地写封道歉的信！二哥，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彩票飞

刘心武

那天的秋阳照到身上，有一种“老头儿乐”伸到衣领里头轻轻抓挠的感觉。

别提多来劲了！他跟她还真对脾气。“电脑红娘”赛过“人脑红娘”，没得说！在购物中心休息厅吃冰激凌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我原来最担心的是，你跟那千千万万的男人一样，最厌烦逛商店，尤其看不来我们女士在柜台前头挑来拣去下不了决心，让那售货员干受‘百拿不厌’的考验……没想到，你倒真跟我一样，挺喜欢到商场逛呀、挑呀的！”他当时便故意冲她一瞪眼（当然嘴角是上弯着，现出一个明显的微笑），问：“怎么着，你是说我也有娘儿们气？”她就一甩头发，赶紧声明说：“没那个意思！说真的，你买那彩票的气派，我们女士十个里头九个都作不出来。”他听了这话，觉得比“八喜冰激淋”还甜，一直甜到心眼儿的最深处。

那彩票是在一个“五合一洗浴香波”的专柜买到的。他和她都并不缺少香波，尤其是她，在她家小小的卫生间里已经摆着有至少三种香波了，他和她对那有着一个洋味儿十足的牌号的香波原来一无所知，对所谓“洗发、护发、去头屑、润肤、营养肌体”的“五合一”功能也并不怎么神往，但“凡购买本香波五瓶以上者赠淑女包一个并得彩票一张，彩票开奖日期铁定于下月十八号，头奖金额八万八千八百八拾八元！祝君实发，发发发发”！他和她在柜台前被那彩印的广告吸住了，当她还在犹豫时，他已毫不迟疑地一晃肩膀掏出一整摞钱买下了那五瓶外观缤

纷奇特的“五合一洗浴香波”，当他把那极可能“发发发发发”的彩票装在小小的淑女包中递到她手里时，她忽然觉得他简直太像那本她长期压在枕头底下的电影画报插页里的那个男星了——尽管他们长得一点儿也不相似，可那内里的帅劲儿绝对一脉相通！……他和她逛完购物中心，他提着沉甸甸的手提袋，她手里捏着那只自来的淑女包，上到过街天桥，在过街天桥中段，他和她不由得倚栏下望，嗬，车水马龙，红尘滚滚，好一派都会风光！他们都意识到，自己，也是这风光里的一部分，而且是亮闪闪甜滋滋的一部分……她下意识地打开那只小小的淑女包，不知怎么搞的那关合处的金属扣刺了一下她的手指，她痛得“唉哟”一声，并发现手指立即浸出了血来——忙将包打得更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那金属扣没打磨好，有一处尖利的地方……就在这一刹那间包里那张彩票一下子抖落了出来，并随着小风那旋转的气流猛地上腾，随即便迅速飘向人行天桥下面……

他先是本能地一跳，去抓那彩票，没有抓到，接着，便绝无一隙间隔地跑下天桥，冲到人行道上，去张望和追逐那张飞动的彩票，有一阵，彩票在气流中飘飞在慢车道上空，他便杂技演员般地灵敏闪动身躯，使躲开他的自行车发出一片脆响的铃声，彩票忽然又飞到了快车道中，他大无畏地跃进快车道，在一辆迎面而来的小面包车急刹车前，终于抓住了那张很可能在实发的日子里发发发发发的彩票，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圆润的欢叫……

他以凯旋的姿态一步三跨地冲上人行天桥，手里紧捏着那张彩票，但是人行天桥上已不复存在她的身影，他走着，用双眼急切地寻索，甚至呼唤，没有！她消失了……

古典消费

贺星寒

首先声明，我的衣食住行都十分现代化。身上是西装革履，头发经过电吹风光顾，煤气灶喷蓝色火焰，不锈钢炒锅煎肥大青椒，收录机加彩电，还有两张人造革沙发；我出门，或坐汽车、火车、飞机，或蹬自行车，即使走路，也步步踩着混凝土。

谁要说我是老古董，我简直想和他拼命！好像只有他们最改革开放，而我则固执保守似的。我衣柜里有长袍马褂吗？我雇了裁缝到家里来缝皮裘吗？我出门骑过毛驴坐过轿子吗？我家的灶里“劈里啪啦”燃烧着青冈柴吗？

再说，我有经济能力进行古典消费吗？前几天新闻报道，说空调已进入寻常人家。我虽然算不上寻常人家，但用的已经是电风扇，竹扇团扇蒲扇早已火葬。早知现代化来得如此之快，就该保存下来，到文物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再说，即使我想当遗老，留下折扇数把，其他各种古典消费项目如何办？

比如我家就没有地方砌柴灶，也没有堆柴的地方，更买不起比葱还贵的木材来烧。比如我出门就找不到毛驴骑，也喊不到轿子坐。在旅游胜地倒有，那是现代高档消费。我申请搞的第二职业，即是为别人牵毛驴，尚在排队等候发执照。回家来坐吧，太师椅是没有的，虎皮交椅也没有。如果要想有个独家庭院能够闻鸡起舞，剑劈晨星，这种消费，除非先削尖了脑袋，弄个部长什么的来当当。

我这样唾沫横飞地辩论半天，依然摘不掉古典消费的帽子。就说穿衣吧，人家是穿样式穿名牌，我依然在穿通俗穿牢固。站

在柜台前研究的是布料厚度和耐磨性，双手使出缚鸡之力去撕扯，检查衣服的承受能力。偶尔真假名牌降价处理，我也会抓住机遇，去买上一件，从此死盯着穿，决不荒废它的青春。人家衣服都有十套八套，我只有两套，换洗时间绰绰有余。我想不通，这件没有穿烂，为什么要穿下一件？实际上我也有十套八套衣服，破衣旧裤，卖不起价，穿不出门，丢，又舍不得。好在有句老话，叫做“留得千年货，自有赚钱时”，给我以巨大的鼓舞。毛泽东像章又热起来，再次证明这一真理。我更有信心了。

衣装鞋帽可以珍藏，而餐桌上剩余的青椒肉丝和饭就无法进入历史。从前的办法是，动员大家，思想再解放一点，一人来几筷子，把战场打扫干净。现在不行了，饭桌上谁也不听指挥，再也无法出现协同作战的壮丽景象。现代消费者一心进攻自己的心爱，剩下的决不理睬。我也不好意思背诵什么“锄禾日当午”之类的苦经，只好独自享受最惠国待遇，默默地将它塞入食道，消化良好则振兴一个“备战备荒为个人”的肥肚子，消化稍差则写下一篇公费医疗的胃痛病历。消费是古典方式，后果却也十分现代。

说句横话，前面那些硬栽给我的美德，全系穷极无聊。如果本人一旦发财，比有空调的寻常人家更寻常时，看我给你来点“真格儿”的现代消费，准能上小报的花边新闻。

我住别墅，养狼犬，每间房安两个空调。我请爱尔兰女人来管家，西西里壮汉作保镖，哈佛硕士当秘书，牵一条穿皮尔·卡丹服的巴儿狗，冲进希尔顿大酒店，点一席巴拿马火锅。你招待我一万元筵席，我用十万打你个仰巴叉。你抢先把卡拉韵全包下，我就买光全城各种花卉，叫你无花可献，只有拍手的份儿。

你说我是土老肥，石崇夸富，依然是古典消费！古典就古典，再消费一回给你看。武松！李逵！上去打他的嘴，打成哑巴，一人发五千元的红包！

一张百元钞的一生

四 毛

“哥们”，黑暗中有人和我对话了。在我这狭小的斗室里，还会有谁呢？声音来自我的钱包，准确地说是我的钱包里孤零零的一张百元大钞。

“我知道你明天就要把我拿到粮店里去换成一袋大米，然后到菜市场砍二斤猪肉，买几斤青菜，再到商店里买一瓶二锅头和四元钱一包的烟，这就是我的价值。我也知道你是一个作家，我正好要把我的这一生经历找一个人倾诉。而你应该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你没找错人，我叫四毛，我们说不定还是一个家族呢？只是我的面值只有四毛，您讲讲您的经历吧，我在洗耳恭听呢。”

“我于一九九〇年在造币厂同千千万万兄弟姐妹们一起来到人世。我们被一擦擦地捆在一起，我是最外面的一张，里面有些姐妹憋闷得要死，从运钞车厚厚的玻璃里，我看见了外面五颜六色的世界。但没过多久，我们又被送进了银行的黑咕隆咚的金库。

“我的第一个主人是一位拿手机的大款，他是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那天他把我们从银行里提出来，装进一个潮湿的不显眼的蛇皮袋里，我们几千个兄弟姐妹心里那个屈呀！在黑暗的夜色下，包工头提着我们来到一个什么厅长家里，把我们塞进了他家的床底，包工头对那个厅长说：“赵厅啊！这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就请您笑纳呀！”我们中的一位小兄弟听得差点笑了起来，我们也算土特产呀！其实也还真扯得上呢！我们的前生不就是芦

苇、树皮、木材什么的吗？大款走后，赵厅长和他老婆把我们从蛇皮袋里倒出来。哇！赵厅长家里真豪奢啊：我没见过皇宫，但我想皇宫也只不过如此吧！赵厅长和他老婆眼放绿光，开始一张张地清点我们。“老头子，一共有三十万呢！想不到小李子还真够意思，老头子，工程就包给他的工程队算了吧！”赵厅长把我所在的那一摞放进他的钱包里，哇，人家什么钱包呀！皮尔卡丹的真鳄鱼皮包。我们兄弟姐妹又挤挤攘攘地到了他的钱包里。我们在赵厅长的钱包里躺了半个月，根本没时间流通，吃饭有人请，东西有人送，上班也是专车接送。赵厅长这种人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好干部：工资基本不动，吃饭基本有人请，喝酒基本有人送，老婆基本不用。为此，赵厅长的老婆没少找他吵，一吵，赵厅长就被手下的或下属单位的人请出去玩，散心。有一次我们跟赵厅长到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去，先是唱歌，赵厅长的歌声实在不敢恭维，但是一唱完总有不少的人拍掌叫好，赵厅长接着又叫了一位长得很妖艳的小姐一起来到光线很暗的包厢，赵厅长关掉包厢里灰暗的灯，一起厮混了一气，赵厅长把我们五张兄弟插进小姐的乳罩里，我有位兄弟被那奶腥味呛得要骂娘。赵厅长打开包厢的灯，又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接着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进来找小姐要走五百元钱，抽出两张给了小姐，抽出一张给酒店经理算酒店的台费，还有两张就被他自己塞进了腰包。凶男人带着我们到了一家地下赌场。凶男人被赌场一名妖媚的女子迷糊得晕头转向，所带的二千多元钱在不到一个小时输得精光。

“赌场的老板在晚上结账时，一天一共赚了三万多元。他拿出二千元钱叫一个手下人送给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咪咪小姐住在一幢公寓楼里，是赌场老板包养的二奶。

“新主人咪咪小姐带着我们到一家商店换成了口红、唇膏、洗面奶和减肥药。容貌和身材是她的资本，她可不敢马虎。我们接着又成为商场员工的工资，还到菜市场被一位卖鸡蛋的老农揣在怀里，又成为他小儿子的学费，又被存进银行，再次以工资的

形式到您的手里，让您成为了我的主人。可惜我明天又要走了，我对前途充满了悲观，我害怕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大款的钱。某天，无聊的两个大款互相以烧票子来夸富，我们兄弟便会在一缕青烟里化为冤魂了。我真弄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还没有摆脱饥饿的贫困区农民和下岗的工人们多么需要我们，而我们却往往只能挤挤挨挨地躺在大款的钱包里。”说到这里，百元大钞有些哽咽了。

“朋友，我又能怎样呢？我明天还要用您去换回大米和蔬菜，原谅我吧！我的朋友。”

月拼命地拉拢这个领导，下个月拉拢那个领导，用不多久，他们在很多事上就会相互“咬”了。领导太团结，他们就会想着怎么治下面的人。

云说：这么做未免太不君子了。假如我中了大奖，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并且兢兢业业，对领导言听计从。与此同时，我开始感情联络各位领导，名牌西装、名表、高级化妆品、高级皮包，总之是投其所好。用不多久（当然也花不了我几个老钱——相对于百万元来说），领导们准像狗一样地对我言听计从了。到时，我也尝尝做人的滋味。

郎说：我不跟你们这些庸俗不堪的家伙比，有了钱就想跟领导过不去，我才不呢。假如我中了大奖，我就把自己打扮得酷酷的。领导不是看不惯女孩子另类吗？哼，我就是要另类，就是要为自己沉闷的心中打开一片蓝天，就要想获得精神上的解放。我再也不怕领导和我过不去，因为我有钱呀，有钱就能使领导随着我的意愿推磨了。

匀说：许多人一说中了大奖就回家，要么就跟领导较真，太短视了，干吗老想着领导，不讲领导不行吗？再说了，叫你们做了领导，还不跟他们一个样？有的人，不当官的时候说官脏，岂不知，他当了官，比官还脏呢。假如我中了大奖，我就去走上层路线，一路扶摇，好歹也弄个一官半职。等弄到更大的职位，楼上那几位贪得无厌的家伙嘛……嘿嘿。

隗说：看你们说的，仿佛眼下都成了百万富翁似的。其实，叫我说假如我中了大奖，我才不跟任何领导怄气呢，值吗？既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就应该首先想到回报于社会，亲朋好友是社会的一部分，同事是社会的一部分，领导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一部分统统回报一点点，也就皆大欢喜了。有了钱，就有了人缘；有了人缘，就一好百好了。到时候，单位评个先进、十佳什么的，自然也不能没有我的份儿；有个清闲的工作岗位，有个什么好差事，领导自然也不会忘了我。那样的话，日子过得才滋润。

允说：你们说的全与领导有关，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你们那种领导情结。假如我中了大奖，我会辞职，到一个没人知道我的地方，而且专干清洁工那类苦差事。我就是要一天到晚地、默默地、辛勤地扫着我的地，等火候一到，我就巧妙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人知道我的身份，使人为我而惊叹：“哇！原来这个扫地的是位百万富翁呀！他真是太高尚太纯洁了。”

十个假想中的“百万富翁”，其话题，竟如此好玩与相像！

水龙头里淌钱

彭再生

偶尔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水龙头不再淌水，而是哗哗地往外淌硬币，漫画的题目是《水龙头坏了》，旁边加注了一行小字：水龙头这么个坏法，谁都愿意。看看也是好笑，世情确实如此，由此我想到，我家的水龙头要是这么个坏法，会是什么结果。

我首先想到的是，每天要接他一桶。我家的水桶不大，假使那水龙头里淌出的是一元钱面值的硬币，那么，一桶差不多有一千枚，这样的话，我家的收入就是每月三万元，比起现在的收入来，陡增十倍还多，太棒了！我家人不必寒冬相依瑟瑟搓手，酷暑电扇热风挥汗，而可以安装上冷暖空调；出门不用挤公共汽车，也能向的士司机招手；买菜无须同路边的小贩讨价还价，而径直在超市里推着车随意选购；我也能携妻带儿体会一下黄金周的快乐，要知道，至今我们全家还没沾过桂林山水的边儿呢。

妻子看到我一个人在那里凝思，手里拿着那幅漫画，问我怎么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她竟然嘴一撇：你呀，笨蛋，干吗不接两桶，只接一桶？

是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接两桶呢？当官的都知道“掌权靠秘书，发财靠老婆”，老婆大人理财的智商确实比男人高。如果我每天接两桶，那就是两千元，一个月六万元，天哪！儿子不必上那所平民学校，可以去贵族学校享受精致的教育；老婆还买菜做饭干吗去饭馆，吃海鲜，还有肯德基；我们的衣服也该换换了，弄他几件名牌，穿他几件全棉的，丝绸的，上面绣着鱼、

鸟、兽和外国字的；哦，对了，附近那家豆浆油条馆，天天让我冒馋虫，有一次我用省下坐车的私房钱（那是蹭一个熟人的拉货车回家省下的），在那里面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偏偏不凑巧，被老婆大人发现，将我揪了回来，全家开批判会怒斥我吃独食，清查我的小金库（我卖旧报纸所得十四元三角六分），罚我洗了足足一个月的碗！这一次，我要大模大样地到这个豆浆油条馆去，对，老婆孩子全去，他们吃多少我不管，我自己一定要两碗豆浆，四根油条，豆浆要一碗冻的一碗热的，这碗喝一口那碗喝一口，喝不完？哼，打包，不，倒掉！

妻子见我仍然在那里愣怔怔，把我手里的漫画拿过去，她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人，居然也有了兴趣，还对我嫣然一笑，展现出早就失去的妩媚，十万块钱加一袋壮阳药能够拯救爱情这话有道理，我也要去买一袋……嘘，她又发指示了：你呀，傻瓜，一天接两桶也是傻瓜，干吗只接两桶？能接多少接多少！

老婆的话说得就是对，如今许多发财的，靠的都是五鬼搬运，哪五鬼？坑、蒙、拐、骗、贪，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何况那政策又随时玩变脸；咱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小职员，智商低，学历浅，没背景，不被别人坑蒙拐骗就已经烧高香（昨天我还买了一筒假冒牙膏），权力与我无缘，离国库的距离又远，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水龙头里淌钱，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想到多“贪”一点？“能接多少接多少”，真理，经典，下定决心，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二十四小时里，我接十六个小时，老婆也别去当钟点工了，在家接八个小时，按五分钟接一桶计算，一天二百八十八桶，一个月八千六百四十桶，如果我们再开动点脑筋，搞点技术革新，手脚麻利点，接他九千桶又有何难？那可是月收入九十万哪，再~~再~~！我的儿子还上什么贵族学校，太低档了，去美国哈佛，至少英国剑桥；打的也去他妈的，咱自己买辆私家车，也像我最有钱的同学阿毛那样，开辆皮卡，也有叫的士头的，又拉货又坐人，啊，不，皮卡的士头算个鸟，怎么也要弄辆桑塔纳；那家豆浆油条馆，收购过来，我当老板，那个那次我老婆揪我回来

斜楞我一眼的服务员，炒她的鱿鱼，不，她模样还可以，留着看她的表现……这个住房肯定要换换，这种楼房我住够了，一家放屁全楼都听得到，走廊里杂物绊脚，不小心还踩到狗屎，灭不完的老鼠除不尽的蟑螂，我要……对，买别墅，一步到位，听说别墅要几百万，这可要几个月守着水龙头，辛苦点吧，为了也能够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办事处的工作？“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老婆听我居然唱起来，突然把那幅漫画一扔，在我脑袋上重重拍了一下，嘴里喊了起来，可惜我没听清她喊什么，她的手太重，我眼睛连金星都没来得及冒，就昏了过去。待到我醒过来，老婆依然在喊：……两个，两个！我用力问她：什么两个？说呀，什么两个？老婆说：两个水龙头，厨房一个，厕所一个！

我怎么忘记了老祖宗说的“无独有偶”？家里有两个水龙头，那等于一个月可以接一百八十万，不犹豫了，买别墅，买奔驰，还去什么桂林？“够够够，啊来啊来啊来！”要去去美国，去欧洲，去……照着地图，哪儿远去哪儿，坐空军一号，啊，那是总统坐的，那就凑合着坐空中客车！我急忙把桶一拎，边往厨房跑边喊：老婆，你去厕所，用洗脸盆！

就在这时候，儿子放学回来了，他没等我打开水龙头，一把把我推开，嘴对准了水龙头，手一拧，咕咚咕咚喝起来，喝完了抹抹嘴说：渴死我了！说完，做作业去了。

霎时间我心头发冷，我惊恐了，岂止是惊恐，脑子里发生了“~~爆炸~~”！我丢下桶，无精打采地回到坐椅上，一个严肃的重大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没有了生存，财富又有什么用——如果我家的水龙头里淌钱，千家万户的水龙头都淌钱，世界上的水都变成了硬币，那我们喝什么？我儿子“渴死我了”那句话，岂不成了真的？

妻子手里的洗脸盆滑落在地上，她“哦”地一声，说要去给某人家擦玻璃，先走了。很幸运，她没有说我蠢货，蠢货比起笨蛋傻瓜来更低档，因为它没有生命。我顺着惯性继续思考，我捡

起那张漫画，一边撕一边仿佛看见：卖血的村庄里无望的艾滋病人群，煤炭销往世界各地换来美金而矿工频频遇难，引以为骄傲的“世界加工厂”正争食着万亩良田，江河湖海里漂流的是垃圾和毒水……

为了我的儿子，我不要我的水龙头淌钱！

到墓地提款去

于晓明

最近，在美国兴起了一种潮流，提款机不是只装在银行里，而是装在死人的墓碑上，坟墓不再冷冰冰使人厌烦，而是能取到钱的地方！

据说第一个使用了提款机的人是美国蒙大拿州大牧场主古德斯。此人奋斗一生，家产不止千万，还当上了州议员，在蒙大拿州可谓赫赫名人。但此人脾气暴戾，他的几个儿女长大后都对他敬而远之。这位老牧场主一生风云，年轻时忙事业，对亲友的淡薄无所谓，到老时他却无法忍受那些儿孙们对他的“寡情”。但他也深知在世时与儿孙们的感情是难以恢复了，想到自己入土后儿孙们都不到他坟前来，真是伤心不已。于是他决定想一个办法，让儿孙们还能围在自己身边。为此他特意到一家“千奇百怪”咨询公司咨询，咨询公司告诉他使用刚获新专利发明的墓碑提款机。这项新发明是将提款机装在墓碑里，让活人只有到墓碑前才能取到躺在坟墓里的前辈给他的钱。

古德斯一听心中大喜，认为此发明彻底解决了他死前的最大心病。他立刻与发明人联系，如愿以偿地在他的墓碑上安装了内置提款机，并立下遗嘱，声明只有其儿孙们才能到他墓前提取留给他们的钱。为了能让儿孙们经常到他坟前来，他还特别规定了每周儿孙们每人只能来此取一次钱，每次取钱的数目不能超过三百美元，而且不予积累，过期不取此周钱款作废。

这位老牧场主在七十九岁得病不治时，儿孙们个个急切盼望着能得到一笔遗产，都纷纷前来奔丧。当老牧场主下葬后，儿孙

们都聚集在律师旁，准备打响遗产瓜分之战。但完全出乎儿孙们意料的是遗嘱里竟然没有一分钱分给他们，而只是让他们定期到他坟前的提款机上分期分批提取各自的遗产。

儿孙们大哗，没想到老牧场主竟想出如此损招作弄他的十个继承人。儿孙们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谁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他们每周严格按照遗嘱的各种规定乖乖地来到老人墓前，取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周的钱。

美国媒体闻知此事，纷纷到老牧场主坟墓前作现场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人们议论纷纷，各执一词。赞成派的人认为此项发明确属好事，它让日渐淡漠的亲情有了强有力的回归，会让子孙后代时刻想着祖先给自己的恩惠。反对派的人则认为这是用死人来压活人，如果此风一开，后人将无法得到前人的遗产，会导致前辈戏耍人生的态度。

此项发明来自一个叫约尔·杰金斯的企业家，他过去曾是一位遗嘱律师，曾有不少老年客户对于如何能让儿孙们记住自己有不少感叹，他也在心里琢磨此事。一次，当他带着外孙到祖先的墓地时，天真的小外孙看着那些美丽的大理石墓碑，竟然问外祖父为什么不在墓碑上安一个提款机，好让他能到墓地时取钱买吃的。小外孙的话让杰金斯的眼前一亮，突然萌发了发明墓碑提款机的想法，并制出了世界第一座墓碑提款机。他立刻申请了专利。据说现在美国老年富翁预定墓碑提款机已经开始排队了。

对墓碑提款机最大的反对之声来自看墓人，这项技术让守墓人怨声载道。此项发明涉及到了最危险的东西——钱，这让守墓人惴惴不安，怕因此而徒增危险，如果有强盗到墓地来打劫，那可真是叫警察都来不及的。对此杰金斯不以为然，他在墓碑内安装了摄像机，说这会让那些有不法之想的盗贼望而生畏。但不管他怎么说，美国最后一处清静地方已没有了，坟场也被钱搞得如同商场闹市般，真是美元能使鬼推人啊！

门 面

彭国梁

临街一线门面，气派而堂皇。

这里曾是一片棚户区。某开发商乘了政策的东风，在此兴建了几栋商住楼，美其名曰什么花园抑或广场。其实，花园无花，广场不广；或者有花无园，广而无场。

门面热卖，每平方米二万八千元。

一男子左顾右盼。

其中一门面大约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左顾右盼的男子对这间门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既不左顾又不右盼了，他像一颗螺丝钉被紧紧地钉住了。

售楼小姐来了。

售楼小姐的眼睛是锐利的，嗅觉是灵敏的。她把那男子上下一打量，然后再闻闻气味，便断定，那眼前站的并非真正的主顾。于是，她便礼貌地向那男子做着介绍。她说，这里的门面不贵，一平方米才二万八，一百平方米才二百八十万。这间门面还不到三百五十万，先生如果想要，还可到银行按揭。

什么叫按揭呢？那男子想，也许就是一只罐子，盖子被人按住了，不让他去揭。眼前这女人，样子还过得去，只是说起话来不冷不热的。只怕这门面谁买了，做起生意来也是不冷不热的。

那男子的脚有点跛，因此，他在那门面内一走，门面的地面就显得有些不平了。

售楼小姐走了。

那男子便点燃了一支烟。他开始沿着墙走了一个长方形，然

后，他又走了两次对角线，再然后，他开始走圆圈。他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希特勒思考问题时走的是对角线。他现在思考问题了，复杂的问题。思考复杂的问题应该走曲线。

三百五十万人民币，都是一百元的，一扎一万元，只怕这地都要铺满。要都是十元的呢？或者全都是一块的。而且一块的还都是硬币呢？他想象着地面上铺着的全都是纸币。他在纸币上曲曲弯弯地走着，走着，摔倒了，纸币会不会把他弹起来呢？大概不会，但有可能，纸币会把他淹没。假设是硬币，那银壳子就会叮叮当当响。三百五十万块银壳子堆起来，只怕会堆满整个门面。那这门面就不叫门面，而要改叫银库了。一个人，要是被银壳子埋葬了，算不算幸福？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想过。现在，他开始想了。他想，他一个月的工资二百五十元；十个月的工资二千五；一百个月的工资二万五；一千个月的工资二十五万；一万个月的工资二百五十万。一岁是十二个月；十岁是一百二十个月，一百岁是一千二百个月；一千岁是一万二千个月……他越算越糊涂。于是，他继续走曲线。他一边走曲线，一边抽烟。一支烟抽完了，是等一阵再抽第二支，还是马上就抽第二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于是，他又想，还有没有必要再走曲线呢？

那男子一高一低地在门面内走着，颇有些苦恼又颇有些得意。昨天，他花了二十五元到一个茶楼做了四十分钟的泰式按摩。泰式，就是那按摩小姐像泰山一样地压着他。之后，又把他像背泰山一样地背起来，总之，折腾来又折腾去，名堂搞净。二十五元，他是咬着牙的，人生难得几回搏啊！二十五元，是他工资的十分之一啊！不过，想起来也值，毕竟见了世面。今天呢，今天就更值了，没花一分钱，就见到了漂亮的售楼小姐，而且，还在这三百五十万的地面上踩来踩去，也是名堂搞净。

正当那男子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叫阿 匠的老头忽然冲了进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哎呀，老朋友，叫我好找！那男子说：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就在我刚买的门面里等着你哩！

夜幕已经降临了，他们还在掏心掏肺地交谈着。

喂！找我压岁钱！

可 叵

可叵有位老友，此人不知是不是因为特别富裕，经常身怀“巨款”。所谓“巨款”，时而一千元，时而五百元，偶然则是一百元。

话说此人带着一千元去赴一场婚礼，走到收礼处，他说：

“喂！找零！”

收礼小姐愣住了。

“我只打算送六百，你找我四百。”

小姐想了一下，不便相拒，只好找了。

又有一次，我们在殡仪馆门口相遇，此人又带着五百元在重施故伎：“喂，找钱，找钱，我送二百找三百。”

“我没有零钱。”收礼的是位不耐烦的老先生。

“没关系，我等着，你看，你看，现在来的这位可叵不是送了零钱吗？你拿来找我就是啦！”

此人真该列入奇人奇事的。尤其奇怪的是今年过年，他到舍下拜年，看到舍下犬子，不免赏了一个红包，却一本正经跟孩子说：

“可小弟，叔叔没有零钱，这红包里有五百元，你去拿四百元找我。”

舍下犬子虽万分不愿，也只好屈从。

此外，各种场合，例如老人家做寿、小孩子满月，他总是缺乏零钱。别人渐渐也知道此君的习惯，倒也相安无事。不意此君连坐公车也有此癖，遂惹出一段事来：

“喂，一百块，找钱！”

“对不起，公车不找零！”

“呸，岂有此理，连小孩子都能找我压岁钱的零钱，你凭什么不找，你连小孩都不如吗？”

驾驶员不多说，指指车上的公告。

这位老兄被赶下车，气愤难平，猛捶车门，捶碎了两块玻璃——不过关于赔偿问题听说倒很容易地就解决了，因为罚金刚好是一千元，倒省了找钱的麻烦了。

我的金融生涯

瞰拿大灏利科克

一走进银行，我就精神紧张。银行的职员使我紧张，他们面前的小窗口使我紧张，连那钞票使我看了也觉得紧张，真是没有什么使我不紧张了。

我去银行是想要办点事儿，可就在我跨进银行的门槛之时，我却变成了一个不知道要干什么的傻瓜。

对这种情况，我是早有所料的，但我的工资已经加到了每月五十元，我觉得只有银行才是存放它的好地方。

就这样，我磨磨蹭蹭地走进了银行，胆怯地把那里的几个职员环视了一遍。我想，一个要开户的人，一定得找经理商谈一下。

我走到一个写着“会计”的小窗口。会计是个个头高大，神情冷酷的恶煞。一看他我就紧张开了，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变得低沉。

“可以见见你们的经理吗？”我问，紧接着又一本正经地来了一句，“单独见。”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单独见”这句话来。

“当然可以。”会计说完后，就把经理给找来了。

经理是个严肃稳重的人。我伸进衣袋里的手，把我那五十六元钞票，捏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你是经理吗？”我说。天知道，我根本无须这样问他。

“是的。”他说。

“我可以见见你吗？”我问，“单独见？”

我并不想重复这个“单独见”，可是不这么说呢，事情又似乎显得太简单了。

经理略带惊愕地瞅着我，心想我要向他道出一项重大秘密。

“请到这儿来。”他说着，引我走到一个密室，用钥匙打开了门锁。

“我们在这儿可以不受打扰，”他说，“坐吧。”

我们一同坐下之后，相互对视着。我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猜想，你是平克顿的人吧。”他说。

我的神秘举止，使他把我当作一个侦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使我愈加窘促。

“不，我不是从平克顿来的，”我说，这话好像是在向人家暗示：我是从另一家可与其相匹敌的公司那儿来的。

“说实话，”我接着说，好像刚才我是被什么人怂恿着撒谎似的，“我根本不是什么侦探，而是来这里开户的。我打算把我全部的钱都存到你们银行。”

经理看上去好像松了口气，但神情依然显得很严肃。他现在一定认为；我要不是巨商罗斯柴尔德的公子，便是望族古尔德家的后人。

“我猜想，是很大一笔钱。”他说。

“相当一大笔，”我低声说。“我打算现存五十六元，以后每月按时存五十元。”

经理站起来，打开密室的门，向会计打着招呼。

“蒙哥马利先生，”他刻薄地大声吼叫着，“这位先生要开户，想存五十六元钱。再见。”

我站了起来。

密室一边的墙上，开着个大铁门。

“再见。”我说着，一下子走进了保险库。

“出来！”经理冷酷地说着，向我指了指另一个出口。

我走到会计的小窗口，慌忙把那捏成了一团的钞票丢给他，

就好像是在变魔术似的。

我的脸像死人脸一样苍白。

“给，”我说，“存上吧。”那语调好像是在说：在我们还都不觉不和的时候，快快办完这件令人痛苦的事吧。

他拿起那钱，把它递给了另一个职员。

这个职员让我在一张存单上写上钱数，又让我在一个登记簿上签上名。这时，我已不知自己在干着什么，只觉得整个银行在我眼前摇晃。

“存好了吗？”我用轻飘而颤抖的声音问道。

“存好了。”会计说。

“那么我想开张支票取钱。”

我的想法是取出六元钱来现用。有个人从小窗口递给我一本支票簿，又有个人告诉我怎样填写。这家银行的人都以为我是个有残疾的百万富翁。我在支票上写了写，就把它从小窗口里递过去给了那个职员。他朝支票上看了一眼。

“什么！你又要将刚存的钱全部取走？”他惊讶地问道。这时我才意识到，是自己刚才错把六元写成了五十六元。我可真是昏了头。我感到，要把事情说清楚是不可能了。所有的职员都停下笔来瞅着我。

我窘得什么也顾不得了，便来了个孤注一掷。

“是的，全都取出来。”

“你要把你存的钱从银行全都取走？”

“一分也不留。”

“你不再存钱了吗？”那个职员吃惊地问。

“永远不存了。”

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愚蠢的想法，他们可能会认为在我写支票时有谁得罪了我，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我竭力装成一个性子非常暴躁的人。

那职员准备付钱给我。

“你要多大面值的？”他问。

“什么？”

“你要多大面值的？”

“噢，”——我懂了他的意思，连想也没想便回答——“五十元的。”

他给了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

“那么那六元呢？”他冷冰冰地问。

“六元的。”我说。

他把钱一递给我，我便冲出了银行。

当银行的大门在我身后摇出摆进的时候，我听到了银行里响起震天的哄堂大笑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银行存钱了。我把现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节余下来的便换成银币藏在一只袜子里。

黄志钢 译雪

钱
之
趣

259

强盗的苦恼

脚本 灏新一

黑社会的强盗们聚在一起，商议着下一步的行窃计划。

“真想痛痛快快地干它一桩震惊社会又万无一失的大买卖呀！”一个歹徒异想天开地说。谁知这个集团的首领竟接着他的话爽然应允道：“说得对！我也一直这么盘算着，现在想出了些眉目，大伙准备一下吧，我们要干活了。”

这一番话让强盗们吃惊不小，大家争先恐后地问道：“究竟怎么干呢？”

“干咱们这一行的，大都将行动时间选在夜里，但由于四周太安静，下手时难免惹人注意。这次我打算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搞它一家伙……”

“有道理，您到底不愧是咱们的头儿，想出的主意总是高人一筹。不过，如何下手呢？”

“光天化日之下，持枪闯进银行抢劫！”

首领的话恍若呓语，喽啰们不禁大失所望。

“别开玩笑啦！简直不着边际。照您说的去干，恐怕还没跨进银行的大门，就被抓去蹲监狱了。”

“蠢货！你们的脑子里怎么总少根弦。好了，听我来说端详……现在我们编写一个电视剧本，送给银行附近的交通警察，然后大家装扮成电视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到银行去拍摄一个袭击银行的场面，这样银行方面毫无防备，必定给打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大家只管动手抢钱，即使万不得已开了枪，警察也会无动于衷，只当作剧情所需而特意安排的音响效果呢。最后，大家听我

的命令，一起撤退……”

首领的话音未落，喽啰们早已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只见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

“高见，高见！妙不可言！”

“这下可以过大瘾了，伙计们，快着手干起来吧！”

强盗们弄来一辆面包车，在车身上写下电视剧摄制组的字样，不一会儿，电视摄影机也找来了，自然无需准备胶片。待脚本印刷完毕，喽啰们将自己精心地装扮起来。有的扮做穷凶极恶的打手，有的扮成维持群众秩序的工作人员，最后一切准备就绪，首领一声令下，这个精心策划的计谋便开始付诸实行。

强盗们把车开到银行门口，握着手枪刚刚走出车门，在附近执勤的交通警察果然都围上前来询问，一个强盗赶忙给他们送上几份电视剧脚本并说明缘由。很好，他们就心照不宣不再追问了。

万事如意！没想到事情一开头便如此顺利，强盗们精神大振，相继冲进银行，大声喝道：“银行诸君！我们是真正的强盗，赶快把钱交出来！谁敢乱动，马上要你的小命！”

谁知，计划到此却乱了阵脚，发生了意外。一个门卫突然嬉皮笑脸地凑上前来，打破了这里的紧张空气。

“先生们，我可以帮忙吗？你们来拍电视，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上司真有意思，这种事也不先通知一下，好让职员们准备一下。要知道宣传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啊，可他们……”

另一位青年顾客也挤上前来热心地说道：“我是作家。你们刚才的那句台词不太合适，什么‘银行诸君’，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另外‘我们是真正的强盗’这种说法也欠含蓄，一下就把底亮给观众了。脚本是谁写的？下次让我来帮你们的忙。”

他拿出名片，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强盗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他来到窗口，在那里工作的一位姑娘慌忙立起身来说，“什么时候播放呀？请签名留念。我也能上镜头吗？等等，让我再化妆一下……”

银行的女职员们纷纷离座，朝这边拥了过来。“喂，把我们也拍进镜头吧，我们都是电影迷，挺在行的，不用排练啦！”

对这乱哄哄的场面，一个强盗不耐烦了，他忍不住扯起嗓门叫了起来：“够了！这不是演戏，弟兄们，来真格的！”接着他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天花板，击碎了照明灯。

然而此举也并未奏效，一个男孩儿挤过来说道：“嗨，真够劲！简直跟真的一样。”另一个人接上话又说道：“大概天花板上的电灯里预先装进了火药，然后让它爆裂的吧，要是不知内情的人倒还真给唬住了呢！”

这时，这家银行的行长露面了。

“喂，先生们。你们能否再加上一个枪击玻璃的镜头？那是防弹用的特殊钢化玻璃。倘从侧面为我们作个宣传，将会提高顾客对本行的信赖……”说着，递上一个装有钱的信封。

“先生，让我们来扮演不屈服于强盗的威胁，饮弹而亡的光荣角色吧，拜托了！”男职员们也围拢过来请求着。

强盗们无奈，只好百般解释，可此时却没有一个人把他们的话当真。甚至连那几个最初帮助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苦苦哀求道：“让我们来扮演捉拿强盗的警察吧，这样或许能使电视剧表现得更逼真，更扣人心弦。先生，您知道，如果我们远在家乡的父母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的儿子，该有多么高兴啊！”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料到难以收场，强盗首领站出来，愤愤地大声吼道：“大家听着，今天暂停拍摄，回去修订脚本，改日再来重拍！”

强盗们狼狈地撤出现场，一个个牢骚满腹。

“想不到会弄出这么个结局来，当今社会准保出毛病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无法无天的人！”

程焱 译雪

中彩票

曝俄罗斯 濮柴霍甫

伊凡·弥推其是一个中下阶级的渺小的人，他的家用一年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卢布。他对于处境很感满足。这天他吃过晚餐正坐在沙发上看报。

“我今天忘记看报，”他的妻一边清理台子，一边说，“你看报上有没有证券开彩的号单。”

“有的，”伊凡·弥推其答道，“但现在兑证券不是太迟了吗？”

“不，我已于上星期二付过利息。”

“什么号数？”

“第九四九九组，第二十六号。”

“好……我们瞧一瞧吧！”

伊凡·弥推其不相信运气。在平常的时候，没有东西能劝诱他去看证券开彩的号单，但今天他因为想找一些好点的事情做——又因为报纸已经展开放在面前——便用指头把号单由上而下地细查一番。奇运来临，在第二行上，九四九九等数目跳进他的眼里。他不看证券的号数，不再进一步地证实一下，就让报纸溜到地上去。他好像浸在冰水里一样，心窝里感到一种喜悦的战栗，又恼人又愉快。

“玛察，单上有九四九九的数目。”他木然不动地说。

他的妻用一种怪骇的表情凝望着他，看见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九四九九？”她重复着说，把折好的台布放在台上，面色

大变。

“是的，是的，不错！”

“证券的号数呢？”

“啊，不错！还有证券的号数。但，等会儿。不，你试想一想！无论如何，九四九九的数目是对的。你知道么？”

伊凡·弥推其茫然凝视他的妻，露齿而笑，有如婴孩看见闪烁的东西在面前悬摆着一样。她也同样地露齿而笑。她看见他仅说出第几组，而不急急地去寻找中奖的证券号数，心里也觉得很满足。预想着将来可能的幸福是会给人很大的快乐的。

“是我们这一组，”伊凡·弥推其沉默了好久才继续说，“我们大约是中奖了。当然这仅是一种可能的事，但希望确在那里。”

“啊，好了——我们看一看吧！”

“等一会！幻灭不该来得太早的。号数在那里，上面第二行，唔，原来可得七万五千卢布的大奖。这笔钱可不小呢！如果我等一会在单上发现第二十六号——哎唷！如果我们真的中彩，你说怎么办呢？”

夫妻俩露着齿笑，默默地对望了好一会。幸福的预想使他们惊惶失措，噤不能声，他们甚至于不能想象或说他们俩为何需要七万五千卢布，或他们要用这笔钱买什么东西，或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的心思仅盯在九四九九和七万五千这两个数目上，他们不断把它们总计起来。至于他们的运气，他们倒没有想到。

伊凡·弥推其手中拿着报纸，在房里踱着方步，当第一次的情感激动消失的时候，他才开始预想一下。

他说：“如果我们中彩，我们便可以过着新生活——彻底的改变。中彩的股票是你的，但假使是我的，我就要先用二万五千元购置产业，一万元为非常费用，如新家具……国外旅行、还债等等……余下的四万元放在银行里。”

“对啦，置一份产业，那可真不错！”他的妻坐下去说，两只手放在围裙上。

“在杜拉省或奥黎省里。我们起初不必到乡间去，后来可以到那边去走走。”

一大串最愉快的田园图画在他的心里浮现出来，他在每幅画里看见他自己快乐非凡，身体健壮。气候是温暖的——很温暖的。在这里，当他饱餐着山珍海味之后，他便在江边的暖沙上或他花园中的菩提树下躺着休息。天气炎热，他的子女躺在邻近的地方制面饼或捉草中的甲虫。他很幸福地睡着，什么也不想，他觉得今天、明天、后天都不必到办公处去，这种感觉透过身上的每一根纤维。当他梦做得够了时，他就去割草地，或到树林里去寻找蕈菌，或看农夫钓鱼。太阳西沉了，他拿着毛巾和肥皂去沐浴，安闲地脱了衣服，把胸部抚摩一番才浸进水里。当他擦上肥皂时，小鱼在四周嬉戏着，一些青草儿在水流中摆动着。浴后吃一些加牛乳的茶和饼干……晚上他在附近散步或和邻人玩纸牌。

“是的，买一块地可真不错。”他的妻说，她也在做将来的迷梦，看她的表情可知她是沉思得出神了。

伊凡·弥推其幻想多雨的秋天及其冷风和圣马丁的夏天。在这个季节里，最好是在江边花园中作长距离的散步，使身体健康，然后喝一大杯伏特加酒，吃一些盐腌的菌或胡瓜与茴香，后来再喝一杯。漫游的孩子们把红萝卜和莱蕨带回来……还含着土地的新鲜气味。一个人伸着懒腰躺在卧榻上，很安闲地把画报翻一翻之后，便把它盖在脸上，背心钮也不扣地假寐了。

圣马丁的夏天过后就是坏天气。昼夜下着雨，没叶儿的树发出辘轧的声响，风是潮湿而寒冷的。狗、马、禽鸟，都是濡湿的，抑郁的，可怜的。没有地方好去，一个人不得不蛰伏在屋里，在房中往来踱着步，很热切地望着窗外给水蒸气覆盖了的一切。一个人觉得很讨厌。

伊凡·弥推其突然由沉思中醒过来，凝望他的妻。

“玛察，你知道我很愿意到外国去吗？”

他开始觉得残夏到法国南部，意大利……印度是很不错的。

“我也要到外国去，”他的妻说，“但先看股票的号数！”

“等一会！立刻……”

他在房中往来踱着步，继续做他的梦。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中，假使他的妻真的到外国去，一个人单独旅行，或和一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泼快乐的女人同行，不要和那些喋喋不休地谈论孩子，为每个小铜钱争执烦恼的妇人做伴，那才愉快呢！后来伊凡想象他的妻在车厢里给一大堆箱筐包围着的情景。她埋怨这段旅程使她不舒服，她惋惜钱用得那么多，到站时，一个人须跑下车去代她买热水和夹肉面包……她不要吃车上的餐食，因为太贵……

“我须得详细报告每个小铜钱的用途，”他望着他的妻想道：“那是她的证券，不是我的。而且她在外国要做什么呢？她要看什么新景物呢？她如果不把自己关在旅馆里，就一定会步步跟着我……我知道的。”

他破题儿第一遭觉得他的妻老丑得多么厉害，真面目尽露出来；至于他自己，他还很年轻，生气勃勃，活泼，如果有必要的话，随时可以再结婚。

“这一切当然都是荒谬的胡说，”他想到，“但她到外国干什么呢？她要欣赏什么呢？啊，对了，她一定会去……我预料得到的。……事实上，那不勒斯或莫斯科的近郊在她都是一样的。她仅会烦扰我而已，我一定在她的压制下。我现在已经想象得出，她一旦拿到钱，一定像平时那样地把它锁在箱子里。……她一定会骗我……她一定会给孩子们许多钱，但要我详细报告每个小铜钱的用途。”

伊凡·弥推其想到他的亲戚。他所有的兄弟、姊妹、伯叔、姑娘，一定会听见他的好运，谄媚卑躬地，带着沾沾自喜的笑容开始向他求乞。那么讨厌可怜的一群人，给他们钱只是鼓励他们的求乞工作，然而拒绝了却又会引起咒骂和难听的话。他们一定会许下心愿，使中彩的人大遭厄运。

他对他们的脸孔向来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现在这些脸孔却变得狠恶可憎了。

“鄙夫！”他想到。

他的妻的脸孔似乎也是狠恶可憎的，他心里沸腾着对她的深恨，他怀着恶魔般的快感想道：

“她不懂金钱，这是她贪婪的原因。如果她中了彩，她一定会很鄙吝地给我区区一百个小铜钱，把其余的放进保险箱里。”

他凝望他的妻，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仅有厌恶的表情。她也恶毒地望着他，她做美丽的幻梦：要做什么事情，要定什么计划。她明白她丈夫的思想倾向——她知道他一定会把全部款子攫取了去。

“梦想到人家的钱是愉快的，”她的眼睛说，“当心！”

丈夫了解她的眼中表情，他的心给怨恨的情感煎炙着。为了欺骗他的妻起见，他急急地翻到第四面的报纸，他胜利地胡乱嚷道：

“第九四九九组，证券第四十六号，不是二十六号！”

希望与怨恨同时消灭了，伊凡·弥推其和他的妻立刻觉得房里似乎黯淡了，低小了。他们所吃的晚餐不能使他们满足，反而使胃腹里沉重不舒服起来，他们同度的晚上是冗长而凄凉的。

“我的天！”伊凡·弥推其突然嚷起来说，“有人把报纸践踏了，它满盖着尘垢和沙砾。这些房间永不曾打扫过！我必须逃出这里——皇天在上——否则我一定会发疯，把自己吊死在树上了！”

蓝萍心 译雪

减 租

瞎国演伊密尔·卡波瑞奥

皮子爵是一个和蔼可爱的青年。他有三万利佛的常年收入，他在这一种境况下过着十分安定的生活。他的叔父是一个顶可恶的守财奴，死的时候，留给了他二百万的遗产。

从那张承继遗产的纸契上，皮子爵知道他是维克多利亞路的那一座房产的承继人。并且他知道，这一座房子是在一八四九年购买的，它的价格是三十万法郎。现在，除了应纳的税额之外，每年可以收入八万二千法郎的租金。

“太多了，太多了！”这位高贵慷慨的子爵想：“我的叔父是太苛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租金定得这样高，简直是近乎盘剥了。在我的名义下，我不应该再采用这种抢劫似的手段。从明天起，我要将租金减低下来，那些租户一定会对我表示感激的。”

为了这一种高超的动机，皮子爵立刻去叫那座房产的管理人来，那个管理人很迅速地跑了来，弯曲着背，像在鞠躬一样。

“白奈特，我的朋友。”子爵说，“你立刻去给我通知那些租户，说我现在将他们的租金减低三分之一。”

这一个从未听到的“减租”的字眼，就像一块瓦片似的打落在白奈特的头上。但是他立刻克服住了他自己，他觉得他没有听得清楚，他不大理会皮子爵的意思。

“减——少租金！”他讷讷地说，“子爵先生真是开玩笑，减租？先生，我想你的意思一定是加租吧！”

“我是很郑重地说的，我的朋友。”子爵回答，“我现在重

复再说一遍，我要减低房租。”

这时候，这个管理人对于这种昏乱的举动感到十分的惊讶——他惊讶到失去了自己心头的平衡，他忘了他自己，他失去了他一切的检束。

“先生，你没有仔细地想过。”他固执地说，“你今天晚上定会懊悔的，你将租户的租金减低！先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回事。要是那些租户知道了，他们对于先生将作如何的感想呢？那些邻居又将说些什么呢？真的——”

“白奈特先生，我的朋友。”那个子爵很干脆地打断了他的话头，“当我发出了一个命令以后，别人是无异议的要服从我的。你听清了吧——走！”

白奈特先生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般，从他那个房产主人的家里一摇一摆地走了出来。他所有的思绪，都烦恼地涌了起来。他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是一个恶劣的梦魇里呢？他是白奈特自己吗，还是另外一个人呢？“减低他的租金！减低他的租金！”他反复地说。“这是不可信的。要不然，准是他们诉了苦了。但是他们没有诉过苦，而且相反的，他们全是很满足的。要是他的叔父知道了这件事，他一定会从坟墓地爬起来的。这是真的，这一位侄子发疯了。减低房租？他的家族应该来纠正他，否则他将完了！谁知道他第二着将干出些什么玩意儿来？也许他今天早上的点心吃得太多了。”

这个善良的白奈特带着一种很惨淡的神情回到了他自己的屋子里。当他进门的时候，他是那么的惨白和疲倦，他的妻子和女儿阿曼大看见了，一同很惊讶地叫了起来：

“什么事情？他遇着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他用着一种变态的声音说，“什么都没有。”

“你欺骗我，”白奈特夫人肯定地说，“你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你别见外我，你说好了，我是有能耐的——那个房产主人对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他打算将我们赶走？”

“假使只有这样的话！但是，他亲口对我这样说的，他告诉我——呵，你简直不会相信的——”

“你说下去好了。”

“就告诉你吧！——他告诉我，他叫我去通知所有的房客——他要将他们的房租减低三分之一！你听清了我的话吗？减低那些房客的租金！”

但是白奈特夫人和白奈特小姐没有听完他话，都疑惑地大笑了起来。“减租！”她们说，“呵，简直是一个好笑话，他是多么的傻！减低那些房客的租金。”

白奈特和白奈特夫人因此争吵了起来。白奈特夫人说白奈特先生一定是喝醉了酒才有这种怪诞的想头的。她终于披上了一块头巾，自己跑到了那个房屋主人的家里。是的，白奈特所说的都是真的。从她自己那装饰着大的金耳环的耳朵里，听到了那不可信的言语。她是一个聪明而且细心的女人，所以她索取了一张通知书，以便她可以履行她的责任。

她也像受了雷击般地回了转来。在那一晚上，父亲、母亲、女儿，他们讨论着他们还是服从呢，还是警告这个疯狂的青年的一些亲戚们？结果，他们决定服从。

第二天的早上，白奈特穿上了他最讲究的大礼服，将他这个新消息，周游报告给那二十三个房屋里的房客们。

十分钟以后，维多利亚路的那一座房子陷落在一种不可形容的震动里。有许多人，同住在一层楼，并且同住了四十年，彼此还没有互相交谈过的，这时，都聚集在一起很热切地谈论着：

“先生，你知道吗？”

“这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简直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房主人减低我的租金！”

“三分之一，是不是？我的也是一样。”

“真是奇怪，一定是弄错了！”

大家对于白奈特所发出来的通知书表示怀疑。其中三个人写

了一封信给皮子爵，告诉他一切事情的经过，并且很严重地警告他，说他的管理人完全失去了知觉。但是皮子爵却这样回答说，白奈特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样一来，一切怀疑都消失了。

于是大家开始着思索和评论。

“为什么那个房主要减低他的租金呢？”

“是的，为什么呢？”

“是什么事情，”他们都说，“激动了这位古怪的人呢？当然，他要干出这种事情，一定有他极大的原因的。一个有知识的人，决不会无理地去剥削他自己很好的常年收入，一个人要不是为了某一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可怕的环境，他是不会使自己这样做的。”

他们每个人都这样对自己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

“但是是什么呢？”

从第一层楼到第七层楼，他们的脑子里都在转着念头。每一个房客用了他所有的智慧要去解答这件事情，到处都有一种扰乱，好似每个人都陷入可怕的神秘中了。

有些人甚至于这样地猜测了：

“这个人一定犯了一件极大的隐蔽的罪恶，才用这种仁慈的行为来作为自己的忏悔。”

“唔……这没有一个人敢说定，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就是这座房子已很旧很老了。”

“这是真的。在去年的三月里，当掘凿着水道的时候，这房子已经需要东西来撑住它了。”

“也许是这座房子的屋顶太重了。”住在六层楼上的一个租户这样说。

“也许，”住在阁楼上上的一个租户说，“在地层里有印假洋钱的机器，我在夜里常常听见有一种打着洋钱的声音。”

另外有一位住在这座房子的一个俄国侦探，他想是那个房主人要将这座房子放火烧掉，借此从保险公司捞一笔赔偿费也说不定。

于是，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样，那座房子发现了奇怪和可怕的事情。就在第七层楼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声音可以听到。五层楼上的一个老看护，有一夜到地室里去偷了一瓶酒，遇着了已经死了的那个房主人。

而从屋顶到地层，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花样。”

起先大家只是疑虑，后来渐渐地感到惧怕，由惧怕而变得恐怖。所以，住在一楼的那个房客，房间里有着很值钱的东西的，决定先搬开那儿。

白奈特去通知皮子爵，子爵说：

“好的，让他搬去好了。”

而在第二天，二层楼上的一个修脚师傅以及五层楼上的一个单身汉，也都搬出去了。

从这个时候起，这座屋子里形成了一种崩溃的现象。就在那个星期杪，他们都去退了租。每一个人都等待着什么可怕的意外要发生，他们不能再安逸地睡眠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巡逻队。那些害怕的佣人都发誓他们全要离开这座作祟的房子，假使要暂时留用他们，都要给他们三倍以上的薪水。

白奈特简直像一个鬼一样，恐惧使他披上了一层阴影。

“不，”他的太太在每一次的注视里这样忧郁地反复地说着：“不，这是很反常的。”

同时，二十三块招租的条子在房子的门口张贴着。白奈特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引导着每一个来看房子的主顾。

“你可以任意选择，”他对来看房子的那些人说，“这房子是完全空的，那些租户全都退了租。真的，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实在的，这种奇怪的事情是从没有听过的——房主曾经将房租减低了三分之一。”

那些打算租房子的主顾，听了他这样说，都恐吓似的走掉了。

终于，二十三辆运货车搬走了二十三家租户的家具。每个人

都搬走了，从顶层到底层，那座房子是整个地空着了。

甚至于那些老鼠，因为无所适存，也完全离开了这座房子了。

只有那个房产的管理人还留住在那充满着黑暗的恐怖的屋子里，可怕的幻想扰乱着他的睡眠。每个晚上他似乎听到一种悲哀的呼号和一种可怖的自语，他就害怕得牙齿在发抖了。他的太太也不会比他多闭上一眼的。那位阿曼大姐姐在她的狂妄里放弃了她所想的舞台和一个年轻理发匠结婚的事情了。

终于，在一个比平时还可怕的噩梦的隔日早上，白奈特下了最大的决心，他走到那个房主人那里，交下了他的钥匙，他急急地逃出来了。

现在，在维克多利亞路立着一座空的房子。这一座作祟的房子的历史我已经告诉你了。灰尘罩着那些木条，青草长满在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再去租这座房子了。并且，在这座房子的区域里，影响到了那些靠近它的房子都只好把价钱减低下来了。

减低一个人的房租选谁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选

一块钱

美国 瀚斯·特冯·利库克

我的朋友杜特欠我一块钱。他已经欠了我一年，看来是不会还我的了。我每次遇见他，总觉得他已经忘记他还欠我一块钱。他遇见我仍然和平，一样的坦白亲热，我的一块钱他丝毫不放在心上。我知道，这一块钱收不回来了！

在另一方面，杜特欠我一块钱，这件事我一生也忘不了。我深信这个于我们的友谊不生关系，可是我决不会把它忘记。这种事情在于别人如何，我不知道，但如有人向我借去一块钱，我却至死也不会忘记。

这件事如何发生的，我且来说一说。杜特借这一块钱是在去年四月八号（我恐怕这篇文章也许给杜特看见，所以载明日期），他正要动身往百慕大去的时候，他要一块零钱付汽车费，我就借了给他。这种事情极其简单而自然，当时我也不以为意。他只说：“拿一块钱来给我！”我就说：“好，好。一块钱够了吗？”我相信，实际上我也晓得，杜特借那一块钱的时候他居心是要还的。

他从百慕大的汉密尔顿寄了一封信给我。我以为拆信时那块钱总该在里面了，可是没有。他只说那边天气热得差不多要到一百度，我给这个数字一时迷惑住了。

杜特三星期前回来了。我到车站去接他——不是为了一块钱，而是因为我的确敬重他的缘故。我觉得他出去了三星期，回去时看见有人在月台上等他，在他一定是很高兴的。我说：“我们叫部汽车到俱乐部去吧。”但他回答说：“不，我们走了

去。”

那天晚上我们一同消遣，谈谈百慕大的情形。当时我正想到那一块钱，但我当然没有对他说出。这件事什么人也做不出来。我问他百慕大通用的是什么钱，以及美金是否照额面计算（我在“美金”两字上稍微加重一点语势），但是我又觉得不便明说。

过了好些时（我简直每天在俱乐部里看见杜特），我才觉得那块钱他是完全忘记了。有一天我问他这一次旅行用去几文，他说没有记账。又过了两天，我问他这次出门回来以后觉得安定了没有，他说出门的事他简直忘记了。于是我晓得什么都完了，不必多说。

杜特的这种情形，我却不怀恨在心，只不过在那些欠我一块钱而忘记还我的人名单里把他的名字加入进去，现在这些人已经不多。我对于他们的态度仍然一样，但我只希望能够把这事忘记了才好。

我时常遇见杜特。两天前我在外面吃晚饭遇见他，他显然得意忘形的正在谈到波兰，他说波兰是还不起她的债了。你一定相信像那样的事情该使他想到自己吧，是不是？可是不然。

但是霎时有一个念头——一个比较痛苦的念头——开始在我心里起伏，就是这样：如果杜特欠我一块钱而忘记了，那么必定有些人借过一块钱给我而我也已经忘记了，这是可能的——在理论上的确是可能的。这些人也许可以立成一个名单。这事我越想越不高兴，因为我十分相信，设若我忘记了这么一块钱，那么今生今世我是不会还的了。

倘使真有这样的人，我愿意他们说出来。可不要大家一齐说出来，数目要不多不少，那么我就立刻把他们的名字依字母顺序的次序写在纸上。不过如果有些人在牌桌上借过一块钱给我，这我可不算在这里面；还有如有人上个月在底特律体育会里借了三毛钱给我付一瓶净苏打水的账，这我也想不到他（的确我也留心不去想到他）。我老是觉得，在加拿大边境上开了一回汽

穷亲戚

曝国 濛姆

一名穷亲戚是什么？——那是天底下最不亲不戚的人了，——一种迹近渎犯的相应关系，——一件令人作呕的近似事物，——一桩缠人要命的良心负担，——一个荒谬已极的身边怪影，愈是当你好运的太阳当头高照，它就伸得愈长，——一位不受欢迎的提醒人，——一种反复不绝的沮丧，——一个你钱袋上的漏洞，——一声对你荣誉上更为难堪的催索，——一件你事业上的拖累，——一层你升迁上的障碍，——一宗你血统上的不纯，——一个你家声上的污点，——一处你服装上的破绽，——你家筵席上的死人骷髅，——阿迦索克里斯的讨吃锅盆，——宅门前的莫底凯，——堂门上的拉匝勒，——一头拦路的狮子，——一只乱室的青蛙，——一只兰脂芎泽中的苍蝇，——一撮你眼睛里面的灰尘，——在你的冤家，是他的一场胜利；——在你的朋友，是你的一番解释，——一件谁也不要收留的什物，——一阵收获季节的冰雹，——一团甜蜜中的一瓢苦水。

他的敲门便是他的通报。你的心头一沉，明白“这是——先生”。门的敲法，在惯熟与恭敬之间；仿佛在指望着，而同时却又绝望于人家的欢迎。他走进时，面带笑容，却又——面带尴尬。他伸出手，要你来握，但又缩了回去。他不过偶然进来坐坐，却恰当你用饭时候——桌上已摆满杯盘。他向你告退，提出你家已有客人——但却被挽留下来。他入了座，而你客人的两个孩子则在旁边的小桌上受着招待。他照例偏偏不在会客日到，遇到这类日子，你的夫人准会信心十足地讲道：“亲爱的，——先

生也许今天要来。”他是记得准你家的那些生日的——而且要表白一番，他的运气不坏，又碰上了一次生日。他宣称说他不要吃鱼，这大菱鲆不够尺寸——但却又背其初衷，听凭人家给他敬上一块。他坚持说他自己只饮葡萄酒——但是如果哪位客人怂恿他把剩下的半杯喀菜里脱干掉，那也正中其怀。他对佣人是个难题，他们既怕对他过趋奉承，又怕对他短了礼数。客人们的心中想起来了，他们以前见过他的。人们纷纷猜测起他的境遇身份；但又不约而同地认定他是——在等交好运吧。他称呼你时，总是直呼你的教名，言外之意，他本来和你沾亲。他已经是过于简慢，而你却还宁愿他不必如此谦卑。如果他不是这么简慢过度，人们不过把他看作一名临时帮闲罢了；如果更加大胆一些，他也就不会留给人现在这种印象。作为一个朋友，他未免谦逊太过，但毕竟又有点架子，因与他的依附身份不合。他还不如乡下的佃户受人欢迎，因为他携不来半文租子——然而从他的装束与举止端详，八成你的客人又把他当成这种人来看待。他被邀去牌桌上凑一把手；他哪，因为贫穷，作了拒绝，但却又一愤愤被冷落一旁。聚会散了后，他提出要自己去叫车——把要去的佣人拦了。他追忆起你的祖父；中间总是要加进几件——有关贵府的——猥琐不需一提的小事。他是深知底细的，彼时的一切尚不是如他“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的现在的样子。他追忆过去情景的目的，照他的话讲，是为了构成愉快的对比。他以一种略带挑剔的称道口吻询问你的木器价钱；但却专夸你的窗帷不错，以屈辱你。他的看法是，那只缸子固然颇为雅致，但是毕竟还是你那把旧茶壶似乎更加适用——而那茶壶你一定还能记得。他敢断定，现在自家有了马车，你一定会感到不胜方便，然后便质之于你的夫人，加以验证。并要询问，是否你已在羊皮纸张上用过你家的纹章，而且直到最近方才知道你家的纹章如何如何。他的回忆不合时宜；他的恭维更是荒唐；他的谈话令人心烦；他的逗留没结没完；因而一旦等他离去之后，你马上会没命似的把他的那把椅子往墙角一摔，感到总算清理掉了这双份孽债。 高 健 译雪

赌城风光

马国亮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曾在一封写给布梭·华盛顿（是否他的兄弟，待考）的信里，义正词严地痛斥赌博之害，说“它是贪婪的产儿，邪恶的同胞，害人的罪魁祸首”。可是一百多年以后，在他建立的国土内却出现了三个举世闻名的赌场，一个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另两个在内华达州的里诺和拉斯维加斯。后两者，因为有了赌场，每年引来游客（赌客）二千万人，比任何地方都多。于是有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有人说，时代变了，道德观也应随之而变，不能泥古不化。但若说美国随处都可以赌博，也不确实。美国各州有各自不同的法律，有的认为赌博是合法，有的则否。合法当中，也有差别。例如说，有三十二个州可以赛马，有十四个州可以跑狗，有十五个州和哥伦比亚县可以买彩票，而准许回力球赌博的则只有四个州，因此也还有许多州是完全禁赌的。不管赌博如何害人，有了赌，州政府自然增加收入。这就引起了别州的眼红，尤其是在各州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时候：不设赌场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富慕先生，就声称要向参议会提出，建议在州内准许被称为“独臂强盗”的赌具合法化。“独臂强盗”在旧上海被称为“吃角子老虎”，即投入银币，自己摇彩定胜负的一种赌具。

打这算盘，要把这种那种赌博合法化的，到现在至少还有二十四个州。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由于物产丰饶，几乎可以说是甲于全国：有人统计过，如果加州算为一个独立国家，它的生产可以名列世界第九名。但是现在由于全国经济衰退影响所及，也很不行了，加州虽然执法很严，但对赌能

增加收入，还是垂涎三尺的。于是有人在报上大登整版广告，号召州里的人民签名，要征集六十多万的名字。以便争取能在加州的阿达兰诺和克利湖开设赌城，负责这项运动的组织者罗勃·威廉说：“我们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赌注流到内华达州去了。”

原来里诺和拉斯维加斯，两者都在内华达州。这州和加州是比邻。从三藩市到里诺，从洛杉矶往拉斯维加斯，都是四小时左右的汽车程。三藩市和洛杉矶都属加州，每天看见一批批的本州赌客送到邻省去，利益外溢，当然心里不快。除非在本州开赌，才免于赌资外流。美国经济衰退，连加州这样的一个富州也想乞助于大开赌禁了。内华达州自称它是雪山、沙漠的贫瘠之地，要开设赌场维持生计。于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分别在里诺和拉斯维加斯设立了赌场。西岸的赌徒乃得其所哉，却是苦了东岸的赌徒。要表面合法地、痛痛快快地赌，必需横越几乎整个美国大陆，才能到达里诺或拉斯维加斯。于是在一九七六年，新泽西州居然由全州公民投票，赞成、并在一九七八年在大西洋城正式开设了赌场。从此纽约、波士顿甚至华盛顿的赌徒也可以不必翻山越岭，就可以以稍远于香港到澳门的路程，到那里去倾家荡产了。

内华达的两个赌城当中，拉斯维加斯似乎名气更大，据说拥有大小赌场五百个。是否属实，未经调查。里诺则除了也拥有规模巨大的赌场以外，还立有极为方便的法律，以能使感情破裂的夫妇“有效地”迅速离异见称于世。

却说坐巴士从三藩市到里诺，或是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大概都要四个小时左右，一是要穿过炎热逼人的沙漠。如果你自己开汽车去，那里有免费停车场，停泊越久，越受欢迎。没有汽车或有汽车而不想自己开汽车的，赌场也不会让你漏网。他们和旅行社合作，只要你交费三十多元，旅行社就可以给你坐上舒适的相当于香港的豪华巴士，送去送回。这一点点的车费，按照普通的定价，连一次单程都不够。

赌城地点不同，赌场内容却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不同的是规

模大小而已。例如里诺的米高梅赌场，号称世界最大。它占地十万平方米，比两个足球场还大。所有赌场的同一特色是，一走进去，成千上万的五光十色的灯彩使你目眩神迷。这是一个可以使人丧失了理智的迷宫。许多人一进去，就身不由己。贪欲使人变成疯狂。放眼过去，都是各种诱人的赌具，任何一种似乎都向你招手，财富在等候你。赌具最多的是前面提到的“吃角子老虎”。每一赌场都有数不清的这种老虎，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它给你很大的自由——自己和这只老虎打赌。从五分到三元，各随自己去选择。当花啦花啦的银币跌出来的时候，这音响对于赌客本人来说，比音乐还要动听；对于旁人更有无比的引诱魅力。当然谁都不会经常赢钱的，还应该说输的十居其九，否则赌城真的会变成冰原，变成沙漠了。

在赌场内，你可以发现人类再没有比干任何工作更专心，更集中意志的了。在“吃角子老虎”前面，在轮盘、骰子、廿一点、摇彩……桌旁的赌客，抱着人无横财不富，富了还要更富的雄心壮志，来此拼搏。一个个都是表面冷静，内心沸腾，赢了自然高兴，输了却不承认失败，再接再厉，直至全军覆没为止。

记得史蒂芬·茨威格写过一篇关于赌场的小说，刻画赌徒心态，入木三分。我没他的生花妙笔，无法把所见的尽情描绘出来。不过如果你志不在赌，这里倒是观察人们矛盾心态极端交错的地方。有一位浓眉大汉，敲着筹码，心大心细，踌躇不决，远不如他外貌的刚强。他在六号下了注，不到三秒钟，又移到七号上面。他旁边的一个青年，把他的全部虽然不多的筹码，全押在二十二号上，使我想起了电影《北非谍影》里面那个急于要弄到钱，好和他的妻子离开卡萨布兰卡的年轻人。

在月牌桌亦叫二十一点的桌上，有位中年绅士装作好整以暇的姿态，向身边走过的、手捧着饮品的半裸女侍要来了一杯果汁，沉吟着，考虑要不要再来一张牌。在另一赌桌上，一位胖妇人猛抽着纸烟，满肚子不服气，把几个大筹码全部押上，敷满了粉的额上透着汗光。

在这使人丧魂落魄的地方，众醉独醒的人不是没有的，虽然这是极少数。一种是把赌场送给他的赌本照单全收（参看《吃小亏占大便宜》一文），不下任何赌注，享受了免费旅行，免费食宿。这是绝对的胜利者；另一种则是将赌场奉送的赌本下注，输光算数，决不掏自己腰包，赢了一点数目，立即收手，不再流连，即使不胜利，也不能说是败者。

我是个观光者，既没豪赌的气概，也没豪赌的本钱。要尝尝这里的风味，最好是和角子老虎打交道。这种有五分、一角、二角半、一元和三元等多种的机器，奢侈由人。我一面摇着我的老虎机，邻座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听见我的老虎机连续吐出十多个银币的清脆声音时，转过头来向我搭讪：

“好运气！你常来吗？”

我说：“不，我只是个游客。你呢？”

“没一定；一星期来一二次，也许。”

“运气如何？”

她耸耸肩，“我不在乎，只是好玩。”她的唇角高高掀起，给我一个满满的微笑。

在赌场里，不管是在拉斯维加斯，还是里诺，除了腰缠万贯的豪客以外，还可以看到不少年逾六七十的男女赌客，这些人既不豪赌，也很少在轮盘、骰子大小的桌旁下注，他们几乎都是独自坐在五分钱“吃角子老虎”前面，兴趣勃勃，耐心以小银币博彩。赢了固喜，输不伤廉，仿佛以此消磨时日。我感悟到，小小的五分钱给人带来多大的快乐。

老年人在美国是孤独的。人到暮年，从斗争的战场中退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美国长者，按照美国习俗，儿女长大了都远走高飞，没有含饴弄孙的福气。在孤寂的日子里，心如死水，所谓老年人的坟墓，未曾就木已万念俱灰。到赌场去，不仅可以厕身在“沸腾”的人群里，还可以让死水般的心境泛起来一点点微波。五分钱的得失不大，但五分钱产生的希望和欢乐，和百元千元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在摇摇复摇摇的进行中，会给这些在尘世中似

乎再没有远景的人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希望；希望使生存有了目的，不管这希望代表的是一个五分钱或一百个五分钱，它能燃烧起生命的火焰，使垂暮的人重现年轻时的欢乐。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这里，我发现赌场并不是完全可诅咒的。

从这点出发，我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到大西洋，到拉斯维加斯或到里诺，并不当成为一件有关风化的事情，在纽约，人们问我到过大西洋城没有。在洛杉矶，人们问我到过拉斯维加斯没有。在三藩市，人们问我到过里诺没有。恰如我们在上海问国外回来观光的亲友到过杭州没有一样。这里的人把到赌城去是作为一次普通的旅游看待的，何况你还可以，如果你能管好自己，雪花一个钱；如果你愿意花点钱，你就可以买回许多次的希望。这也需要能管好自己，因为希望多半会成为泡影的。你若能节制自己，不成为情感冲动的奴隶，你就会像回忆童年的快乐那样回味你的、昙花似的多次的希望，忘掉此后的辛酸的泡影。

可惜这种人是不多的，我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同车有个中年人坐在我的邻座。他自我介绍这是第二次去。他还得意地说他第一次赢了几十元，言下之意，仿佛这次去也稳操胜算。当我们观光了第五个、即最后的沙哈拉赌场之后，大家准备上车回洛杉矶时。这位先生还在一个老虎机前面，一块钱一块钱地投进虎口里，屡次催他都不肯离开。用不着解释，他在意图翻本。

在回程的车上，我才知道他这次折兵损将，输了三百多块钱。

他不过是千千万万人当中的一个。凭他这种人，乃使赌城长年兴旺，老板笑逐颜开，州政府增加了收入。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这是我在赌场一隅所见，因而产生的一隅之见。不过，如果你以为美国人全对赌场不看作罪恶渊薮，那就错了。当宾州大学的保罗福素尔教授（译注云：译音）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军中的美国大学生心态，写出《译注云：译音》

配书以赠一书，荣获一九六七年全国最佳著作奖而名噪一时，来香港大学讲学的时候，维吉尼亚的作家麦金托斯夫人介绍他来看我。在宴请他们的晚饭桌上，他们夫妇问我在美国时到过什么地方，我如实交代，连赌场也说了，福素尔夫人闻言，瞪大了眼睛问我：“你真的到过那些地方吗？”

我知道我说溜了嘴了。但我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是的，作为一个旅游者，我认为好的坏的地方都该去看看。”

说实话，假使你不过于矜持，也应该去看看。那是个很普通也很不普通的美国社会面貌之一，且不要说它是举世知名——或声名狼藉的地方了。

也谈鲁迅的买书

韩石山

好多人都谈过鲁迅的买书，尤其是一些作家，一谈起买书，就说鲁迅出手怎样的大方，一年买书花了多少钱，一生又花了多少钱。还有的作家，比如孙犁先生，据说是按鲁迅书账上的书目买书的。这自然是因为鲁迅每年都记有书账，其详审几乎无人可比。再就是，一般作家，难得看到同时代别的作家的购书记载，无从比较。

实际上，鲁迅买书是很仔细的，并不怎么大方。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是要买一部《四部丛刊》还是什么大型丛书，书商索价四百元，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买。那时鲁迅不过五十出头，绝不会想到几年后就去世，当时已到了上海，正是他稿费最丰的时期，给了同等条件下的读书人，准会毫不犹豫就买下。鲁迅一生藏书的数量，北京、上海两地的合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册（卷）。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而线装书的卷数是无法跟新版书的册数相匹配的，那个总数又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从全集所载书账看，鲁迅一生买书，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一二年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南下，为第一时期，每年买书款相当于他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三百元）。一九二七年到上海至去世，为第二个时期，因为北京的书没有带出来，生活安定下来后，便大量买书。这里只说整数，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两年最多，分别为二四〇四元、一四四七元，其他年份数百元不等，没有上千的。

再看看几乎同时期的作家学者，就知道是怎样的境况了。三十年代初，钱穆应聘到燕大、北大教书，先还是在图书馆借阅，后来大量购藏图书，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五年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罗义俊《钱穆传略》）这相当于鲁迅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可找个对比的。据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那时有名分的读书人买书，都是先记账，到了节上书商来家里收钱，买者也不是全给，能给半数就不错了。从后一句话看，欠二百七十元，只给了一百六十元，等于是给了六成。共开了四百元，等于买了六百元的书。一年按三个节算（端午、中秋、春节），则全年是一千八百元。比鲁迅同期的书账开销，几乎高出十二倍。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遗失，按前后两年的平均值算是一四三元。

再将鲁迅购书款占其收入的比例，与我们当今读书人的相比，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时期，不算稿费收入，光在教育部当佥事的月薪，加上在北大等校教书的月薪，不少于四百元。这期间，每年买书款平均是二四五元，每月合二十元，占月薪的二十分之一。我们现在在一个正高职称的读书人，月薪是八百元，二十分之一是四十元，也就是说，只要每月买上两本书（一本按二十元算），就比得上鲁迅在买书上的开销了。而买两本书，据我所知，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做到。

末了得补充一句，这是不能比的，因为钱跟钱不一样，那时是银元，现在是人民币。钱不能比，人总可以比吧，似乎也不能比，那是鲁迅，我们不过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只有这个比例和按比例算出的钱，还有那点钱能买到的书，是确凿无疑的。有这几条，也就不妨比一比了，比了也不是要说什么刻薄话，只是想一想怪有意思的。

一次津贴大洋五元

安 世

北京大小报馆，都靠津贴为生，其所谋津贴不一，但大体可分两种。第一种，是特别津贴，第二种，是普通津贴。所谓特别津贴，就是特定人或特定机关津贴一报之经常费；普通津贴，就是在特别津贴以外，向各方敲零碎竹杠。稍大的报馆，大概专靠第一种；至于小报则专靠第二种津贴。这第二种津贴，在民国五年以前，也颇可观。其法是到阴历三节以前，则写信致各省督军省长，总不外说些经费困难，请求津贴的意思，当时各省经费裕如，各省督军省长，对北京一报馆，多者送几千几百元，少者也在百元以上。到了民国五年以后，各省财政收入不如前，不过总还多少有点点缀。独吴秀才在洛阳时，有北京某报一次过不了年，遂和河南督军张福来写一信去，后来接到回信，拆开一看，是三寸长一寸宽一张红纸，上面写的是：

“奉大帅谕，一次津贴大洋五元，下不为例。”外附五元邮政汇票一张。

某报馆接到后，虽是米铺正在要钱，但因为面子攸关，还是将汇票加封退回。隔了几天，又接了河南督军署一封信，其中是一张十元汇票，外有字条一个，内容是：

“假如贵报馆以为不够，再行补助五元，共大洋十元。”

这位报馆经理看完，还是非常气愤，还要加封退回，被他一位姨太太在旁一手把十元汇票抢过去，笑嘻嘻向经理说：

“你不要罢了，我要拿去买双皮鞋咧。”

世界棋王们的金钱观

垄上行

卡帕布兰卡：一万美元的见面礼

作为挑战者，古巴人卡帕布兰卡艰难地赢得了同拉斯克的世界棋王争霸战。成为世界棋王以后，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向他发出挑战的世界冠军候选人必须拿出一万美元的见面礼，否则别想让他接受挑战。一万美元在当时是美国普通家庭几年的收入。为了满足这一苛刻的条件，第四位世界棋王阿廖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够一万美元。

塔尔：花钱买得美人归

前苏联的塔尔是一位守法公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他赢得世界快棋锦标赛冠军时，他把五万美元的奖金全部交给国家，而且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塔尔恐怕是世界棋王中最不爱钱的。他把比赛中所挣的钱大部分花在了与所钟爱的女人们一起玩乐上。当他拿到比赛的奖金时，那些追随他的女人们是从不肯放过他的。

菲舍尔：不给钱不下棋

菲舍尔，这位生活在美国的棋王是最早为自己争取权益的，他强烈要求国际棋联提高世界棋王争霸战的奖金。他曾威胁国际

棋联，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提供奖金的话，他就不下棋。在他的大力主张下，他与斯帕斯基的世界棋王争霸战奖金涨到了一百万美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最终，胜利的他拿到了七十万美元，失利的一方斯帕斯基拿到了三十万美元。

卡尔波夫：继续提高奖金数

俄罗斯棋手卡尔波夫在争取比赛奖金问题上延续了自己前任的做法，同时他为国际象棋赢得人们的尊重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在位期间，世界棋王争霸战的奖金数额一直在增加，无论是他与科尔奇诺伊的对抗，还是后来与卡斯帕罗夫进行的王位争夺，都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当然了，他与卡斯帕罗夫之间的几次“两卡之战”被搀上了政治色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卡尔波夫一直按照百分比向前苏联体委交纳奖金，捐给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受害人。

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〇年进行的“两卡之战”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改革时代开始了，棋手跟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一样都停止了与体育官员分割奖金的做法，两人在塞维利亚的对抗赛打平，每人都拿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这是当时世界棋王争霸战中奖金数最高的纪录。

卡斯帕罗夫：不给国际棋联一分钱

一九八五年俄罗斯棋手卡斯帕罗夫登上世界棋王王位，此后，他对所有邀请他参加的比赛，车轮大战、表演赛及其他活动的组织者都索要高额出场费，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向国际棋联交钱的方法。一九九三年，卡斯帕罗夫说服世界冠军候选人肖特撇开国际棋联而举行他们的世界棋王争霸战。为此，他们两人宣布成立职业国际象棋联盟，结果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国际象棋运动的大分裂。

卡斯帕罗夫接受肖特的挑战，继而在一九九五年击败阿南的挑战而卫冕，这两场世界棋王争霸战的赞助商都是美国著名的英特尔电脑公司。但是由于卡斯帕罗夫钱迷心窍，后来竟然跟英特尔的竞争对手 国际公司研制的电脑棋手“深蓝”展开人机大战，英特尔一气之下，停止赞助职业国际象棋联盟。但当卡斯帕罗夫于一九九七年在人机大战中负于“更深的蓝”后，他认为 国际公司在耍自己，就对 国际公司百般指责，国际因此也不再当国际象棋的赞助商。

由于无人赞助，卡斯帕罗夫有五年的时间没有下卫冕战，这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不曾发生的。

二〇〇〇年，卡斯帕罗夫在伦敦下了一场世界棋王争霸战，但最终负于挑战者克拉姆尼克。

克拉姆尼克：钱只是附属品

俄罗斯的克拉姆尼克是新闻媒体和同行们公认的人品棋品俱佳的世界棋王，打败卡斯帕罗夫使他口袋里一下子塞进了一百五十万美元。克拉姆尼克是现代年轻棋手的代表，他平时喜欢穿休闲服，但只要是参加比赛，必定会穿得非常考究。而且他总是到英国最贵的男装品牌店伦敦屋购买服饰。他平时不乱花钱，但要花就是大把大把地花。

没当上世界棋王前，克拉姆尼克有抽烟的坏习惯，当然抽的都是名牌烟。但后来听教练的建议，果断地戒掉了。

与前任卡斯帕罗夫不同的是，克拉姆尼克在钱的问题上显得超脱而潇洒，这是因为克拉姆尼克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钢琴老师，哥哥是位雕塑家。在克拉姆尼克眼中，钱是生活的附属品，人万万不能成为钱的奴隶。

黄金之歌

睨加拉瓜 瀟文·达里奥

那天，有个衣衫褴褛的人，模样似乞丐，也许是长途跋涉者，也可能是诗人，在高高的白杨树投下长长的影子时，来到广厦连片的大街，在那里玛瑙宝石交相辉映，高高的柱子、美丽的护壁板、金色的穹顶，都沉浸在轻柔的夕阳余晖中。

在富丽堂皇、高大宽敞的楼宇中，可以看到玻璃窗后面丽人和稚童的面庞。栅栏围着的大花园中，一片片广阔的草地上点缀着有节奏的微微摇晃着的玫瑰和绿树。在各个大厅里，准会有紫红壁毯、金银器皿、洁白的雕像、中国青铜器、绘有蓝色田野和稠密稻田的瓷瓶、如裙裾般卷起的大窗帘，窗帘上饰有硕大的花朵，绣帷锦幕皆为东方杏黄色，都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更有威尼斯镜子、番荔枝木、雪松、乌檀木器，以及贝雕之属陈设其间；一架乌亮的钢琴，琴盖开着，似在笑着显示其玉齿般的琴键。枝形玻璃吊灯上，无数蜡烛在烘托其白蜡之珍贵。哦，何止这些呢！那边有幅被光阴染成金黄色的名贵油画；有幅署名为杜朗或博纳的人物画；那些珍贵的水彩画上，粉红色调似乎是浮现在明朗的天空中，将远方地平线和近处颤巍巍的普通常春藤，都融入柔和的光波中。那边还有……

夜幕降临。

一辆华丽轿车驶抵广厦。有伉俪二人下车，昂然入府，其傲慢之态使那个乞丐想到：“这对小鸟儿一定是回到安乐窝了。”旋即鞭声响起，双马拉车而去，马车轮子在街石上击出闪闪火星

灿然。夜色苍茫。

于是，在破礼帽掩盖下的那个疯脑瓜里萌发了一个念头，这念头来到胸口，受到压迫，就来到嘴里，变成一曲颂歌；这颂歌烧灼着舌头，使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觉得看到所有的乞丐，所有的自杀者，所有的醉鬼，衣衫褴褛、浑身癞疮者，以及所有活着的人（天哪！），都生活在永恒的黑夜中，在阴影中摸索。由于没有一块干面包填肚子而堕入深渊。之后，便是幸福的人群，他们睡着松软的床，穿着丝绸锦缎，享用着巧克力、糖块和冒着气泡的金黄色葡萄酒，哈哈大笑，乐不可支；金发碧眼的新郎挽着缀满宝石和丝织花边的黑发新娘；命运之神用以计量酒醉饭饱有福之人寿命的沙漏，漏下的不是沙粒，而是金币。

这位幻觉诗人微笑了，然而他的面容阴森可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面包，吞下肚子后就迎风吟唱颂歌。在啃了黑面包之后，这颂歌便显得残酷无比。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

让我们歌颂世界之王——黄金吧，因为它像太阳的碎片，所到之处，撒下幸福和光明。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生自大地母亲的丰腴腹部，是巨大的财富，是硕大乳房里流出的金黄色乳汁。

让我们歌颂黄金这条滔滔大河、这个生命之源吧，因为它使其奇妙水流中沐浴的人变得年轻漂亮，而使那些未享用其水流者衰老。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可以制作教皇的皇冠，国王们的王冠和权杖；而且它像凝固的火焰，在长袍上流淌，它洒满大主教的披风，在祭坛上闪光，并在光亮的圣体匣中支撑着永恒的上帝。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我们可以当浪荡公子，而它可以为

我们掩盖在小酒馆中干的下流勾当以及通奸宿娼的丑闻。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跳出铸模时，圆面上便刻着皇帝们庄严的形象；然后它会装满各大寺院和银行的钱柜，让机器运转，使社会生意盎然，喂肥享有特权的行尸走肉。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创造宫殿大厦和豪华轿车，靓女们的时装和酥胸；令阿谀奉承者屈膝弯腰，脸上永远堆满笑意。

让我们歌颂黄金这位面包之父吧。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在丽人们的耳朵上，在那粉红而美丽的耳蜗一端支撑着亮晶晶的钻石，而且令人感到胸腔里心的跳动；它在手上则是爱情和神圣许诺的象征。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能堵住辱骂我们的嘴巴，制止威胁我们的手，令伺候我们的小人们惟命是听。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的声音是令人销魂的音乐，因为它英姿勃勃，在名留青史的英雄们的铠甲上闪光，在女神们的绣鞋上、在赫斯珀里得斯姐妹看守的金苹果上闪光。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珍贵的竖琴琴弦、最娇媚的心上人的秀发、麦穗上的麦粒，以至高傲的曙光起床时披的无袖衫，都是属于它的。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它是劳动者的奖金和光荣，盗贼们的意中物。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它具有死亡一般的黄色。

让我们歌颂被饥饿者斥之为卑劣的黄金吧，它是煤炭——孕育钻石的黑金的兄弟；它是矿山之王，在矿山中人们勤奋劳作，岩石粉身碎骨；它像西沉的太阳那般辉煌，在夕阳下染得周身血红；它是偶像的肉体，是菲迪亚斯用以为密涅瓦女神缝制衣服的布料。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无论在马具上，在战车上，在剑柄上，在容光焕发者头上的桂冠上，还是在纵情欢宴的酒杯上，星辰的闪光中以及冒着气泡似黄玉化为溶液的香槟酒中，都有它的踪影。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将我们变得彬彬有礼，极有教养，洁净而雅致。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因为它是一切友情的试金石。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它被烈火提纯，犹如人受苦难磨炼一般；它被锉咬啮，犹如人被嫉妒煎熬一般；它被绸制首饰抬高身价，犹如人因住进汉白玉大厦而显贵一般。

让我们歌颂黄金这个任人驱使的奴隶吧，它被圣赫罗尼莫藐视，被圣安东尼奥抛弃，被马卡里奥责骂，被圣希拉里翁凌辱，被隐士巴勃罗诅咒，这位隐士把荒蛮的山洞当城堡居住，把黎明的飞鸟和荒原上硬毛兽当成夜空的星辰。

让我们歌颂黄金这位财神爷吧，它是神秘的岩石精华，在岩石中时默默无言，一见天日就大喊大叫，神气十足，哐哐唧唧如扬琴齐奏；它是星辰的胎儿，光线的残迹，以太的化身。

让我们歌颂黄金吧，它变成太阳，同身穿缀满亮闪闪星星的绉绸衬衫的黑夜相恋，由刚刚热吻而感到的惬意，犹如同一大堆英镑亲吻而获得的感觉一样。

咳！吊儿郎当、赖不叽叽的醉鬼们，婊子们，叫花子们，盲流们，扒手们，土匪们，沿门乞讨的游子们；还有你们这些流放者，你们这些懒汉，哦，特别是你们这些诗人！咱们同富贵者、当权派、银行家、地上的半神半仙们联合起来吧！

让咱们歌颂黄金吧！

回声将那篇颂歌夹杂着呻吟、赞词和哈哈的笑声带向远方，寒夜沉沉，回声在黑暗中轰鸣。

一位老妇人走来乞讨。

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模样似乞丐，也许是长途跋涉者，也可能是诗人，把他最后一块硬邦邦的面包给了她，便哼哼唧唧、骂骂咧咧地在黑黢黢的夜中走了。

诅咒黄金

曾维浩

这个故事纯系抄袭而来，斯蒂芬·茨威格抄袭了布莱斯·桑德拉，我则抄袭茨威格。其实，桑德拉也是抄袭了历史！

瑞士人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三十一岁到达纽约时，不名一文，只是个欧洲法律的逃亡者。在纽约打了两年工，跳槽若干回，又转到密苏里。后来听说西部有个叫加利福尼亚的地方，一如圣经所提，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于是，苏特尔组织远征队奔赴加利福尼亚。

苏特尔的远征队由两名军官、五名传教士、三名妇女和他自己组成。到达温哥华以前，三名妇女途中饿死，两名军官开了小差。五名传教士止步于温哥华，再也不肯往前走。苏特尔独自驾一条破帆船，先到达夏威夷群岛，然后沿着阿拉斯加的海岸，历尽苦难于圣弗兰西斯科登陆。他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弄清了这片土地的潜在价值。第二天他向当地总督毛遂自荐，要在此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小国家。总督说：“好吧，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把这片土地租让你，为期十年。”

苏特尔雇人进行了刀耕火种的开发。不几年这里便粮满仓，果满园，牲畜成群。苏特尔富得不得了，建了许多豪华的庄园，甚至还从巴黎运来名牌钢琴，从纽约运来蒸汽机。

有一天，苏特尔的木匠马歇尔在一块准备建新锯木场的土地上铲下一铁锹。茨威格称之为“带来厄运的一铁锹”。马歇尔挖到了黄金。八天后，这个秘密被一个女人泄露给了过路人，为了让他相信，她还给了他几颗金粒。不久，西部淘金热像瘟疫一样

蔓延至全世界，欧洲人蜂拥而至。他们是为黄金而来，不认识庄园，更不认识庄园的主人，只认识黄金。苏特尔在一部分人因黄金而暴富起来的同时，他因黄金而破产：人们屠宰奶牛，拆掉谷仓，践踏耕地，为所欲为。苏特尔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等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后，苏特尔起诉控告了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名在他的种植区安家落户的农民，要求他们撤走，并要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各赔偿他二千五百万美元。州法院判苏特尔胜诉。数以万计的被告愤怒了，他们举行了暴动，放火焚毁了法院大厦，洗劫了苏特尔的全部财产。他们甚至要勒死法官。苏特尔的三个儿子一个被围困拔枪自杀，一个被杀，一个淹死逃亡途中。苏特尔则有幸留下一条老命。

此后，苏特尔以患有精神病的乞丐的形象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国会大厦周围荡来荡去二十五年。这位因拥有盛产黄金的土地而导致家破人亡的可怜人，最后猝死在国会大厦的阶梯上。

对苏特尔而言，黄金居然是预设的灾难，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无数次地诅咒黄金！对整个人类而言，黄金到底是上帝赐予的财富，还是撒旦埋下的咒符？只有天知道！

黄金枷锁

廖 钧

一家银行的柜台前，来了一个蓬头污面的小孩，小孩拿来一些金屑，要求兑换现金，银行的工作人员把金屑拿去鉴定成色之后大吃了一惊，因为金屑的纯度极高，一般民间私藏金器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纯度的，只有在国家炼金厂里才有，这些金屑是从哪里弄来的？银行没有惊动这个小孩，按规定的比值给他兑换了现金。过了几天，又有人拿着同样的金屑来兑换现金，这一回来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银行没有给他兑换现金，而是把他送进了公安局。公安人员展开侦查，从他家里搜出了八块金砖。三十年前的一天夜里，某炼金厂被盗了八块金砖，那天所有进入过厂区的人都受到了严格的盘查，对重点怀疑对象的住处还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查到任何线索。那八块金砖好像是自己长翅膀飞了，飞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三十年后真相大白，原来那时老者是炼金厂年轻有为的保卫科长，谁也没有想到：保卫科长是贼！

老者锒铛入狱，他的晚年要在狱中度过了。笔者从办案人员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他的细节：自从那八块金砖到了他的手里，他就再没有过一天安心的日子。他先是把金砖藏在家里，他为此日夜惊魂不安，一听到有人敲门，他心里就扑通扑通直跳，只怕是来查金砖的，做梦梦见金砖被人查到，他被人抓走。后来他把金砖埋到山里，回来心里更不踏实：万一被野物刨出，被山洪冲走，岂不是白忙一场？他又把金砖弄回家来。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又把金砖埋到山里……如此反反复复，也不知折腾了多

少回。好不容易熬到头也白了，人也老了，金砖总算平平安安保存下来了，这时又想，为它受累那么多年，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金砖再值钱，不把它兑成钱花出去，不过是废物一堆。他于是又开始日夜烦神，琢磨如何兑钱。他想找黄金贩子，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想带出国外去，又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惟一简单易行的是到银行兑现，他的心里又开始被另一种矛盾煎熬着：兑吧，怕出事，不兑吧，又于心不甘……他最后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把金砖刨成碎屑，让一个沿街乞讨的小孩去银行试探。

莎士比亚说：“黄金铸成的枷锁是最沉重的。”我们从那个老囚犯的身上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给自己戴上了一副这样的枷锁，不是从他锒铛入狱的那一天开始，而是三十年以前就戴上了，一旦戴上就无法卸下，从年纪轻轻一直要戴到老死狱中。

富人与穷人

睽及灑·蘊·曼法卢特

昨夜，路过一个可怜的人，见他双手抱腹，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其状不禁令我恻隐之心大动，我便问他，肚子怎么了？他告之腹饥所致。我依己所能帮了他。尔后离开他去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位富有之人。令我惊讶的是，我见到他也双手抱腹，和那个穷苦的可怜人一样痛苦不堪。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吃多了。我心说：怪哉！倘若这富人将他多吃的食物均给那穷苦人一点儿，他们俩人谁也不会遭受痛苦。

那位富人本应吃饱喝足便罢，可他太爱自己，太看重自己，便将穷人的那份食物也搜刮过来，放在自己的餐桌上。真主便用腹胀来惩罚他的残酷无情。使虐待他人者也不能舒舒服服。正如谚语所说：富人的腹胀正是穷人饥饿的报复。

苍天不吝嗷它的雨露，大地不愠吝自己的五谷。但强者嫉妒弱者对它们的拥有，便对弱者强取豪夺。弱者变得一无所有，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与弱者作对的是富人们，而不是大地和苍天。

但愿我也有那些人所有的那种头脑，我便能像他们那样地想象。强者们的借口是他们更有权获得钱财，更应从弱者那儿把它据为己有；倘若强大是他们侵占钱财的借口，他们为什么不以此借口夺去弱者的性命，就像他们夺去弱者的钱财那样？在活着的人看来，生命并不比饥饿者手中的一口食物更值钱。如果他们借口说他们是从他们的父辈那儿继承的那些钱财，那么我们要说：如果为人父当有遗产，为什么你们只继承了你们父辈的钱

财，而没有将他们的罪孽也继承过来？你们的父辈是强者，他们从弱者那儿抢占了钱财，他们原本应当把他们从弱者那儿抢来的东西归还给弱者。如果你们必定要作他们的继承人，你们就该替他们将那钱财归还其主，而不是继续抢夺。

人类中的强者多么暴虐，他们的心肠是多么残酷啊！他们中有人躺在松软的床上酣睡，就是听到邻居饥寒交迫的呻吟也无动于衷；他们坐在烧烤煎炒、甜酸俱全的美味佳肴前，就是得知他的亲戚朋友中有人在饥肠辘辘地期待着得到桌上的残渣剩羹，也照旧胃口不减。他们中有人不知什么叫怜悯，也不知什么叫廉耻，总是喋喋不休，即便是当着穷人的面也仍夸多斗靡，也许他想借数说自己库房的金银、箱柜里的珠宝、房间里的家具和华丽服饰，来撕碎穷人的心，使他更痛苦，更憎恨自己的人生。就仿佛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说：我幸福是因为我富有，你凄惨是因为你贫穷。

我琢磨若不是强者们需要弱者，需要像使用他们家里的工具那样使用他们，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需要像使唤他们的牲口那样，使唤弱者，以满足自己的要求；若不是强者们想留下弱者以欣赏他们在自己手下做奴隶，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的场面，他们早就像侵吞弱者的“餬口之物”那样，吸干了弱者的血，早就像剥夺了弱者的生活享受那样，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我认为只有好施乐善之人才是人，因为我认为人与动物之间除了好施乐善再没有别的什么真正的区别。在我看来人有四种：一种人善待他人是为了让别人善待自己，他是那种认为好施乐善就是奴役他人的暴虐者；第二种人只善待自己不善待他人；他是那种倘若知道鲜血可以变成金块，便会为此而杀死所有人的贪得无厌者；第三种人不善待自己，也不善待他人，他是那样枵腹敛财的愚蠢守财奴；第四种人则是那种既善待他人又善待自己的人。

我不知道这种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去寻觅他。我想他就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艾迪尤金所寻找的那种人。当他大

白天提着灯转来转去时，有人问他：你提着灯在干什么？他说：
“我在找人。”

蒋传瑛 周烈 译雪

谈男人的挥霍

瞎国 瀚利斯特利

我的朋友短篇小说作家悦先生跟我们谈起有一次他到歌剧院去看戏，他是和另一个男人一块儿去的，看样子他那天买的票比他平时看戏花的价要高得多。他太太忍不住对他大加挖苦，因为有一次她没有跟他在一起，他也买了比较高级的门票。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说，这就未免太奇怪了，因为在他看来男人一般总是和他的女眷在一起的时候最舍得花钱了。“不对，”我带着不免使所有的人都有点讨厌的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那不过是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罢了。男人只有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最爱挥霍浪费。”当然，我的话是完全对的。他们有时候自然也会愿意在这个或者那个女人面前炫耀一番，可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真正舍得大把花钱还都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在这方面，我想男人和女人是极不相同的。（我也想到，这样来对男人和女人进行概括，很可能太笼统一些，而且我对于或者像罗斯·麦考利小姐，或者相反，像查拉尔德·古尔德先生那样一些只要一看到这类笼统的概括便马上怒不可遏的人也颇为同情。但是，尽管这种概括似乎有点笼统，它却不一定完全不符合事实。总的讲来，这种概括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它还能博得大家一笑。）

一个妇女可能很节俭，也可能很浪费，可能很吝啬，也可能挥金如土——她们常常都非常明确，不是偏到这一边，便是偏到那一边——可是，不管她们天性如何，她们不论和任何朋友在一起都会仍然保持她们的本色。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场，丝毫不会对她们的本性有任何影响。一位吝啬的妇女会仍然很吝啬，尽管她

的女朋友不惜拿着大把钞票到处乱撒。两个妇女在一起买东西、逛公园、吃午饭、晚饭、上戏院如此等等共同度过一整天，可是看上去她们却完全像各自单独行动一样。她们决不因为自己老是死攥着拴钱袋的绳子不撒手感到难为情。有时你还会看到她们十分细致地计算着，均摊那一天的一切花销，你找给我六便士，我找给你一先令，再不然她们连各自的车票都各自掏钱。在她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联合经济。

但是，在男人之间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两个男人在一起吃午饭、吃晚饭、上戏院等等度过一个节假日，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马上就会有一个一般说来和他们俩谁也不相像的第三个人形成了。他，这第三个人，这个神秘的男性节日精灵，可说是慷慨的化身。几先令、几便士根本不算钱。像一般人说的，钱不成问题。他随时都准备“就只再来一杯”；他永远只进花钱最多的饭馆，只坐票价最高的座位；他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子。在这位无形的假日阔佬的控制之下，我们的这两个男人每人花掉的钱都比他们单独行动时要多得多。即使最吝啬的人现在也要豁出命去至少显得不是那么太吝啬了。他们谁也不敢触及节约问题，谁也不敢谈什么正当的节制，或甚至随便提到世上还有必须节省开支一说。他们要是分开单独行动，公共汽车什么时候都是很方便，也很有派头的交通工具，可是一旦联合行动，那就非出租汽车不可了。一顿三先令六便士的晚餐、一个楼座中的座位、半瓶极普通的红酒、九便士一根的雪茄等等，能使一位独自行动的游乐者感到十分满意，可是只要有另一个男人和他一起，那饭钱至少得增加三倍，上戏院非得坐前排不可，喝的酒除商标之外，上面还得有贮藏的年代。而且另外还得加几杯鸡尾酒和汽水之类的饮料助助兴，至于雪茄则必须是一些公司靠着它扩充、合并、或者解体的那一路货色，所以不等那一天过完，他们俩每人花掉的钱也许已超出他们各自在正常情况下的节日花销三倍以上了。

这还不是一般所谓的好客。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男人请另一个男人做客，极力要表示出主人的慷慨，我们说的是两个

（或者三个或者四个）男人偶然碰在一起，共同度过一天半天的时光。一点不错，这里的实际情况是，两个男人彼此互请，双方轮流做东。而他们现在所以一反常态，完全是由于那个虽然摸不着却非常真实的第三者的存在罢了。这个节日的精灵在我们的这两个男人刚一走到一起的时候，便已来临了。是他带着十分轻蔑的神态，一口气吹走了一般花钱的格局，而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联合”的格局来代替它，这就要求一切都得是最好的，其中包括随时“再来一杯”这个或那个。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精灵是不会出现的。在某些场合，在春意醉人时候，一个男人为了炫惑、震惊一个妇女，为了对她进行突然袭击，以求立即得手，他也许会不惜孤注一掷，在她的水灵灵的眼光之下，摆出最有钱的阔佬的架势，甘于尽钱袋之所有，但这只是在春意醉人的季节才可能出现的一时冲动。这种情绪不可能持久。一个男人在有女人陪伴的时候也常会额外花掉许多钱，但这是因为他知道，尽管她也许会表示抗议，她心里其实很高兴，对他的慷慨大方十分赞许，也因为他愿意看到她在一些细小的挥霍行为面前表现出喜悦的神态（而所谓女人的美大半尽在于此）。既然如此，他花费掉那些钱便完全是有的放矢，而且按他所想要买下的东西来说，他可是一文钱也未落虚空，因为，他这其实不就是为了使那双最可爱的眼睛更加闪闪发亮，使她最柔美的脸庞更加光彩夺目，使那世上最美丽的小嘴裂开一个动人的微笑吗？这完全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

可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这里并不存在从对方的喜悦中获得欢乐的问题。这两位游乐者或者是作了某种奇怪的不成文的传统的奴隶，或者是鬼迷心窍了。他们额外花费的钱并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投资，而只是就那么毫无道理地抛撒掉了。只要他们开始拉拉手，彼此拍拍肩膀，大叫大笑在一块儿聊上几分钟，那符咒便开始起作用了。他们的那两个人格立即一起努力创造出那个第三者，那个阔绰的、满不在乎的王子般的城市男人。只要他一出面理事，赊欠货款的记账本儿便立即被抛到九霄云外去，赋

税不过成了一个古老的、令人不愉快的噩梦，房租、学费以及车子的最后一次付款等等全都立刻化作一团云烟飞散，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欢乐窝。他晃几晃他那仿佛戴着王冠的脑袋，便从他们的票夹子里召唤出来原来安稳地躺在那里，准备家里出现意外时拿来应急的大把钞票。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否也有个名字，因为人们要召唤他肯定并不一定要叫他个什么。可是我想他的一个最常用的头衔大约是“管他娘”。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注意到当我们的游乐者面红耳热，开始来劲儿，把节省二字整个踩在脚下的时候，最经常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的正是这个头衔。在这个老巫师的符咒的迷惑之下，他们满脸通红，眼皮发烧，每到一个节骨眼上他们都会喊出他的这个名字。“管他娘，”他们中有一个叫喊着，“咱们干吗不到克罗萨斯餐厅去吃一顿，只有在那儿还能吃到一顿像样儿的饭菜。”“管他娘，”另外那个叫喊着，“咱们干吗不先要它两瓶酒。”然后，等他们管他娘地喝下一瓶八十年的陈年白兰地，抽掉几支最大的王冠牌雪茄之后，他们中有一个人还会说：“管他娘！咱们干嘛不到圆顶剧场去快活一番。”这时管他娘还会在他耳边嘀咕着，干嘛不买个包厢。请看看这管他娘是何等伟大！

黄雨石 译雪

钱 匣

美国 廖伯特·林德

我的大侄女从一个晚会的圣诞树上带回一只钱匣。这钱匣制作得很精致可爱，外貌是座房子，正面有彩绘长窗。“怎么才能把它打开呀”她问我道，一边把它翻转过来，不是拽拽地板，就是拉拉山墙和屋顶，意思是想要把它弄开。“不错，”我开口道，随手把它取过，细看了看，“在钱匣上这是最该弄明白的东西。”“没有一个孩子，”我的侄女接着说道，一边把它拿了回去，并使劲地摇了起来，“会愿意往那里面放两便士，除非她知道了怎么开法。”“今天孩子们还使用钱匣吗？你们学校里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吗？”我问她。“一点不错，”她回答道，“但是他们都知道怎么开法，至少用个改锥什么的就可以把它撬开。白林达就常有人送给她钱匣——常常是信箱式样的钱匣——但是有时她刚刚存进了两个便士就看见店里有卖太妃苹果的，她又想把钱取出来了。所以她只好把那钱匣再弄开。这种钱匣用个罐头刀一撬，底就掉了。”“可是要买一只钱匣，”我反驳道，“至少也得花费你六个便士。现在为了两个便士而撬坏六个便士的东西，这值得吗？”“可这些钱匣她是白来的啊。”“噢，如果是那样，倒也就另说了。”“另外，”我侄女接着道，“还有一种钱匣谁都不知道怎么开法，但是那里面的东西一满了，它就会自己胀开。大概是因为什么弹簧的关系。所以孩子们要取钱时当然就得往那里面填东西。其实这也不难。往里面填什么都可以，只要挤动那个弹簧就行。”话犹未了，奇迹发生了。那钱匣的底竟突然在她的手里慢慢转了开来，于是立刻全部真相大白。“太好

了，”她高兴得叫了出来，脸上也泛起光彩，“这我就能往那里面存钱了。看来这个钱匣还做得合理。”“是的，”我说，“你的运气总是不坏的。你想那使用钻刀来开的其他孩子该多辛苦。如果一般做父母的知道这个，他们就会明白那普通的钱匣不只浪费了他们自己的钱，也浪费了他们孩子的时间。”“大人常常并不聪明。”侄女说道，一边把一个便士从那钱口塞了进去，然后便摇起匣子听响。

试问这便是一个处处皆然的普遍做法吗？难道从来就没有哪个儿童能在钱匣里面存下钱吗？钱匣这东西，依我看来，本不一定是儿童房间里的应有之物，而只能说是金钱观念世俗思想的一种巧妙结晶，并被一些狡黠父母以玩具的外形强行塞到儿童那里去的。我很怀疑，如果你让儿童去挑拣什么玩具，他准会向你索要一只钱匣。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已经得到了一只钱匣，他们一定便不喜欢它。记得我自己以前在得到一只钱匣时就最好耽入一种如意的幻想，明明一个便士还没放进，我已经看到它胀满起来。幻象这事不仅成年人有，儿童们同样也有，于是就在他们还吃着糖字母玩的时候，财富的幻象已经对他们有了诱惑作用。事实上，随便一件极普通的玩意儿——例如玩具手枪、手风琴、钓竿、焰火筒、手表、刀具、三角形的好望角邮票，等等，往往都不是平日那点点零钱就够买的；另一方面，即使很小的孩子，很快就学会，十二便士就是一先令，而二十先令就是一镑，这样很大的数目也都能靠积攒而获得。连一个儿童也都不难从那钱匣的孔隙中窥见几分天堂。而另一方面，不少糖果店的橱窗与《儿童报》上的廉价邮票广告又都会使得这类天堂不再那么高不可攀。即使到了后来，人们也很少仅仅为了来日的极大快乐便甘愿牺牲眼前的一般快乐。如果说到童年，那么至少我这个意志不免薄弱的人便不曾做到。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哪件东西是靠积蓄买回来的。一只钱匣，除非是在那开头有限的几天，在我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必须将其斗倒甚至斗垮的凶恶敌人。那时的钱匣一般都是一个铁制的小鼓样子。一旦一枚便士放了进去，你便是把它颠来

倒去甩上一个小时，也休想把一个小钱骗了出来。于是你便取过刀来，想尽办法去逗引个便士跑到刀刃上来，以便顺着孔隙把它轻轻地拖到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我老实承认，由于个人技术欠佳，这事在我很少成功。天下最令人气恼的事实在无过于眼见一枚便士在数十百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好不容易弄到了刀刃之上，因而满以为它能像一名善良的基督徒那样老老实实在地跟了出来，却又在最后关头，再次失足跌入那钱匣的暗无天日的禁锢之中。细想那坦泰鲁斯的苦恼之一大概也与这钱匣有关，他的钱匣里的便士常是装得满满的，但是当他见到有卖椰子片的而想从那匣子里寻个便士时，总是刚刚快要弄了出来，便又掉了进去。至于说到我自己，我对这种情形的忍耐往往是有限度的。那钱匣愈是对我进行抗拒，我的态度就会变得愈加坚决；既然刀子掏不出钱，我会马上打开碗柜，取出那儿童工具箱来，带上凿子回来再战。我的一条坚信不疑的老主意便是，任凭你钱匣做得再加牢固，凿子面前总是会抵不住的。有了凿子，你既可以把匣子从它的顶部撬开，也可以——而且这个办法更好——把它的开口加大，这时里面的便士便会像一群鸽子那样从鸽房中飞了出来。当然，不管属于哪种情形，那钱匣都不会再是它原来的那种样子。但是撬掉顶子会把钱匣从此毁坏，而扩大开口只不过会使它的嘴部有些奇形怪状罢了。一只没有经人撬过的钱匣口往往是那么矜持、紧闭、冷酷、无情，仿佛墨德斯东的嘴唇那样。但是凭借凿刀之助，不消多大工夫，它就将变成一张有说有笑的嘴——那慷慨大方，福斯塔夫式的嘴，颇能帮你捣鬼。另外对于拥有它的那个幼小主人也会变得大有用处。在这之前，它对人不过是个麻烦，就是作为装饰，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了，现在它已成了一个时时能为你服务的钱匣——存钱取钱，一切悉听尊便。

至于一个人从他自己的钱匣里去盗窃是否为不道德，这倒是伦理学上一个较微妙的问题了。显而易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两个自我所组成——其中一个喜欢存钱，另外一个喜欢花钱——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歧之大殊不下于一个人同他的堂表兄弟。

不仅如此，他们彼此之间还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敌视。好存钱的那个总是觉着自己处处受到好花钱的那个的阻挠，而好花钱的那个一想起好存钱的那个时时监视着他和他颇多埋怨，又会非常恼火。当好花钱的那个看见好存钱的那个又偷偷往钱匣里放进一个便士时，他真想大喊：“快来捉贼逃也偷走了我的钱逃”而当好存钱的那个看见好花钱的那个用凿子弄出几个便士来时，他同样会痛苦得要喊叫起来：“快来捉贼逃那匣子里的东西全是我的。”这里我们所见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悲惨的局面，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像判了终生监禁一般，不得不在那另一方的怨恚声中了却其一生，而同时又像生来就长到一起的一对双生，哪一个也摆脱不开另外一个。幸运的是，从一个人生命的较早时期起，其中一方往往会对方取得优势，于是迫使对方不敢做声。人的生活确实会弄得不堪设想，如果这两个自我总是轮番跑到那位严肃的法官亦即良心面前互相告状。我已记不得从何时起好花钱的那个在我身上对好存钱的那个取得了彻底胜利，但我却敢肯定这早已是滑铁卢的局面。我的贪得无厌并不下于其他的人，而爱财之甚也非文字所能形容；但是我却没有存钱的本领，因而我仅有的一点积蓄只是在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有限时间之内来不及花掉的情形下才攒起来的。即使在我十来岁的小小年纪，你如果要教育我说，“在存钱上，积少成多”，甚至赠送我一部贫儿致富史（内容讲他之所以能够致富主要是因为他始终不曾忘记“照管好你的便士，你的英镑也就会照管好它们自己”雪那也会完全无济于事。我自己也未尝不想发财，只是我盼望那财富会像奇迹般的自己跑来。在我看来，单单为了在将来何年何月能够发财致富，甚至变成百万富翁，便不论巧克力还是舍百特，什么也得忌口，实在未免是一种卑吝行径。这种存钱简直无异于以一位友人的痛苦为代价。因为，说到头来，一个人的肚子又何必为他的钱袋而受罪前者是合乎情理的，敏感和热情的，而后者则是不近情理的，迟钝而冰冷。所以只应当是后者去为前者服务，而不是相反。实际上每个曾经打破过他自己钱匣的孩子都是懂得这个道理

的。

但是存钱这事也一定有它的某种乐趣，因为有不少人便宁愿去存钱而不愿去看戏、旅游、购书、饮酒。甚至连一些很不错的人们也都愿意存钱，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子女的前途，或者为了资助某项他们心爱的事业。但是也颇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喜爱存钱并非是为着什么目的，而是单纯为了存钱而存钱。它成了一种嗜好，例如饮酒；一种积癖，例如搜集古瓷。这种癖嗜还是相当普遍的，而不少小说家，从巴尔扎克到安诺德·贝奈特先生，都曾把这事当作他们故事的重要主题来写。我很怀疑，这一切问题是否即肇端于这小小的钱匣。自从柯鲁珊克成了一名坚定的戒酒主义者之后，他曾画过一套关于饮酒之害的连环漫画，内容详细描绘了这种贪杯的恶习如何一步步地戕害了一个人的一生。他那第一幅画，据我记得，画的便是一个还在怀抱中的婴儿已经被他那好心但糊涂的父母开始喂上酒喝。那最初的一啜早已注定了这个未来的酒徒的一生命运。因而很早就把一只钱匣送给孩子是否也同样会是好心办了坏事。试想如果再有哪位柯鲁珊克式的画家也仿此而画上一套财迷传的话，那第一幅自应是一位好心肠的老祖父正把一只表面看来完全无害的锡铁钱匣送给一个刚刚开始学步的很小的婴儿。十年之后，这个儿童已学会了在布施盘上用只小纽扣来冒充钱币，于是便把一个便士给自己省下。再过十年，他已节省到连纸烟也不舍得自己去买，而只抽朋友的烟。到了四十，他在银行里已经有了相当一笔存款，但却仍然自以为一文不名，因此绝不花钱看戏，绝不花钱坐车，绝不宴请友人。六十岁时他已是一位阔佬，但却仍然觉得自己一贫如洗。他停了自己的报纸，要看报便到公共图书馆去，以便再多省下点钱。八十岁时他已因为过分刻苦自己而憔悴干瘪得不成人形，正如过分放纵也会闹成的那样——成了一个有的是钱而不知道如何去花的怪人——一个一生也不曾多花过一文钱的废物——一个对自己都刻薄得要命的典型的自私自利家伙。这的确是件言之痛心的事，并足为为父母者戒，即是当他们把像钱匣这样一件充满隐

患的礼物送到自己孩子的天真的小手里之前，确实值得他们慎重考虑一番。最起码当他们这样做时，这种礼物应当伴随以工具箱一个，内有凿子一只、罐头刀一柄和改锥一具。有了这些，一只钱匣对孩子也就会害处不大了。大概惟一无害于道德的钱匣可能是这样一种钱匣，即是当你要用钱时，你能从那里面取了出来。

刘 新 译雪

物欲的专制

美国 爱德华·马丁

一位刚从太平洋旅游回来的人向人们讲述巴塔哥尼亚人的奇闻轶事。他所乘坐的轮船穿过麦哲伦海峡时，一些土著划着小船向轮船靠近。虽然天上飘着雪花，他们身上却一丝不挂。一个随土人外出的婴儿调皮捣蛋苦恼了母亲，她便像忒提斯对待阿喀琉斯那样，抓住孩子的脚把婴儿从船侧倒浸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当她将婴儿拽回船上后，他躺在舱里啜泣了一会儿便蜷身睡着了；当地的传教士们试图教土人穿上衣服，睡进屋里，但收效甚微。一个巴塔哥尼亚人至多只能容忍在上风处放一小堆石块或一根圆木作为栖身之所。至于衣服，他们十分鄙视，对装饰打扮不感兴趣。

对于我们许多备受现代便利设施压抑的人来说，去破坏这类土人的简朴生活，用文明世界的奢侈品去折磨他们，似乎是多管闲事，令人啼笑皆非。能够睡在野外，赤身裸体过日子，冬天毫不在乎地洗海水浴，这仿佛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解放。用不着付房租，用不着找裁缝，用不着铅管工，从不阅读报纸为自己落后于时代自寻烦恼；做任何事情，甚至吃饭都没有规律；除了觅食什么活也不干，而且即使我们年老体衰了也不必花钱看医生或办丧事，那将是多么美妙，多么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有时很需要同类似巴塔哥尼亚人这样的民族接触交往，以使我们自己记住：文明只是对我们的需求的培养，文明程度越高，我们的必需品就越是成倍增加，直到我们已足够富裕，在奢侈生活中失去生命力，让年轻人进来把我们抬走。

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很遗憾那些淳朴的巴塔哥尼亚人不能向我们派出传教士，教会我们不用这些东西照样生活。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倘若按目前的速度增长，有可能很快就把我们埋葬，就如塔耳珀伊亚被她的朋友萨宾人的盾牌所埋葬。哈默顿先生在谈及英国追求享受之风日盛时，对“我们极高的生活水准让除了富人之外所有的人背上消费过度的沉重负担”感叹不已。它使我们每个人生活费用变得十分昂贵，不断诱惑人们集中力量维持少数人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物资在比较简朴的时代可以分配给为数众多的人。一个现代人不久前说：“我的祖父留下二十万美元。当时他被看成是富翁。可是，天啊！他养活了四五个家庭——把他和我祖母双方的穷亲属全包下了。”请想象，年收入一万美元便足以承担重负，而且还体面地维持一个有钱人一家子的生活！现在可办不到了，然而如今大多数合情合理的生活必需品倒比两代人之前便宜。差别在于我们所需的大量奢侈品是我们祖父的时代尚未发明出来的。

在一个规模大得足以令一所大医院忙个不停的城市里，有一所医院陷入经济困境。该医院去年取得的资助比它十年前的收入增加三分之一，但它去年的开支几乎比收入多出一倍。入不敷出很有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城市扩大了，病人增多了，进行了特别维修等等，但归根结底支出太大（似主要）是因为经理们竭力要让医院符合现代标准。病人比过去得到更好的照顾；护士经过更严格的培训，技艺提高；“便利设施”成倍剧增；供暖、烹调、洗衣设备无可挑剔，工作状况极佳；抽水马桶的可靠性达到卫生工程可能实现的最高水平；消毒外科器械适合做抢救生命的手术；为传染病设置了隔离病房，还设立了门诊部。整所医院管理有方，物尽其用，井井有条。但这一杰出的慈善机构惟一令人苦恼的情况是它的开支超过收入。而它的管理者们并未铺张浪费，他们只是做了现时启蒙经验认为非做不可的事。倘若这所医院不得不关闭，把病人赶走，至少它的破产案财产管理人会看到一个装备精良的机构，原来的管理者们没有理由为它感到羞愧。

我们许多人在不同的机构里以及在私生活中似乎都遇上了这一麻烦：当今的启蒙经验发明了超越我们购买能力的太多的必需品。我们的富裕朋友们经常现身说法，向我们宣扬现代必需品是怎样方便、必不可少。而我们也就不断采用它们，直到有朝一日我们要么入不敷出，要么在维持物质享受的努力中失去了生活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最可悲的是美国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发展。我们美国人不断发明新的必需品，而这衰落帝国的人民逐渐采用那些他们买得起的东西。——一旦我们出了国便对欧洲的种种不便大发其火——卧室没有煤气取暖器，电梯少而迟缓，抽水马桶原始简陋，更有其他一系列设备残缺不全，没了它们，生活显得十分压抑，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如果贫困比平时加剧，我们总倾向于举家渡海去一个生活费用较低的国度过几个月节俭的日子。

当然，一切归于进步。没有甘愿叫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对一名舒适生活的受害者来说，有时从种种便利设施中探出头来抱怨一番倒也不无好处。

几天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一位马萨诸塞州的牧师辞去牧师一职，原因是有人给了他教区一幢考究的房子，该教区居民要他住进去。他说自己薪水太低，因而不宜也不愿住在一幢很大的楼房里，牧师甚至听不进关于他与教堂的缝纫社和俱乐部共用那套住房的建议。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他放弃了神职，在新的领域找寻用武之地。这一例子有趣地说明了富人的尴尬处境。请那些对局促的住房感到恼火，渴望得到较宽敞住所的人且莫匆忙断定那位牧师错了。你见过霍桑在利诺克斯的住宅吧？见过爱默生在康考德的住宅吗？他们的住房应该让美国人见识见识，牢牢记住。他们的住房引人深思。

一幢住宅是一头能吞食一份微薄收入的贪婪的野兽。我们身上可以穿破旧的衣服，肚子可以半饥半饱，勉强度日，但一座房屋它却非要有东西不可。虽然它的居住者手中空空也照样生活。一幢住宅难得十全十美，它总是诱发人们想象和梦见砖瓦、板

条、灰泥源源不断而来。它养成了每年都渴求油漆和墙纸的恶习，且不说索求大理石和木雕。住宅里的抽水马桶必须保持良好，否则后果严重。不论煤价多高，冬天室内必须有暖气。假如这幢房子地处乡间或郊区，那么它周围的草地必须修剪，即便家人的葬礼也得为割草让路推迟举行。如果房客没钱雇人打扫房间，他们就得自己动手，因为在家庭主妇的圈子里，住房不整洁用任何借口搪塞都是无法得到谅解的。一幢对一个房主来说实在太大的住宅可能会迫使他将闲暇——本来可用于扩展知识或愉悦精神——用在学习和实践修管道、安门铃、装锁、装修煤气、做木工等零七八碎的手艺上。不久他便学会了家里可干的一切活计，惟独不懂该怎样享受生活乐趣。他也将对税收、水费了如指掌；知道装污水管或铺新路面这类讨厌事往往会造成他开支加大。至于女主人，她则成了地毯、窗帘、墙纸、油漆工和白天来打扫房间的女仆的奴隶。假如她挤出时间祈祷，就算幸运；假如她能够看书或与朋友们聊天，那就更是非常幸福了。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或许是一种享受，但必须有一大笔钱，家中还得有一位热心的女管家。然而在一幢大房子里紧巴巴地过日子可就惨了。但人们偏偏就这么傻，以致有个人嫌房子太大不肯迁入竟被看作有悖常理而成为报纸上一段吸引读者的新闻。

人们对于生活的理想——读者对它一定已司空见惯——无非是拥有一幢大得叫人感到不堪负担的房子，在房间里摆满值得炫耀的东西，使整理房间成为一项常规工作。而当住这样一幢房子的花费大到使你无法脱身喘息片刻时，好日子就结束了。供膳食的寄宿处和墓地开始向你招手。试想每年成群结队去欧洲的人中，有多少美国人是为了摆脱住房的沉重压力啊！

大自然提供一处住所时，总是适合居住者的要求。动物凭本能建房，只营造它们所需要的窝。但人的建房本能假如有机会发展，就跟他所有的别的本能一样是漫无止境的。人的特点恰恰在于，大自然赋予他做各种事情的欲望，让他自己决定何时罢手。大自然从来不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已经竣工。因而我们恐怕不该对

此感到惊讶；在许多情形中一个人不知道适可而止，相反继续施工直到材料用尽。

如果另一个人试图压迫他，他马上觉察而且宁可牺牲一切拼死搏斗也不屈服。然而物欲的专制却如此微妙，如此潜移默化，伪装善意，以致它在此人怀疑自己是否被套上枷锁之前已将他牢牢捆绑起来。他天天念叨：“我要给我的房子添置这种东西”；“我要再买一两匹马”；“我要在花园里盖一间小型温室”；“我要在家里多雇一名男佣”。就这样他不断添置物品，以为自己因拥有更多东西变得更加富裕。不久他便意识到，是这些物品拥有他。他把它们堆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它们则像辛伯达的老人似的骑在他身上使唤他；每天他都担惊受怕，惟恐自己颤抖的双腿坚持不住。

以上这番话并不是为了证明财产不具备真实价值，或为了批驳查尔斯·兰姆对“食足犹如筵席”一说的嘲讽。我的话也不是用来对富人说的；富人们如果达观处世，尽可以舒服自在地拥有各种物品，我的话是对我们穷人说的。我们有必要经常提醒自己，虽然动词“~~赚身~~”和“~~赚囊~~”的词形都不能发生完全的曲折变化，动词“~~赚囊~~”却最值得注意。

倘若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癖好，爱结识比自己富有的人，我们或许就不会打肿脸充胖子，让自己陷入奢侈品和华而不实的财物的包围中。通常是见了他们所用的东西，我们便心神不宁，坐卧不安，于是被诱入一场只图一时痛快的竞争。

有一条所罗门的格言，预言向富人送礼的人将会倾家荡产或大难临头。虽然未明说，这条格言暗示，它并不是想警告无疑能交换礼物而不受损失的富人，而是要警告那些收入介于“中等状况”和赤贫线之间的人。竟然需要告诫穷人不要把钱财花费在富人身上，这一点似乎令人奇怪。但是所罗门创作格言时通常是言简意赅，充满哲理，不会让人们失望的。穷人确实老把钱花在富人身上，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喜欢富人，而且常常出于一种直觉的信念，认为这种花费是很有收益的投资。我有时对这一信念是否

正确颇感怀疑。

与富人交往似乎令人愉快，有利可图。他们往往大度随和，信息灵通。同他们一起玩，享用他们的一切便利设施，确是好事。但是，当然你不能期待或希望白得好处。你所付出的代价中，时间消耗似仍是最重的一项，须花费很多时间才能与富人建立交情。如果你结识的富人有工作，那么他们的时间比你的时间宝贵得多，你与他们交往，往往是你牺牲了时间。如果他们是闲人，那么就更糟了。他们要你陪同出游总是在你无法从工作脱身的时候，但由于诱惑力太强，你不得不作出牺牲让出时间。他们的消遣活动面太广，你不可能叫他们来适应你的时间和需求。你不能只花半天时间乘快艇游玩，也不可能只花五十美元便远道去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打大猎物。当他们娱乐时，你简直不可能参加，因为你无法到达地点；当他们工作时，你不能与他们一起娱乐，因为那时他们一寸光阴一寸金，你可赔不起。当你自己正在工作而他们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时，你也无法与他们一同娱乐，因为你的时间虽然廉价，但它却挤占不得。

虽说富人很可爱，很有魅力，结识他们令人高兴，但应当承认，将多数时间用来结交在想做什么、何时去做以及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等方面与我们自己相差无几的人，对我们方便利得多。问题主要是时间和手段，人的因素倒在其次。你无法使你的机会与收入比你高十倍的人机会吻合一致。当你们一起娱乐时，总得有人做出牺牲。甚至你自己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做个富人，还是别试了吧，假设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你得付出代价，其中包括：你扩大自己的娱乐活动范围，就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与你共享欢乐的人的圈子。

陈凯译雪

如果我是富豪

瞰国灏梭

我不会到乡间为自己兴建一座城市，在穷乡僻壤筑起杜伊勒利宫。在一道林木葱茏、景色优美的山坡上我将拥有一间质朴的小屋，一间有着绿色挡风窗的小白屋。虽然屋顶铺上茅草在任何季节都是最惬意的，可是我更喜欢瓦片（而不是阴暗的青石片），因为瓦片比茅草干净，色调更加鲜明，因为我家乡的房子都是这样的，这能够帮助我忆起童年时代的幸福时光。我没有庭院，但有一个饲养家禽的小院子；我没有马厩，但有一个牛栏，里面饲养着奶牛，供给我喜爱的牛乳；我没有花圃，但有一畦菜地；我没有宽大的花园，但有一片如我下面所描绘的果园。树上的果子不必点数也不必采摘，供路人享用；我不会把果树贴墙种在房屋周围，使路人碰也不敢碰树上华美的果实。然而，这小小的挥霍代价轻微，因为我幽静的房屋坐落在偏远的外省，那儿金钱是不多的，但食物丰富，是个既富饶又穷困的地方。

那儿，我聚集一群人数不多但经过挑选的友人。男的喜欢寻欢作乐，而且个个是行家；女的乐于走出闺阁，参加野外游戏，懂得垂钓、捕鸟、翻晒草料、收摘葡萄，而不是只会刺绣、玩纸牌。那儿，都市的风气荡然无存，我们都变成山野的村民，恣意欢娱，每晚都觉得翌日的活动太多，无法挑选。户外的锻炼和劳作刺激我们的胃口，使我们食欲大增。每餐饭都是盛宴，食物的丰富比饕餮的精美更得人欢心。愉快的情绪、田野的劳动、嬉笑的游戏是世上最佳的厨师，而精美的调料对于日出而作的劳动者简直是可笑的玩意。这样的筵席不讲究礼仪也不讲究排场：到处

都是餐厅——花园、小船，树阴下；有时筵席设在远离家屋的地方，在淙淙的泉水边，在如茵的草地上，在桉树和榛树之下；愉快的客人排成长长的行列，一边唱着歌，一边端出丰赡的食物；草地桌椅、泉水环石当放酒菜的台子，饭后的水果就挂在枝头。上菜不分先后，只要胃口好，何必讲究客套；人人都喜欢亲自动手，不必假助他人。在这诚挚而亲密的气氛中，人们互相逗趣，互相戏谑，但又不涉鄙俚，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约束，这更有利于沟通情感。完全不需要讨厌的仆人，他们偷听我们谈话，低声评论我们的举止，用贪婪的目光数我们吃了多少块肉，有时迟迟不上酒，而且宴会太长时他们还唠唠叨叨。为了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将是自己的仆从，每人都被大家服侍；我们任凭时间流逝；用餐是休息，一直吃到太阳落山也不在乎。如果有劳作归来的农夫荷锄从我们身边走过，我要对他讲几句亲切的话使他高兴；我要邀请他喝几口佳酿使他能够比较愉快地承受苦难；而我自己因为内心曾经感受些许的激动而喜悦，而且暗对自己说：“我还是人。”

每逢乡民的节日，我同我的朋友率先到场；每逢邻里举行婚礼，我总是被邀的客人，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凑趣。我给这些善良的人们带去几件同他们自己一样朴素的礼物，为喜庆增添几许欢愉；作为交换，我将得到无法估价的报偿，一种和我同样的人极少得到的报偿：推心置腹和真正的快乐。我在他们的长餐桌边就座，高高兴兴地喝喜酒；我随声附和，同大家一道唱一首古老的民歌；我在他们的谷仓里跳舞，心情比参加巴黎歌剧院的舞会更加欢畅！

程依荣 译雪

零花钱

澳大利亚 演员 莱丽·威尔森

在谈论有关金钱的特殊时刻时最易表露人们本来的金钱观。零花钱和餐厅小费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会使金钱观变得公开，充分展示不同的关注点。零花钱是促使我做这次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两个方面很有趣：其一就是父母看来对表面上十分简单的零花钱问题感到很棘手，孩子什么时候该得到零花钱呢？给多少呢？多长时间给一次呢？如果应该为零花钱做回报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其二就是这些决定揭示了一系列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问题。

参加我的研究讨论的父母采用不同的给孩子零花钱的方式。从每周给一点到每两周或一个月给一次。有的在家里制了一本“账”，管理零花钱的支出。有的每周直接将钱打到孩子的银行账户头上，就像工资直接记账一样。通常零花钱的发放者是母亲，特别是对小一点的孩子。一旦遇到和银行及大宗款项有关的情况时，或者给大孩子的钱时，父亲会出面负责。零花钱的数目从十美分到二十美元不等，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和期望值。收入水平不怎么影响零花钱的数额。

父母期待和鼓励三种潜在的行为倾向。一种是把零花钱看作是孩子的权利，无需任何回报；一种是把完成某些特殊的家务作为得到零花钱的前提条件；还有一种是既把零花钱看作是孩子的权利，又要求孩子有义务为家务作出一份贡献。重要的是，对这部分人来说，实际完成家务并不是有意和给零花钱联系在一起。

研究者费则（~~曼利·沃森·曼利~~）先生给零花钱的两个主要目的是“独立训练”和“满足孩子需要”。这两点是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个是指向对工作伦理和个人主义的坚定信念，另一个强调社会福利价值、家庭观念和共有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挣零花钱的需要，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导出拿零花钱是一种权利。母亲往往更强调共有主义和家庭的和睦，父亲更强调个人主义。

我们在上面已经发现金钱的“教育”和交换功能更多地施加在现在的高收入阶层身上。想知道究竟是过去父母的教诲还是现在的行为准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至少表明“赚钱再花”的童年的个人主义方针更易获得经济成功。这是高收入阶层在体验经济成功中的自觉有理的经验发掘。这样看来，共有主义的零花钱行为方式可能在将来会让孩子在经济生活中为获得家庭和睦而付出代价。

主张“赚取”零花钱的群体力图加强孩子的自我中心意识，帮助孩子理解到钱不是“各取所需”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相反，那些主张零花钱“权利”的人害怕市场的进程和价值观的变化会冲击到家庭，孩子可能会在家庭中为每一个任务和付出讨价还价。在决定对待零花钱的态度上，父母们可能第一次发现，他们双方的意见并不相同，或者二者带有不同的金钱上的精神包袱。即使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他们对零花钱所作的选择也会使其行为方式和背后的理性暴露给孩子和周围其他人。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往往通过别人与自己不同的用钱方式来判断别人。

我所调查的父母给零花钱是为了让孩子从中学会节省、学会花钱、学会“挣钱”。他们普遍认为零花钱会教会孩子的理财、规划、预算、“体验对钱的责任感”。他们能够学会做决策、避免犯错误以及银行技巧。除此之外，这些教育功能中还有一项是希望孩子体会金钱带来的快乐。

在操作中，父母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控制欲：有些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有些必须向父母要钱；还有一些要从银行拿到钱。他们普遍相信“先学会省钱，再学会花钱”是必要的。这种

胁到家庭的独立性。”

第三次研究中，针对年龄较大的上学孩子的补贴问题仍旧是老问题：多少？是对什么的回报？在澳大利亚，大学费用的支付选择说明了金钱观的另一侧面。是提前一次付清呢，还是先贷后还？这两者之中的选择显示了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差异。如果付得起，有些父母愿意提前付清，而不愿让孩子陷入债务。还有些父母坚信孩子理应自己闯荡，到他们付得起的时候把贷款还清。仍然有一部分父母是把孩子的表现和钱捆在一起的。

这个两难选择的对立面是独立和依赖，控制和放任，何时、如何、以什么代价割断双方的联系。也许我们还记得传媒大王默多克（~~厄克期酒云似期索~~）被父亲扔进水里学会游泳的故事，还有派克（~~运期赠孕期索~~）为了取回落在寄宿学校的网球拍一个人坐火车跨州旅行的事。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做才能使孩子取得成功呢？零花钱是我们态度的一种早期表露。

除零花钱和补贴之外，越来越多的刚刚工作的孩子愿意住在家里。这就涉及到一个“倒贴零花钱”的问题。和父母同住的有独立收入的孩子到底应该为家里贡献多少呢？从孩子手里拿钱是不是感觉很坏呢？“一点也不，”有些父母说，“就是时间的问题！”其他人觉得矛盾：接受这个原则可能比较容易，但涉及到实际的钱就尴尬了。我认为，在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关于钱的尴尬与更深层的原因有关。有没有像母乳一样免费的东西呢？赞里策所期的“无趣”一词可谓切中肯綮。侵犯钱就好像是对一种动物和人共有的基础的冒犯。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早年记忆中钱和食物的紧密关联，男性尤甚。如果再看一下心理分析学家克莱恩（~~厄索期云似期索~~）的著作，她把对钱的贪馋和对母乳的贪馋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商业价值在介入某种特定关系时会产生多么深的侵害和威胁。这也可以解释儿童工作者、教师和看护的低收入。这些人的工作看起来非常重要和伟大，但是可能有一种阻止钱打破其中的平庸的无意识力量：你不用为了妈妈的照顾而付钱。当教师、看护、保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的时候，社会反应总

是多极化的。一方面同情，另一方面感到气愤。罢工是一种反亲情和反母爱。钱的介入不太适宜——或者由政府 and 雇主自行解决更加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的私利引起了金钱和哺育之间的尴尬。这也向我们揭示了，我们需要更贴近地研究金钱，这个经济学上所谓的交换工具。生活告诉我们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有许多场合表明钱在某些形式下不是合适的交换工具。钱进入家庭的时候，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问题。最近一位职业妇女朋友向我提供了一个例子。她应该在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回去工作，当然她需要安排好人照顾小孩。她打电话找了几家保姆事务所，我和她谈话的时候，正好应聘者们的介绍手册寄到了。她说：“我没办法让自己打开它们，我觉得以金钱来换取对孩子的照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在这一刻钱很难让我把孩子丢给别人，或者回去工作。钱是那么的冷酷，那么的不合情理。

赞里策提出家庭内部的钱，不如度假的钱、圣诞节的钱等等，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钱，属于家庭的范畴”，与“作为工具的、理智意义上的市场上的钱”完全不同。她说：“与权利和理智的简单平衡相比，收入的数目本身并不能决定其用途和控制；家庭内部的金钱分配取决于家庭成员对复杂的、微妙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零花钱就是家庭范围内复杂的、微妙的金钱的例子。不过还不止于此。在魏泽曼（魏泽曼）的著作《金钱动力》（魏泽曼）中，他指出童年时代的钱往往是一种复杂的控制仪式的一部分，披着教育的外衣。他提醒我们孩子具有“逆向幻想”（魏泽曼），他们会梦想把桌子翻到父亲头上，梦想比父亲拥有更多，梦想反过来控制他。俄狄浦斯式的故事总是发生在豪门：在澳大利亚有派克和默多克的例子。传媒总是喋喋不休地猜测在这些家庭的财富继承安排中隐藏着家庭政变的故事。拿默多克来说，因为竞争对手是一男一女而变得更加有趣。我调查的几位有钱的妇人都陷入了这种斗争，不是赶超父亲，就是用不同的“金钱运作还以颜色”。美国心理分析学家

拜谒亿万财富

奥地利濞威格

巴黎的这座最体现现代化技术，最为奇特，最具时代意义的建筑，说来真怪，从外表看毫不起眼。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它旁边走过，可是谁也不看它一眼，他们穿过狭窄的蒙庞西耶街或是普蒂香大街的时候，在先前的弗里耶尔宫，即现在的法兰西银行这幢古老雄伟的大楼旁，他们也只是看见有一块平坦宽敞的方形空地，周围竖着厚木板，似乎不过是一处工地，正等待着建筑工人和施工任务。其实这座建筑早已竣工了。只是这座奇特的房屋，这座宫殿，这个装甲掩体，这个城堡，并非像平常那样，四壁高耸矗立于地面之上，而是深深建在地下，它的六个层面是看不见的。在巴黎的市中心，就在这块空空的沙地底下，钢材与水泥筑成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宏伟的金矿；在这儿下面，人们意想不到秘密延伸着法兰西银行的各个著名的地下拱室，储藏着今天是七百亿，明天或许就是八百亿的财富，也就是说，这里有七百亿或者八百亿已经或尚未铸币的黄金，这是一个无法形象构想的数目，反正这是个宝藏；不论是恺撒或克拉苏，科尔特茨或拿破仑，还是世上一切君主和部族，还是创世以来的哪个凡人，都没见到过这样一个宝藏。当前整个经济世界紧张运转所环绕的几何中心就在这儿这片神秘之地。在这里，这种具有魔力的会引起世上一切是非的金属沉浸于它那危机四伏而同时又颇富魅力的酣眠之中。

这座围绕世界黄金而筑的既隐蔽又神秘的迷宫，法兰西银行的这些无数人谈论着、梦想着，可又几乎无人能身临其境，一睹

为快的地下室与储藏室，勾起了我前往参观的强烈愿望。参观这座迷宫并非出于低俗的好奇心，而是出于精神上的强烈求知欲，这正如让·里夏尔·布罗克所作的最好注解：“~~马歇尔~~ ~~曼普~~ ~~精~~ ~~灵~~ ~~的~~ ~~本~~ ~~身~~ ~~社~~ ~~会~~ ~~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我们呼吸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空气，我们是与这个时代的动荡休戚相关的。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转变与变革的气息，远古的法则失去了意义，最稳定的价值变得一钱不值了，我们的经济与道德世界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还不能完全明了它的起因，它的困难所在；我们只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变化着——对此，绝大多数人感到惊恐忧虑，极少数人则是心醉神迷。但是，正如在地球内部发生的地质结构变化只是偶尔在地表显出可见的裂缝，这种杂乱无章的事件，也只有少数几处能结晶为清晰的表现形式，结晶为鲜明的象征。而一种思想只有通过生动的直观印象才能完全成为人的阅历。克里姆林宫顶上的那面红旗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时代象征之一，这火红的旗帜自豪而又带挑衅地迎风飞舞着，它是向旧秩序宣战的象征。法兰西银行的地下拱室则是另外一种象征——冰冷的钢材与水泥，技术完美的保卫系统，封闭的屏障，悄无声息装备起来的宁静防线；有些地方还是一场久已开始了的战斗的制胜点。我非常幸运，这两者，这个极点和那个极点，我都见到了。因为在这两个象征之间的紧张区域里，在它们的思想的轴线上，摆动着我们今天的经济世界。

下 降

电梯呼啸而下，下降到相当于一幢七层楼房高度的二十六米深处。它的四周是密封的水泥梯井，不见一丝儿缝隙。这是因为——若不是工程师在旁指点，谁也不会想到这难以置信的问题——我们垂直往地下室底部下降途中，穿过一条河流的河床，起先，它似乎是竖井工程的一大障碍。但技术总是有办法克服阻力取得最大的进展。人们将竖井打穿河流，在河流下面挖隧道，这

样一来，为墙所隔的水层竟成了特殊的保卫措施，足以防范任何自上而来针对地下室的强暴侵袭。这些拱室最终建在了深深的地下，当时尚居住于现在这块空地上的居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们自己地下室下面几层楼深的地方，开辟了这些深不可及、坚不可摧的洞府。他们在自己的铺子里出售烟草、丝袜，零卖一杯杯咖啡，他们管自抽烟、睡觉，从未注意到就在他们这毫无触动、也未感到受铁锹震撼的家园底下，一个昏暗的金库正在静悄悄地、不容商量地、一条坑道接一条坑道地向前掘进。至于那河流，至今它仍不知疲倦地流淌在街面与新辟的地下层中间。

电梯终于到达竖井底部，到达这个人工矿井的入口处。我的第一感觉：这儿底下是多么安静啊！地面上的尘嚣已荡然无存，在石砌的街道里，尖叫声、吵嚷声、谈话声、风雨声、沙沙声、呼喊声、喇叭声和车铃声交织出的那一片数不胜数、无从分辨的庞杂噪音沸沸腾腾，而在这里却是全无声息——人们在这里小憩后，先是觉得惊异，继而又为这明亮的静谧而欣喜不已。因为这种静谧放射着光芒：永恒的白昼笼罩着这些新时代的地下墓穴，无数灯盏放射着匀和的光，照彻了泛着水泥白光通道。这儿的空气犹如苍翠山野里的一般清新；电动空气压缩机运动它那巨大的金属肺叶，源源不断送入氧气。人在这里绝不是像在地面上呼吸天空那种恶浊的、充斥着汽车废气、臭味与尘土的残余空气，不，地底深处的这种人工气候是洁净、清新的，它纹丝不动，隐蔽的暖气设备又使它变得十分温和而不潮湿，它也许是这个有千百万人口的整个大都市及其花园湖滨中最可人的了，这里有的是纯净的臭氧。技术总是以它那完美的创造达到甚至超越大自然的效果。

入口处是一扇门，它虽然又宽又厚，但连接在轻巧的铰链上却很灵活，小孩子用手指也能推动它。这是扇装甲的库门，一人多厚，由一整块闪闪发亮的钢制成。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开天辟地以来，黄金与钢铁这两种金属就联姻了。不论黄金出现在哪里，都会战战兢兢地忙把强壮的大哥钢铁唤来；正如一个妖冶柔

弱的妇人紧紧偎依在精壮有力的男人身边，这苍白软弱的黄金也紧紧偎在这坚实善战者的怀抱中寻求保护。黄金在哪里成为钱币与财产，钢铁便在哪里铸为盔甲与宝剑。黄金沉睡在哪里，钢铁就必须在哪里进行守卫，二者永远联系在一起，但究竟是谁为了谁而逞能，是黄金收买钢铁，收买战斗与纷争，还是钢铁把黄金攫夺为战利品与财产，却无人知晓。

装甲钢门恐吓性地矗立着。我们走过已开启的入口，像穿过一道阴森可怕的山隘似的，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它要是闭上了，我们可就活活地被装进了棺材！生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再打开这重逾千斤的棺盖。不过没走几步我们几乎失笑了，这是多大的误会呵！走过这样一扇门竟然会以为进了堡垒，来到了迷宫的内部！不，这才刚刚步入前厅，还没过第一道寨栅呢。这一扇装甲门，充其量只不过是低矮稀疏的花园篱笆，只不过是——一层裹着真正的坚硬果壳的绿色柔嫩表皮而已。在这个前厅里仍有职员与工人来往。这里尚是开放的，公开的。我们继续向下走去。但丁的天堂和其地狱有七层，而法兰西银行的地下室也许会有更多重呢。

装甲旋转塔

忽然，就在亮同白昼的电灯光照耀下，人们想到了《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我们儿时的磁石山在这一座面前相形失色了：它是那样的光滑、坚实和硕大无朋。人一下子无法再往前了，路已到了尽头。通道中间是坚实的钢墙，而且它阻断了人的视线。我们用尽心机想找到一扇门，一个入口，一把锁，一条缝。一无所获。它的表面是如此锃亮，光滑和空无。只有咒语，只有“芝麻开门”——一切的童话忽然都变成了现实！——才能将它唤开，肯定会有天上的启示。启示确实降临了。但它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某个隐身的人，他在以某种魔法般的机械方式监视和保护我们的地下之路。一定是上级的某个指令得到了执行，因为这堵

坚实的墙忽然地起来，它移向一边，那情景正如百年前最天才的想象家艾德加·爱伦·坡在他的宗教法庭小说里所描绘的一般，它虽然向一边移动，却依然不失为一堵无法穿越的墙。有什么东西像舞台布景一样推移着，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在装甲墙的内部或升或降，或是转动，随后在坚实的墙面上出现了说不出名堂的什么东西——不像是门，不像是锁，也不像是开口。那里只是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人们像是看到一丝特别的纹路，看到原先平滑如镜的表面上出现了触点，或是其他什么标记。然而这巨大的铁壁铜墙仍是坚实地、笔直地、毫不动摇地屹立着。

这时——我们退到一边——在先前没留意到的轨道上面开来一辆电动机车，它照直朝那坚实的墙壁开去，并吸在了上面。接着又一个信号——现在它开着倒车，像拔瓶塞一样拔出了一整块巨大的墙体，一个平整的四方形钢块，这个钢块高过人头，宽可六七人并肩站立——它重逾千斤，纵有一整个团的人合力，也挪动不了它——可是这一切在那电动机车做来，却显得像是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嘲讽意味似的那么轻松自如，它正如某些杂技演员一般爱慕虚荣，喜欢以此卖弄自己的技术：那些我们觉得很神奇的事，对这技术来说，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我们走向这块钢铁，走向这块从城堡的墙上切割下来的庞然大物：这是一块堂皇、袒露、平滑、冰凉、安闲，且带水彩般颜色的钢铁，它手感如同玛瑙，只是千百倍地坚硬。人们可以从它测量那墙的厚度，我们的无畏号军舰的鳞状护甲相形之下便如同玫瑰花瓣了。这时人们方能真正领略到这嗤笑一切攻击的环形城墙的威力：任何炸弹，也不能在它坚硬平滑的表层撕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口子；任何力量，也无法侵入它内部的脆弱部分，接近黄金的心脏。从此处入侵的梦想都“~~蕴译器碟葬人译译译译~~”（意大利语：已无任何希望）！在这堵集体智慧结成的，经受了战争与和平技术双重考验的墙面前，在这隐形转动塔的强劲的肉运动面前，一切进犯或暴力的念头全都冰消瓦解了，因为这里捍卫着入口的不止是巨大的物质力量，还有思想与技术的秘密。

建筑师在这里借了发明家一臂之力：保护黄金在这里有思想襄助。

安防大厅

穿过钢墙上被魔术般切开的四方形空洞，沿着迷宫通道继续向前——所有道路灯火通明，而且雪白洁净有如疗养院的走廊。这会儿我们漫游在什么地方呢？兴许是在街道下的河床底下，兴许是在房屋地下室底部以下三十米深的地方，兴许是在胜利宫之下，或是已在国家图书馆的下面了？只有向导知道走出阿里阿德涅迷宫的丝线在哪里。

这时，豁然开朗——一个巨型的大厅出现在眼前。这是个大如教堂或是剧院的大厅，顶部由上百根低矮粗大的水泥柱支撑着，这一片石柱林令人想起科尔瓦多的清真寺，或是马德拉斯的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印度教寺庙；只不过它们昏昏暗暗，蒙着神秘色彩，而这大厅却是灯火辉煌，因而在其空无之中更显得神秘百倍，这是在哪里呢？是在一座废弃了的斋堂，一所湮没了的修道院，还是在一处地下二十六米深处的现代墓穴？在这里不会举行宗教仪式，不会上演戏剧，也不会召集会议。这儿既无器具，也无碑文，也无只言片语点出它的意义所在。那些柱子无遮无掩地竖立在空落均匀的光线中，泛着灰白的光，只有角落里零星散放了一排木制桌椅。然而并没有人坐在那里，一切看来都没有使用过，这幽灵般的荒凉大厅似乎既无目的，又无意义。

事实上，这个大厅有着明智的用意——一种高度的远见卓识。它是为人类那鬼怪横行的恐怖时刻，为世界末日来临的日子，为战争与颠覆，为这座城市与这个金融堡垒受到威胁的一刻而预备的。正如一艘潜艇受到围攻之时立即潜入水下以求自保，整个法兰西银行也会连同它所有的账房、职员、账册、文件和打字机，迅速从动荡不安的地区沉入这二十六米深处的安防大厅，以求不受干扰与侵犯，令人难以置信地继续工作；装甲门将会严

密封锁，门将会堵死，事变的冲击决然不能传入地下，破坏这片宁静气氛；法兰西银行的庞大机构将会在这独一无二的避难所，在这安防大厅，顺畅无阻地运行下去。

可是如何生活呢？与上面的世界隔绝，没有水，没有照明，没有暖气，没有食物，靠什么生活？搞机械的向导微笑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在邻近的储藏室里随时备有八十天的给养，电厨房、卧室、床铺、储备，一个人所需要的一切，无论巨细在此都一应俱全。水来自专门管道，没有被切断的危险，电也与不同城市的电网相连；储藏室里有青灰色机器，这些机器一声不吭，有如可怕的大洪水以前的动物，但只要将油注入，就会马上释放出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足能令电灯在这地下世界大放光明，这种力量足能净化与加热空气，足能令潮气蒸发，一切力量中的力量——电力，被人类的智慧魔术般地禁锢于巨大的飞轮中，只需一根操纵杆就可以释放出来。

简直是惊人的见识：在这里，伟大天才的预见清醒且仔细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我们的整个世界有可能陷入混乱，暴动有可能横扫城市，飞机有可能围困城市，酒醉的战神有可能又从世界的这一端奔向另一端——但在这一个装甲的小小地窖中，一两百人的微型生活任凭怎样，都将会平平静静地继续下去。对于世上发生的一切，他们既不会有所见，亦不会有所闻：即使大地再次啜饮千百人的鲜血，这鲜血也不会滴入这密封的钢铁棺材。打字机将照旧嗒嗒地响，账册将照旧填满，支票将照旧开出，黄金将照旧不受打扰，不受触动，不受侵犯地沉睡下去；即使世界之钟被粉碎，其零件被摧折，这一个微型齿轮也将继续转动不止。倘若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恐惧、惊吓得发抖，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厅里，仍将会有八十天的安全与生存。

财富隐居之所

又是通道连着通道。接着是另一个房间。墙上，保险箱一个

挨一个，有如一个个蜂房，蜂房里积聚着无数工蜂采集的金色花蜜。但这里不仅仅有小型的四方形保险箱，还有整个整个的房间，这些房间像是空旷、雪白、带着世俗含义的禅房，房间里都配有一桌一椅。人们一步入其中的一间，一个空房间，便会惊叹不已：多么宁静啊！没有一个隐士能在他所居住的荒野或是石罅中得到可与之比拟的宁静，因为，即便是在大自然最偏远的角落里，总还是能听到鸟儿的啾唱声，风雨的呼啸声，飞沙的呜咽声和蟋蟀的低吟声。而这里却什么也听不到，这里是死一样沉寂。绝无一丝儿声音透进这个沉睡着有价证券的隐居之所。正如在大洋底部，波涛不再翻滚，海水岩石般平静死寂，这里的空气也静默无声。这一点稍微呼吸就可以觉察出来，这里沉静到了完全凝滞不动的地步。对于疲劳的、过度紧张的神经来说，这儿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理想休养地（这样的整个一个房间一年费用总计三万法郎，其实并不比巴黎大饭店里面的一个房间贵）。不过，我们知道，这种宁静并非人们租用这类房间的意图所在。就在这一堵堵沉默的墙壁后面，存放着文件纸张所象征的百万资财，外国的债务、整个的铁路和轮船、茶叶种植园、工业康采恩，都以股票的形式叠放在这里。人们微笑着想到，一整座有四十个烟囱，一千台机器的工厂，在这里作为产业说不定就放在一个抽屉里；而在旁边的另一个抽屉里，也许就是爪哇或满洲里的整个铁路，而且连同火车头、煤水车、车厢、车站、仓库与管理大楼。这是因为，有了将财产象征性浓缩为股票与债券的制度，整整的一个群岛便可以容身于这样一个只需小小一把钥匙便可开闭的钢制抽屉之中。这样一个小房间可以包容世上所有的财富，正如人类小小的头盖骨下可以蕴涵不可估量的丰富思想一样。非常幸运，这些小房间还具有颇为高尚的、几乎是拯救世界的含义：在这里——就像人在“安防大厅”——艺术品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庇护。如果有一天，旧日疯狂思想重又控制起世界，毁灭性的淫威重又践踏都市与田野，那么只需几个小时，整个罗浮宫连同它所有的宝藏，国家图书馆的手迹，以及克伦尼博物馆的象牙珍

品，都可以在这里藏下身来。列奥那多的劫后珍品就不会像他十分之九的其他作品那样，再次沦为愚昧、野蛮的战争的牺牲品；人类再次毫无意义地相互攻击的时候，蒙娜·丽莎一定可以在这地下微笑（这样的场景四百年来她见过多少！）。我们拥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内心里永垂不朽的东西——艺术品，终会以世俗形式彻底保全下来。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衷心感谢机械之灵，感谢它为它那尊贵的兄弟，具有创造性的天才，善于创建如此稳固的家园，并以易逝的东西协助，把永恒的东西拯救出纷乱的人世。

隐形的黄金

仍是通道连着通道，其间可见一处装有栅栏的前厅。那里在做什么？只见工人用手推车运送着沉重的木箱。从通常包装看，里面也许是白糖、棉花或是海枣，但人们明白，在如此深的地方只会结出昂贵的丰硕果实，只会有千百万工蜂酿成的金色花蜜。这里所装运与堆放的，是新近用飞机、轮船或火车从世界各个角落运来的黄金货品。这些黄金，或为条块，或为铸成的金币，是小心翼翼地蒙上薄薄封皮的纯金；是也许已转移数百年之久的黄金；是从特兰西瓦尼亚、斯堪特、或是从加利福尼亚的沙石里挖掘出来的黄金；是铸成钱币，后又熔为条块的黄金；是从迦太基到罗马，从罗马到拜占庭，从拜占庭到日耳曼或俄罗斯，又从那些地方经由扑朔迷离的途径与危险，被千百双手传过大洋，如此被转移，被买卖，或遭劫掠的黄金。终于想安定下来，再像从前一样睡在大地母亲怀抱里的不安定的黄金，现在又从新世界重新回到了旧世界。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所建筑的心脏中心。地下拱室肯定就在左边，那里叠放着金块，黄金、黄金、黄金，还是黄金，七百个亿，或许还要多。这会儿，探宝者手中的细柳条会剧烈地颤动起来，并随即势必要敲击地面与墙壁；巨大的宝藏，它准在附近。

不过现在，黄金的内室未经许可是不能擅入的。在最近山雨

欲来的几个月内，涌来的这种最有权势的金属实在太多了。人的意志借助电波从遥远的国度，并越过重洋，把一个个金锭源源调遣过来，黄金一下子多得无处可放了。现在正挖掘新的通道，为不安定的黄金备下新的洞穴，新的墓道，新的休憩之所，或许还发明了新的技术秘密，使保卫工作更万无一失。无论如何，在地下我丝毫没有看到使人的双眼变得异样热切激动的金色光芒，这或许是好事。因为，只见到包装在纸张或木箱内的金块，这显然会令人头脑清醒；非常奇怪，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黄金的神秘力量就在于它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过去它只要近在咫尺，人们就几乎不注意它。自从它消失后，人们又追寻它。从前是不会有人想到去思量或谈论特定属于法兰西的黄金的，那时，它在地球上这些最勤俭的人手中公开而且随意地流通着。它每日都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在烟草铺的锡台上奏响着丁当的音乐，没有一个工人会贫穷到对一个小路易大惊小怪的地步；每一个送报人也都不在乎地接过它。它比今天的纸张还无关紧要，它闪着光，自由自在，微微发亮，而且丁当作响；它铸成金币，滑过成千成万人的双手，并在一双双手与一个个衣袋之间的漫游中获得一种自然的，一种几乎是人体的温暖。只是到了现在，自从黄金静静地躺下来，冷冰冰，阴森森地堆放在一起后，它才使世间动乱不安了。

现在，我们就站在它那不许人们步入的卧房旁边：在这堵钢筋水泥的墙壁后面，人们知道，安歇着已披上传奇色彩的宝藏——法兰西的黄金，这同时也是整个地球上所有黄金中很可观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终于身处经济世界的中心了。这里涌出的无形波涛，震荡着市场、交易所与银行；触摸一下这冰冷金属的墙壁，人们便触摸到了当代的地球轴心。但是，不论在伸出的手上，还是在心灵上，人们都感受不到丝毫震动。在这里，在这颇具艺术性的水泥外罩之下，存放的若是灰色的砂土，荒芜而不值一钱的砾岩，无足轻重的石块，那么，在灯光闪烁之下的宁静，也绝不会有所不同。只是人们知道这里放着世上的黄金，只是这

一点，而且惟独这一点，才使冰冷光秃的墙壁变得神秘起来。这并非它的存在，而是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因为，只有我们赋予这慵懒的黄色金属至高无上的价值的时候，它才有了价值。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本身，而是赋予物质以灵魂的信仰，实实在在给了创造力。

上 升

再往回走，又一次经过那些闪着金属光泽、不知疲倦的机器，这些机器以其自身恒定的运动使地下世界充满了光和热；又一次经过那道魔术般的装甲墙，它在允许我们通过之后又无声无息在我们身后严密合拢起来；又一次乘坐电梯上升，来到地面上的世界，先是一间银行大厅，它和所有其他银行大厅一样，也有嗒嗒响的打字机，营业窗口与出纳处，接着走出去，进入白天的日常世界。只是这现实世界现在显得不正常，比起那意义深远的地下建筑来，它显得混乱不堪，歇斯底里，街道上的空气与地下的人工空气相比，又是那么污浊，令人窒息。在这个克服了一切困难，预见了一切意外，防范了一切危险的法国新技术工艺的硕果面前，地面上的房屋一下子显得那么乏味，那么狭小，光线变得如此黯淡，熙来攘往的匆匆人群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们当代的技术之魂所具有的创造力量，使人的内心充满了敬畏感。正是这个技术之魂驯服了一切自然力，在地面下，地下室之下，在河流之下，不露声色地建造了这样一座暖气、储备与照明一应俱全的钢城，而物质上的困难只会激起这个技术之魂更为卓越，更为生机勃勃的发明创造力。

然而——从另一颗星球上，从天狼星、火星或是毕宿五上看起来，那里的居民会不会取笑地球上这种古怪的二足族类的人呢？这种二足族类的人尽管拥有绝对的精神力量，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在开普敦的矿区建起颇具艺术性的矿井，在那儿不辞劳苦地将无数种金属之一，而且恰恰是惰性最大的那种金属，采掘

出地面，然后在千万里之外一座更富艺术性的矿井，又将这种无用的金属同样无用地再次埋入地下，并筑起坚固的装甲壁垒加以保护。即使是我们中间最为睿智的人，显然也不能为这样的空费力气找出什么真正的意义。不过，这或许就是世俗精神的那种神秘且又令人无法解释的天性吧：世俗精神总要给自己设立一个空想，然后借这个空想的名义与象征去实现实在的东西；它总要一再给自己提出人为的标准，然后用这种标准证明自己是如何不可限量——这种金属，黄金，世俗精神的有千年之古的空想，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不过神是随着一代一代的人而发生转变和变化的。正在崛起的一代人一定会不屑一顾地走过这座房屋，及其所有的技术奇迹与成就，包括它的黄金宝藏，但在三条街以外，他们仍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永远对我们世界上真正和不朽的宝库——藏书千百万的国家图书馆和收藏着伦勃朗与列奥那多的神圣画卷的罗浮宫表示惊叹。

冰尚志 俞宙明 译雪

编后记

钱，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发现，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你得了一个大奖，明天就要去领奖了。我可以肯定，今天晚上你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的。因为，你被财杠着。你兴奋，你在床上翻来覆去，你半晚上爬起来唱山歌。你的老婆骂你发神经，你只好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冷开水，降火。然后，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抽烟，数天上的星星，可数来数去，你发现那星星都是闪闪发光的银壳子。于是，你忽然就生了翅膀，你连自己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你就飞了起来。

又比如，你买了股票。本来，你以为一觉醒来，就可以大赚一笔。可谁知老天不遂人愿，第二天眼睛一睁，却发现那只股票就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深渊，一落千丈。你下床时穿错了鞋。你刷牙时把牙刷插进了鼻孔。你打开水龙头，想冲一下厕所，但你发现那水流的声音仿佛在呜咽。你照镜子，镜子里的人一下子就胡子老长。看着银子变了水。把钱丢到水里，水连响都不响。你不想吃早饭，也不想吃中饭。你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你手里拿着电视的遥控器，但你连调频道都不会了，你现在惟一能做的是：发呆。

都是钱在捣鬼，都是钱在使坏。

有时不知天高地厚，因为钱；有时，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因为钱；有时，看见钱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就慌忙闪在路边；有时，看见钱往下水道滚去，却来不及伸出援手。

小时候看电影，总喜欢问，谁谁谁是好人还是坏人芽
现在说到钱，也想问，这钱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说钱好，钱就好。徐訏先生说：“金钱可以购买舒服，购买光线，购买温度，购买地理上的便利、天时上的优势，以及购买时间上的永生，它可以使一个人成一万能的博士，在历史上享受无数子孙的崇拜，它可以培养一株树成奇木，培养一只狗成警犬，它也可以培养一个人成科学家，考古家……随你的便，或者是诗人。用它，一个低能的人可以占据别人的一切，别人的田园，别人的房产，别人的妻子甚至别人的科学的发明，文艺的作品。”这话真是不假，不会演戏的成了明星，不会唱歌的成了歌星，不会讲话的到处讲话，不会写字的到处留名。随便翻开现在的一些报刊，那股铜臭总是让你打喷嚏，想吐。有的人写的东西如同狗屎，但他有钱，只要你说几句这狗屎香，就给你一个红包。于是，狗屎仿佛就真的香了，仿佛真的就香了的狗屎穿西装打领带，在各种场所出入，俨然的人模人样。你说说，这钱怎么会不好呢？

可要说钱坏，这钱也真的就坏。

好端端的一个良家女子，为了钱，成了娼妓；老实巴交的一条汉子，为了钱，打家劫舍；一个井盖被偷了，一个陷阱就出现了；一栋房子修了没有两年，就豆腐渣了；一个什么鸟官昨天还在台上指手画脚，今天他就在大墙之内脚镣手铐了。猪肉注水了，泔水变油了；棉被黑心了，假药上市了……

钱钱钱，为了几块钱，就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钱再多一点呢？白道黑道的就在大马路上勾肩搭背了。而且，还有人公开地扯起嗓子大喊，要紧密地团结在人民币的周围了。

高晓声说：“钱往旺处走”。也就是说，钱是势利的，它扶强不扶弱。这样一来，自然就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了。这贫富的悬殊一拉开，关于钱，其看法就大不一样了。贫者看富者，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顺眼。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为富不仁，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头。富者看贫者呢，那自然是俯视。穷鬼，贫贱不

知礼仪，没有钱哪来的尊严呢？钱是一杆秤，一个人有没有分量，现而今大多是用钱去称的。

有一个女人说，钱这东西，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比如一个男人，他的钱最好是养一个老婆有多，养两个老婆又欠一点。我以为，这个女人的观点再发挥发挥，是可以成为一种什么主义或思想的。

再说借借钱。一个人若是有了点余钱，最怕的是忽然有人伸出一只手来，在你的面前。余光中先生说：“除非有奇迹发生，借出去的钱，是不会自动回来的。”“久借不还，‘借’就变了质，成为——成为什么呢？‘偷’吗？明明是当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叫偷。‘抢’吗？也不能算抢，因为对方明明同意，借钱和这两件事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往往施于陌生人，而前者往往行于亲朋之间。”

台湾的王鼎钧先生说过一则关于钱的笑话，我倒是特别欣赏，虽短小，却精干，特地请入此书中。

说到钱，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的说法，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爱钱，我们也恨钱。我们想和钱亲热，我们又想和钱疏远。钱干净吗？有一个清洗公司的广告语是：让我们赚一点干净的钱。钱肮脏吗？因此，有人千方百计去洗钱。钱在一百个人的眼中，就有一百种甚至几百种模样。钱，五花八门；钱，形形色色；钱，时而让人眼花缭乱；钱，时而又让人痛心疾首。钱啊钱，钱啊钱，我真是拿你不知如何是好。

彭国梁

圆年缘月愿日

于长沙捞刀河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人小品：钱之趣 彭国梁主编 援—珠海：珠海出版社，

圆年圆月

陈月京原 缘京苑 缘京苑

I 援百... II 援彭... III 援货币 原通俗读物 IV 援云 圆京原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圆年) 第 圆号

百人小品：钱之趣

彭国梁 主编

终审：罗立群

策划：李一安

责任编辑：李一安 姜蓓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市银桦路 缘号报业大厦 猿层

电话：圆缘京原 圆缘京原 邮政编码：缘京原

邮购：圆缘京原 圆缘京原 圆缘京原 圆缘京原

网址：憎憎憎憎憎憎憎

耘原 皂登 撰撰岳 撰撰撰撰

印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愿京伊京 皂皂 员京

印张：员京缘 字数：圆京千字

版次：圆年 员月第 员版

圆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京 圆京

书号：陈月京原 缘京苑 缘京苑 缘京苑 缘京苑

定价：员京 圆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